

## 目 录

- 蕪湖笔记.....佚名(1)
- 台海思痛录.....思痛子录(28)
- 戊戌定乱平祟记略.....袁大化(42)
- 陕军辛亥起义记事.....朱新宇(48)
- 我的回忆.....温雄飞(93)
- 国事共济会资料.....闻少华辑(113)
- 唐绍仪发电稿(1919—1920).....(122)
- 西原借款始末.....孙书祥译 刘剑桥校(202)
- 鄂东工农银行布告.....(112)

# 蘋湖笔记

佚名

【编者按】：《蘋湖笔记》手稿本，为毛边纸线装册，封面左侧竖题《蘋湖笔记》，右首写有“癸丑起至辛酉止”。首页盖有“传经楼藏书”铃记。全文墨写草书。藏镇江市图书馆。

《笔记》作者，镇江人，姓孙，字不详。据《笔记》仅知是一个塾馆教师。从咸丰十一年时“家姊四十岁”，其妻“三十岁”，可知作者记录《笔记》时，当为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

《笔记》所记以军事为主，主要涉及太平军在镇江及其附近地区的一些情况，同时还记述一些当时的社会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太平军为保卫镇江而发动居民协同守城，以及在城外村镇保护商贩往来做买卖的情景，同时对清军畏葸怯战，恣意横行抢夺民财，以及各将领间相互倾轧的情况都有比较翔实的描述。另对太平军东征苏、常，再次围攻镇江等方面情况，亦皆有所记载。

由于《笔记》所记事迹，一部分为作者经历，有一部分系得自传闻，记事有欠准确之处。鉴于太平军在镇江的资料发见不多，将此稿发表，以供参考。

《笔记》由镇江博物馆肖梦龙、戴志恭同志整理。

## 咸丰三年癸丑正月

初一日，闻贼匪去岁腊月廿四日已破武昌城<sup>①</sup>，颇有东下之意。镇江都统文<sup>②</sup>即日抬炮，而合城百姓日夜迁徙。

初四日，迁移者纷纷，而土匪乘势要抢，城内外报官者不一

① 太平军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四日攻克武昌城。此记时日有误。

② 即指文艺。

而足。有桃园张姓者抢柴院张成衣物件，铁尺击断其足，随即鸣官，知府豫<sup>①</sup>与都统文商酌，乃请军令梟首，而抢夺之风稍息。

初六日至十二日，俞〔愈〕觉平安，而搬者绝无要抢之事。府、县、道出示，谓陆制府<sup>③</sup>带兵数十万重扼九江要口，贼匪断难飞越。以是镇城百姓稍安。十三日，镇城绅民好事者送匾都统及本府。

二十日，闻陆制府退守南京，九江业已失守。合城百姓如飞鸟失林，日夜惶悚。

杨抚台<sup>④</sup>奉命东援，驻镇江城内，放监狱内监囚朱近三，赏六品顶带，令领带乡勇。忽一日讹传贼至，杨抚台已乘车带勇奔丹阳矣。后二日知是讹传，又来镇城。

知府、县、道均在东门外各庙设公馆，早则进城，晚则出城住宿，预为逃遁之地。

驻防营兵日著军装，城上设滚木，颇似守城之计。一日讹传贼至，文都统已率旗兵到岷山<sup>④</sup>顶观虚实，军装器械尽乃藏匿，顶子贮腰囊中。

山东某县兵奉调来援，人皆强悍，住三日，抚宪不给口粮，听其自散。

连日抚宪居城，日事守城之计。京矶岭<sup>⑤</sup>设大炮两座，四城越城内设炮一座，令近城民房拆去。

各米栈卖平糶米。

廿一日，予送女眷到城南三十里外黄序村避。

廿九日，贼兵围江宁城。杨抚台命守镇江，有讹传贼来，率勇到丹阳，旋又来，忽又乘广艇避常郡矣。

① 指镇江知府豫立。

② 指陆建瀛。

③ 即指杨文定

④ 岷山顶：在镇江城西南五里许西峰。

⑤ 京矶岭：在镇江城西门外云台山南麓。

二月十一日，南京省城失陷。黃霧四塞。

廿二日，賊兵船隻滿江，廣東兵艦與之戰，自曉至午，炮聲不絕，惜船隻六隻，不敵賊船之多，然亦傷賊船不少。而岸上絕無一人與之戰，官軍早已遠遁矣。是日賊即登城。

廿三日，揚州失陷。黃霧漫天，日色無光。

三月初九日子時，地大震，午時又震。

初十日巳刻，又地震。

十三日，西門城外火。

十四日，湖北軍門鄧紹良率兵扎營方便村<sup>①</sup>大路口。

十六日，賊毀都天廟、觀音山<sup>②</sup>等處，南門外民房已十毀其九，賊到官塘橋<sup>③</sup>探信。

十七日戌時地震。營外獲一賊匪，殺。

十九日午候，大江炮聲不絕，至晚方息。

探得夷船廣艇與賊匪戰，傷匪船十一號，殺賊二百餘人。

廿一日，賊匪連日命城中百姓，能戰者驅之戰，不能者城頭擊鼓；婦女令其吶喊，拍掌助威。

廿二日，聞得賊匪沿江築城。官軍已屯數日，絕不與之交一戰。城中百姓望官軍甚急。

廿八日，潮州兵一千到營。

廿九日，移營官塘橋。

卅日，兵到錢家坟<sup>④</sup>，築城賊兵窺伺擁殺，後兵不能接應，以致我兵大潰，滿兵傷者壹百四十餘人。是日南門外火。

四月初三日，大兵五更造飯，預與賊戰。見南門外賊放火，我兵畏蕙不前，收軍回營。

① 方便村：在鎮江東南郊。

② 都天廟：在鎮江東門外二里鼎石山。觀音山在南門外。

③ 官塘橋：在鎮江南門外十里許。

④ 錢家坟：在城西郊。

初四日，西门外大街火。

初五日，西门外民房为贼烧尽。一更时分，贼令一百余人到连鱼套<sup>①</sup>，将木牌加满江，舡上用硫黄、棉花、桐油，放火其上，乘西风放下，意欲烧广艇及战船。火光接天，幸未中其计。

初六日，城内外贼烧毁民房，烟与云接。数日以来，火光不息。大兵四村嬉戏，或饮酒，或吸鸦片烟，或赌钱，绝无约束。而避难之民日形困苦，督兵者曾不之顾。

初七日，邓绍良移营京岷山<sup>②</sup>。

五月十五日，冯竹吾在黄墟村文武帝殿设坛，请华祖降临求方。

闻得大兵沿路要劫，虽数十文亦行取去，而民益困。

二十二日，闻得扬州义勇张小虎者，率领勇夫二百余人。前初一日，琦善经略江北，约申刻破城，乡勇头阵，而张率勇午刻登城，城内百姓接应者颇众，贼已欲开门逃走，贼匪死者亦多。而琦善以张不遵军令，怒令众兵劫去云梯，以致二百余人丧尽，百姓亦遭贼匪肆杀。逃去四十余人，被伤者居多。张幸无恙，回营时即欲杀琦善，有协镇拦住。

二十四日，闻得东门外营已渐扎上，而兵已两万有余。邓提军谓器械尚未周全，所需软梯、沙袋、火绳，丹徒局亦行办上，静候攻城。邓亦谓攻城在即。

二十八日，闻得苏州大将军炮重一万六千觔铸成，戒上船，泊宝塔山<sup>③</sup>。邓提军雇三百人意欲抬上岸，脚力欲二百千文。邓谓太贵，又延挨数日。

六月初二日，闻大炮已抬上岸。

初四日，闻得官军沿路抢夺，潮勇见之则拦阻，甚之两下斗

① 连鱼套：在城西金山以上江边。

② 京岷山：镇江城东五里许。

③ 宝塔山：在镇江东门外运河边。

殿始歇，以是颇著声名。

初八日，潮勇连日请战，邓提军但藉事推委〔诱〕而已。张信斋知县雇勇夫数百人，亦预破城之事。

初十日，闻邓兵无有在营者，或歇暑或赌博或抢夺民物，或夺人妇女，以是人人兴怨。

十一日，闻得潮勇将已毁之都天庙复欲兴土木，已立神像，择于十五日开光。

十三日，潮勇、侂勇到诈输岗<sup>①</sup>抄捉卖食物与贼匪者。而京峴山一带营盘十一座忽然火起，或云贼匪来放。邓提军一闻此信，即乘匹马先逃，而数万官兵一时溃散，器械军资均为贼有。贼匪只二百人，方欲乘势追下，适潮勇等由诈输岗回，即与之对垒，贼兵退入城中。南门外四川、贵州营仍退方便村扎。

十四日，贼到京峴山。十五日，贼到丹徒镇，关照街市各铺，照旧开张。

十七日，贼率众到镇上，潮勇迎上杀一执黄旗著黄袍者。贼连输六阵。忽两腮来贼数千，潮勇只七百人，力不能抵，仍退辛丰镇。贼到镇上烧房杀人，火光接天，死尸相枕藉。

十八日，潮勇退丹阳。闻邓提军十三日二更时分到丹阳城下，众兵亦到。城上闻是逃兵，不纳。兵即夺门入，抢夺民物，杀三人始息。而民连夜惊惶，或云邓与贼通，十二日有书与匪，约于十三日午后，营中举火为号。邓前数日换金子一千六百两，丹徒镇金价陡贵。

上谕邓革职离任。向钦差<sup>②</sup>令箭提上南京听调。和春领提督军门印，率广东等处兵扎方便村，旋到辛丰镇<sup>③</sup>。

二十一日，闻得驸马庄<sup>④</sup>有一谢姓者，在扬州被贼掳去，据

① 诈输岗：在镇江南十里许。

② 即指向荣。

③ 辛丰镇：在镇江东南三十里。

④ 驸马庄：在镇江东南郊。

云贼即分上两万人到凤阳。凤阳城门大开，官兵逃走悉空，贼一掠而去。到河南归德府，被百姓齐心杀之殆尽。谢某逃走，绕道来镇，一路作乞者状。

二十二日，和提军率五百人到京峴山，贼出城与战。和分军十队，四面埋伏。自率数十人战，贼见之来追。伏兵四出，枪炮齐施，贼兵大溃。

大东北风日夜吼号，由十七日至念七日晚始稍平。四野秧科俱黄，土已起坼。

廿八日黎明，贼出城，数千人到官塘桥，围四川营；贵州兵见势畏惧，欲逃。势在危急，适潮勇领队刘公与瑞协镇来会，随身勇数十名见势即乃冲阵杀退，以是大获全胜。

二十九日，和提军扎营京峴山，潮勇分驻官塘桥。

七月初十日，得雨三寸，人心始定。

闻得安徽学政锡祉，贼未至已先逃走，现放孙铭恩。

十六日，外祖母亥时故于黄墟寓。

十九日，西北方有妖星，见光约丈余，上指色昏暗。

廿二日，乡勇朱近三在诈输岗得火药五车，扬灰一车，米二车，系去卖与贼者，拿至丹徒镇杀之。前北村<sup>①</sup>有卖猪与贼匪者三人，经官军拿至和营。和拷实，系带客人，推至西首，与乡人无涉，放之。拿其客人。

闻家叔祖允康公在城，贼来时合家自焚。

八月初四日，西北妖星不见。

十一日，闻得上海双刀会滋事，杀知县据城。

廿日，五娘曹氏巳时疾故。

廿四日，和提军领兵与贼战，潮勇乘势杀上，贼伤二百余人。

九月十四日，领潮勇刘公之子，黎明出对，与贼战至半夜，

<sup>①</sup> 前北村：在镇江以东丹徒镇附近。

生擒賊匪，為賊所傷，回營即卒。

聞得琦善在揚，不准江北米來南，商人每担納錢五十文方可。有彈奏者方免，仍通商無阻。

丹陽縣拿獲賣末香者數十車，系賣與賊去者。蓋在兩湖時，每用此法，放鳥槍後，即將香放內，所以每見青煙四起。

十月，常郡紳汪本銓僱得壯勇數千來充鎮城，許送銀數萬。丹徒縣張信齋因訪鎮各紳，所在捐銀。

十一月，英夷火輪船由月初直上南京，廣艇招之不顧。十四日由南京下亦不泊岸，不知何意。

廿九日，聞得近來賊據三叉河<sup>①</sup>，將揚州毛、張二營沖去，城中賊亦沖出到瓜洲。廿六日，城內已無賊處，官兵方敢入城。現賊肆虐瓜洲一帶洲圩。

十二月，汪本銓所僱武勇已到會音寺<sup>②</sup>。

連日各村被劫，蓋奸民裹脅官兵為者。

十八日，聞得江西等處，均為湖北舉人江忠源領鄉勇剿賊几盡，現率兵到安徽省追剿賊，眾賊甚畏蕙。江已授安徽撫院職。

### 咸丰四年甲寅

正月初，新到武勇，潮勇妒功，兩不相下，斗毆，并傷數人。領潮勇劉公到鎮彈壓，始息。

予館繆姓，寓在东乡石门村。

聞得十七日揚城土匪裝賊，乘夜搶掠。民驚惶，墜城死者甚多。

聞得安徽省城初一日被賊攻陷。撫院江忠源已殉難，后諡文節。

聞得揚州城復後，收尸約有八萬餘，每尸用芦蓆一張，而雉

① 三叉河：在江北靠近揚州。在邗江縣境。

② 會音寺：在丹徒鎮運河邊。

经及投河死者不与焉。

余提军屯京峴山，和春调庐州。

二月初四，闻得诈输岗有假兵，言是余提台姪手下，有数百人在西乡掠虏〔掳〕。潮勇刘闻知，率勇拿究，众皆奔散，祇获一烧火者，杀之示众。潮勇亦一路掳抢。

闻得江北贼渡江，在高资一带扎营。

闻得武勇已扎营京峴山，以木为城垒。武勇皆北省人，俱多招来。丹徒镇一时来者六、七千人，祇用三千人，其余给盘钱令其回籍。

闻得武勇数十人登城，潮勇见之忌功，遂众声一呼。贼觉，获武勇数人，即在城头用锯子齐腰锯死。武勇由是散去多人。

三月，南京城内放出妇人甚多，胡叔镇<sup>①</sup>立局收留，招人领去。

闻得城内贼匪使镇江人出投余营，备言贼连日情形，已无多人；在城身实被虏，妻子亦被残害，情出不得已，故伪从，至今已得出，故敢以实告。然亦能复入，与君约念四日黎明，君率兵到城下，我开城迎入，以城头举火为号。余欣然从之，厚赏此人。至念四日，城头果有火，率兵至城下，果开，遂直入数十人，忽城上闸板从城隙放下，拦住后兵，城上开炮。予旋收军，数十人之头已悬城上矣。余乃大哭，由是武勇已各散了，军中颇有怯心。

陈知县设局谏壁镇，催在城所处各富户捐项。局董李承霖、郭荣祺、蔡嵩年、谢连莜、赵增、文昭箴。

四月初八日，思安五弟续絃，即前妻之妹。到华山遇一回子杨姓者，备言去岁被贼掳之事。家本钉鞋店，贼未来时，伊到无锡，家小托伯妹，而伯叔皆谓无妨。至贼来，全家同罹此难。杨在锡闻信回镇，无法可施，因奋身投贼，意欲带家小出城。妻已入局矣，子为贼掳矣。身因随贼局中，适局中渠酋所掳之子即其

<sup>①</sup> 指湖熟镇。

子也。不敢言之，子亦知隱諱。局長三人皆湖南人，其二人好殺作惡，其一人陳姓似非樂從。一日，其二人出，陳謂楊曰：我非賊也，我家服估多年，往來江蘇間，在某處被擄。現無錫某處，欠我客錢未清。我家皆有妻子，今不知何如。言罷泣數行下。楊聞斯言，恐未實，以言挑之，果實，楊亦以情告。次日楊約陳到甘露寺<sup>①</sup>游，言欲逃之事。楊言我非為妻子不來，必得其一方走，然必殺其二人。楊與陳明日約其一人云，城外有妖兵，可同王爺看去，其一人遂欣然往。楊與陳同一局長到都天廟塔上，陳先上，楊隨後，一局長在中。方上梯，楊提刀斬其足，局長方叫，陳從下一刀然死。雖死入城何以對。楊言，不妨到局。其一人問某，楊言某背了天父，吾等隨他出城，他見一美女便不還了。其一人問在何處？楊言明日同王爺尋去。於是明日陳與楊同一局長出北門，見一座房屋，詐言在此。楊先進去，躲門后，賊方進去，一刀砍去半頭，陳隨後又一刀。二人入城，楊將子帶出，同陳到鄉剃頭。楊因送陳到無錫，果有此事。楊因重托某處。後聞陳同湖南兵回去了。此段楊某所述如此。

詐輸崗極為熱鬧，店開多少，聞得人皆賣東西與賊者。常有官兵巡緝，獲之輒斬。

聞得賊畏六合縣溫公。當探得朝廷放來某將軍，即偽寫某將軍旗號，大船四隻由下關進六合口，投帖，未及回答，偽即率數人至衙內與溫會，溫亦不疑。然城內防杜嚴密，難探虛實。偽某尋回船，料溫明日必來回答，乘勢殺之，而六合不足慮也。時已暮，忽向欽憲有飛札至，言意探得賊船四隻出江寧口，似寫某將軍旗號，恐竄入彼處，宜嚴加防緝。溫得此，恍然大悟，隨即差人至彼船，言某縣忽遭頭疾，萬難來答，然有軍情機密相商，明日務請至城一会。賊聞此言，知謀已敗，尋遁去。

① 甘露寺：在鎮江城北江邊北固山上。

城内贼至竹林寺<sup>①</sup>，募米二百石。僧未允，贼欲毁寺。僧言一百石可否？则听之，贼许，约过两日来取。僧随至余营告其情形。两日后，余三更点兵，意欲乘势截路，兵皆不遵令。贼亦未至。

闰七月初一日寅刻，地震。

又扬州督兵琦善病死。

贼将张嘉祥去岁投诚，向钦差保奏。年来屡得胜有功，皇上改其名曰国樑。

闻得城内已无多人，贼首姓吴（如孝），湖北石匠。

闻得南京大获胜，杀贼万余，张国樑之力居多。先是张往东坝<sup>②</sup>，恐贼来劫营。张即与向军门计云，是夜贼必夜来劫，可将营盘撤空，伏兵四路。夜果来，伏兵四面齐攻，以此大捷。

城内放女人数百投营，皆属扬州被掳者。镇江各乡路上见妇女坐车者甚多，云是南京前月底本月初所放出者，俱各投亲戚。闻说放出两万余人。传说南京城内女局有四十八郡，局各执事一，部约有千余人。时有老嫗各局巡看，或言是观音大士，手执烟袋，口言尔等有生路。立至杨秀清前，杨令斩之，忽不见。杨惧。因此放妇女，明令众妇女城外割稻数十里外。

闻说城内有伪将军姓汤者，率众投余营，亦挈眷属归降。汤言金山现有若干火药，须得撤出，方可无虑。汤即去到金山，将火药尽载小舟，径东下。贼众伺见，乘小艇赶上，将汤获住，械送吴贼首。吴不敢擅杀，欲请命杨秀清，未知何如。

闻得制府怡良已死。常州绅汪本铨已死。扬州经略放托鸣阿<sup>③</sup>。

十月初三日，闻得前月南京某投余营，盖某云去年被掳后，累施计策，贼颇重用，日久深信不疑。今贼因镇江声援不通，命

① 竹林寺：在镇江南郊夹山。

② 东坝：在高淳县南部。

③ 即托明阿，时授钦差大臣督办扬州军务。

某作書送鎮江，令鎮江賊合勢江寧。某即依允。在路思之，我所以屈身至今者，為今日計耳，因直投余營。信云某日即率兵來接應，余即命兵勇裝著賊匪衣服。至某日，西路高資迎去，果有賊兵來，賊見是自己人亦不疑，槍炮齊施，賊全師俱沒。

又訪得送信余營者，系鎮江無賴乞丐者，姓唐名老漢，東台人，現已帶六品頂戴。

十二日，回黃墟。廿五日到館，車將至埤城，適有大塘，車行其邊，予方欲下車步行，車夫手一松，予已墮入塘矣。幸車夫見勢危急，下水將予一拖，予始能上岸，然已飲水一口矣。倘此時車夫稍一遲延，則竟有不可知者。回思死地得生，未必非祖宗功德神明默佑也。車夫姓呂名廣才，辛豐河東南里人。

十六日，聞得賊匪在瓜洲深溝高壘。瓜洲協鎮張攀龍帶二百人沖賊營，勢不能敵，被執死之。賊趁勢沖虹橋一帶村庄，均被擄掠，死者不計其數。

十一月水与水斗。

十二月

邵伯鎮<sup>①</sup>賊未至時，曾送禮。令託公欲鎮三典捐銀，未遂。時有乘間者言，典與賊私通，曾送雞棗粟茶與賊，蓋欲賊早立基業之意。託即將三典管事者拿獲，隨奏上諭斬決。幸皇上聖明，諭從輕治罪，兩【充軍】三千里，一四千里。三典：一徽典；二皆鎮江人開。徽人東家自當罪，邵典管事者姓張，李典管事者系鎮江府廩生郭濞。

### 咸豐五年乙卯

正月，上海城復，獲賊首劉麗川正法。是年仍館繆姓。

二十日生一女。二月初六日起驚死。

① 邵伯鎮：在蘇北江都縣。

闻得上海吉抚军<sup>①</sup>移驻镇江西路。闻得领潮勇刘公因前月足伤炮子，至此卒。镇江参军站柱权领。

东门城崩数十丈，官军不敢入，贼寻补好。

张国樑来九华山扎营，吉抚军渺视不合，且妒功，旋调南京去。

吉抚军专以杀人立威，凡城内投诚者无论真伪获之即杀。余提军专以宽御众，逃出者皆乐投余营。

八月，予病瘡。九月下旬方愈。

九月，繆十九大伯父去世。

十月，繆移居江北，予因不就。

十三日地震。

### 咸丰六年丙辰

东阳镇有贼匪数千人冲下，前已被官军败去，至此贼势又炽，渐至龙潭等处掳掠居民，猖狂已甚。我京峴山余提军率兵数千堵其与镇连属，迩来未见大胜，甚属可虑。张国樑阻其入南京城内，东南所扎兵勇已半调去。捷胜勇领官姚参军为贼所杀，或云素尅以御众，为其下所杀，献首投贼。

闻得南京贼匪俱出太平门外棲霞、东阳等处，往来七十里之遥，意欲与镇连续。六合县温公率乡勇三千渡江助剿，得贼营三座，贼为之稍退。

二月，金山贼匪冲出高资等处，意欲接连南下贼匪。我官军追去，贼踞黄土洲。吉抚军率兵亲往，杀勇数人，兵为之锐进。浙江抚院某领虎勇三千，分路到西埂<sup>②</sup>剿，或云有六七千人，陆续来镇，扎九华山下<sup>③</sup>。

① 即指吉尔杭阿。

② 西埂：在镇江西南郊。

③ 九华山：在镇江西南五里。

初十日，黃沙障天，至十五日稍揭。

聞得虎勇于十一日夜半出隊，欲登城。將到城下，潮勇在後拍手吶喊，城中賊覺，放大炮傷數十人，回陣。

連日東陽等處難民往江北去。聞張國樑在東陽鎮將難民衣服換與兵著，賊見之便來擄，兵將所藏兵器殺散賊，死者數百。

聞金山賊匪仍退金山，東下賊匪已與鎮城連接，縱橫扎營四五十里，聲勢頗張。

三月，聞下蜀街等處，張國樑帶銳卒沖賊營十三座，賊勢大潰。夜半賊由高資等處渡江，合瓜洲賊沖揚州。茅三元營退，託營三月不發餉，兵乘此皆走。前十九日揚城復失，太守某死之，雷、託俱遠遁矣。向欽差令鄧紹良率軍渡江來援。

揚州欽差雷以誠<sup>①</sup>年來專事聚斂，怨聲載道。其子某開錢鋪，民間捐項皆輸其鋪，業有重利必趨之，與民爭利。或云雷二、三年內，家資已有兩三百万。

聞前東陽、下蜀街、高資等處，張國樑殺賊几盡。凱旋歸營時，東陽一路鄉民設香案候，迎七晝夜方到，向欽差人遠迎。

聞得十三日揚州賊又退，由揚州西山假道儀真〔征〕攻六合。張國樑又星夜渡江救援六合，入城到縣署。偵者言賊眾已離城三十里，張曰未可。忽又報離城二十里，張曰未可。溫公看勢危急，請戰，張曰且緩。忽報已離城十里，溫公又再三請戰，張乃分兵布置，且言與賊遠，則殺賊愈少，今之賊不多傷者，皆爾等請戰之急也。於是親率兵由中路出城，兩路伏兵一抄，殺賊無算，賊為之大潰。

聞東坝賊勢大張，我兵傷人甚多。張國樑星夜往援，平之。又寧國賊匪盤踞，張國樑往破之。

四月二十五日，江北賊又渡江到高資扎營，來船甚多。

廿九日，高資賊匪猖狂，九華山兵去，（高資）被圍。吉抚軍

<sup>①</sup> 雷以誠：官至光祿寺卿署刑部侍郎，咸豐間洪楊軍起，幫辦江南軍務。

领军亲往虎（嵩林）营，贼围益急，水路不通。是夜，吉自尽。刘钦差<sup>①</sup>及各记室俱死于军。

五月初一日，贼还围九华山。我军弃营大奔，器械、银饷尽为贼有。而破岗子锐勇及四川营，烟墩山<sup>②</sup>金勇三营独守。锐勇领官朱近三，四川营官周某。贼围至初四日，火药粮草俱尽，救兵又不至，是夜破营，周自焚死，朱近三早已逃出，其余死者甚多。

我家眷是日到了甸二伯家，亦合住，初四日二伯家移口岸<sup>③</sup>。初五日我家眷到黄墟。

初七日午后，贼到黄墟村掳掠，我寓中衣物俱被掠尽。

东门余营未动，坚守。贼初八日将由丹徒镇攻余营，已至横山凹<sup>④</sup>。忽张国樑军到辛丰，闻知，率马队由小路追去，贼见，即退。

张国樑军扎马陵<sup>⑤</sup>。闻贼弃营逃走高资、下蜀街等处，张国樑连夜拔营追去，无人知者。

黄雾四塞。

贼知向军门处兵勇调出，营垒空虚。十七日潜至孝陵卫冲去七营，向军门退句容。张国樑急率兵来援，贼已纷至，布置不及。二十一日向军门退丹阳，贼抵丹阳城下。

张国樑扎营城外，近日接仗皆获，贼退。

七月，向军门病故。

初九日，家眷移石桥头。

十一日，二伯父病故临泽。

贼匪攻金坛。守城者李公，军令森严，防御之计严密。其时

① 指候补道江宁府知府刘存厚。此记官职有错。

② 烟墩山：在大港镇东三里。

③ 口岸：在苏北泰兴县西北四十五里。

④ 横山凹：在丹徒镇南四里许。

⑤ 马陵：在镇江官坝桥东南十里。

旱甚，河道皆涸，賊開地道至城，城崩數十丈。放炮退賊。賊見神光數道，故退。廿一日，城內烟絕，賊攻城益急，幸張國樑率軍親往，送烟入城，兵氣稍振。

上諭和春授欽差大臣關防，張國樑欽差幫辦軍務提督江南軍門。

旱甚，蝗。華山<sup>①</sup>出觀音粉，飢民奪取者眾。

八月十六，蝗飛漫天。十七日蝗飛障天，不為災。

聞得金壇賊匪大退。西路賊匪大隊又下白兔<sup>②</sup>，張軍門連夜到白兔扎營堵住。

聞得賊匪在江寧城內，于初四日大變，賊眾自相屠殺。已將楊秀清殺了，死者万余人，至今城門未開。西路賊匪已漸漸散去，張軍門移營句容。

九月初一日天陰，日蝕。

十九日生一女。

聞得十三日城內賊匪吳率眾投余提軍，器械均棄，惟手下十八人，請余勿傷，餘皆聽。當會時，余左右有用抬槍傷十八人中三人，吳隨即轉喜為怒，對仗終日，我軍傷二百人。

十二月廿四日，辛丰立難生局。先是溧陽紳張云銜，倡捐接濟。三府失城逃難生員，由縣詳學院。院乃文各府勸捐，蘇松捐項歸江寧，常州歸揚州，淮徐歸鎮江。揚、江皆已舉行，而淮徐所捐之款遲延至今，鎮城無人出領，至是院飭府提舉，設局給散。知府賽公諭廩生楊彭齡、舉人顧振清董辦其事，並令各處勸捐，恒久其事。而二董昂昂然，奇貨可居，子弟親故充局中役使。是日開局期，先行報名，各處貼條，致江北、江南各鄉各鎮人齊集辛丰。至給發錢文，尚欲俟二十八日，近者尚可回寓再來，遠者必至住，率候給。至散時，每人不過二千文，以致盤費不敷，

① 華山：句容縣北十里。

② 白兔：在句容縣東。

反向人假借，方能返寓。

族侄孙裕之，在丹阳乡下被贼害死。

### 咸丰七年丁巳

朱张圩、朱泰临私立卡局江面，託言抽厘助饷，其实到公祇十分之一耳。朱在江面之南，为南局；大路镇有土棍王耀堂，亦立局于江口，为北局。南北互相搆难。前十一月初二日，朱、王率勇对仗不下，王率人到朱张圩烧毁邻村数十家。有司官闻知拿究，将两棍梟首除害。

三月廿九日，外舅病故如臬。

闻得扬州钦差德<sup>②</sup>与六合县温公不合，德奏温于〔数〕款，上祇认其私铸小钱，擅保荐人员两件。降级效用。

七月，张军门移驻镇江，大兵直屯高资、九华山、南门外观音山、都天庙、宝塔山，贼为之胆怯。

刘友于、汉才弟兄，于前后五月相继病故。

潮勇由来强项，不服军令，已肆行无忌矣。张军门到时，即严拿恣事者，复简出去大半，令其分批压〔押〕送回籍。复示丹徒镇、谏壁镇无得存留，倘地方隐瞒不报，一体治罪。由是行路客商大为安静。

何制府、赵抚军出示奉上谕裁尽沿江卡局，人心亦快。

闻得浙江散勇作勇乱，欲直犯省垣，为官军击散。

九月初十，女死。

闻得贼匪连日脱粮，城内逃出者数百人。张提军令各乡民挖濠沟，由东马头<sup>③</sup>至西路一带，宽数丈，深数丈。虽坟墓不顾，骷髅棺柩，沿路抛弃。

① 大路镇：在镇江东六十里江边。

② 指德兴阿。

③ 东马头：在镇江东北九里象山江边。

十月，南京賊救援鎮江，扎營數十里。張提軍大破數營，退。

十一月十二日子時，賊開西門遁，城外賊營火起，我軍方知賊去。難民數百出城，婦女數百留丹徒養，城中民房留十之一。

西門外上河賊圍城一帶，諸大憲奏留，四城外皆為墟矣。

十九日，縣試，在大港鎮東嶽廟內。

### 咸豐八年戊午

正月初六日，雷。

二月，金壇府試。

聞得秣陵關已復，賊勢大挫。余提軍告老。前二十一日動身，丹徒鎮百姓送者以萬計，與各局董事分別時，猶下淚，其仁慈如此。金華人，七十餘，無子。

參月，聞浙江常、玉山告警，衢州府陷。江寧分三千兵救援。

鎮江駐防因亂後反行肆橫，聞說欲調江寧去，易兵守城。

四月十六日，金壇院試，科、歲合考。學政李聯琇，江西臨川人。

六月十五日，月食。已一月不雨。

八月十七日，西北長星見約丈餘，東西南亦有長星見。八月初九日，二伯母去世，時居臨澤。

賊匪與捻匪連絡，由廬州攻浦口。德欽差素代〔帶〕兵勇無恩威，賊至輒散。賊長驅圍六合，德公不得已，逃揚州，儀征告警。

九月初三日，賊入揚州，絕無兵弁阻擋。

張提軍往揚州救援，賊退。

長星沒。

十七日，六合縣城陷，溫公全家死節。

十月二十辰時，生一女。

十一月十五日，五弟领枢回南归葬。

### 咸丰九年己未

正月十一日，挈侄有恆到通（南通），就卢姓馆。

十五日月食。

四月，贼匪由六合冲到仪征。初八日到扬州，张提军来援，旋退。

五月初五日，游狼山。

八月初六日，乘江船回南。

十月，借浙闈乡试，主试官杨式穀阜保。

十一月初五日，来通。乡试中式者三人，李庆永、严思忠、胡绍安。

### 咸丰十年庚申

正月初五日，到如皋，十一月回通。

二月十四日寅时地震。

闻得清江捻匪掳掠，前初五日失守。又闻东坝告警，湖州又摇荡。

廿五日，闻苏城告警。贼匪由宁国至湖州，围困未克。进攻杭城，我官军屯平望。闻清江已退。

三月，闻杭省前二十七日亥时失陷。初二日内城未克，瑞将军率同锡箔庄各工人约同张玉良内外应合，杀贼无算，城复。

三月三日，雨水甚多，难有霁色。

溧阳失陷，逼近常郡。

苏城告警，抚台徐有壬建醮忏悔。

十一日，大雪一日。

闰三月初八日，乘江舟回南，十二日抵岸。十五日落冰雹。溧水、句容、溧阳遽相失陷，难民纷纷由南至北。金坛百姓坚守，

賊屢攻不下，竄茅山燒毀宮殿。

十七日，聞南京大營于十五日被賊攻破。

欽差和春兩月余不发粮餉，我軍因之潰散。而賊乘勢大進，逼近丹陽城下，各鎮居民紛紛遷徙。

和春到常郡，張國樑守丹陽。

二十三日，家眷上江船到通州，廿五日抵岸，住東門外。制府何桂清門上某及中軍官某，與賊連絡，舉事前張國樑疊有文書提餉，皆為此二人納下，至此察出，提二人正法。

天有火星從東上。

四月初一日，聞得何制府家眷前月初即來通城避居。

初六日，筠餘兄由石橋來通。前月念九，賊破丹陽，我軍由丹陽北門奔埤城<sup>①</sup>。初三日賊到辛丰、諫壁、丹徒等鎮，所至擄掠。初七日到大港、姚家橋、華山等處，東鄉大被害。聞得皆是江寧孝陵衛人領路。

初八日，賊由河庄至常州。張總統在丹陽西門墜馬傷足。或云死之；或云在常郡奔牛鎮，見事不濟，赴河死，尸被賊搶去。

初八日，通州百姓被謠言，滿城奔潰，由半夜至辰刻方定。蓋由城西芦濟港口獲江南逃兵二十七人，郡紳王藻視其贓物，知其在路擄掠，未及至城，即令梟首示眾。百姓因此驚慌。

聞得南京大營潰散之由，和欽差刻剝兵弁，兵弁因此離心。張總統屢進言發餉固兵，而和置若罔聞，遂成此大禍。百姓靡不願食肉寢皮。聞和已奔至無錫。由錫至蘇，蘇城弗納。回駐泚墅關，自縊于觀音閣矣。

何制軍本駐常郡，聞賊至句容，先將家屬來通。聞賊至丹陽，而身擁精兵自衛奔錫，錫人不許入城。奔蘇，蘇人弗許入境。奔常熟，而常熟百姓欲殺之，邑紳力保方免，仍不許上岸。所帶兵勇任其擄掠。

<sup>①</sup> 埤城：在鎮江東五十六里。

常郡已陷，贼已各乡掠掳，先已绕道至锡山矣。

闻得苏城外民房烧毁，先是贼伪充马某兵，驻城外，后又充张玉良兵入城，而城内多少大员竟不能辨，以致开门延贼，抚台徐济〔继〕以一死<sup>①</sup>，可叹哉！

十六日，移居刘桥镇乡下陆家庄。

闻得镇江贼攻三次未克。

十九日，闻得江阴百姓固守。贼来三千攻城，民用鱼叉与战，贼大溃，止留百余人回。学院孙逃至通州，在考棚内住，旋因通警，移盐城。苏城失守，藩县各官俱奔上海，制台亦逃上海，预为浮海之计。

闻得江阴民心固守，贼忽数十万来攻，以至失陷。

又闻苏州十三日陷。嘉兴十六日陷。太仓、松江相次失守。百道空虚，势如破竹矣。

前十五日，贼有船十一隻泊通界芦济港，共有五百人，头目命众俱散躲柴滩。某到岸向双桥镇局董顾七金家，会顾。某本徽人，业木多年，家属久住通乡山芋头，三年时在南京被掳，久思逃遁，无隙。令由江阴领五百人到通举事，见顾以实告。顾随令乡勇各滩捕捉殆尽，杀之。于是令某剃头，着乡勇送至其家。

五月初七日，晚大雨七八寸。

东有火星上径天。

初十日，西北有妖星现光丈余，上指色昏暗，十余日没。

闻得两江总督，上谕安徽经略曾国藩署，曾因不能撤兵下援，薛焕署抚台兼护总督印驻上海。

闻贼在苏城为守城之计，城加高五尺。卖货者塞途，午后散。

七月，闻上海欲失，幸守土官击退。英夷前到天津，被僧王伤坏船隻甚多，只剩两船回上海。

<sup>①</sup> 指徐有壬。

兴化、高邮等处发水，邵伯乡下淹没者甚多。

闻得金坛前月十七日被贼攻破，屠城。闻得贼在河庄扎营。

八月初二日，常熟县失陷。福山贼已造土城坚守，乡绅庞殉职。

闻得天津英夷又到，潜招江宁所散兵勇二、三千人，由陆路进，僧王未预陆战，以致败绩。上谕褫职与英夷议和。

杭州将军瑞昌带江南总统诸军，有札到通，言各处须认真团练等语，州抄谕各乡镇。

十二日戊亥子三时，天上如水声响，由细至大，声闻数百里，由北至南。越两日，有人自如皋来者亦言。

泰州盐店生意大起，因江面广艇买〔卖〕到仪征与贼匪，贼装至湖广、江西等处。

九月

闻得曾钦差前月十六日克复安庆，现已冲过秣陵关，贼调大队守江陵〔宁〕。

初九日，闻得镇江又告警，贼匪大队日夜攻城。

闻得曾帅克复池州，围困珍珠关。已有数百号战船来援镇城。

通人王菽，原前湖南藩使乞养在家。历年以来，已横行无忌，通郡富户俱为其捐空，家私已近二三百万。今岁四月，贼犯苏省，王即在通团练乡勇，执生杀之权。凡有逃兵逃勇到岸，即行斩杀，又有由南逃难来通者，屈杀者亦复不少。尤可恶者，通城不许避难人居住。由此结怨愈深。闻近有当路者将王之横行无忌情形具结，上闻，谕即着江南运吏查复，将家私充饷。

闻得张玉良前由江苏奔溃，直至杭省，抚台王已请军令斩之矣，或云命守杭城。

闻得曾钦差战船已泊镇江江面。谏壁、大港一路演戏。

十月，闻得英夷直犯都城，烧毁园明园，满城官民已徙一空。

又闻夷匪将园内匾对带至上海出售。议和送银八百万。李某招散勇数千，由扬郡来通。上海船渡上洋，沿路抢夺，剩者令防港口，不时犹到城强夺，领兵官不禁。李，名德林，提台衙，镇江人。

闻得镇江府署内获窖银念余万。先是贼得吉抚军营所有银子，即抬内，令十六人掘地埋藏。中有一和尚在内，适僧出城迎官军接仗，未回，而其十五人已杀之，灭其迹，故此窖无人知者。今和尚由贼内逃出，特来报知，掘一丈余，上有二棺铜锡，方见银。

闻上洋英夷已将货物等装船，预为回国之计，盖其国亦被别国侵伐。

### 咸丰十一年辛酉，

正月，闻得英夷数十款，有司官各路抄贴。准其各码头起造房屋，讲习夷书，听其所为，现已在镇江兴工。

闻得主上由去岁英夷入寇，避居热河，至今尚未回銮。

闻得僧格林沁带兵来徐州剿灭捻匪。

二十二日，内人卅岁。是日雨。

二月，闻泰州盐市，生恐稽察奸宄不清，移至口岸镇。

闻得镇江各乡镇生意大跌，而吴家桥<sup>①</sup>尤胜。丹阳城内贼匪闻之，令镇市上各业捐送洋帑壹千元，贸易者惧而各散。

初八日，贼攻镇城。在各乡掳人数万，当先被我军开炮，伤死者甚众。贼见城难攻，遂在各乡镇杀人放火。丹徒镇、谏壁、大港、辛丰等处设局，京岷山扎营，百姓逃至江边，被追赴江者纷纷。姚家桥<sup>②</sup>贼有船数百号。十三日仍退丹阳。

又闻浦口、天长，曾钦差克复，六合指日可复。二十日家姊四十岁。

① 吴家桥：在镇江东乡姚家桥附近。

② 姚家桥：在镇江东北60里江边。

二十六日清明节。

闻得川广货物均由长江直下，运至仪征贼匪处，纳银若干，无阻挡者。淮北盐栈现设口岸，听其买卖。

闻得英夷先在焦山修造房屋。常镇道遣在焦山门立关。

三月

闻得贼匪攻浙，湖州失陷。

闻得镇江获贼首黄老虎，杀之。

闻得英夷在都城内设夷馆，法国亦然。

皇上仍在热河。

四月初一日，如臬惊动，因靖江对岸有贼船欲渡此岸，有此讹言。

初四日，卢辅之病故。

闻得镇江东乡各村烧毁几尽，而姚家桥、吴家桥、葛村<sup>①</sup>、留村<sup>②</sup>尤甚，贼现攻镇城甚急。

又闻邵伯湖西，贼匪欲渡。

何桂清现在上海，浙江抚台王有龄保。

八日，闻已加五品顶带，军前效力赎罪。

五月

闻得镇江城外贼匪连营数十里，攻城。忽一日夜半遁去。

又闻得浙江海盐、乍浦、衢州、金华等处数次失陷，而常、玉山贼已窜福建漳、汀等州。

又闻湖北麻城、汉口等处贼又窜入。

十四日夏至，阴雨连绵半月，河水欲溢。

山东一路，捻匪窜扰，民不聊生。

先是苏、常未失时，兵饷皆出于苏、常。二年来一归江北。镇江守城冯（子材）公捐，名曰“火捐”。镇江府师公捐，名

① 葛村：在镇江东46里。

② 留村：在葛村以南二里许。

曰“府捐”。道台英公捐，名曰“道捐”。又有“局捐”、“日捐”、“保卫捐”、“大捐”、“小捐”，而后又有“借捐”，纷纷不一。大委员、小委员，一委员必附以本地董事二名，各处殷实者可以周知。而镇江人谋作董事者最夥，廩生蒋汝霖、邹丙荣，举人钱青选、赵彦修，又有业估者吴某名玉符、盛某。

二十七日天有星光，长半天，上指出北斗，尾光射北极。

闻得英夷在都城占王府居住，封五王爷恭亲王全权大臣职。

李德林丹徒左泉人，总镇，奉命防各港口，率领战艇与镇江富翁戴献之令贩盐至仪征卖。

六月，闻得上海前月二十七日贼匪犯境，二十八、九日贼直逼城下。离三里许时，城内薛抚台及各大官俱逃走，而刘知县率三百乡勇力与贼战，贼为之大退。前佛兰国<sup>①</sup>向薛抚台索银五十万犒赏夷军，薛未允。以故贼来，夷人不理。其狡狴如此。

自前二十六日雨后，至本月初十日未雨。

由廿九亢热至今日增一日。

初十日，长星渐至斗柄与末一星齐。

时又有天下两个半不要钱者之谣，一僧王，一上海县刘公，其半个谓当今。

闻得河南失陷几府地。

闻埤城一路出蛟，淹。

十九日早雨。

又闻得清江捻匪旁窜，板铺已失。

二十一日雨，二十二日雨。

长星不见。或云主发水。在秋后十余日即见，或云星尾直射文昌宫。

廿六日，闻得捻匪大肆掳掠，离东坎只四十里许，所住民商大搬。盐城县亦摇动。

<sup>①</sup> 佛兰国：指法国。

江南總捐官金梅生住如臬，手下委員數百人，謀差者盈門。家偶有事，雖數百里外必奔赴慶賀，送禮者塞途。

七月初三、四日，午候大雨二、三寸。

初二日立秋。

十九日，連日仍然暑熱不退。

聞得曾欽差已復高淳、溧水。

姨表吳子云，聞去歲被賊害死。

初七日，星隕如雨。

聞得金梅生虧空捐局銀卅萬兩，派各卡局補還。

八月初三日，始發涼信。

初五日，聞得皇上于前月十七日大行，幼主始六歲，皇后輔之臨朝。

又聞本月初一日卯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諸祥瑞。人有是日日未出時看者，先有黑雲影一團出地，已兩日從地出，紅光四射，與黑影合并行，影覆其上，四邊陽光滿溢，光彩射人。上行天中，影愈淡而日光愈明。黑影即月也。

十五日雨。

卅日，聞得皇上立太子詔。是七月十六日因病篤，詔滿臣端華等十人，授以立太子詔，十七日崩。

九月初一日晴。

近日陰雨綿延，晴時相間，河水泛濫。

聞得捻匪橫擾山東地數州，南北文報不通。

十五日，聞得江南賊匪又熾，鎮江東鄉一帶大肆擄掠。

聞又有田畝捐，系估人吳六符名學階承辦。

廿七日，通州先皇帝遺詔方到，禁薙髮、嫁娶一月。

聞得江陰賊匪，前十一日已放數百號船渡江，忽招回，因湖州賊敗，急欲救援，故舍此圖彼。時靖江已徙盡。

十月

闻得浙省处州、金华、绍兴、宁波相次告陷。又闻杭城于初二日失陷。曾大帅屯祁门。

闻国〔年〕号曰祺祥，旋改曰同治。

又闻安庆、太平、芜湖相次克复，曾宪兵已抵珍珠关。

二十日丑时生一子，时月将昃离二尺许，以丑时为准。

闻上洋<sup>①</sup>告警，宝山县吴淞口有贼侵。苏州城外贼扎营数十座。

前闻高邮湖水小，贼欲渡湖。

御讳载淳，上一字不避，下一字敬避。

十一月初一日晴。

十一日亥时大雨，雷，夜半又雷。

廿一日早微雪，是日冬至。

镇江府金公设局泰州。专捐镇江富户寓居江北者。新有兵弁棉袄之捐。

闻得镇江东乡贼时至，非放火即杀人。予前所住石桥头已为平地。埤城贼已筑城自守。埤城离丹阳六十里，离大港十八里，离辛丰卅里。

十二月

闻得前月二十七日杭城失守，城内久已绝粮，饿死者不可胜记〔计〕。前两月上洋曾送银数万，米数万石，令红夷船送入杭城接济，水脚银三千两，然已无济于事矣。

二十三日，上洋告警，贼兵离城三里，城内居民铺户俱移至夷场，以为护卫。

二十四日雨，予同刘云轩至如（皋）。

二十五日大风。二十六日到如。二十七日返棹，晚大雪。

二十八日薄暮，到花鸡桥庄。

予在如谨读，十一月上谕以明年为同治元年。

<sup>①</sup> 上洋：即上海县别称，因地居海之上洋。

先皇帝諡文宗顯皇帝。

杭州殉節者，撫台王有齡、藩司段、將軍福某、前督學張錫庚。在城官員死者極多，容考。

聞得擒匪渠首苗沛霖起，已陷徐州等處。學台孫葆元升某處撫院，新任者梁翰，陝西人，丙申進士。

聞英夷有欲至如臬之意。

又聞賊匪陷寧、紹等處，俱未殺人。

又聞天長、六合兩縣賊少，李兆壽克復兆兆壽先是擒匪渠首，張國樞收服保薦用，今所帶兵勇俱李自給軍餉，所過必掠，其跋扈難制。

又聞總捐官金梅生虧營局銀數十萬，皆素賂，當路者名肅順。聞肅順因事伏誅，以致內外官交章劾奏，聞上諭鎖拿來京，交部議處，又有抄家之說。

又聞通州紳王藻，上諭褫去頂帶，退回誥命。

又聞張錫庚已升江西撫台，因新任未到，以故稽留杭城遇難。或云逃出，有印在身，不能遠遁，被賊圍住餓死。

## 台海思痛录

### 思痛子录

编者按：《台海思痛录》（抄本），是五十年代初期黎澍同志于琉璃厂书肆偶然购得。此稿作者自署“思痛子”，黎澍同志为查明其人真实姓名和身份，曾广为搜求，冀得可供参考的资料。但未获结果。观稿中于当事诸官员多有微词，而于张之洞赞助其事屡详及之，或系张氏幕府中人，亦未可知。文中于台湾被割于日本时当地军民的斗争记载颇详，但应指出，却有少数官绅投降日本帝国主义。

### 台防篇

台湾，海外天【险】，南接闽粤，北连吴会，袤延数千里，海道纡回，土地饶沃，物产丰贍，固东南之左护也。自施襄壮琅削平郑氏，议为不可弃，设官置镇，招民垦辟，二百余年屹然成巨镇焉。然孤悬海外，缓急势难接应，土番、洋匪叛服不常。雍、乾间，朱一桂、林爽文、陈周全、蔡牵诸逆先后剿除，海疆静谧。道、咸而后，通商事起，海防始亟。同治十一年，倭人以琉球难民为生番所杀，藉端启衅，兵抵花莲港。光绪十年，法兰西取越南，兵轮扰及基隆、沪尾，均以议款而退。朝廷知台地之膏腴启外人之窥伺，有关于天下者大。乃诏改台湾为行省，设巡抚，置藩司，改台湾府为台南府，建省垣于彰化县北之大墩，以其适中也。台湾府、台湾县附焉。淡水厅为台北府，附以淡水县。共隶府三（台南、台北、台湾）、州一（台东）、厅四（基隆、南雅埔、理社、澎湖）、县十一（台湾、安平、淡水、宜兰、新竹、嘉义、彰化、恒春、云林、苗栗、凤山）。是年，巡抚刘铭传奏

开制造、商务、脑务、垦务各局，造铁路，设电线；奏请清理田赋，添设镇防；缔造经营颇费心力。数年以来，号称海外雄都，实足藩卫南服。十九年，巡抚邵友濂奏改省会于台北，以台北府为首府，巡抚、藩司皆驻于此，意取自便也。镇、道仍驻台南。

廿年春，朝鲜土匪作乱，乞援于我。朝廷命将出师，抚绥藩服。乃倭夷乘其内江，入据其境，百端要挟。继又陆续添兵，伤我运船，扰我边圉。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旨，着李鸿章迅速进剿；并飭沿江沿海督抚、将军及统兵大臣整顿戎行，遇有倭船阑入中国海口，即迎头痛击，悉数歼除。诏下，臣民大悦，各怀义愤，共期灭此朝食。寻以议和未定，暂停战事，而倭人辄乘间狡逞。牙山、平壤、威海、旅顺等处无不被其蹂躏，薄海因之戒严，台防自此始矣。

是时，台抚为邵友濂，藩司为唐景崧，台道为顾肇熙，台镇为万国本。七月，诏巡抚邵友濂督办全台军务，以唐景崧为帮办。抚、藩奉命后，各存意见，未能和衷共济。友濂奏请添派统兵宿将。朝命以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南澳镇总兵刘永福赴台会办军务。岐珍六月到台，率所部淮勇二千余人分驻基、沪海口。永福八月到台，率所部粤勇三千余人驻台南、恒春、凤山一带。安平、旗后各口则有万国本部兵守焉。友濂又咨请闽督谭锺麟檄调候补总兵廖得胜、海坛协副将余致廷各率湘勇数百人来台，皆命为统领，分驻沪尾、观音山等处。又命前湖北郟阳镇总兵綦高会赴江南新募湘勇千五百人，驻官渡口。各自为统，无牵制也。基隆口则命记名提督张兆连统四营守之。命候选道林朝栋统土勇千五百人，驻狮球岭守基隆后路。

九月，友濂以兵事非其所长求去位。朝廷以藩司唐景崧代之，以台湾道顾肇熙为藩司，以台湾府陈文騄为台湾道。景崧既握兵符，殊洽素愿，毅然以保障全台为己任。谓台地要冲，为七省门户，面面受敌，非厚集兵力不可。中路海口及高险处布置尚

虚，已有之湘、淮各军仅数十营，又半皆暮气；羽书旁午，四出征调。咨请闽督檄调福建候补道杨汝翼，募湘勇千五百人来台，驻中路；命候补知府朱上泮，募湘勇二千人驻守澎湖；更益澎湖镇总兵周振邦二千人；皆丰给饷械，以其悬隔内地，接济不易也。又命守备胡某领粤勇千人，在基、沪一带遍开地营。地营者，于山海冲要处掘地，深能蔽人，广阔一二亩，使率百十人持枪环立，伺敌至潜击之。又征前澎湖总兵吴光亮，率所部二千人，为粤军统领，名其军曰飞虎。

十一月，景崧得粤中书，谓有大侠吴国华、胡友胜、庞某者，皆具有奇略，能于水底用兵；请各致其党，备广艇船，宵渡来台投效。信之，密飭飞速东来。又命粤人杨永年赴粤，募海盜亡命千人；檄副将黄翼得募粤勇三千，并募东莞县人精于线枪者千余人；俱陆续募齐到台，分驻基隆、新竹各口。省垣公廨、祠宇亦驻军皆遍。又奏派在籍兵部主事邱逢甲广募民兵以辅官兵不逮，称为义勇。统领体制在诸将上，与抚军往来文牒悉用照会。营制与湘、淮诸军异，与土勇亦相迳庭。营官不领薪水，逢甲月支公费数百金，兵则食数军之半饷。器皆取给于官，或听民自捐。不立营垒，无事安居，有事候征调。数月之间，逢甲领去官饷银十余万两，仅有报成军之一稟而已。自十月初招募，迄岁晚，全台报成军者约五六十营。次年春，编入伍者号百四十营之多。一时湘淮、闽、粤，土、客诸军风聚云屯，号三百数十营，兵力不可谓不厚矣。然各自为统，呼应遂以不灵。甚至与居民日相寻斗，视法纪如弁髦。故四月二十六日有革兵李文奎者，公然白昼手刃戕抚署中军官方佐卿。省垣乃稍惊恐。

全台岁入正、杂各款三百数十万两。至是，诸款虽减，应纳丁粮除外属留募防勇外，亦可解十之六；库储银约六十馀万两；奉部拨接济款五十万两。南洋大臣张之洞密为代陈饷绌情形，荷蒙济饷百万两，电飭南洋于贷洋款项下划解，由苏松太道交沪上

台运局试用道赖鹤年手收。此外息借民款全台约二十馀万两。有此数款，可无饷缺之虞矣。

先是，邵友濂以新式枪炮价昂，仅在沪购旧式枪千馀杆，分给各军，各军皆束之高阁。景崧以为械精乃能制胜，提款十馀万两，檄候选府茅延年驻沪购办。咨请各省接济。粤督谭锺麟应旧枪二千馀杆。闽督边宝泉应火药数千斤，旧枪千馀枝，子弹数万枚，水雷二百余具。其余无一应者。南洋则接济既多且精，兵民感激。在台将士皆曰：此次兵力雄厚，饷械充盈，较甲申法防之役严整不啻倍蓰。颇恃以为无恐焉。

论曰：唐中丞以书生督师，厚集劲旅，势甚张也。然轻而不整，至使兵弁仇民，盗、侠杂进，败征见矣。卒之，虏乘澳底，望风辄溃。借寇兵，资盗粮，甚于牙、平、威、旅之挫衄。悲夫！失律之凶，一至此乎！夫无淮阴将兵之略，虽多亦奚为哉？

### 台北篇

台北既改为省垣，防务更密于他处。自邵友濂去位，唐景崧日以防事为亟。独筹帷幄，点画机宜，度势相形，以沪尾为南徇之咽喉，基隆为北门之锁钥，防守断难松懈。自立坐营于官渡口（距沪尾口十里）。如敌由沪口入，即迎击之。杨岐珍自立坐营于八斗（距基口十余里）。敌来自基口，可以接御。岐珍自来台后，令所部分扎基、沪，自拥亲兵数百驻省城之试院，征兵筹饷皆不过问，一听抚军主持。命其胞弟杨某募台州勇五百人，驻狮球岭。沪尾炮台则有廖得胜、余致廷领之。基隆炮台则张兆连领之。至于两港内口寸节皆布水雷。大嵙嵌（距台北四十余里，东面距海数十里），向有练兵五百人，至是足成千人，命提督余得胜统之，分驻龟仑岭、桃子园一带（皆新竹口入台之要隘）。提督陈得胜统淮勇千人，驻金包里。各处要口要隘应驻兵者无不完备，防堵事宜可谓有疏皆密矣。

乃割台议起，人心惶惑，官民皆存观望之心。惟抚军一人毅然欲与全台相存亡。民之忠义者亦不肯俯首事仇，且骇且愤。旋奉旨，令在台大小官员陆续内渡。自藩司顾肇熙以次遵旨去位。杨岐珍亦率所部迳回厦门。巨绅林维源挟重资回漳州原籍。其不忍去者数人而已。于是唐景崧重整规模，力谋防御。檄候补同知俞鸿为台北府，候补知县凌汝曾为淡水县。宏开幕府，广集英才。幕中有刑部主事俞明震，礼部主事李秉瑞，候补【道】陈季同，候选道姚文栋。此数人者，皆抚军礼而罗致之。或由电请，或以轮迎，到皆倒屣不遑，倚为命世之英。连蹶既集，日夕运筹，意将建不朽之勋也。时台地绅民见朝廷决意弃台，公乞英法两国保护。延英领事至抚署与之熟商，拟将全台关税、五金矿产诸利，悉以畀英；土地、人民仍归中国；誓不愿服倭人。领事拮髻微哂，作中国语曰：台湾全岛乃红毛人开辟，后为日本攘夺，郑氏取之不久乃归中国。今复与日本，是物还原主。诸君思托大国，以求庇荫，重我英国诚厚，诚厚，姑俟电禀敝钦使酌核。然我英廷恐不爱此区区之利而遽为保护也。以后竟无消息。

诸绅民改而求诸法。适法水师提督有派军舰来台游历。陈季同躬迓其兵弁二人，至抚署宴商之，亦无成议。但言候提究旨意，如肯作保山，兵舰亦即连檣而至。越数日，无隻轮片帆到台。

旋闻和约画押，北洋罢兵，敌舰遂陆续来扰。至二月二十日扰澎湖。五月初一日，奉到割台明文。绅民日集抚署，哀恳保护，不愿事倭。抚军茫无主见。先是，抚军因绅民之请，迭奏吁恳，两月之内电陈二十余次之多。甚谓：祖宗缔造之艰，史册具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割台之诏。又谓：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将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尽，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宜请各国公断，可多偿兵费，而

不可割尺寸之地。朝廷以和议已有成说，悉置不答，亦无诘责之旨。至是，绅民会商固守之策。众谓：万国公法有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之条。全台生民数十万，地方二千余里，自立有余。公求抚军暂作民主，总统全台军国重务。先将其眷属护送内渡，以坚抚军之志。各将领亦愿竭力御敌，无一内渡者。

五月初二日，绅民以鼓乐恭送民主印旗至抚署。印银质，方阔、长、厚与巡抚关防等。文曰：“民主国总统之章”。旗蓝地，黄虎。抚军感慨不胜，愧不敢当，三让而后受。飭中军官捧入，不敢升堂受贺。设内务衙门，以俞明震为内务大臣，凡用人行政诸务悉委之；设外务衙门，以陈季同为外务大臣，凡各国交涉诸务悉委之；设军务衙门，以李秉瑞为军务大臣，凡整军经旅悉委之。各刊木质关防，以昭信守。设立议院以通民情。议开诸矿，以兴国利。命姚文栋至京师，面陈当道。自立各情，随电奏朝廷。略谓：臣历次电陈，台民誓不服倭，全台势不可割。绅民日会议自主之谋。朝廷悉置不问，一无区画。自四月以来，民情日迫，求救日殷。臣虽欲不顾而去，情势皆无可行之理。处此至惨至艰之会，无泪可挥，无门可诉。至本月初二日，绅民竟聚数千人集臣署，哭声震地，强送来银印一方，文曰：“台湾民主国总统之章”。却之不可，谨先收受，以待朝命，以顺輿情。电咨江海各督抚、将军，并照会泰西各国与日本国家，详告台防之密，台民之勇且多。朝廷与各国均不复。各督抚、将军之复，如平时贺任，具文而已。惟南洋张大臣复电有谓：自立之举，甚骇听闻；总统之名，西国极为重大；如难久支，大局无济；若台人推戴实出至诚，似可暂摄台事，他日尚易于收场也。

越四日，李经芳偕倭头来台交割，停轮沪尾口外。海关税司驰书来告。陈季同与李有旧，急寓书劝勿登岸。李亦恐台民之怒己也，停舟两日，偕倭头华山扬帆而去。而倭人攻台之舰来矣。初仅数艘，集基隆口外，旋又来十余艘。炮台遥望，莫能迎击。

各国观战之舟，亦日数至。亟电飭前敌，小心严备。台无战舰，惟恃炮台为固。敌舟避炮台而行。初七日，由基隆之左百余里澳底地方登陆，先占高山。我军仰攻不克，又值连朝大雨，军士衣湿，路滑更不能前。诸粤军全无纪律，见敌辄靡，倒戈与湘、淮军互斗。张兆连甫出队，受微伤，退回。营官孙道义率众迎敌，战胜。余军皆不能接应，转胜为败，道义受伤。

倭舰之来也，张兆连命营官曾喜照领土勇三营驻澳底。寇至，喜照既不能迎击，而全军皆溃散，甚至该军哨兵作敌人乡导。其时，基、沪一带电线皆断，报生各携机器四遁。省垣益惶怖，连夜命黄翼得统粤勇乘火车赴援。及抵基隆，前敌悉败溃，遂乘原车返省。妄言基隆已失。省中立时譁溃，如水决风发，莫可遏抑。诸大臣若陈季同等挟貲宵遁。城门洞开，各相践出，达旦不休。抚署曹部一空，仅留抚军及其第四子、一门丁而已。惟大稻埕洋街茶市正登，妇女之检茶者尚络绎不绝。洋行买卖与平时无异。各败军游勇与无赖土人凶悍无人理，执枪随手攻击，甚于寇盗，独不敢入洋市一步。即间有过者，亦寂然无譁，不敢纵肆。亦异矣哉！诸西洋仅法国有保护兵百人耳。

斯时沪尾无战事，驾时商轮正停口内，军民皆蚁附而登。海关委员以存课数万舁入舟中。各军皆开枪环击，炮台亦升炮拦阻出口。谓：抚军初与吾辈约，死守不去。今寇未临于城下，潜挟貲而返，置吾辈于此，为倭人坑戮。舟一起轮，立开炮轰击。船主竟不能启轮。相持三日，舟中水米皆耗。数千人以为不饱鱼腹，亦将饿毙舟中。船主与海关西人商：将关课舁上，炮台撤去巨炮机器，十四日早驶出，法国兵轮护夹而行。甫启轮，观音山小炮台又燃车轮炮，击中官舱，死者八人，伤者十余人，血飞肉薄，举舟皆无人色。法国兵轮开巨炮击毁炮台，始冲波而出。数千人乃获更生之庆焉。抚军究未乘此轮，当夜附他轮去矣。十四日以后，省城更为扰乱。诸军士劫库藏，烧衙署，火光烛天，

呼声震耳。诸西商于十七日邀集绅民至澳底，请倭人入城定乱。倭酋始犹疑抚军之计诱，将绅民羁留数人，遣其兵弁十余人到城察看情形无异，方整旅而至。

论曰：孔文举有言，善人在患饥不及餐。古人至许友以死，况许国乎。方中丞手握兵符，毅然以保障全台为己任，奏书天子，欲以一身相存亡。当此之时，义贯日月，可谓壮哉。然客气盛而将才疏，用非其人，遂一溃不可收拾，愤军辱国，固已多矣。卒使百万生灵，夷为异类；二千方地，沦为他族。向所称不奉诏之疆臣，民主国之总统，直梦呓耳、儿戏耳。昔郑氏提一旅，蹙荷兰久踞之师而有余。今唐公拥百万营，拒日本猝来之虏而不足。岂其才量相悬，权力弗及欤。抑时有幸，有不幸欤。嗟乎！以诸葛武侯用兵之神，而陈承祚犹訾短之，它复何论。从是以观，与其仓皇引遁，传笑四方，毋宁为邵故侯先几辞位之犹有藏拙地哉。

### 台湾篇

台湾府改设大墩，城郭衙署未能遽修，暂驻彰化县城。彰化居全台之中，固守可以控制南北。攻台者不得彰化，则消息梗塞，首尾不能相顾。实为敌所必争，我所必重之处。城东郭有八卦山，高于城数丈，登临一望，鹿港、番挖、梧棲各海口皆在目前，东南西北数千里之来路，皆历历可指，上架巨炮一二尊，可抵精兵十万，安可轻视而忽诸。甲午倭事起，邵友濂在位不久，尚虚布置。十一月，唐景崧始檄调福建候补道杨汝翼统湘勇二千五百人，分驻鹿港诸口。府城八卦山则有副将郑荣所领之屯防兵五百人守之。然犹不甚经意。以省垣在台北，全力筹备基、沪两口。

乙未春，倭警日急，署台湾府知府孙传堯见中路兵单，乞抚军将驻狮球岭林朝栋所统之千五【百】人调来。兵甫至，传堯求去位。抚军委侯补同知黎景嵩代之。景嵩到任，抚军又檄调朝栋

仍率所部回省，并电调杨汝翼率所部同往。命景嵩为中路营务处兼统各军，并饬就地募勇数营，防守中路一带。朝栋、汝翼以前敌事急，心存规避，又不敢不遵宪旨，沿途延缓，趑趄不进，至五月初四日尚在半途。谣传省城失守，朝栋、汝翼相顾惶愕，遂同谋弃所部兵内渡。景嵩侦知，往劝飞速援省，切勿为谣言所动。两人面虽允从，犹以饷短为辞。景嵩急筹数千金与之，促其启行。乃翌日报称：两统领弃军由小港乘舟宵遁矣。

景嵩饬副将杨再云募汝翼所弃湘勇千人，又就地募出江勇千人，驻头份御寇。头份为新竹、苗栗交界之地，入中路要隘也。又命梁翊募土勇千人为游击之师，驻新港、苗栗一带。时屯防统领郑荣辞去，以署彰化知县罗树勋、副将廖世英分统其军，驻府城八卦山。移城南巨炮于山巅，筑台安之。查点府库存旧枪约四千杆，子药仅足敷用；储银仅七千余两，不敷一月之饷。急集绅士、举人施燧、施仁恩，侍卫许肇清，贡生吴景韩、吴德功，设筹饷项。中路向有抄封官田数万亩，可纳银三万余两。除本年已缴外，尚可缴万余两。上忙钱粮饬令七折缴府充作军需，亦可得三四千两。设筹防局令施燧等驻局中筹款。诸绅尚踊跃从事。然杯水车薪，大有岌岌不敷之势，而布置不能稍疏也。

有苗栗附生吴汤兴，自备饷需募勇五千人分驻中港、后垅各口。新竹武生姜绍祖、徐骧，各备饷需募勇千余人在大湖口一带御寇。景嵩又饬署台湾县知县史道济募五百人，署苗栗县知县李焜募勇千人，署云林县知县罗汝泽募勇千五百人，此数营皆就地而募团勇，不计土客，各勇近七千人，共成营十四。景嵩遂命其军曰新楚，营制、营规一依湘、楚旧章，约略变通之。其勇虽为新募，颇娴规制，鼓以忠义，气皆奋兴。将官则有副将杨再云，尤为得力，由头份率部进攻新竹，屡获胜仗，斩倭兵千余人。历两月有余，再云出队十余次，有胜无败。杨统领之名大震于中路，敌人闻之皆有惧心。数月以来，台中、台南赖以安堵如故者，再

云力也。

六月十八日，再云与倭接仗，半日不分胜负。至申正，子药忽然不继，兵勇散乱，而敌炮连发，再云中炮死之。其余将官如吴汤兴、姜绍祖、徐骧、简精华，皆台产之勇敢有为者也。吴、姜、徐皆死于战场。简精华相貌英魁，躯体肥伟，人呼之为简大肚。于台湾失守时，潜入内山，招集壮夫，屯聚山谷，时出与倭人作难，其亦铁中铮铮者欤。

先是，景嵩因粮饷不敷，兵力不足，派员绅四去乞饷接济。南洋大臣张之洞派河南候补道易顺鼎、候选主事陈昱，带饷银十五万两以为接济。并函致景嵩略谓：民主既遁，台民犹奋拒敌人，其忠义勇敢甚堪嘉尚。君不忍舍去，亦能支持数月，实深钦佩。兹遣易道、陈主政带饷十五万前来，聊助兵食。一切事宜已与易、陈两君面言。以后能再收一城一邑，自当源源接济。此款系各省义富所集。又函属福建陆路提督黄少春派候补知州龙赞纲带达字营暗渡来台。詎以七月初九日行抵涵江，闻台湾之变，折回厦门，距失守仅二日，亦天意也。

是时，扼守台南为刘永福。因外路梗塞，永福坐拥厚兵重饷，恃中路之战胜而安享承平，亦不给一兵、发一粟。当景嵩始至台中，曾贻书永福，请其至台中坐镇，保全大局。而永福复书，请画地而守：台中属景嵩，台南属永福，坐观台中之成败，漠不相顾。逮至六月十六日，各绅民前往哀求，始命提督李惟义率五百人来。又饬其黑旗营务处吴彭年赴前敌，见再云阵亡，连夜退回。由水路来之参将汤仁贵、游击廖其彩，则军械不齐，不能前进，日向景嵩索械。景嵩设法在各军匀枪二百杆予之。则刘家军之纪律又可知矣。然军士从此不能支，溃败之书络绎至府。绅民集府署谓景嵩曰：民主已遁，接济全无，公如有把握可以持久，吾辈当死守以报。否则护送公往台南，乘轮内渡，接倭入城，中路生民当可免于屠戮。此我绅民不得已之为也。公其何以

教之？景嵩筹思粮饷仅可数日支，因漫应曰：再死守数日，覬外间有无接济。倘仍寂无消息，任尔等所为可耳。绅民呼黎爷而退。盖感激不可言喻，不觉同声宣呼以颂之耳。至七月初九日，饷绝粮空，诸军一时尽溃。武生姜绍祖战死于新港，附生吴汤兴击死于大肚溪，汤仁贵、吴彭年俱在府城战死。绅民护送景嵩至西螺，接倭入城，台湾遂失。

论曰：台之役，兵力可谓雄厚矣。其能抵死攻倭者乃独一新楚军乎。昔朱逆之乱，有许将军云者，断一臂矣，犹手刃数十人，以为赵常山复生也。观杨再云斩馘千余，隐若一敌国，谁谓今人不古若哉。使诸将皆如再云，虏食得下咽乎。至如黎太守，感民忠义，久拒孤城，饷援俱绝，民为脱脱。嗟乎！太守非武臣，顾不怕死如此，侠充其量，则虏之畏而呼之，与宗忠简、岳忠武将毋同。而徒使吾民称黎爷。其亦幸中之不幸者已。

### 台南篇

台南即郑氏所置之承天府。康熙二十年设台湾府。光绪十一年，巡抚刘铭传奏请改台湾为行省，会垣设彰化。台湾府、县之名遂移中路。而此之台湾府、县则称为台南府、安平县，台镇、台道皆驻焉。东背内山，西面大海，西北扼安平之险，西南据旗后之雄，各有炮台，驻兵守之。

光绪二十年五月，筹办海防台镇为万国本，台道为顾肇熙，台南府为唐赞兗，安平县为谢寿昌。彼此筹商，由国本咨商巡抚邵友濂，派镇海中军正、副两营驻府城西门外，联络安平炮台；派镇海中军前、后、左、右四营分驻白沙墩、喜树港、曹厝庄、竹子港、盐田等处。又添募安字防军一营驻府城内外；添募渔团水勇三百余人驻安平口；旗后则派镇海前军前、后两营驻之。又添左、右两营，渔团水勇一营，分驻各小口；募忠字防营一营驻东港；募防军一营驻凤山。枋寮一带有永字防军一营驻之。隘寮

旧有防军七哨，至是足成三营。恒春沿海各口除本有之隘勇屯兵二百名外，又添募两营。八月，刘永福到台南，带有福字三营，七星队一营，驻郡城内外。一月之久，商筹分防未定。值顾肇熙调台北为藩司，唐赞尧以规避被议去位，以台湾府陈文騷接署道篆，以知府朱和钧署台南府篆。加道标卫队一营驻小南门外。又募镇海中军先锋一营驻曹厝庄。

十一月，永福会商镇、道，咨请台抚，与国本分地防守：安平至旗后归国本，旗后至凤山、恒春一带归永福。添募福军五营分扎东港口。所有各防地应安地雷、碰雷、电雷，皆设法安妥。较顾肇熙初办时自周密矣。惟嘉义所属之萧垅、布袋咀、咸水港白港各口，陈文騷至，始募翊安三营，令提督陈罗统驻之。

二十一年二月，澎湖失守，败勇纷纷由布袋咀咸水港上岸，日约数百人。文騷设收留局，每人日给口粮钱百文，择其精壮者募入营伍，老弱者赏遣内渡。游勇得不滋扰，文騷力也。台东州地属内山，旧驻屯兵三营归提督张兆连统领。二十年，兆连调台北，檄后营副将岱霖代统。霖故，以台东知州胡传接统。至是，照常驻防，未另添募。

五月，割台议定，文騷、国本及台南知府朱和钧、安平县谢寿昌，皆遵旨内渡。台南一切防守事宜悉属刘永福一人主持。绅民亦无间言，以永福素有盛名也。是月，永福遂移驻台南府城，檄浙江知县忠满署安平县，以大武垅巡检孙育万署嘉义县，以候补府经历卢自鏊署凤山县。恒春则虚未委，代以副将李惟义，统领镇海中军副左先锋等营驻白沙墩、嘉树港一带。以游击李英统领镇海中军正后营及安平炮台。道标卫队安字营，则檄安平县知县忠满节制，均驻府城内外。嘉义有陈罗原扎之翊安三营，调驻四草湖。所遗嘉义各防地，檄副将谈少宗募土勇三营驻之。旗后炮台及镇海前军等营，永福檄其第三子仁卿统之。凤山忠字防军三营，命吴光忠统之。恒春各营仍旧分扎。所有广军福字等营，七

星队萧三发统之，以为游击之师。防营布置大致如斯。粮饷自五月以前，道库存银约七万余两，府库存九万余两，台南支应局约万余两。永福接手清查库储，惟道库未动，府库及支应局共约存银六万余两。永福复与安平知县忠满等集绅商会议，一时筹集约十万两。又会绅商设官票局，办理颇善，官票盛行。于是台南饷项充足，与台中不啻天壤。

六月，新竹陷，彰化兵单饷绌，绅民南来求救。永福檄飭李惟义率镇海左营，副将廖其彩率屯兵五百人，黑旗营务处吴彭年、参将汤仁贵各率所部福字营百人，都司王德标率七星队一营前往彰化接应。至地，未及十日，彰化失守。复檄杨锡九、萧三发挑选精壮前往嘉义交界之北斗溪，相持月余，锡九竟以战死。倭陷嘉义，逼近曾文溪，分兵数路进攻台南。水路则一由安平口，一由旗后口，一由东港口，皆不战而退。台南营勇杂乱无纪，其稍精壮可用之湘、淮勇皆战死前敌。所余皆永福所带之广勇，一味劫掠，敌至，纷纷溃乱。永福惧不敢出，令军士树白旗降倭，已由安平口附英国轮船内渡。倭势益张。绅民视官兵如仇敌，助倭杀戮。九月初二日，接倭入城，台南遂失。传檄台东州及内山一带，令其归附。至今犹未帖然，干戈尚逞云。

论曰：余观越南战事，虽庸夫走卒皆知海内刘将军之赫赫矣。当其兵威方张，势且系致名王于阙下。及台南之役，所部诸将乃皆仆遯不足数。嘉义一陷，全军俱靡，至树降旗而遁。何前后勇怯判若两人耶。则岂檀公三十六策，走果为上计乎？倘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耶。比有人来自越南，述刘公雄据十余郡，常与法虏为难。去冬，虏大创，议款而退。于是益服刘将军之以智自免。向常疑床头捉刀者，或虎贲貌似中郎耳！今质之所闻，则夫英雄机鉴，殆非愚儒所能窥其际者已？

## 澎湖篇

澎湖屹峙海中，四面受敌，历来用兵皆一战而克。然为全台门户，弃而不守则闽厦之消息不通，全台之脉络不贯。故全台倚为重镇，设总兵、通判各一员守之。倭防事起，巡抚唐景崧命澎湖镇总兵周振邦增募勇二千人，又命候补知府朱上泮统二千五百人，专驻澎湖，以资防卫。恐临敌仓皇，接济不易，特给以半年之饷，新利之枪、子药加倍给足。上泮既到澎湖，与总兵周振邦不相能，分段而守。上泮守大城北炮台及北路各口，振邦守大小屿、妈〔马〕祖澳及南路各口。共驻兵四千余人，粮可支至数月。一拳石之地，得此重兵厚饷，似可以无虞矣。

二月初十日，有法轮游弋至澎湖，其兵弁登岸，彼此赠贻而去。至十七八日，口外即有倭船游弋。十九日则倭船大集，沟沟有临敌之势。廿日即开炮击大城北炮台。其守将刘某以巨炮还击，沉倭船二艘，渐次远颯。不意，前次所来法船乃探我军虚实，查察登岸路径。至是，该船亦泊口外观战。其舟中水手带倭兵数百人，用三板由小港登陆，以其半迳攻妈〔马〕祖澳及厅城。振邦率队迎敌，竟不能支。其一半向大城北进攻炮台。上泮正在料理水战，而陆兵忽至，莫知所措，全军溃乱，甫与交绥，口外兵轮亦乱击炮台，倭兵纷纷登陆，前后夹攻，亦不能抵御。上泮左腿受伤，亲兵救出，趋小港上舟，次早驶避台南。振邦与通判陈步梯，见倭兵登陆，炮台不守，朱统领不知所往，进退失措，军心大震。略与交锋，亦以渔舟入小港逃避。回首城中，则偏树倭旗，澎湖失矣。

论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旨哉言乎！夫百鸷不如一鸷，衰骥不如驽马，盖选才之难也。台防提、镇亦夥矣，要皆自郅无讥然，且不相能，以致败。嗟乎！萧、曹规随，平、勃交欢。恶得以私害公哉？如周、朱者，隳军实而长寇仇，又庸猥之甚者也。吾能无阮嗣宗广武之叹哉！

## 戊戌定乱平寨记略

袁大化

**编者按：**1898年，安徽北部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变，对这次民变，史籍记载很少，仅在《涡阳县志》（黄佩兰纂）中有简单的记述。本文较详细地叙述了民变全过程，可为以前有关史籍的补充。作者袁大化，字行南，安徽涡阳人，清末曾任署山东巡抚、新疆巡抚等职，是镇压这次民变的主要当事人。

原书为木刻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一字，书面题名《光绪戊戌平定涡匪纪事本末》，书口作《平定涡匪纪事本末》，但正文第一行却作“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查河定乱平寨记略”。今删去查河部分，只发表镇压民变部分，以供参考。

（戊戌冬十一月）二十九日竣事假归，以淮北连岁失收，恐饥民聚众为患，禀商傅相乘间回籍，邀集同人凑款平寨，冀得补救万一。是日由济起程，行抵碭山，即闻乱耗。冒险遄征，腊月初八日始抵宿州之临涣镇，距家三十五里。余寨已困贼中十四日矣。贼众约，期是夜回攻临涣。居民逃走一空。会徐州镇湘乡刘青煦日晡到临，余乘夜驰商进剿机宜。贼之伎俩、器械皆无能为，乌合易散，进剿以速为妙。若稍迟滞，则饥民争投掠食，日添千百人，蔓延浸广，势更难图。青煦以为然。次早贼来，未至临涣八里，青煦督队前往，余亦带同弁役助战，面告青煦分飭马队远出贼后，相机抄突，步队迎面直击，即可破之。青煦骑步未经训练，进止不能如法。所用枪械步则九出毛瑟，马则六出哈乞开斯，均称利器，惟枪码之高低，线路之远近，无人解识，发多不中。而贼之刀矛整齐，步贼居中，马列两首，亦颇能阵。后靠

村落，前面两村，中缺不广，分两股南北排列。所用抬枪，亦能及远，轰伤右路马数匹，马队营官陈凯稍却，余同青煦督步卒直前。贼势且战且退，至道竹桥，夹河西岸北股忽包裹而来，势甚凶勇，枪炮齐发。我军尚未发枪，余以枪试之三发，贼阵忽开一隙，似伤人倒地者。遂令右偏步队据河东岸伏丛塚间，用枪平码向高轰发，击毙数人，贼众溃散，向西北败走。南股亦向西南窜退。我军乘势渡河，追杀北股。河流曲折，贼扑河而过，官军随之。败贼散匿村中，搜出斩首，多滥褻不堪，目不忍视。商令追杀败走之贼，凡弃械散匿者，半出胁从，姑置勿论。追至石弓山二十里，贼众散尽无踪。据生获贼众供称，北股是刘化远、周德怀、马景芳等为首，初八日在岳家集石弓山聚齐。南股系伪盟主刘塔疸自龙山青町集聚齐，同赴道竹桥，约期初九日早，围攻临涣。是役也，计获子药八车，抬枪百余杆，刀矛弃置满地，斩首二百余级。石弓山贼巢已克复，余约青煦乘此败贼惊魂未定，旋军青町集击散南股，贼急切难聚，陈凯不可，乃回临涣。初十日，青煦以军粮未到，拟缓出师，嘱余俟师期，余拟以寨粮给之。马步官兵才五百三十余人，晨后向青町、龙山进发。午时，抵青町。余约青煦息兵集外，命铺商壶浆饷军。土人刘长太出迎，青煦探询贼踪，谕吐实情，保无他虑。长太者，刘塔疸窝主也，始终为贼，给云：贼向西北丹城去讫。同信为实，旋军蹶之。忽探马回报，贼在集西不及六里。遂督队进发，三里外，望见贼众严阵以待。分十队，南北排列，仍背大村，依为后蔽。前面两村中缺里许，防我抄突，颇得地势。众约五千余人，四路。成群结队而来者，复络绎不绝。旗帜刀矛甚整齐。贼中抬枪一名劈山炮，得自龙山营，子药充裕，间有快枪及六出手枪。初九日战败之后，各贼首皆会于此地，自知再败即无噍类，收集散亡，裹勒胁从，以图复逞，及见官军来，誓以死斗决胜负。青煦分军为左右中三路，前马后步，步作马援。中路马队有妨步枪攻路，无能为力。

余曰：“应飭马队远从前面两村外，抄出贼后，发伏纵火，乘势冲突，以乱贼阵；步队利枪，奋力攻击，破之必矣。”青煦从之。兵无训练，步散马騃，营官多不能兵，徒有利器，不善用之；又三处凑集而来，号令未能统一。青煦尚勇，自督中路进攻，左右随之，连环轰击，远近无度，不能伤贼。贼众忽变小竖阵数十百条，蛇行逼进。自午至申，相距渐近百步，深恐短兵相接，贼众我寡，彼以刀矛得力，反至失利。各村壁垒，金缝旗应贼，若见官兵败，则出而邀我，大事去矣。左路马队遇伏，中伤数勇。陈凯退归中路以后，贼众乘之，几成反包之势，步队正前攻击，未之知也。右路马队官熊长春騃视不知发枪。余飞马督令从北傍横击之，枪毙百十贼。贼之竖条小阵，两面受枪，势渐不支。我军努力奋攻，杀声震地，贼遂闕然溃败。正追杀间，忽报贼马从后包来。熟视之，马首虽北，枪发向南。余曰：我军右路马队败也。东南村外，必有贼伏，我未及见耳。嘱青煦飞飭熊马队追杀西窜之贼，勿令回扑；一面督步卒回援，直出村西而前，切贼之后，贼亦见势回奔，窜入段家营村中。我军聚而焚旃，仅余骑贼数名脱去，随大股往西南败窜。追杀十数里，日暮旋军临涣。是日，计枪毙烧杀四百余贼，抬枪、刀矛弃置甚夥。当初见贼时，我军以贼众而整，各有惧色。余扬言勗众曰：“向贼交锋即败，可知无能为也。今日天气清明，已占上风，又是我军胜仗。”及督马队从傍横击，呼骑卒曰：“贼之好马皆在村首，败贼好获之。”比见贼阵北首移动，知其将败，嘱同声喊曰：贼败矣。贼亦因之大奔，卒得以少胜众，化险为夷。有此两捷，军威大振，贼势大孤，向之反侧寨垒，各出杀贼自赎，终宵不止。贼众散归殆尽。十一日伪盟主刘痞疽及刘元善五人，单骑走回，匿于青町刘长太家，长太亦无敢隐匿，缚献痞疽于涡阳失〔太〕守。龙山游击何师承闻之，飞马要诸城外，转献高庐集郭宝昌处正法，大局遂定。其余各匪首，或阵毙，或擒杀，或捆送，百有余名，皆先后就戮。仅

余于盛五、刘元善、孙灵志三名远颺。十四日，刘、武、郭三镇会于临涣，同报肃清。

初，贼之起也，因连年水旱为灾，涡河两岸，十室九饥，盗贼充斥，执仗抢劫，靡夕不有。有被事主擒送者，邑令梁雋等，以为饥民，责令保释，不从者，笞之。从此，贼胆愈大，亦无敢捆送报案者。人自为守计，家置枪械守夜，枪声通宵不绝。贼来相拒，攻杀有伤至十余命。是贼是民，从无鸣官，如是者三年。至二十四年，戊戌大水之后，继以大旱，饥民尤众，地方官毫无抚卹，迫呼银粮，枷打锁押，日甚一日。盗贼益炽，仍无捕治。民乃小庄归并大寨，贼之党羽无多者，进无所得，二三匪首遂乘势煽惑愚众，同谋大举，一唱百随，无不愿从。十月十六日，魏得成等纠众八十名，赴涡东五十里之柴村庙，歃血为盟，同谋起事。寿春镇郭宝昌，正当人心蠢动时，设筵祝寿，龙山营何师承等前往祝寿，官弁一空。十一月二十六日：牛世秀、牛大锁等先由曹市集起首，借盐店苛虐为名，抢盐店，烧市镇，得矛杆数百根及抬枪等件。魏得成、于盛五、刘疙瘩等争树旗号召，远近响应。二十七日，牛大锁等来大袁庄索枪马。余弟大猷、大传，以贼起仓卒，守具未备，设计缓之，给云：若起事，我亦从，枪马须备自用。大锁问助人几何？许以二百数。大锁去，传等遂乘夜督众挖沟筑垒，断树扎营。次日，大锁来，又给之。次三日又来，势难再给，突出数十人击之，枪毙大锁马，伤及其口。大锁持别贼马尾遁去。生擒三名斩之。贼于是恨深切骨，欲得之甘心，名寨万人坑以志之，纠众来攻数次。夜继求援于郭宝昌，兵不一至，仅以苦御得免。二十八日，石弓山马景芳、刘化远、周德怀等又起，亦借盐店为名。二十九日，魏得成、刘疙瘩等合股围攻龙山营。千总吴有谋、圩长张得馨等率众拒守。贼入巷战数回合，杀伤甚众，垒破，有谋被执，得馨死之。营存枪械子药尽为贼有，得此，大肆猖獗矣。刘疙瘩与魏得成争盟主于丹城，就席，

执得成杀之，自立为盟主，分旗记为五色，派立酋目，众号二万余，枪械敷用，远近震恐。宿、蒙、涡、亳、永、太，数百里中几于无处非贼，有聚众合股，亦有缝旗观望。亳州统领蒙城张云松得报，驰往涡阳城守，分兵留防涡西白龙庙，即义门集。十二月初二日，贼攻义门，官军败走，分司亦逃去。贼无远志，西窜，恋得财物，休息数日，亳州、涡阳始得徐为之备。燕黑分股北窜，河南归德镇武殿承等迎头击回，住军马家桥，距义门三十五里。邵大发等分枝南窜淝河，会勇据河迎击。大发败死，土人割送首级于涡阳，郭宝昌游骑得之，献于宝昌，腊月十四五日事也。宝昌始由寿州行抵蒙城之小涧集，惮贼众，不敢进，仅派哨探而已。初七日，贼由白龙庙回窜龙山以东，各镇营并无尾追迎击之师。诸匪酋约定初八夜袭临涣，冀得徐州营枪马，土匪段姓为内应。因青煦步队是日晚到，未果。余夜遣人回寨，切戒苦守，人心稍固。初九日早，各路大股匪众麇集道竹桥，意在围攻临涣，以图据险横逞，遇我军痛击败之。初十日，又追击于青町集西段家营，一鼓荡平，擒渠解从，因是肃清，殄灭之速，实出意外。远方哨聚以应者尚未及知，仍树旗号召，及闻渠魁已歼，大众胆落，不旋踵而星散。初以青熙兵单，余拟破家募勇助剿，贼平而止。

是役也，使余与青熙迟到一日，临涣即失，四方缝旗伺动者，将蜂拥而起。兵少贼多，无从措手，江豫皖三省数十州县，必尽成糜烂之区。蹂躏焚杀，冻饿数百万，生灵涂炭，糜费杀人，非旦夕所能藏事。幸早荡灭，保全地方，生民之幸，国家之福也。善后事宜，稟恳李使相，电商邓皖抚<sup>①</sup>，停征筹赈，派兵驻防，均经照行，地方相安无事。

己亥春正月，民间凋残甚，人相食，粮价日昂。李使相、邓皖抚仍申前议，电催筹办平糶。遂檄知县泰安张敬勇，训导亳州

<sup>①</sup> 邓华熙字小赤，广东顺德人，光绪廿二年——廿五年任皖抚。

陈保勳等，一由涡河转淮至怀寿，一由濉河入淮至五河采购粮米豆饼百万，输之涡、蒙、宿境。设局小涧、高炉、涡阳、临涣、孙町、龙山营、石弓山七处减价平糶。数百里中粮价因之大减，民亦隐受其益。四月底，青黄既接，始收局回津，筹还各项假款，亏累私财甚巨。谨记略。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秋八月二十日袁大化记于津西别墅

## 陕军辛亥起义记事

朱新宇著 孙浮生校订

**孙浮生按：**辛亥革命，为我国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创建人民民主的过渡期中之一特大风暴，影响所及，如火燎原，南北东西，举国以赴。陕西新军起义，则是西北方面的大事。

《陕军辛亥起义记事》稿本，原无标题，只是第一行作“朱新宇四十年记事，此自辛亥年录起”字样。但前后并无其他记述。是朱新宇先生亲笔，或他人过录，无从肯定。原本为“西安宜文斋”普通红十行纸簿，字迹端楷兼行。偶于西安南大街一小巷口旧书摊上，以人民币二角购得之。获此凤毛麟角，洵莫非一幸事乎！

藏此遗稿于破篋中，忽忽已十余年。今秋因至友张宣同志之介，谈及搜集近代史资料事，忽触及朱先生此手稿，诚一难得之珍本；倘得机会跻列于近代史之林，洵莫非又一幸事乎。是为记。  
1981年12月于西安碑林之一侧。

### 朱新宇四十年记事，此自辛亥年录起

岁次辛亥（时在太原陆军小学任兵学教员），年卅八岁。二月，吾二弟由秦来信，问余能否前往。余答以即日启行，蒙吾父给予川资现银十两，大洋十二元，小洋十四角，匆匆就道。临行时将小洋十四角留于家中，以作妻室零用之资，可叹也夫。

行至郑州换车时，将票误拿，车随误登，原抵洛阳府者乃竟至河南省矣！及下车乃知其误。在汴梁小住二日，调查省城军队情况，与军界友人王萃华、任耀武、阎永孝、赵守钰在聚乐园畅叙。省城景致大概游览一周，乃购票至洛阳。是时川资将次用

尽，暂居于客店之内，以待随伴赴秦之机会。

逾二日，同店中遇一川人李墨臣者，由京新选秦州州判，急赴甘省报到。余乃进前连络，并告以川资不足，约随同往，拟公雇一骡车，一切花费托其照料，车价平摊，路中先为垫付，到陕后一一奉还。幸承李君允诺，言明车价十四两，住店开消及一切杂费，公记一账，以备到陕后按两股平分。议妥后，即装车由旱路西进。

自开车之日起即阴雨连绵，第一日按站仍住新安，第二日行抵铁门，道路泥滑不堪。至英毫停车二日，厥后每日雇骡拉轭仅行数十里，勉至陕州，始见日光。行至函谷关以东，山沟之泥泞诚生平来所未经验者也。至临潼看账，已用去卅金以外。三月初旬抵西安省城，直至白龙湾卸车。由余二弟出大清银票十二两奉还李墨臣君，伊即辞别赴四川会馆小住二日，重新雇车赴甘报到。

第二日下午，余二弟派人将余之行李迁居西关，随住于陆军混成协步一标之楼上。是时，余二弟鼎铭（锦宇）任一标教官（团附〔副〕）兼代理统带（团长）事。余五弟彝铭（叙五）现任炮兵营队官（连长）。

余住标本部楼上，藉资静养。于第二日晚间到一标二三两营、及二标二营谒见各管带（营长），因系同学故也。即陈毓芳、方谦益、王鹤臣三人。斯时各管带均有家眷，晚间回寓未晤，仅见到督队官（营副）叶菊亭、队官（连长）鲁蔚亭、唐畅垓，茶话片时而已。

不数日，一标一营管带李子明约余便酌，二营督队韩璞山送余一品锅，其余诸同学竟无丝毫应酬，但多有嫉余之来者。余见此情形，殊觉可笑，同学之感情，如此待余，其与余弟之相交已可概见。比较汴梁任、王、阎、赵待余之情况，诚不啻天渊也。

三月底，由鼎弟介绍与协统（旅长）刘锡三晤面，茶话片

时。逾数日，二标三营出一军需长缺，于晚间蒙协统刘锡三传见，命题考试。斯时余傲骨未退，本不欲考，伏思寄人篱下，不得不然，乃照口授之题旨，用铅笔直书成篇交卷。

翌日发给委状，由鼎弟向一营庞军需处借来军服一套，照例穿好，以次谢委到差。谢委时始与二标统带周觐臣晤面。伊在晋充教练官（团副）时，曾话数次，见其长官习气尚不甚深，多发实言。记有云：汝之同学王鹤臣，昨日谈及汝办军需，恐不妥协。余以故交素所深知之人相答，鹤臣乃不语而退。由此一件，已见周之为忠厚矣。

王鹤臣与余本无意见，往往顺口胡言；且人格卑陋，人所共知。当日既能在周统带面前谈余不妥，一定与柳子澄亦有异言。王系二营管带，柳系三营管带，即余之直属长官，到差后势不能不格外注意也。

当余赴协部谢委时，仅晤张翔初、哲荫棠、王鹤堂、王汉卿诸君，惟翔初邀余上座，并赞扬鼎弟之品行学问，惟末云令弟性太刚直，我二人同病相怜，惜乎不合时宜也。余闻之颇以为然。余斯时见各军官言语动作甚为率真者，惟翔初一人而已。

四月，鼎弟赁寓于西关外曹家堡，全眷已有信由晋来秦，计算日期，全眷将抵临潼时约彝弟同往迎接。

余自到差后，中心悦而诚服者翔初、靖卿而外，余觉一无可取。如张月波、柳子澄运动力大，且好务外；李子明、陈毓芳近乎阴险；周觐臣、冯越千过于忠厚；王鹤臣巧于钻营，且疑心甚重；王相臣、王鹤堂心术不端，言行夸诈。以上诸君有一日数见，有隔日一见者，谈话时稍不留神即生意见。

余弟彝铭充炮营队官已年余矣。于五月间邀集同营队官党仲昭、余运德，排长张钊、王鼎寿首先剪发。家中老幼见之，莫不惊讶，吾父曾责余不阻止彝弟剪发事，余笑而未答。

一日鼎弟告余曰：“彝弟人小鬼大，竟与革党联络通消息。”余

默然无以应，心窃喜焉！然每思问及取联络者为谁？及晤面则又忘及也。

五月一标二营陈管带晚芳因病请假月余，因工程费报销不清拟撤职，现代理者为本营督队官韩璞山。是时有委鼎弟调任是职之说，而运动者王天吉、柳子澄为尤切，后卒为柳子澄所得。当柳子澄在二标三营时本系代理，以王仲霖现在军官大学充学员，代理者只支公费，已逾一年，是时任为实缺管带，就劳绩而论，亦在情理中也。

子澄在二标三营临交卸时，与余相处颇好，再三邀余前往。余虽面许，心中甚不为然。

继子澄代理是营管带者为二标教练官张靖卿兼充，余久拟与之接洽，因差使太小，处专制时代未敢冒昧相见。兹张君既到三营，可以朝夕聚谈矣，心窃喜焉。靖卿到差以后，整理营务甚为认真，凡教练官应办事宜，如编订功课及规定教育表等项，均委余代为经理。

六月各省奉部令，督练公所总办名目一律取消，设参议一员，直接督抚。协统毛致堂改充参议，刘锡三升协统；张月波升一标统带，递遗二标一营管带缺，委协参军张翔初兼理。

是时二标统带周觐臣办事素不认真，现以协参军兼一营管带之张翔初凡事亟思整顿，诸事要好，周固不高兴；而二营管带王鹤臣从中挑拨，以致互生意见，大起风潮。

当一标管带出缺时，原拟鼎弟升充，是时执法官王相臣从中破坏，并告讦鼎弟迁移寓所时私用公物，苛派兵士在寓私役。后委锡三、月波查复无据，鼎弟之统带固未到手，而相臣之原差即行撤去矣。

王相臣之撤职，实因与军队毫无感情，人多忿恨。继是职者为协部军需官王鹤堂兼理。自鹤堂到差以后，与军队之恶感尤甚。

七月，余弟鼎铭由一标教练官奉令赴北洋参阅秋操，军事参议局派科员彭仲翔随焉。

陕西巡抚恩寿屡求去，现奉上谕允准开缺，即日东行，藩宪钱能训暂行护理。

陕西将军文瑞恶陆军之不相安也，乃上策于钱护院，拟调扎边防，将巡防营调进省城。钱护院迫不得已，乃将一标一营开驻汉中。

是时，二标统带周覲臣在盐店街开一澡堂，稍有亏累，管带以下各军官群起相攻，直讼于参议局。经毛致堂批准，照例委粮饷科查办。周科长与周覲臣私交甚厚，不无偏袒。当由周科长吉人召集全标军需到局数次，再三盘诘，均以所能知者实告。厥后吉人留余一人落后，密授意托余代为办〔辩〕护，余以无才推辞。窥其意党见甚深，似故与翔初、靖卿等为难者。延至八月终，仍未得到解决。

三营管带张靖卿见督队官李铭山系行伍出身，于新军学识隔膜，拟请调换，请余接充。余谢曰：“现在操场工程未完，李某学识虽浅而经验甚深，营中士兵诸多信服；且本营实缺管带又系同学王仲霖之名，将来王某毕业回来，吾决不与之同营办事也。”

八月十四日，满城谣言四起，相传陆军将于十五夜间起事。将军文瑞调旗兵守四城门及满城，定期在秦王城内演操，同抚宪会衔电奏万炳华来省驻扎，要求钱护院发子弹未允，又面令咸宁县张衡玉大令为修补满城，张亦未肯；文愤甚。

数日以来省城谣言四起，巡警道出示以安民心。各大宪虑军装局徒恃巡防队守护，恐不妥当，由毛参议请准护院，令一标三营派官兵两排前往守卫。过后细思，本属天意，迨起义时不发一弹，不折一矢，即为陆军所占领，诚毛参议莫大之功也。

事逾后仔细调查，十五夜陆军原有是议，因风声已露，骤然停止。是日下午为全协官兵休假之期，照例过节。二标一三两营

官佐齐集三营营部，大开宴会。余与翔初畅饮，均大醉如泥，毫不知觉，至第二日晨始各醒晤，见满床呕吐不堪，彼此相顾大笑，且后悔莫及。

八月十六日，全眷由西关迁居城内，住夏家十字路东刘宅之后院。第二日午刻，余妾李氏得产一男，年近四旬尚初得子也。

八月廿四日，乃星期休假之期，闻谘议局（在贡院内）开特别会议，余亦挤入其内，旁听会议及演说事项。因报载新任巡抚杨文鼎有以石油矿抵借外债事，各界到者甚多，竭力反对。议决后，见有一人登台宣布于九月一日开常年〔务〕大会，并报告议会开支之经费。末云武昌北京两处专电，均称陆军于十八夜占据黄鹤楼，直攻督署，瑞澂逃，张彪避，均奉旨革职拿问。今晨接电，汉口英法租界捕获革党廿余人，省城内获卅人，并无供词，均被诛，由是将陆军激变也。言罢摇铃散，见会场中之戴红蓝顶者闻之面带忧悸。余闻此人竟公然宣告是言，默为佩服，经调查始知为郭希仁也。

余斯时恨无双翅飞渡两湖，以瞻光复之盛举。自艰〔叹〕困羈于此，毫无一益，绝不料陕省以无子弹之陆军，竟大有人在，徒手占据军装局，又将起义于其后也。

参议局屡开军事会议，拟将一标三营开潼关，二标三营开凤翔，二标一营开兴安，拟发饷后即预备出发。

八月廿六日，二标一三两营管带张翔初、张靖卿以出防在即，拟于明日起全标赴临潼往来演习旅次行军，由标转呈协部，刘协统允之。

是日，为协部检查各营内务及武器之期。黎明，协统即到二标，随员为协参军军需执事（副官）司号各官佐，至午刻检查已毕，奉翔初、靖卿嘱，余与杨雨臣先赴临潼预备粮秣，以备明日旅次宿营之用。

廿七日下午，由三营张靖卿带领全营官兵直抵骊山行台，所

有饮食、住所均以〔已〕布置妥贴。晚，均赴温泉沐浴，闻号息灯就寝，军纪甚好。

廿八日黎明，三营回省。下午二时，二营官兵由王鹤臣带领前来，供给照常。

廿九日黎明，二营回省。下午三时，一营官兵由张翔初带领前来，供给照常。当二三两营来驢山时，军纪尚好，迨一营前来，见各正副目（正副班长）晚间领取食物时，言词、行动有异寻常，余与杨雨臣颇惊讶之。

是晚，临潼县培绎如来，并约翔初、恩厚、霍斯礼赴县署用饭，回时将近三鼓。

霍斯礼系旗籍，与翔初在日本同学，现充陆军测量学校监督，特来察看地势，预备三五日内带同学生前来实习也（测量第一期）。

翔初由县署回后，时已不早，又命护兵进城沽酒买烧鸡，邀余等作终夜之饮。至五更稍闭目即起，随同队伍回省。沿途翔初见队伍风纪不好，申斥官长数次。迨入营时已日落西山矣。

余回营后赶赴标部领饷，预备明晨点发。由标回营后忙乱半夜，始将饷单一一算清。至两点钟，因想与一营军需处尚有应算之账，乃提灯前往，路过二营及一营地界，见士兵多未就寝，翔初室亦未息灯，似尚有人在室谈话。余由一营部回营时，见炮营排长张伯英由一营出。然斯时虽有些形迹可疑，余仍未料陆军反正如此之速且易也。

九月一日星期，原系发饷之期，又系放假之日。早七时，一标统带张月波来二标标本部点名，照常站队，军纪甚好。九时将名点完，各自回营。余斯时仍在梦中，不料今日陆军放假之期，即我民军起义之日也。

余与彝弟所住之炮营相距有数百步之遥（二标三营在大操场西北，炮营在东北），相别已有十数日未见，今日如此义举，伊

(在点名发饷后约十时)曾于黎明时赴林家坟会议,至此时竟无一言告我,亦无一字传我,在彼固当严守机密,不应轻易告人,在我实盼得些消息,也可加入其间。

要之由余看来,陕省之光复实非易事,至云马上轰动全局,已经插血誓盟,诚我所未料到者耳。

是日,谘议局开常年大会,原定上午十二时开会,钱护院及文将军到会甚早,未及钟点即促开议,未至十一钟即散会。后闻其气相〔象〕,是时均甚仓皇,似预有所知者。

余是晨于九钟在营料理已毕,乘车进城时市面照常,路遇士兵,见其神色多有不正;行至大清银行,尤见人甚拥挤。命车夫疾行,至厚大公司停车,进内稍坐,购蓝丝绒八尺。适有协部护兵满头大汗前来问余曰:“执法官何在?”答以“未见”。未及继问,而护兵疾去已远。厚大公司同人向余曰:“每逢星期,王鹤堂查巡甚忙,其他均可休息矣。”随留余入内室打牌,余应以回寓一看当即来也。

由厚大公司上车时见天色暗淡,偶闻锣鼓声,问诸车夫,答云“日食”,细窥日光,正在食甚之际。

回寓后稍坐片时,寝室狭小,且有产妇,拟即去。行至院中,忽闻枪声四起,适王永祥来寓,问其发枪何故,答云不知,面带惊惧之色,意谓陆军果真变耶,恐未必耳!适余父由外回寓,神色仓皇,曰:“西关陆军入城,市面均已闭门矣。”

下午四时,满街枪声,各家关门闭户,余欲出而不可得。走至大门口,先见马队经过,似查街然;步队偶过,亦甚整齐;已而又见三营护兵郭进才身背两大衣包,由余面前经过,未及通语,余以为不知为谁氏搬家,并不料其已现抢劫之形矣。

反正思想心盼已久,至此时竟未敢深信,究不知今日之举,其然耶?其不然耶?斯时忽而心惊,忽而色喜,对家中老少尤须装作镇静。

迨日落西山，枪声仍未断，偶有由外来者传云：“某处火起，烧及若干房舍，某店抢劫一空，某家掳掠已罄。”余心忐忑，亟思出探消息，而家中尤不放行。默思徒手空拳，一人出外，倘遇一坏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计划至此，只好耐过今夜，明晨再看情况。

晚间炮营司书李载阳来家，毫无实言，吾弟彝铭于午间带队由南门入城，伊非不知，乃竟未露一字。惟云：“尚在营中，此刻万难回家。”半吞半吐，令人生厌。吾父见此情形，心何能安，竟向其叩头，托其带信，设法保伊回寓等语。余见吾父向伊如此优礼，是以李某之言属实矣。余默笑不已。

回忆夏间鼎弟有言，彝弟思想行动迹近党人。焉有今日遇此机会，独在营中之理。李载阳之语，吾固毫无相信，而彝弟素日行为，此时尤未便向家人宣布，惟有上床蒙被闷睡。

第二日早起，家中仍不令余出门，焦急万状。伏思手下无人，孤掌难鸣，即出门亦无大益。又思反正者不识究系何人为首领，倘靖清、翔初连袂而起，稍候或派人相邀也。

正踌躇间，忽骑兵营司务长靳维仁来家，见其头裹红巾，衣沾血痕，神色已变。问其何来，答以攻击满城而来。问攻满城何意？答以旗人灭我汉室二百余年，现在受其专制，莫不痛恨，洗灭族类，此其时矣。又问其谁为首领，伊乃答以张云山、万炳南二君。问彝弟及靖清、翔初，均答不知。

迨午刻，心神不安，亟思出外探访。乃先赴柳子澄、方谦益两处询问，伊家中均答以自昨日未归，生死未卜，眷口异常忧戚。余于城中各街道尚不熟悉，行至西门见城门紧闭，适逢二标二营在此守护，余不识彼而彼多识余者。问余何往？余答以即刻出城，由兵士二名给余白布记号，随之登城，见城垣之上，抢劫之物堆集如山，由二兵领至下城之区，令余乘座木框。约有四五人监视此区，将余系下，并告余口号，以备回时登城回答不误。

方能系诸城上也。

余出城后，急赴炮营队部，查看彝弟踪迹，直入其室，见床帐书物照常陈列，营中不见一人，只见大操场横卧死尸二具，见此情形，无处觅问，匆匆而返。路过西关张家磨房，细问昨日所见情形，昨午炮营官兵整队乘马，由南关进城，在步队之先。余心稍安，行至城下，问答口号，仍将余提上，顺口道谢数语而去。进城后顺路胡行，见大街之上除军队往来外，不见有人行走。家家门户紧闭，急至三顺和将门敲开，见阎静轩、宁仲珺、赖小渊在焉，细谈一切，乃知昨午有军队若干，拥护张翔初由大街东行。问其现住何地，答以大约现在军装局。余问军装局距此若干路远，答云在东南城内，现天色已晚，明早同到贵寓一同前往可也。余乃匆匆回家。

初三日，见有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四言白话告示，遍贴各街，示云：各省皆变，排除满人，上见天意，下见人心……等等。余思大统领张姓者云山耶？靖清耶？抑翔初耶？

早饭毕，见宁仲珺、阎静轩、赖小渊、吴养吾弟兄及王鹤亭等一同前来，当即向吾父言明，齐赴军装局，并探询彝弟下落。出门后疾驰而去，在钟楼迤西，路遇钱鼎（定三）、曾继贤（子才）带队查街，彼此见面握手。曾子才告余曰：“定三兄现已推举为副大统领矣”，余随向钱定三致贺。及抵军装局，见门口死尸甚多。一眼先见哲荫棠之尸在内。是时陈殿卿带队守卫，盘查甚严，由伊亲导入内。至靖清处，陈殿卿乃出。适逢刺杀旗员霍斯礼（测量学校监督），众皆骇异。

余与靖清握手，靖清云：“三日不见，景象大变，虽云冒险，诚属天意。然目兵无识，竟将银行钱庄抢掠一空，想市面商家尚无惊扰耶？”王鹤亭乃顺口畅说，如何抢物，如何取银，家家惊慌，受累不堪。语言聒聒，当由靖清许以派人稽查，格外保护可也。

吴养吾问靖清曰：“文将军已死否”？答云：“不知下落，现正派人四处密查。”言至此，翔初由内出，向余问曰：“汝为何此时才来”？余赧颜无词以答。翔初对众点首让坐，携余手入后，至过厅之旁一小室内。谓余曰：“汝即在此办事，人太多，余亦有不识者，不能为汝作介绍矣。”

余见过厅凡三间，中间为过道，余两间有土炕四。用白纸书条，分贴于壁，参谋会计两部在西间各占一炕，军需部物件较多，在东间独占一室。职员各据炕沿治事，执笔者盘踞炕上约十余人，均不相识。惟军需部一房之内，有廿余员，仅识杨雨臣一人而已。

余在军装局与张伯英谈，问彝弟情况，据云现在东城上任炮兵司令。并介绍余与参谋部郭希仁、李子逸两君相见。始恍然前星期在谘议局登台演说者，即此二公也。

当余由军装局回寓时，直走大街，路过三顺和与同人相见，并邀小渊、仲珺、静轩明日可以前往，不必躲避。众然之，忽有兵士数人在外敲门，不敢直开，在楼窗中向下急问何事？咸云要黑湖绉包头数匹，与以二匹黑纺绸，仍行吵闹；又与以黑湖绉二匹，仍不去，尤吵闹不休。经余上楼细望，见有王永祥、金光裕均在内。余不免五中火起，对王永祥曰：“今日反正，理当保商保民，万不可如此胡行。速去为是。”王永祥竟向楼上连发数枪，吵骂而去。余回寓未久。金、王均来住于客厅之内，并向弟媳处报告，言余对待伊等如何无礼，早晚以弹殒我为快。

余斯时见下流人如此行为，不准人言，不听人劝，商民将来受累不浅。第二日早起，赴军装局与翔初，靖清、相臣再三措商保民之策，并集合老营队伍之计。

翔初面派郭希仁赶办保护旗一千，派妥员遍插各商号之门口，派朱福胜、张聚庭、徐世勋、马炳郁持令箭出外分巡，一面出示安民，由李子逸主稿，又下传单，命官长集合队伍，派刘世

杰、马玉贵点名，凡起义民军，发给现银八两，作为奖赏，明日再照章发给薪饷。

是日由郭希仁介绍，又认识常铭卿、王子端、王伟斋、杨西堂，由杨雨臣介绍，结识席子厚、惠春波、杨荫堂诸君，以期联络。余斯时奉翔初面谕，派余为三部之顾问，并嘱余与靖清速拟军政府编制草案。

是时土匪满街横行，藉搜旗人为名，随意抢劫，人心惶恐。若挟嫌报仇者，无日不有。各寓所用之差人，大半分散，互议结队抢夺之计。如余家所用之老金，乃最愚莽之人。每晨随众负枪而出，至晚始得回寓。余虽痛恨，毫无善策以挽救之耳。

自九月初一日起义以后，大清银行抢劫一空，各票庄均有损失，惟天成亨尤甚。

各衙署门口微有火起，官僚于下午逃避民房，均未得死。

藩库幸赖钱定三于入城后，即指派陆军中学堂学生，前往守护，由教官马晋三、学生牛策勋、王一山率领之。

当炮兵营官长带队占领军装局时，守门者原系一标三营之两排士兵，引众入内，搜查弹库，因试验枪弹，竟有自相击毙者。

咸宁县狱距军装局甚近，占据后即派民军一排，将囚人一律放出。长安县狱由辘重队前往验放。

迨初二日黎明，始由翔初、云山统率全军攻取满城，至午刻始破。细查文将军不知下落，都统以下各官均战死。凡官署物品以及小康家之器具，均为民军所有。

万炳南系一标三营护兵，本系哥老会首领。至此时占据参议局（督练公所旧址），自居为大元帅。派陈侗到军装局，要挟大统领，翔初无可如何，乃对众宣布愿即刻让位。钱定三、刘世杰、陈殿卿、张靖清、张仲仁、党自新、郭金镛、张伯英、陈伯生、郭希仁、李子逸及余等，闻之大为不平，极力反对，聚于大厅之后院，对众宣言曰：“若如此，余等先焚军装局，大家皆散”云云。

并饰〔飭〕陈侗回报万炳南知照。此初五日事也。

初六日，由希仁、子逸等调和会党，以息内讧。乃请伯生通知哥老会革命党诸伟人，齐集咸宁县署会议。是午由张云山带领会党重要人物卅余人，马开臣带领政学各界革党四十余人，钱定三又带会革官长学生卅余人，余随定三一帮，到时席地而坐。经希仁及张衡玉（前咸宁县长）二君，陈说本省形势，全国大势，古今英雄起事成败之由，及近世洪杨之失败，申言利害约两时之久，大家深以为然。万炳南亦微有感动，乃发听从众选一语。又请翔初演说，翔初仅自谦数语，末云众议难违，只好勉为其难，俟大局稍定，再当让贤，云云。众心稍安，齐声大呼同扶翔初，永无二心，始各散归。

是日照旧管人数，发给官兵全饷一月。所有前日陆军各级官长，概行退职，各标营队均归会舵另编统率。

余与翔初、靖清计议，赶紧先设一官长部或集贤馆，收纳各官，预备另行位置，随派鲍孝先任此事。

各标营队均归会舵统率以后，余弟彝铭即将炮队交卸，改任总稽查官，专以查办不法官兵维持市面安宁为职责。

会党首领陈得贵与彝弟有隙（原系彝弟之兵，因事责革），频发言欲殄之以弹。经张伯英、党自新从中调停，晓以要重义气，并介绍与余晤面，乃得和睦。

前数次会议，尚未提及张云山位置，亦系一大缺点。是时闻云山密集心腹，在高等审判厅内揭洪汉之旗号，遍设码头，招兵买马，于是一城之内，复汉洪汉之旗对竖焉。

是时司令部在军装局，而督练公所高等审判厅又有两机关对峙，城中甚为震恐。初六日晚，又在督练公所会议，经吴世昌劝解万炳南，谓大局尚未定，不必争大统领，现由众公推汝为副大统领，万乃允。自公推张翔初为大统领后，咸知副大统领为钱定三，就目下而论，是有一正二副矣。

初七日，翔初集合重要人物，齐到高等学堂在讲堂内谈话，用粉笔于黑板之上——指定现职，张凤岗（云山）为调遣兵马正都督，吴世昌（华堂）副之。马至贵（青山）为粮饷正都督，马福祥（瑞堂）副之。刘世杰（俊生）为军令正都督，郭金铺（胜清）副之。张靖清为军政府正都督，张钊（伯英）副之。

初八日迁至高等学堂办事，翔初室为总帅司令处，设文武总参议二员，一为郭希仁，一为党自新。后房设秘书长二员，李子逸、常铭卿任之。西半院设民政府，由王锡候、张衡玉任之。以外另设八司，分住外署。东半院设军政府，由张靖清、张伯英任之。军政府先设四司四处，即军衡司、军制司、军计司、军法司、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会计处。余于编制后，充参谋官三四日，继改任副官长。不数日因副官长管理庶务，全权均在总军需处。随将此处裁去，只用执事官（副官）八员，书记官八员。

余于副官处取消后，改任军制司司长。军衡司原委张月波，军法司原委冯越千，军计司原委沈伯龙。迨靖清改充参议，党自新改任为军政部部长后，参谋处人员大半裁撤，只用一二等参谋各二员，如沈伯龙、金和暄为一等，刘伯铭、周筱溪为二等。张月波、冯越千去后，四司事务均归并余一人办理。迨共和以后，于四月间始奉总统命令，部改为司，司改为科，余始担任一科事物〔务〕。自九月至民元六月，始得起薪，每月龙票卅两钞票卅两，以前办事人员，每月只领津贴银六两，无分阶级，视同一律。余未用一钱，家中共用百余金，均作借款，厥后实行发薪时，一一归还。已请总军需处照数陆续扣清矣。

当军法司未成立时，原设有执法处，王相臣、常荫林任之。及改编时，仍拟以王相臣为司长，常荫林副之。是时军令都督刘、郭前来干涉，不但不准王、常办军法事，且非马上处以军法不可。由翔初再三阻止，乃免刑罢职。

参谋张绍绪热心任事，与余相交最善。是时忽有兵士廿余人

前来寻隙，以要存饷为名，非即刻刺杀不可，由余急邀靖清前来劝阻，代为担任，许以稍缓数日。士兵又要求不准张绍绪在此充当参谋，靖清亦允之，众乃散。当由靖清给以川资五十金，张绍绪随于是日出省。

数日以来，各街公立码头，招集军队，昔日之混成协，几乎无兵不官矣。

现委刘刚才为一标统带，朱汉庭为二标统带。郭金镛(胜清)兼三标统带。邱颜彪为四标统带。邓占云为五标统带。屈荃将驻省之巡防马步营一律改编游缉队，委屈荃为统带官。

藩库由马晋三、牛策勋详细调查，库中尚存现银七十余万两，外间时有谋劫取者。幸赖陆军中小学生努力防守，数昼夜不能休息，卒得保全。

大统领出赏格告示搜查前清各大员及印信。出示令商民限三日内，将私藏枪弹呈交并给奖银。

斯时连巡缉队之在省城者，兵力有六标有余。城门尚未大开，市面商店多闭门歇业。米面柴炭将断来源，士兵株守城内，晏安无事，军纪愈坏。藩库现银霎用廿万，余与希仁、靖清、子逸、自新等会商，以现在各省电报不通，究竟某省反正，某省守旧，毫无消息。我省将来四面受敌，如何了局。急宜四路分兵，前往驻扎要地为妥。希仁曰善。

当时先筹联络员数人，以便分赴各省调查，藉通消息。众云此项人才，不必各省皆派，如湖广一带去一二人，大局情形均可立晓。只求派人得当，有切实报告常来足矣。公推甘聘莘、张静斋两君前往，许以赴鄂后往来于沪宁之间侦探实情，务要确切迅速。即命其出发，余仅致徐绍楨一函，託其面交。又派王一山赴晋接洽，并侦北路情况，余仅致温寿泉一函。

由李子逸主稿，用招安布告文，派专使赴河南连合大侠王天纵劝其兴兵陕州，直攻洛阳。计划已毕，适钱定三来，余等陈说

现况。伊念潼关为陕东门户，河南、山西距京较近，未易反正，清兵必出兵攻陕，乃自请督师赴潼关防御。又指派井勿幕为北路招讨使。曹健安为西路招讨使。张仲仁为南路招讨使。翔初一一认可。令刘刚才带一标随护钱定三东行。

当民军进城时，定三本带旧一标三营驻扎鼓楼，后因队伍另编，遂隶他人，不得已开办学生队，甫就绪而东发矣。

学生队在师范学堂开办，改派马文伯前往接办。定三临行时，因左右无可靠之兵，託余代印空白肩章一千枚，余告知靖清，即派王建竭半夜之力，始得印齐。

郭希仁先生又为定三觅东路各县向导数人，临潼刘霁如、渭南白霞仙、华州刘海珊随行焉。

是时渭南县令杨调元尚为满清守城，定三启行时，希仁戒之曰，东路以潼关为重，阁下东出所过州县，有不归顺者，可令向导诸人潜入城内，运动下之。如仓促不能立下，可不必攻城，绕道而过，直赴潼关可耳。省城潼关既为我据，则彼一二州县亦无能为矣。

定三(九月初八日)出发时已传一标士兵早开，随行者仅护兵四名，学生队廿名。又军装车五辆。迨伊行至临潼，细询乃知队伍尚未出城也。

是时临潼士绅曹印候已率民团据县城，囚县令培绎如。定三一见投机，遂有就临潼编练大队之计划。

刘刚才所统一标，本定三旧部居多，当时各士兵以功成而骄，掠财而富，十之八九皆不听调遣矣。

刘刚才本系商州人，又欲分兵一营开赴南路，定三勉强允之。随赴东路者，只有张建有、李长胜两营，开行甚缓。定三睹此情形，血泪频挥。及到渭南，县令杨调元已调集刀客严纪鹏之众，守城甚严。定三本拟绕道而行，适杨令出城欢迎，见随人不多愈加放心，城内所伏土匪，皆注意于军装车辆，已生抢夺之心矣。

渭南士绅有韩映坤者，平日武断乡里。省城反正，杨令以其系武进士出身，託其招集团勇，以资保卫。詎韩之为人，昏恶万状，不知革命为何事。省城起义伊心本甚不平，见渭南变乱情形，随与同恶张秉祥约集严纪鹏等，乘机煽动各刀匪，预备引诱定三入城，一鼓而歼之。是其预定之计划也。

定三入城时毫无知觉。迨县令邀之入署，细谈始知其为副大统领，后悔无及。知出阻亦无大益。乃告便惊惶失措入内宅，携其眷属子女一同溺井。

定三见县令神色不正，仓皇入后，亟思对待之策。是时由外闯进多人，开枪轰击，定三指挥各学生伏地放枪，毙匪十余人，该匪不敢前进。

当土匪稍退时，县令之老仆人由内出外，经定三一手捉住，追问县令何往？仆人告曰，县令及全家均已投井矣。定三愕然。又问投井时在土匪开枪以前，抑在开枪以后？仆人告曰，全眷投井时并未闻一枪响也。现城内土匪甚多，请副统领赶紧设法出城为妥。

定三见势不支，乃将所带枪械机钮损坏，急率众由县署后墙逃遁，惊惶奔跑，伏匪四起，所有跟随无一存留。定三率其弟且战且走，二人由城垣跳下，超〔趟〕过一小河，其弟在前身体健捷，一跃而过。定三斯时气力已惫，未能超跃而扑（九月十一日），随被戕。卒年二十七岁。其弟国宝费一夜之力，急急跑进省城，报告以上所遇之实在情形也。

十二日钱定三之凶耗到省。正在计划间，忽得惊报，汴军已到阆乡。翔初乃命伯英督师东行，并发给东路兵马都督关防一颗。伯英必得郭金镛偕往，并请带三标全标官兵前去，以其多老炮营旧人，与伊素有感情，而郭又系会党首领，且与伊均河南籍，驾驭各将士较为得力。乃十三日下午东发。

余忆汴军之来，虽系奉令，万无斗志。所来之营长中，不外

乎傅应璜、任耀武、王萃华等。统兵大员，不外乎齐功甫、马继增两人。伯英出发以前，余预为写信五六封，临时交伯英带去。以便派干员前往投递密为联络，倘汴军能为我用，亦容或有之事也。

是时军政部及调遣兵马都督府，投效者源源而来。商民来请发给保护旗者拥挤如市。录事数十人，写旗者日无暇晷。

是时各县大小文武官员，具文投诚交印记者络绎不绝。

商民交枪及子弹者纷纷前来。每交一枪，由十两至二两为止。每子弹三十文至十文为止。随交随收，随收随发银钱，并予以收据。

草滩有吴殿英者来投效，行跪叩礼。翔初、靖清见其仪表魁伟，前数年曾充常备军管带，甚器重之。并留酒饭款待。吴殿英曾受升允厚恩，于饭后竟潜到书记处，私下运动给以红谕并护照等件，拟持此公文，保护升允全眷出城。余与伯龙于号簿中查出此条，立白靖清。随将陈书记撤职，暂为监禁。一面派人监守升允眷口，不准出城。见靖清写一谕单捉拿吴殿英，余告曰：“今已天晚，明日再办不迟。”余乃将谕单掖于怀中，并云此刻风声一出，想吴某自此不敢复入城矣。靖清云：“谕单现在汝身，明日切记万勿忘也。”余应之。

余于晚间回寓路过三顺和，嘱托王霭亭急唤吴殿英之子前来，秘告其实。令其赶紧到草滩与其父送信，暂为避匿为妥。余与殿英本无深交，不过一时念及乡谊之义耳。且处时世，凡无大恶者，总宜从旁救护为是。

连日以来事甚忙迫。靖清既不相问，余亦一字未提。以为吴某之命从此可保全矣。逾数旬，吴殿英在马青山处谋得一屯军管带，仍驻草滩。当甘军与我军交锋时，吴殿英竟与升允时常通信，经密探报告于军令都督。当由郭胜清于十一月某日亲带马兵数十人，前往围擒，立刻就地正法。

伯英未及潼关，而豫军已到两营，入关后抢掠一空。伯英抵华阴，一面作备战计，一面急将余信数封派人一齐送去。究竟余信送到有无效果，伊不敢决。斯时伯英之念，急宜克复潼关为是。派侦探向前搜索，获得步哨两名，细问开来兵数若干？司令官为谁？来此何意？该步哨答云：“发来之兵，系汴军六十一标，标统系任耀武。行抵陕州，任统带集合队伍时，有云现余有病，拟在此休息三五日。留第三营为援队，明日一二两营先开可也。入关后抢掠财物甚多，兼有妇女在内。已装载十余船，有顺黄河而下之说。”又问其各营管带姓名，并知王萃华亦在其内也。斯时伯英一面派弁回省函告于余，一面缓缓督队前进。及我军到关，而豫军已退半日矣。

汴军退出时，王萃华已见余信，留回函于潼关厅处。大概谓此次之来迫不得已，未见接仗而冒然退回，又恐汴抚见疑，今得一完善之策，回汴见汴抚消差时，万不能直云未接仗，只好谓兵力太少不能抵抗。潼关道要求我军停战，保伊全眷到豫，以潼关道系宝抚至戚，又系瑞澂亲弟，贵军杀旗，我军护旗，就形势观之，虽未接仗而实无取连络之痕迹也。末云吾军入关惊扰商民，罪无可道，负荆俟诸异日可耳。伯英入城后曾见此函，并无下追击之命，亦未发防御之令，乃出示安民，派人来省报告并领取应用物件。是时潼关百姓均目清兵为贼，而日望省城民军之来也。

当钱定三之遇难也，陆军学生贾俊修自渭南逃归，为余备述始末。余问一标一二营所在，俊修尚不知也。余计省城距渭南一百卅里，该标营于初八日即行东发，而至今未到，乃知官兵概不服调遣也明矣。继思兵马、军令、粮饷三都督分立后，各标营官长日趋各督之门，大统领命令渐不能行。筹画至再，非请希仁过云山处不可。子逸深然其说，因于十三日冒雨到高等审判厅与之联络，希仁见云山幕府毫无同志，乃与邹子良、马开臣商，令其到云山处为内主，以期密通消息。自希仁等到云山处尚受欢迎，事

无巨细一一见委。适王荣镇新自长武归，报告永寿县闻省城反正，已加急密报兰州。又闻升允已由草滩走甘省，长武要隘早宜派兵驻守。并请拨兵与伊，自统以行。云山未允，未几潼关失守信至，适严纪鹏以渭南之变害及钱副大统领，恐军府问罪，乃进省投云山，愿率其众以效死力。由希仁与云山再三措商，始令王荣镇率之东行。

军政府迁至高等学堂以后，由弁目胡桂林将钱护院捕送前来，安置在偏院一室中。钱恐到此必不利于己，以故自用手枪连击二弹，伤及左肋。当由翔初赶请西医代为调治，并另设寓所以养之，胡弁得赏银一千两。

劝世道光昭本系旗籍，由民团押送前来，暂看管于闲室中，后经张衡玉调停，令其捐款赎身，政府索以五万。而光昭仅允以五千。后送长安县狱，共交出捐银一万有零。迨共和成立始放之归。

提法司锡桐在瑞庆德商号搜出，兵士送至张云山处，自认捐款，云山以优礼相待，名为看管，其实优待。除捐公家两万不计外，又贿送张云山现银两万两，盐店街房舍四大院。和议告成，云山派人护送出关。

提学司最后出，因其年老家贫，又非旗籍，由尹仲锡、王人文具保，派川籍陆军中学学生护送回川。

余弟鼎铭由晋绕道河东，狼狈回省。云山闻之，专诚迎聘前往办理军务，余弟再三致谢，卒以病辞。后云山乃派专使赴醴泉，聘请宋芝田（伯鲁）前来。彭仲翔随鼎弟由京回陕到军政府，翔初派伊在参议处办事。

是时伯英出省，沿途招募，各县土豪闻省城起义，到处聚集。愚者惟事抢掠，智者颇思自效。

伯英到关，即收蓝田杨茹林及临潼曹寅侯所招困勇，嗣王荣镇偕严纪鹏至，伯英即深与结纳，令其到渭招其党羽千余，陆续成军。

斯时一标一二营亦相继到关。

据前探报告汴军西来，我军未悉其兵多寡，伯英又派富平党又青连夜到省请兵。

翔初于初九日潜率守军装局陈殿卿所带之一营赴潼关救援。余与希仁面商请其到云山处会议，调邓占云全标缘南山赴潼关，调井勿幕由河北赴潼关。三路援应，或不致有失败也。

此次汴军之来，绝非前日之陆军，闻各种军服甚多，相传有五省之兵，不能不预为计划也。

翔初尚未到关，伯英已于二十日冒大风雨开仗，连战两日，将士甚为奋勇，敌军锐气已减。严纪鹏率其敢死队肉袒持白刃先登，豫军遂溃。时邓占云及井勿幕均未到关也。

是时省城谣言四起，以北洋大队不日到关，市面商店多未开，而住家者纷纷迁移。余弟鼎铭将余父母及弟媳子女辈送至三原北乡暂住。

虑及将来在东西两路必有艰巨之战事，独特步队恐难操胜算。以前炮营之炮均已分散，多被会党方面劫去，势难再收集成营。且系山炮，射程短威力小，现军装局尚存有大陆炮十余门，会党方面无人会使用，幸仍存置未动。余弟鼎铭现任军械科科长，翔初乃派伊到渭北山东庄一带，专募鲁籍精壮农民千人，利用其朴实勇敢，无会党彩色，组成大炮队，加紧训练，定名为大统领亲卫炮队，盖防止兵马都督调遣编并也。以后在东西两路配合作战上收效甚著。全眷迁居三原后，惟余眷留省与彝弟同住二府街。

是时军政府改为军政部，党自新为部长，于十月初二日随大统领一齐迁至北院。北院系旧日总督署，清西太后西幸时即住其内。兵马都督张云山已迁居南院，即现时之巡抚署。

现时四面风声鹤唳，谣言群起。传闻大军将至，省城军队哄传譁变，土匪预备有响斯应。斯时情况余非不知觉，老亲既已迁居外县，省城偶有大变，不致受惊。余既决心与光复同人共患难、

共生死，早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矣。

一日鼎弟由三原闻惊而来，密告余曰：“以后余辈干事，无论如何必无大益。若彝弟者，是其局内人物，又当别论也。若余辈者，不革不会，万难了局也。”余闻其言，心虽不赞同，亦未加辩驳，仅默然应之。不数日省城几有马上哄变之形，风声紧急，余仍徒手空拳出入于北院，往来于街市，甚为坦然。鼎弟以余为愚钝极矣。

斯时鼎弟以余为昏愚，余视鼎弟尤为昏愚。明知此刻不了，在鼎弟可以随意，可行可止。余与彝弟万不能无故而去也。果真再变，能有一线一路可以挽回，必当设法挽回；否则自戕家室而后自戕，未为晚也。省城情况如此，潼关告急一日又数至，忽探马报告长武陷，永寿失，邠州被困矣。

初议各路分兵防守时，原调五标守长武，第二营石得胜于九月十三日出发，第一营杨树棠于十七日继发三营，未及开而二次潼关失守矣。邓占云率赴东路救应。潼关甫克而邠长告急，乃刻日调省西开。又严催杨树棠赶程赴援。詎二营到乾州，以凤翔岐山土匪扰乱，折而南行。迨邓占云及苟占彪一营开赴西路，石营已全军覆没。逾二日苟占彪相继阵亡。邓占云以兵力不支，奔汉南联合川军去矣。

翔初由潼关回，卫队队官王子青腰部受伤，送至余寓，暂住调养。

余鉴各路将士不服调遣者居多，心甚忧悸。论者多以东路受困为危。余独谓将来西路尤甚，非云山亲出督师不可。翔初亦与余同意。托希仁到云山【处】劝驾，云山慨然应允。即日起程，余辈约翔初同送至西关。云山拜辞，谓翔初曰：“西路军事，有第一人担当，诸君可高枕无忧；惟去后餉项子弹须常接济，勿令匮乏。弟兄中如有不合之处，无生意见，可宽以容之，不必较量。”余与希仁密赞曰：“闻云山落落数语，不愧良将也。回忆送伯英赴东时，

何迥不相同耶。”

云山出城，仅带四标两营与参谋邹子良、高介臣、刘幼宾、马开臣等，差官马弁卫队二百余人。时向紫山在狱中出，调养已愈，相率富平悍卒千余来省投效。云山乃选精壮者八百余人，率之西行，编为第六标。又飞调高陵大侠王占云所募游击队归四标邱彦标统率，赴西路助剿。

当时省城变耗之哄传也，兵士鼓动，土匪流言，斯时各都督互相箝制，各保禄位，万无二次捣乱思想；偶因意见不合，一时气愤口出叛语，在兵士信以为真。以故无稽之谈时有所闻。是时各都督所注意防范者，万炳南一人而已。

云山出发后，马、刘、吴三都督来翔初处会议，云省城谣言四起，已数旬矣。以致商民不安，住户迁居，至今未能发作者，幸吾辈有所箝制，今所可虑者，万哥之一部分耳。现凤翔告急，若能令其开赴凤翔，则省城稳如磐石矣。

翔初云：“若令万哥赴凤驻防，抵御甘军之兵何在焉。”众云：“就现时而论，临时一招，即有数标之众。”希仁云：“可调曹寅侯之敢死队一同前往”。众问兵数确有若干？希仁云：“约有两标，仍请三督赴万炳南处与之商谈。”

三督赴万炳南处议妥，乃调曹寅侯之队伍，于十月十九日开差。斯时城内外驻扎之军队，大统领处亦不能尽悉其所在。云山西发后，搜罗队伍尚有齐得功之马队，驻扎存古学堂。蒲坤山之炮队，驻扎八仙庵。万炳南均调令随己，又集合其心腹李汉章、吴长世等，所招卫队亦有三四营，率之西行。至凤翔分兵驻陇宝，数战不利，汧陇遂失，参谋柯石达死焉。万炳南坐守凤翔待援，其详见于凤翔战记。兹不赘述。

自党自新为部长后，事权画一。余与沈伯龙应付一切往来事宜。最要者如筹饷、领弹，以及城内之密查、四关之防范，在在注意，未敢或懈。大凡总机关处核发物品，虽处之以公，而领出者一见

彼众我寡，物议沸腾，势所难免。要之兵队有多寡，军情有缓急，办事者准情酌理，局外人那能知此，徒知胡搅而已。余见此情形，乃与希仁措商，最好能于会中选出副部长两员，前来监视，以便遇事调停，方为合宜。自新亦深以为然。不然，自新之冤愈不能白。外面恶感愈积愈深，后经翔初认可，乃以马瑞堂、陈雨亭二君为副部长，以二君与各都督有联络，且素皆信服。二君性质一和平、一激烈，与自新可相济为用。余与伯龙在办事上，亦容易应付也。

是时接到南方友人来函云，八月十八日晚间，武昌党人联合炮工各营起义，直攻总督署，公推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大都督。

廿日，民军占领汉阳兵工厂。

廿一日，民军占领汉口，安民后公推詹大悲为军政分府【负责人】。

廿二日，民军向江夏厅释放熊希龄，公推任外交部长。

廿三日，清廷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廿四日，清军统带马继增率兵抵汉，张彪投马军中指挥一切。

廿五日，清军派海军提督萨镇冰乘楚有兵舰抵汉。

廿六日，民军在刘家庙与张彪开战，张败走。

廿七日，民清两军大战于刘家庙，清军战死三千余人，退走卅余里。

廿八日，民清两军仍酣战，清军又败退，夺获弹药六车，军装不计其数。

廿九日，民清两军大战于头道桥，清军败退。

卅日，民清两军大战于三道桥，清军投降者约三千人。

九月初一日停战，各省民军多暴动。

初二日，民军占领九江，举马毓宝为都督。

初三四日，民清两军大战于七里河，胜负未分。

初五日，广东革党岑亚贞炸毙清将军凤山，岑亦死。

初六日，湖北民军败退于大智门。

初七日，援鄂湖南民军三千，与清军大战于跑马场，由黄兴统率。

初八日，云南独立，举蔡锷为都督，枪毙清藩世增。同日，山西独立，举阎锡山为都督，枪毙巡抚陆钟琪。同日，江苏巡抚程德全悬挂白旗，宣布独立，各界欢迎。随公推程德全为都督。南京现因张人骏为满清守城，反对独立，率将军铁良自缢于皇华馆。徐绍桢甫在镇署宣布独立，并联合程德全，而张勋督兵已至下关。数日以来，正在酣战之际，此南方友人草草致书于余者也。

又得河南消息，河南屡次反正未成，河南大侠王天纵已派健儿千余，将任耀武所统之军，抢掠潼关财物扣留，并掳其枪械，编成劲旅一标，开赴东南以阻清军。

陕西光复，革党与会党联合之力也。但会党中人恃功骄恣，气焰日张，即以为纯系会党之功，且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误以为会党出头之日也。

码头，本会党当日之秘密机关，此时革命功成，当在取消之列。乃反大施〔事〕扩充，关中、安康、汉中各县，镇码头已遍设矣。票布本系秘密执据，此时亦应收毁，乃反广为散发。

刘俊生、马青山、马瑞堂诸人，于此尚知大义，主张取消，而张云山坚执不肯。云山他事颇听希仁之言，惟此事则屡说无效。

云山原开有通统山，号洪汉，反正后又广印票布，命会中哥弟分赴各州县，散布各属。会党人又络绎来省，投云山，听号令，其时云山所发公文告示，有“公议洪令”小戳记，与兵马都督关防并用，人多病之。各带兵官长到外属，亦有提倡者。于是省城码头有黄青云、蓝田有、余成龙、王悦钦、聂青山等，商州有刘松山、牛春山等，临潼有黄金山，三原有陈坤山，泾阳有王悦德，

兴平有王金山，同州有崔丁海。除北山一带尚未派布外，其他各州县均有一二首领，码头林立，不能悉计。办支应，理讼词，直代县官行政。甚至以地方主人自居，鱼肉良儒，苛派钱款，乡人恐惶畏惧，直似满人入关。同志目覩此情形，莫不扼腕太息。不意两月之久，竟变成会党世界矣。将来岂不貽笑柄于他省耶。

是时铨叙局局长张衡玉，对此尤愤激异常。屡为马青山言码头之当取消。云山出师乾州时，大家赴西关送行，礼毕，张衡玉于云山马前痛陈利害，云山亦感动。遂托衡玉代拟限制码头章程，大县若干人，中小县若干人，只准动用巡警经费。詎此章一出，而各州县之无码头者，又援章添设，以为必不可缺之机关，是又为彼党助势矣。

马青山为此事，原先与云山已起冲突数次，曾将云山所印票布一大包强携去。某日在前参议局万炳南处议及此事，陈伯生与万炳南势至用武。自云山督师西发，副都督吴世昌总理都督府事。余与宋伯鲁屡为言裁撤之善，至年终乃议定办法，于共和后始实行宣布，改码头为民团，其编制主权，仍操之县官。

云山由乾回省，路过各州县，闻码头甚扰民，心亦厌之。及裁撤码头之令实施，云山亦甚赞成。遂由正副六都督会衔出示取消。然其气焰仍未大减。后东西有事，又设法调赴前敌助战。其罪大恶极者，陆续严法惩办数十人，而码头之风乃逐渐消除。

南乡韦曲镇，有管码头之乔世佣者，素日无恶不作，经人告发屡矣。翔初派兵擒拿来省，交军政部讯明，处以死刑。是时党自新因与伊相识不便提问，沈伯龙与伊同村，尤宜避嫌，委余讯问，当即正法。此余任事以来，第一次所斩之人也。

潼关二次克复后，伯英锐意进攻，豫军中有伯英同学姚任支等，以友谊通函往来求和，伯英与之且和且战，先克阌乡，旋出函谷，在灵宝相持。未几而赵周人率毅军八营至。十月廿二日忽传潼关有失守之信，派军制司司员李怀芝、韩枫龄赴东路探视，

行抵东关、即见有逃兵散乱，三五成群回省者。至华阴，见大队纷纷回走，知大势已去。李、韩迅速回马，连夜进城报告于翔初，翔初率自新带卫队六连于黎明出城，赴关救援。余又请刘俊生、吴华堂带队前往助战。

当伯英初克潼关，立意在以攻为守，而将士多系招募乌合之众，不习战事，不服调遣，且不知大局。以为既得潼关，即可高枕无忧。且伯英系河南人，由省所带队伍，多属同乡，志在东归；又兼数次与豫军讲和，酬酢往来，某日我军与豫军在函谷关外列阵相见，伯英与其代表握手谈话间，敌人突放枪一排击死我军多人，各将士见前两次彼此往来，已为诧异，及受豫军之诈，于是颇疑伯英与豫军暗通矣。

又因克复潼关以后，赏金所发不均，各将士半狐疑、半怨望。积此数因，随多数不服调遣，赖伯英镇静处置，未致生变，然而险矣。

某日伯英赴南原察看地势，城内竟将入伍生（陆军中学生）十数人、及解饷员之无发辫者，均被乱军杀死。伯英无法阻止，亦不能骤然惩办倡乱者。一般无识之卒，竟至误事如此。

翔初到关，召集各官长会议。各官长以潼关之失，多归咎于伯英。伯英慨然曰，前次失败，固由我调度无方，然诸将士之不服调遣，亦不能辞其咎。今强敌在前，前事不必追究，现大统领亲来督师，诸君如能听从命令，以我现有之众，挡毅军现有之兵，可决必胜。众皆默然无语。

翔初规划五路进攻之策分配各标营，某敌某路，限期出发，集合于华阴县东门外。各标营分数层，四面环立，作方城式。翔初与伯英居中誓众，言吾省存亡在此一举，当同心戮力以摧强敌，声气悲壮，众皆变色。伯英又详言前次致败之由，与此次所应预防者。各将士唯唯听命。

翔初率刘俊生督中路，伯英督中南路，我军既出，而赵周人

命姚景铎送信至，云奉内阁电，北京与湖北正在议和，约两军暂住所扎地点停战，以待和议之宣布。

翔初在华阴庙楼书，急送县署，请郭希仁答复。书方拟成，而翔初亲来县署，与希仁商云，伯英因前次与豫军议和，屡受其诈，以致将士怀疑，不服调遣；今大军既发，而彼来求和，非杀之不足以释疑也。

希仁曰稍缓，乃作书急告省城，请军府各同志，商定迅复，以待解决。是日黎明，军府接到火急信一件，大家未及折阅，知悉军情紧急，危险极矣，多惊惶色；及阅信后，始知为此。当由聚亭约青山、瑞堂、仲翔前来，余约卓亭、子逸、雪亭、伯龙、筱溪、和暄等到密室计议，始云斩来使自古所禁，然欲释众疑，以激将士之义愤，偶一为之亦不为过。议斩者最居多数，乃立即作复，信到即将来使姚景铎斩讫。众忿始息。

翔初随督队进攻，酣战数钟，将士异常奋勇，毅军不支渐退。斯时临潼、渭南、华阴三县民团聚集万余，手持刀矛前来助战。翔初见民心如此奋勇，仍督兵前进，布置战线。自晨至暮，军民齐心奋战，乡人妇孺箪食壶浆，供给于后，直追至潼关北原，毅军纷纷逃遁。乃发收队号音。此一役也，兵士固属奋勇，而百姓又如此齐心努力，所以克复甚捷，而毅军之伤亡甚多。三次克服潼关，人马未及休息，西路三、淳、凤、岐、邠、乾告急之文，一日数次。适逢刘俊生、谢彩臣率兵到关，翔初命俊生即刻督谢军及王荣镇队伍开赴西路，命张伯英仍守潼关。翔初同自新、华堂率卫队回省，翔初进城时马最捷，余与伯龙、子逸、仲翔等相商出城欢迎，甫议出而翔初已单骑入府矣。所随之骑卫队均落后，紧随者只有柳占魁一人耳。翔初入军政府，甫入座，尚未开言，忽由外来一面生之人，匆匆投信，立呼面交大统领。余见其形迹可疑，急呼柳占魁、冯殿元擒拿。并搜其身畔，果有刺刀一具，六轮手枪一具，在右手袖内子已装满。再阅所持之信，内仅

一纸条，胡写数语，直不成文。盖预备当面交信时，以实行其刺客之计耳。

当翔初甫由军装局迁至高等学堂时，终日往来出入者不胜数。一日来一老翁，手持近思录一册，前来要求面见大统领。各执事官（执事官即副官）等见其疯癫，驱逐出门。斯时之卫兵亦不能详细检查。逾日持近思录之老叟又至。适逢翔初与伊走对面，问其何来？回称面见大统领，有紧要条陈来上。翔初云：“我即大统领，如有条陈速说可也。”老叟自称年老，非赐以座不能言。翔初乃邀其坐于木炕上。甫对坐，余适由炕前经过，见系前数日所来之疯叟，亦未甚注意。迨行过数步，转念翔初与此疯叟对谈，绝无大益。乃急返身直趋炕前审视叟状。并将两肱曲置于炕桌之上，伏聆叟语。

闻叟所谈者，孔子道德语，老子清净语，毫无可取。翔初对坐默然，不过藉此安坐休息片时，实亦未闻其所语云何也。余问疯叟曰：“汝来此究为何事？如近思录一书，余辈少时已经熟读矣，勿烦赘述。”疯叟此时形色不安，勉强言曰：“来此特献宝耳！”余大声曰：“宝何在？”见伊右肱作颤，面色亦变。余疾向外喊曰：“快来人”。伊斯时已用右手向左袖内掏物。余已深料其袖中必藏有险物在，先用力将翔初推开。外面已进来数兵。余呼曰：“速绑”。而疯叟此时已跪伏于地，左袖中遗出光明袖剑一柄。当由众捆绑，大家齐声喊杀。翔初云送执法处问明，再杀不迟。

当由执法处王相臣、常荫霖连讯数次无供。有人〔云〕旗人装疯者，有人〔云〕汉人疯迷所致者。奉翔初谕暂送县狱监禁。

今日由潼关回，又遇一送信之刺客。乃于是日同戮于北院口。特并记之。

自张云山西出督师，驻扎长武。先恃邓占云，邓军溃散汉南后，我军之在邠长者，除向字八营外，张南辉、赵占彪自耀州率旧日之巡防队、及新招之众数百。王占云从高陵遣来游击队数百。

彭泗海由宁州带来湘军数营，统合步马炮实数不过十五营，而空手者约有半数。快枪不满千支，由总军需处连夜赶造铡刀数千，火箭数千。又由外交部部长宋向辰监造炸弹数千颗。以供东西应战之用。

是时云山处多系铡刀队，纪律虽不严，而作战时奋勇异常。

适清廷授升允为陕西巡抚兼办两省军务。现驻泾州督陆洪涛、罗开福等十余营，我军众寡不敌，已有不支之势。迨闻潼关二次失守之信，云山星夜回省，筹固根本。以邠长战事均系邹子良布置指挥，遂委其护理行营关防。又面召何春霖、周朝武令其与子良会同办理。云山去后，何春霖与子良遂因权限争执，号令不能齐一，各营队多不服调遣，出队随意，不相援救。与甘军一战，而向字营全军覆没，冉店镇遂陷，各军溃散。郭建德带炮队直回省城，子良堵截未能止，不得已，乃退守乾州。

邠长败信至省，马青山即促云山迅速西发督战，云山以东路方急，人心惶恐，未敢离城。适四标统带邱彦彪自请先行，云山遂令其护理西路行营事，邱军开至咸阳，逗留不进，云山恐其误事，马青山又敦促西开。云山乃带六标二营、二标一营、郭建德之炮队、草滩屯军一营、赵占标旧部及新募人数千余名，即刻出省。

邱彦彪素敬畏云山，云山亦颇能听其言，此次因邠长失败，随起逼夺之心，护理数日，俨然以兵马都督自居矣。

云山到乾，闻邱彦彪如此举动，亦难与之相争，一切任其办理。长武陷后，甘军东下，未悉我军虚实，持重未敢深入。越十余日，探悉乾州以西并无一兵，马安良随将所部十七营陆续东进，甘军大队遂进据邠永。不得已，邱彦彪督率各营约八千余人分路迎敌，大败于豪店监军镇，各营队全溃，彦彪连夜遁至省南。幸云山在乾极力堵截散队，封闭四城门，登埤防守，晚间多设灯火于城上，云山周流巡察，手持步号，一人故作各种号声，时辄一变，一夜不息，敌惊疑不敢逼。越数日，散队及各路招募者又渐

集，于是云山静守待援，而乾州一带扼要地势悉为敌军所占据，其详另见乾州战记。

是时，东路毅军甫经退出潼关，西路连日告急，乃将东路军队调回赴西救援，军声复振。

万炳南由凤翔屡来书告急，希仁请翔初督师援凤翔，未及出发，而监军镇又大败，乾州飞书求援，乃另派王镇海、王荣镇、杨茹林及曹印侯由临渭新招敢死队援凤翔。

翔初督东路新回各军，与马青山援乾州。

余与伯龙在军政部筹备饷弹及【各】种兵器，终日派弁押运前敌，以供接济。

适太原副都督温静庵（寿泉）由河东来省，藉取联络，交军政部现银五千两，要求换给小口径子弹十箱，由余介绍与自新相见。翔初、靖清与伊均系日本士官同学，现赴西路未晤，由自新作主，子弹照数发给而去。

温静庵来，读其日记，始悉各省情况，特一一记之。

九月初九，民清两军在汉口大战，市面烧为焦土，冯国璋带兵前往。

初十，汉口仍大火，袁世凯奉清旨入京组织内阁。

十一日，黄兴在武昌受总司令任。

十二日，民军光复上海，举陈其美为都督。

十三日，民军光复杭州，举汤寿潜为都督。

十四日，武昌民军炮攻大智门，清军死伤甚众。

十五日，袁世凯遣刘承恩致书于黎元洪，求和。

十六日，黎元洪夫人由武昌渡江，赴红十字会及医院慰问受伤军士。

十七日，广东独立，举胡汉民为都督。

十八日，福建光复，举孙道仁为都督。闽浙总督松寿及福州将军文英均自尽。

十九日，清军攻汉阳，伤毁教堂，各国领事致书责问。

廿日，袁世凯到京，应内阁总理之命。

廿一日，清江宣布独立，举蒋雁行为都督。

二十二日，清军续到汉口廿四车，在桥口筑炮台二座。

二十三、四日，武昌凤凰山、黄鹤楼、龟蛇山同时发炮，大战清军，死伤约五千。

二十五日，清军退扎歆生街一带。

二十六日，清军第六镇统制、革命伟人吴禄贞现授为山西巡抚，行抵石家庄被刺。

二十七日，武昌民军退守汉阳，两军大战，死伤甚重。

二十八日，民清两军在桥口大战。

二十九日，民军海容、江贞、江泰并鱼雷艇由九江攻击清军。

三十日，民清两军在武汉纯用炮战。

十月初一日，汉口土挡粮台被凤凰山炮台击毁。

二日，清军五百余人偷渡汉水，驻蔡甸。

三日，清军围攻龟山。

四日，南京民军占领乌龙山炮台。

五日，汉阳民军渐次退守武昌。

六日，端方在四川资州伏诛，成都独立。

七日，清军占入汉阳，江浙联军进攻南京。

八日，武昌民军沿江设置炮位。

九日，清军与武昌民军互相炮击。

十日，河南义侠王天纵在洛阳各属起义。

十一日，南京民军占领紫金山天保城，炮轰北极阁。

十二日，民军克复南京。

十三日，除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外，其余各省均露布。以宣统三年十月十三日改为公历纪元一千九百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按：应为1911年12月3日）。

十三日，汉口民清两军徇各领事之请，停战三日。

十四日，江西援鄂义军三千人抵汉。

十五日，广西援鄂义军五千人抵汉。

十六日，鄂军政府派谭人凤为北面招讨使。

十七日，民清两军续议停战。

十八日，清军第三镇由石家庄开至井陘县。

十九日，清军背约，在乏驴岭与民军开战。

二十日，清军背约，在雪花山与民军开战。

二十一日，清军背约，冤杀娘子关议和代表二人。

二十二日，段芝贵奉袁世凯令，至井陘宣布停战。

二十三日，清军背约，占夺娘子关。

二十四日，清巡抚张锡銮入太原。

二十五日，山西民军移住平阳府。

二十六日，南京民军举黄兴为大元帅，兼摄总统，举徐绍楨为南京都督。徐固辞曰，苏州程都督既已公认，江宁苏州原系一省，万勿〔无〕再设都督之理。各将官及议会绅学政商各代表齐曰，现在独立之时，各府理宜自卫，上海现有陈都督其美，清江现有蒋都督雁行，镇江现有林都督述庆，坚请徐就职。徐不得已，乃勉应从。

二十七日，清廷派唐绍仪由鄂至上海议和。

廿八日，民军举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

廿九日，南方各省援鄂大军，均会集于武昌。

三十日，河南民党有起义消息，省城格外戒严。

十一月初一日，上海民清两代表伍、唐开二次会议。

初二日，清使唐绍仪电告满廷，谓东南人民趋向共和。

初三日，袁世凯电复唐绍仪召集国会，决定政体。

初四日，河南省城防营统领柴得贵搜捕党人。

初五日，伍唐两代表续议展期七日停战。

初六日，孙文到上海。

初七日，留日学生八十人回沪投效。

以上所述，均得温寿泉之日记者。

翔初带队援乾，希仁随行，闻三、淳告急，翔初偕马青山前往，到时雪深尺余，山路崎岖，人马难行。又兼甘军所至，百姓逃避一空，粮糈虽有，而熟食甚艰，兵士饥冻不堪。甘军闻援兵到，亦渐退，马青山、马瑞堂暂住三水，翔初带队回醴泉。

是时，因西路告急，将东路军渐次撤回。忽于半夜间接到东路紧急信至，内称此次毅军合茅六镇西向者近三万人，我军先失利于观音堂，退守硤石，布置尚未定，而敌人马队绕道包抄，我军退张茅不及，随大败等语。适郭希仁由西路回，见此报告，复函云，同事现以屡接湖北来电，上海和议，已可望成，令各省皆停战。当即抄录电文，函告伯英，派员与东路军交涉，守约停战。不数日，潼关失守。

伯英又来函云：“接诸兄来函，可恨可怜。陕东屏藩，必坏于我，而源于诸公也。南省电文定不可恃。十月二十一日，停战时也，而毅军取我潼关。十一月十二，停战续期，我辈不得而知。十三日攻灵，十五日取灵，血战三昼夜，敌军不堪其苦而退，非遵约也。钊由灵至陕州，乃作防御计划，因接伯生来函，见严孝全面言，晋境无多事，不日过河相助。于是有进取之心。先锋王天纵至观音堂，探至澠池，敌人用十七营之力来攻，我军守硤石，洋人住此，停战两日，并电文到，于是即告清军，清军支吾答之。续则请派专使面商。伊实运兵黄河岸上，被我侦知，连夜退兵。王天纵等恃勇不服，退廿里。钊连夜至陕州，催七标二营接济。严孝全过河，是时清军三面围我，兵士弃枪而死于沟、死于水、死于枪弹者，约数百人。最可惜者，军使刘粹轩及随从五六人往硤石议和，遭敌毒害，一人未归。当钊在陕州催队之时，即我前队被困之际。无几时大军西退矣，七标二营整队而走矣，孝全过

河上潞村矣。柴营没于英濠，王营败于张茅，是时钊所将兵不满三营，快枪不过数百支，退灵宝守函谷，敌虽狡我两营足以御之。然而其如不守何。七标二营守关门，敌来逃走，于是退阌乡，敌军即取灵取阌，我军势必退回潼关。所幸者，陈树发、李仲山带兵来援，而兵器不利，见敌追击甚速，乃退守东原。是夜着李营东开，成败在此一举。赴晋调兵，派三参谋三往，而兵不见来。斯时敌军已兵临城下，危在旦夕，君等尚持秦桧之议，误我误陕民，吾死有期矣。死当为厉鬼以吓办事糊涂者。君等好自为之可也。当进兵时，无子弹、无饷干，退时到矣，物不我济，谁之咎耶？当此天寒地冻，省来各兵，军装齐备，且服皮外套，靴鞋俱美。钊之兵平时无衣，战时无弹，休时无食，守硖石四昼夜，得饮热水一口者，千人之五十，且大雪，焉能以死力守之。前后进退情况，约略述之。钊病重城危，奈何奈何！请吴华堂都督速来接事为祷。否则毁坏不堪，诸君并要防清兵得潼关窥省城也。”

省城得书大震。时西路大军均未调回，惟吴华堂有先锋队，兵力不满一营。党自新哭曰：“事急矣，可奈何！”余曰：“势已至此，哭有何益。彝弟尚有大炮队千人，正在加紧训练中，只好暂时开出一挡。”

继思金和暄尚带有陈雨亭卫队一连，在军府守卫，亦拟即刻派出，合吴华堂之先锋队，赶编为炮队之掩护队，即命出发。

于午夜间议妥，黎明时即传彝弟及华堂之先锋队管带吴善卿前来面授机宜，即日开拔。统归兵马副都督吴华堂统一指挥。彝弟同和暄即于是日下午出发，并急促吴华堂启程。

晚间伯英走南山之信至矣。又闻陈雨亭已奔高陵，东路现无一兵抵御，同人相顾惊愕，计无所出。

有人言敌人来势甚腾〔盛〕，省城不可守矣。速赴南山，连鄂军以图恢复。适翔初由西路回，闻进言者有理，几为所动。传闻各重要人物家眷已陆续迁走，余见此情形，心肠俱裂，终夜未得交

睫。

余见翔初已无主见，乃约自新、希仁、锡侯、幼尼、谋君到密室，请翔初密议：以省城如此之大，不可骤弃，南山之行，力持不可。或派专使赴鄂赴晋求援，均无不可。翔初大为感动。往南山之议乃决计停止。一面下红谕，调蒲、富、临、渭各属民团，齐心努力赴华阴一带择要分扎，多张旗帜、多备鼓号，以为疑兵，又托希仁函致王敬如先生，与渭华绅士督率民夫，在苍梧、赤为等处开长沟数条，以为防守地。

越日，西路援兵渐回，翔初乃命陈殿卿带李长兰营先开，希仁与张聚亭带总务府卫队百余人随后。一面督催民团，一面助吴华堂布置一切。

是时英教士邵伯清与希仁相交莫逆，希仁约之前往，如见势不好，拟即托邵教士前往讲和。

东路彝弟及吴华堂连来数函云，探得敌兵并未西进，我军现驻华阴庙。

藩库原在之款近八十万，除九、十两月用过，刻已罄尽。至十一月全恃财政司催交各商号所欠公款，及司长张靖清在泾原所劝捐款接济。吴华堂出省时，带银五百。彝弟带银三百。在华阴数日所发口食已经用完。来函频催，搜罗各处，直无一钱可解。幸郭希仁到华，托杨松轩就近张罗，得银一千五百万两。然飞书省城请接济者一日数至。茹卓亭一面修书于希仁，托其在东路筹饷；一面商诸同人，派委员若干即刻到各当铺调查金银首饰现有若干，饬其即刻呈交，命银匠赶紧毁销，以供应用。

议决后，随将省城各当铺银货收来，共计焚化裸银二万四千余两，诚不得已而为之事也，

东路敌军自腊月二日到关，十数日并未东进。吴华堂在华静守多日，不见动静，省城同人闻之，大家诧异。余曰：“大约南京议和，将次成立，敌军不敢轻进。或者实守停战之约，亦未可

知。但此次我军东行，总宜防守为主，况我军陆续开到者现已逾万，战守皆宜，勿庸过虑。所可虑者办公费用、官兵薪饷耳。

是时敌军占据潼关，十数日并未西进。伯英招募河东之众聚集数千，三面犄角，料东军亦不敢深入。且西路军事尚在吃紧，只宜静守，以东南大局之定，不堪再败也。同人与余同意。越日连函报告布置大要，并言敌人仍如前静守，而诸将中多有愤欲一战者。

余与翔初面议，请其亲率卫队东出视师，相机而动，到时可与赵倜通函，阳为宣战，阴为密结。此次余本拟随行，翔初以军府无人，不允余行，乃止。

越日接东路来函，云陈雨亭自王宿屯与东军通信，并交送礼物。由此遂有停战讲和之议，然诸将中多有以城下之盟为耻者。

翔初乃于二十一日（在华阴庙）集众会议，陈伯生最愤激，必欲一战。翔初晓之曰，譬如下棋，阁下犹河边卒，不大关紧要，弃即弃之矣。

吴华堂亦以开战为言，翔初曰：阁下能具军令状乎？不胜将如何？众皆无言。遂决计讲和。二六、八两日派彭仲翔、朱叙五、金和暄、张生午、白星桥等为代表，与东军代表会于泉店，商定条约，而和议以成。然各将士奋勇气概，余在省城遥闻，亦可嘉也。

岁次壬子，年三十九岁。正月初一日即纪元一九一二年现改为民国元年二月十八号（自此以下所记者均以阳历记）。

阴历正月初一日即阳历二月十八日，伯英、伯生、仲翔、彝弟赴潼关与周符麟（清军混成旅长）、赵周人（毅军统领）会面联欢。连日又得南北军界联合，传云清帝退位，孙总统就职后，现又推让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知东方暂时无事，而西路告急，迅如烈火。翔初回省，到军府稍坐片时，嘱余辈速调东兵赴西，一鼓作气得获升允，心愿始足等语。随即带马卫队百余名出城，

拟往咸阳以待东兵之来。日暮，翔初由西路廿里以外回省，云卫队人马困乏已极，路传醴泉已失，咸阳告急，非大兵云集不能救援也。

斯时由潼关回省之兵，仅吴善卿之兵二百余名。即命出城，请吴华堂亦随前往。乃慨然允行。仍督先锋队与薛炎敢死军。另由军府用火急排单，急调彝弟大炮队星夜开赴三原，相机进攻。华堂初到咸阳，甘军已向我攻击。随仓卒督队御敌，将士奋勇，酣战数时，甘军渐退。华堂带队紧追，忽中敌弹落马。军士昇归，检查弹伤适中右腿，骨已打断。各营队皆震摇，纷纷退入咸阳城内。敌人直扑城下，因夜晚不知城内虚实，暂为围困而已。

夜半，援兵相续开到者十营。黎明时吴善卿见大队已到，气为之壮。于是改守为攻，以复华堂中弹之仇。是役也，携带炸弹甚多，四路埋伏。董雨麓先于城上用空炮一击，敌军惶恐欲退。吴善卿督兵出城，奋勇追击，敌军大败，斩获数百，炸毙数百。直追至头道原上，于林中忽来五六兵士，紧随吴善卿之左右。斯时善卿杀得眼红，以紧随者为敢死军之士兵，毫不生疑，又追出五六里，且战且追，勇猛异常。正在酣战之际，而紧随之五六兵，将善卿乱刺于马下，尸无完肤矣。当场就获二人，始知乃甘军之兵也。

省城闻华堂受伤，善卿阵亡，神色又为之变。又据醴泉咸阳商民报告，述及升允督兵到醴，县令曾士刚穿带清廷朝服，率百姓开城跪接入署。邱彦彪闻醴泉以西兵到，驻扎城内，掳掠财物酒肉过年，城上毫无戒备。及升允入城，而邱彦彪带队已退咸阳矣。及援军到咸阳时，而邱彦彪绕道走河滩矣。翔初闻言震怒，先派余带马弁二十名，到曾宅抄没家产，并禁其二子于狱。一面飞书函告赵周人，请其派队前来助剿。赵周人乃拨步兵三营、马兵一营、炮兵一营开至省城，以备赴西救援。

当查抄曾士刚之家产时，其眷口本另住一宅，仅将其二子提

来，未便动其私物。其重要物件于城内反正时，原寄存于面坊马沙两宅，是日用车拉来皮箱五十只，古董珍玩字画数十件。因内有徐枚生（西安府知府）之皮箱数只，又有其幕宾衣箱数只，随于当时到府认明，飭其取保具领，一一照发。曾令之物乃一一点交于令〔会〕计处，暂存于别库之内。

当毅军之到省城也，醴泉已经克复。是役也，陈伯生所率严飞龙之一标，勇猛善战，攻至城下，飞龙架云梯首先登城，被敌戕杀。彝弟大炮队战绩卓著。

毅军开来之营队，暂留住省城西关。赵周人带马队一营驻中州会馆，是时伯英亦来，终日请赵周人处官长在湖广会馆宴会，并犒赏士兵，借取联络。赵周人与军政部总务府办事人员一一换帖，联欢数日，乃议及发兵西行。

是时，乾州被围，凤翔被困，朝不保夕。升允不认共和，誓必决一死战。凡清廷电文、总统布告，不闻不视，意谓非攻破西安省城不可。毅军开抵武功，官兵各用银镲向商民买烟土，商民见银色喜。倏忽之间，满街烟土云集，争相换卖。忽闻号声一响，将烟土抢劫一空，商民逃避不迭。枪声四起，伤亡无数，士兵各家遍搜，掳掠财物，纷纷东向回至咸阳。由我军陈伯生力御不准回省。官兵暂住于娘娘庙内。西关尚有留守步炮各一营，闻风忽变，于夜半对准西城用炮轰击，至黎明商民被抢已罄。是日四城门均未开，由翔初与周人当面办理交涉。周人亲自出城镇压，收复队伍，并演说大义。由翔初密派惠春波一标官兵，埋伏于南北城外及草滩等处，见有毅军三五成群向东逃逸者，杀无赦。四昼夜之久，擒斩毅军约三百余名。得曼利夏枪刀百余支，后由百姓捡拾呈交者亦有百余支。是时知毅军决不可恃，以请来之援兵扰我如此之甚，周人实觉无颜。西路如此吃紧，乾州守军已饥饿三日矣。四面被围，欲派一探出城而不可得。适陈伯生率严纪鹏之众援乾，马青山会同陈雨亭亦带炸弹队前往，而乾州之围乃解。

翔初见西路如此情况，非亲督兵西进不可。乃将省城所有军队一齐带出，令民团商团努力守城，严加防范。规划毕即日出师。

翔初至店张驿，闻乾州之围已解，甘军陆续后退。并闻马安良与张云山已经议和，翔初意在招升允回陕，以绝后患。乃邀请刘允臣同至兴平。（刘允臣系升允旧幕友，升允素所亲信者）并托其致函于升允，邀其明日午刻来兴平会面。翔初又亲作手书，备道款曲。旋得升允复书，驻醴之军已全退出，如欲相见，在醴则可，在兴则不必。并诘责既经允和，不应挑战，我军既退，尔军何又穷追等语。随又作书准予醴泉相见。

阳历二月二十二日余与希仁接到允臣及翔初来函，言与升允于二十四日一准会面。众谓升允心怀叵测，事出仓促，恐有意外之变。相顾失色，诸多默然不语。惟自新大哭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之际，竟冒然前往，翔初无回省之日矣。言罢，仍痛哭不止，几至用枪自击。余与伯龙、希仁、筱溪、子逸、铭卿、聚亭、雪亭、迭生、卓亭等含泪劝曰，急思善策，徒哭无益也。当由大众推雪亭、迭生偕自新乘马前往劝阻，未为不可。自新乃同雪亭、迭生即刻上马，兼程前进。

自新等于黎明到兴平见翔初坐床上，看升允来信，力辞会面，并自述于鸡鸣时即率陆洪涛回甘，许以后会有期等语。稍息后，翔初即偕自新等赴乾州视云山，廿五日抵乾。云山导观北城防御情形，并周历甘军进攻形势。乾州城地势低下，甘军从北原进攻，居高临下，共作长围五道，为括弧形包围乾州。又掘地道四五，云梯高三丈上者数十，北城门月城垛堞均被炮弹轰倒，直成缺口，城下不能立人。近城门两面垛堞数十丈，无处无弹痕，其密处几不能辨砖形。城上掘重台或短坑以隐人，城门左右并重台短坑亦不能作。又于城身穿穴道，敌乘云梯上城，则于其口持炸弹轰之。兵士之在城上者，鸠形鹄面，全无人色。盖乾州自去腊被围，昼夜进攻，守兵不得休息，其苦况不可言矣。

甘军攻乾州者系马安良督队，所将尽劲旅，而又有升允促其后。云山以不满万众，又无利器，而坐镇其间，卒以保全，使省城不致动摇，诚秦军之西面长城也。

翔初到乾，适陈雨亭带兵前来，急命赴凤翔解围。如甘军不退，先行议和，否则决以死战。陈雨亭受命后，迅即到凤，甘军已退卅里外。此路系张行志、崔正午雨〔两〕军门统率。如议和稍迟，凤城又将不保矣。翔初回省，见大局已定，电报已通，乃知去年十一月初八日以后之事，择其紧要者一一记之。

去年十一月初八日黄兴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张勋由南京逃至清江，退据山东兖州府。

初九日伍、唐两代表开第三次议和事。

初十日南京议会由十七省代表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十一日伍、唐两代表开第四次议和事。十二日伍唐两代表开第五次议和事。

十三日孙文由沪至南京就职，各界欢迎者数万人。同日驻滦州第廿镇独立。

十四日，袁世凯要求隆裕太后发内帑黄金八万，充兵费。

十五日，清军退出汉阳，驻滦第二十镇要求共和。

十六日，上海共和宪政会成立，沿途演讲共和之义，市民大悦。

十七日，南京政府电各省都督于阳历十五号补祝新年。

十八日，社会党成立于南京。

十九日，袁世凯电伍廷芳，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廿日，南京参议院选举黎元洪为副大总统。

廿一日，禁烟会代表丁义华上书清廷，速定共和。

廿二日，浙江选举蒋尊簋为都督。

廿四日，河南省谘议局电袁世凯主张共和。

廿五日，英美教士窦乐善等联名电劝清廷逊位。

廿六日，民军光复登州。

廿七日，袁世凯出清宫时，突遇炸弹，只毙从人，孙总统专电到京慰问。

廿八日，清廷开御前会议，秘商退位事。

廿九日，上海民军纷纷开往燕台，女子国民军相随于后。

卅日，清廷赐袁世凯为一等侯爵。

十月初一日，段祺瑞偕高级军官五十人电清廷，请速逊位。

初二日，南京政府宣布黄兴为参谋总长，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王宠惠为内务总长，陆征祥为外交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伍廷芳为司法总长，张謇为实业总长，宋教仁为农林总长，程德全为交通总长，王正廷为工商总长。

江苏都督程德全改任交通总长，另举庄蕴宽为都督。

初三日，上海民军北伐队抵登州。

初四日，川军杀毙清总督赵尔丰及田征葵，人心大悦。

自此以后，十余日之久，各路停战议和，清廷争执优待皇室经费，至廿三日乃议决，以四百万两改为四百万元。

廿五日，清廷下退位诏，布告全国。

廿六日，孙大总统临参议院提出辞职表。

廿七日，参议院会议选举南北统一临时大总统。

廿八日，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南北统一临时大总统，电致北京，袁世凯承认就职。

廿九日，孙文宣布辞职。

壬子正月初一日即民国元年一月十八日，南北统一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正式宣布就职，袁大总统就职誓词：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除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期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族同臻乐利。凡前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辞职，谨掬诚悃，誓告同

胞。

阳历三月，在满城大教场（现新城）开追悼大会三日。

五味什字多公祠，改建为忠义祠。

改军政部为军政司，余改任为筹备科科长。

翔初大统领改授为陕西都督。

奉北政府令，各督之名称一律取消。

任命张云山为第一镇统制，张钫为第二镇统制。

任命万炳南、马青山、刘世杰、郭金镛为第一、二、三、四协统（屋〔属〕第一二镇）。

任命陈殿卿、陈伯生、张仲仁为第五、六、七协统（独立协）。

万炳南以副大统领改任为协统，当会议时即不承认，由同人等再三劝慰，口虽不争论，而心实不平。其参谋陈侗等在凤翔闻之，尤觉不悦，来函唆使炳南与都督相抗。炳南受其愚弄，叛迹已露，当由翔督不动声色，亲去劝解，竟拒而不见。又派陈殿卿，刘世杰两协统相邀，伸以大义，万仍不听。又亲至机器局索取子弹、行装，尚未出城，翔督带马卫队十余人，驰赴机器局，正遇万炳南于局门外。翔督在马上用手枪将万炳南毙于水池之旁，并正法其随从参谋二人，余均免咎〔究〕。

是时任郭胜清为第一协协统，急派陈雨亭先赴凤翔遣散万炳南之羽党。

四月终，大局平定，市面照常，开始议定薪级及办公费等。余双亲及鼎弟眷属均由三原回省，同住二府街寓所。彝弟聘定陈毓芳之妹为室，订七月行婚礼。

彝弟首先要求将所带督府炮卫队遣散，经翔督批准后，由军政司制发褒奖状每兵一张，并给双饷，以示优异。因此项兵士均系三原一带良善农民，平时守纪律，战时又勇敢，故此次遣散时与一般队伍办法不同也。

彝弟改任为督府参谋处第一科科长。

鼎第〔弟〕拟赴北洋，经同人挽留，勉就军政司一等科员，继升总务科科长。

接陆军部通告：保定军官学校、清河预备学校继续招生，该省应将上项合格学生，即日派员率领来部报到，以凭分发云。由军政司召集前陆军中小学学生即日来司登记，并由翔督派彝弟为送学委员带领赴京。

岁次癸丑，中华民国二年，余年四十岁。元月接中央命令，军政司、参谋处一律裁撤，归并都督府。余奉令改编为都督府军务课课长。司长党自新改任为都督府参谋长。余弟鼎铭改任为军官学校教育长。彝弟改任为陆军测量学校校长兼代陆军测量局局长。

三月奉到补官令，陕西共补一百二十一员。

余斯时兼充军官学校兵学教员，未到差，清〔请〕王冠臣代理。

夏间安徽柏文蔚、江西李烈钧两都督均被更换。南京留守黄兴运动二次革命。西北一带尚安静，翔督与山西都督阎锡山均特授以勋二位。

奉中央命令，陆军不党不会。所有同盟会新旧各式证书，一律呈交毁销。所有会员一律脱党。

陕西陆军学会及武德社以次成立，余兄弟三人均被推为评议员。

宋教仁被刺，因凶手未获，凡国民党员大肆鼓动，南北一带几起一大风潮。

邹子良、马开臣者均同盟会员，辛亥起义后，以参谋之职随张云山坚守乾州，运筹帷幄，不辞劳瘁，共和告成均离职他往。二次革命起，奔走运动尤为激烈。事为北政府所悉，翔督奉到中央密令，立即下令缉捕，均枪杀于西安。事后陕党人多不满翔督之措置。

由旗奉直鲁各界同乡推举余为同乡会馆正会长。

黄兴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命冯国璋带队克复南京。命李纯克复江西。川广不靖，夔州兵变。奉中央命令，由西安排〔派〕队援川，当由翔督指派第二师张伯英师长及第一师第二旅马青山旅长带队出发驻夔。

唐克生者，系教练营务处会办兼军官学校副官长，于年终病故，由翔督给予恤金五百两。

十一月，军官学校考试毕业。

十二月，第一师宋参谋长伯鲁，接梁任公电约赴京，遗缺奉翔督命令派余前往，固辞不允。随于十二月十五日就职，所遗军务课课长派沈伯龙接充（宋伯鲁在前清任御史、系戊戌政变之一人，事后获罪交地方官看管）。

# 我的回忆

温 雄 飞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旧金山华侨，辛亥革命前在旧金山组织少年学社，后参加同盟会，系同盟会美洲分会重要成员，先后参加编辑或主编《美洲少年》（旧金山）、《自由新报》（檀香山）等革命报刊。辛亥革命后归国，曾在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任秘书，1912年被选为广东临时议会副议长，并曾一度担任《中国日报》总编辑。本人所记为辛亥革命后广东革命党人内部的一些情况及1924年运动广西地方小军阀林俊廷归附孙中山的前后经过，因系本人经历，叙事详细具体，可供参考。

## 一、在广州《中国日报》工作时受孙中山先生谴责的经过及其它

早在辛亥革命前的乙未年（公元一八九五年），我在美国旧金山就听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后来我加入了同盟会，转到檀香山同盟会机关报自由新报工作，在孙先生来檀时，得亲领教益，并陪他在檀香山各处演讲。

我于一九一一年（辛亥）回国，于是年底得知孙先生来到上海，我就到宝昌路公馆请求再见，后追随到南京，做了一段时间的临时政府的总统府秘书。

我做临时总统府秘书不久，先我回广东的卢信旋即有电报来邀我南返，经过孙中山先生面允，我就陪同孙中山先生胞兄眉公南行。到广州后，见到卢信，得知他一方面已为我活动选我为广东省临时议会的代议士（那时还不叫议员，后来我还做了副议长），

另一方面又要我做由香港迁来广州的《中国日报》的总编辑。这个报名义上是卢信办的，但实际上始终是同盟会的机关报。

当时广东的政局，基本上还是掌握在同盟会人手中。原先是胡汉民做都督，后来孙中山先生由国外归来，到香港即电召胡汉民同去上海，都督即由陈炯明接替，在陈炯明未叛变时，孙中山生先和同盟会的人对陈炯明还是很看重的。

我做《中国日报》总编辑的前后，在广东有两个案件为各报经常作为议论的题材，一是吴祥达杀许雪秋案，另一是陈挺香被枪毙案。

前一案：吴祥达原是清末的武官，驻扎在潮州某处。许雪秋是潮州华侨民党中人。吴做武官时，曾被民党打倒，因而恨许。胡汉民是认识许雪秋的，他把许当作自己同志看待。胡汉民做都督时，许还得到维护。到陈炯明接着做都督时，许雪秋就倒霉了。陈炯明认为吴祥达做过清末武官，会办事，于是对吴祥达重用，委为统领之类的新武官。吴既得势，即借题将许雪秋捕而杀之。许雪秋的民党同志很多，在许雪秋被杀后，他们为许通电呼冤，并请求都督惩办吴祥达。陈炯明袒护吴祥达，对这请求不予理会，遂使大家对陈都不满意。

后一案：陈挺香是某报的总编辑，不知为什么得罪了陈炯明，即被陈派人抓去，不经审问，即行枪毙。陈挺香虽是无恶不作的人，却是当时社会名流之一，人们见他如此被杀，也有为他呼冤的。不但如此，还把此案提到临时省议会上。议会受理此案，由代议士唐天如在讨论中临时动议质问都督，并要求都督列席议会对此问题作出答复。陈炯明做都督后，一向与议会作对，照例只派代表列席，说陈挺香犯了军法，可以不照普通法律手续，即依军法执行枪决。出席的代议士都大为不满，群情激昂，决议派代表赴北京请愿控诉。

这两个案，当时广州各报多有议论，多数认为陈炯明不对。

我在《中国日报》做总编辑，又是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对陈炯明的举动大为不满。凡是遇有为许雪秋或陈挺香鸣不平或说陈炯明不对的文章，我都照例发表。那时在广州有二陈，一个是陈炯明，另一个是警察局长陈景华，可说都是杀人魔王。他们还有一种言论为杀人的罪行辩护，说什么“刑乱用重”。他们杀人很简便，不必经过什么法律手续，抓到的人，动辄即杀，有时连话都不问，拉出门就枪毙。在二陈这样的主张和做法之下，不知有多少人因此冤枉死去。可是，在那时的广州，他们都得到商家（粤语即资本家）拥护，认为二陈这种生杀予夺的做法，可以镇压“流氓”，使地方安静，好做生意。我那时的认识很简单，认为这样做不对，因而站在反对二陈这一边。经我批登，在《中国日报》发表了不少反对他们的消息和言论。

其次，我编《中国日报》的方针，也受了上海《民立报》（也是同盟会的机关报）的影响。那时章士钊新从英国归来，于右任延聘他在《民立报》任编辑。章士钊在《民立报》发表了一种议论，说军法和军律是有分别的，军法只适用军人，军律则可使之于平民，惟在战时经过宣布才能使用。我很同意章士钊的议论，同时见《民立报》可以发表这样的文章，我也可以在《中国日报》照办。当时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以为没有离开同盟会机关报的立场。这也是我敢于在报上反对陈炯明的原因之一。

我这样做了之后，陈炯明他们当然是要对我报复的，当时就有同志担心我的安全。那时我住在第七甫《中国日报》，晚上编报，白天不是去同盟会支部（在东堤官纸局）就是去临时省议会（在东堤广午台）。一天，同志们说得严重了，我才不回报馆，打算暂住同盟会支部，认为就是他们要抓我也不敢到支部来抓。就是那天晚上，蔡增基（檀香山同盟会同志，回国后改名蔡文坤，也是广东临时议会的代议士）突然连夜来支部找我，要我立即离开，连同盟会支部也不能住。他说得这样迫切，使我不得不决定

出走。我只好交钥匙给蔡增基，请他到《中国日报》我的住处，为我开门开箱取钱。然后和他同去海珠戏院看戏，设法混至天明，即乘上一早开行的省港船，和蔡增基握别，只身逃去香港了。

我在香港住约八天至十天，那时孙中山先生已交卸临时大总统职，离开南京，至上海乘船到香港。我原想即时找见孙中山先生诉苦，但孙中山先生在香港未停，一到即转乘派来迎接的宝璧战船上广州，因而无法见面。在港我和同志们商量，大家以为孙中山先生回来就不用怕了，主张我返回广州，向孙中山先生说清楚，问题也就解决了。因此，我立即赶到广州。

我到广州那天，恰好同盟会支部定于下午开会欢迎孙中山先生，我即依时参加并欲个别求见。不料孙中山先生在欢迎会上讲话时，即说同盟会支部和《中国日报》近来很多事做得不对，尤以《中国日报》反对广东省政府为甚；并说反对政府就是反对同盟会，对于这样的人，即可根据盟书予以处分，希望大家切实改过。说得声色俱厉，令人生畏。我原欲发言声辩，已有起立之势，后为坐在左右和后面的同志扯衣，并作手势制止，我才欲起而止。接着《平民报》的总编辑邓慕韩（我们叫做邓师爷的）起立发言，说如果《中国日报》的言论不对，即由支部评议委员会的同志们监督言论就是。孙中山先生对此作了允许的简单表示之后，即行离开支部。我见事已如此，也就不再个别求见了。

从此以后，我对孙中山先生的态度就消极下来。同时知道孙先生所以如此，是由于陈炯明把事情多次向他密告。我就更为消极，索性采取不理态度，不回《中国日报》工作了。

那时我还是广东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当大家选我和赵昱、林佩球、潘崇衍四人为代表，并由议长黄锡銓将一折盖了印的空白公文纸交给我，要我们去北京请愿，控诉广东都督的时候，我就决定前往，以发泄我这种消极不满的情绪了。

我们到了北京，同盟会本部派出张耀曾和李肇甫（他们都是国

会的临时参议员，张耀曾是云南人，李肇甫是四川人。），特别来对我们进行劝阻，说我们同盟会内部的事，应该自己内部解决，不必因此来北京控诉请愿。我执意不肯罢休。虽然作了些让步，把请愿控诉的内容简单化了，只请求飭令广东省政府公布临时约法，不控诉随便杀人的事了，但我们终于把请愿书送到了北京总统府，并且还“觐见”了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

这事告一段落后，我未即行南返，只请赵昱等三人先回广州，代为复命。虽然后来在胡汉民复做广东都督时曾一度回去，但不久我就当选为国会参议员，旋即离粤赴京。

我离开孙中山先生的时间很久，计自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起至民国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止，其间竟有十年之久。直至民国十二、三年间，我为广西自治军总司令林俊廷奔走联系，先在香港见了胡汉民，再到广州被扣释放之后，才得再见孙中山先生。

### （一）

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春夏之间，我由南京回到广州，被选为广东省临时议会的代议士，而且接卢信之后做了《中国日报》的总编辑。有一天，卢信来《中国日报》找我，说：“广东民军首领今晚在澳门开会，要组织“扶正同盟会，拥眉公出来”，要我马上到澳门去看看。这是我知道有“扶正同盟会”的开始。

卢信之所以要我去澳门，我知道其理由有二：一是为《中国日报》采访，且为同盟会去看看；一是我曾在上海、南京接送孙中山先生胞兄孙眉（即上面卢信话中的“眉公”，也是“孙寿屏”。以下都称“眉公”。）回澳门，我和眉公本人以及他左右的人都很熟悉，可以直接同眉公说话，可能解决一些问题。

眉公左右的人，我至今仍记得陆吉甫和卢怡若二人，尤其和卢更熟。卢怡若是澳门赌商的儿子，他父亲死后，由他继承遗产，

相当富有。他在澳门的房子很大，有招待客人的设置。我去澳门，首先就到卢怡若家。

我在卢信通知的那天下午，立即乘船到澳门。按址找到卢怡若，问知“扶正同盟会”的缘由和开会的时间地点，晚餐后即由卢怡若陪同，去白马巷眉公的住处。卢怡若是眉公的亲近人物，常去眉公家，有他陪我同去，就可以穿堂入室，直达眉公的大客厅。

我们来到客厅，见已有十多人坐在座，并已经谈开了。我们和眉公见了面，和大家打了招呼，也随同坐下，请他们继续谈下去。在座的人，虽经眉公介绍，但因名字不熟，都记不清楚，只知他们多是广东民军的一些首领。记得有人这样说：“我们扶正同盟会，必须拥眉公出来，也必须请眉公上去才行。”又有人说：“我们各路民军，叫湿底（粤语，即烧柴的拖带驳船的轮船）开上省城（即广州），请眉公坐在船头，看陈炯明他们敢不敢打。他们如果开枪，就等于打眉公，我们就和他们拼了。”在谈论中，眉公看看我，示意要我说话。我说：“这很难讲，谁能担保他们无人开第一枪，谁又能担保各路民军没有人打第一枪？”接着，我劝眉公不必冒此风险。关于“扶正同盟会”是否搞的问题，我则向眉公这样说：“孙中山先生是同盟会的领袖，现在他正重用陈炯明，如果眉公又另外搞‘扶正同盟会’，来反对陈炯明，这岂不是等于两兄弟打架？”“陈炯明有很多地方肯定是不对的，但用什么方法反对陈炯明，请眉公三思。”眉公听了，只是笑而不答。

当时或者有人看出苗头，担心眉公不肯出来搞“扶正同盟会”，有人大声说：“我们还怕什么？省议会也有代表来参加了！”说时注视着我，大家听了也都看看我。我见情况不妙，立即起来声明，说：“我不是省议会的代表，只是以私人的资格来的。”那人接着又说：“私人资格来也好呀！多些人参加总是好的。”我深恐被拖进去，旋即和卢怡若私下说：“我们找个地方松松吧。”

于是，我们便借故辞了出来。

回到卢怡若家，卢怡若要我住下，我怕担风险，不愿在澳门逗留，即夜乘船离澳赴港，旋即转回广州。以后关于“扶正同盟会”怎样搞法，如何下场，我就知道了。

## (二)

当时在广东有一种叫“走民军缆”的人，专门奔走于有枪者和有钱者之间，说合控制多少人枪出来做什么司令。徐勤和他的部下的大员，就是靠这种“走民军缆”的人搞起民军来的。徐是康、梁领导的保皇党人，没有加入进步党。徐勤有广东总司令的名称，在他下面，有个叫叶恩的是四邑总司令。他们搞的民军都不叫护国军，至于叫什么军，我记不清楚了。叶恩这个人我认识，是香港的买办商人，就靠有钱，通过“走民军缆”的接头，在徐勤下面做起四邑总司令来。但是，他这个总司令是无兵司令，他只知知道兵的数目，实际上没有见过他所部的大兵是怎么样的。

由于徐勤他们对龙济光采取联合妥协的办法，故曾在广州海珠（那时海珠尚未和长堤填平）和龙济光的统领们举行过“海珠会议”，商量民军入城、分配驻地等问题。出席的人，龙济光方面有颜启汉、豆皮拉（真姓名我记不得了），民军方面有徐勤、谭典虞、谭学衡、谭学徐等。

关于“海珠会议”的情况，是参与人颜启汉亲口告诉我的。颜说，在会议进行中，徐勤身旁的一个后生仔（年轻人）突然拉枪打响第一枪，龙济光方面的人即发枪向民军方面的人打去，以致三谭（谭典虞、谭学衡、谭学徐）均被打死，徐勤胸部中弹受伤。这个会议，就这样流血而散，大家在枪声中慌乱离开会场。事后知徐勤受伤后由他的随从扶下小船，驶至沙西，进入沙西某医院治伤。

### (三)

我是致公堂洪门中人，关于致公堂的情况我是知道一些的。致公堂在上海有个总机构，叫五祖祠，以赵昱为首领。赵是广东省临时议会的代议士，我和他也很熟。据赵昱说，陈炯明想联合致公堂，想利用致公堂来反对孙中山先生，但致公堂对陈炯明则是不理不睬。致公堂始终站在孙中山先生这一边，肯定不会有和陈炯明联合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事实。

## 二、运动广西自治区军总司令林俊廷 归附孙中山先生的经过

我于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因不满孙中山先生对我的谴责而离开孙中山先生之后，心中也实在难过，觉得自己是同盟会的老会员，这样离开孙中山先生不是办法，总想找机会接回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我所以力劝林俊廷归附孙中山先生，固然一方面是为林俊廷着想，但在另一方面，也是为我自己打算，想借运动林俊廷打陈炯明部将邓本殷这一事件来恢复我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

### (一) 初到广西疏通林俊廷

民国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春天，我第一次到广西，那时是代表张其鏗去疏通林俊廷的，完全与孙中山先生无关。我原来与林俊廷素不相识，是因为这一疏通事件才和他相熟的。为了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得说说我是怎样做张其鏗的使者、来广西疏通林俊廷的。

我和张其鏗本来也不认识，在北京琉璃厂某旧书店里才初次认识他。那时我已不做国会参议员（已任满），在政治善后讨论会任秘书长（该会是安置任满国会议员和民八议员的机构，会长

为王宠惠，我是会员兼秘书长。)，闲来无事，经常去古旧书店看看古旧书，偶或也买一些。当时那些古旧书店的老板，为了招徕顾客，在旧线装书的书架间，设有舒适的桌椅，并备有烟茶，任人取阅古旧书，看的时间长短不拘。看完了，烟茶用够了，可以一点也不买，拍拍屁股就走，店员仍然笑脸送你出门。大概张其鏗也有这种“嗜好”，经常在这种场合和我碰头，相遇的次数多了，彼此就自然谈起来，双方的姓名、住址、籍贯也就互相知道了。这就是我和张其鏗相识的经过。

认识张其鏗不久，在报纸上看见发表张为广西省省长的新闻。过了几天，出乎意料之外，陈太龙突然来找我，说张其鏗要他来征求我的意见，张邀我做代表去广西，疏通林俊廷，使林俊廷不反对他做省长。据说，林俊廷有相当的实力，他的军队已进驻南宁，林被推为广西自治军总司令。张其鏗由北京发表为广西省长，如果不得到林俊廷点头答应，是无法到南宁就职的。

陈太龙，梧州人，是广西籍的国会众议员。因为国会的关系，彼此又能用白话来谈，在北京我和他颇有往来。陈来找我时，我对他说：“你去不是比我更好”？他说：“不然，本地人倒反不容易讲话，子武（张其鏗号）特意请你去，是有他的道理的。”我那时在北京任的是闲职，很想出北京活动一下，但又不甘居张之下，故以半推半就的姿态答复了这个邀约。后经陈太龙居间斡旋，张其鏗以客卿待我，又拿出充分旅费，并由陈太龙陪我同去，我终于接受了这个使命。

我与陈太龙同行，有个识途的老马，途中当然十分方便。我们到梧州住了几天。那时的梧州和南宁，都是破旧的小城。五十多年前的南宁，都是些小街小巷，惟有林俊廷住的“总部”的门前比较宽大，前面有照壁，左右有东西辕门，中间可以跑马。

“总部”门口挂的只是“广西总部”这几个字的招牌，并没有自治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这也许是林俊廷实而不华的做法。我和陈

太龙被接待于“总部”内的水榭，他们真以使者相待，三日一小宴，五早〔日〕一大宴，大宴林俊廷亲自出陪，小宴由林俊廷手下大员作伴，真是十分客气。

比较接近林俊廷的人把他叫做“老K”（粤语，意即老头子）。他虽是绿林出身，但在口头上谈吐颇为文雅，他不但谈话时满口文章，而且还可以用口指示他的秘书怎样改公文稿，不知底细的，真不容易看出他是一个一字不识的老粗哩。

林俊廷是两广之间的一个小军阀，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我对他有亲见亲闻。他是抽鸦片烟的，他的生活就是烟鬼的生活，每天以夜为日，吹烟到半夜，白天总要十二点才起床，吃过饭后，即以他的烟室为一切活动的中心，办公在那里，会客也在那里。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或者来了他认为重要的外客，否则是不轻易走出烟室的。他对我还算客气，第一次在外面会客室接见我，以后也就被请到他的烟室见面了。

烟室的面积不算小，中间是张大烟床，林俊廷经常横卧在那里吞云吐雾。床边有十多张椅子，他的幕僚或客人找他谈话，不是坐或卧在烟床上、就是坐在这些椅子上。白天和上半夜在他烟室的人很多，有时多是闲谈，要谈正经事，往往要在下半夜更深夜静的时候。我在闲谈中，得知他种过田，买卖过人粪，偷过鸡，还当过土匪。

他谈得颇有风趣，他说买人粪也要内行，粪有等级，价钱也不同，用手指沾上口水掐入粪中，将粪取出在手指间互搓，如搓出油腻，觉得油滑，则属上等。他谈到偷鸡也很有味，他说把鸡偷来之后，即在野外搞来吃，不必象在家里那样麻烦，挖个泥坑，加水搞些泥浆，把鸡打死，连毛用泥浆糊上，找些枯枝落叶做燃料，就在坑里连泥把鸡烧熟，将烧焦的泥弄掉，就连鸡毛也拔干净了，点些酱油或盐，趁热吃，真是又香又嫩，其味无穷。他又说，这样烧的鸡，人们叫做“乞儿鸡”，他们则叫“神仙鸡”。

他还问我想不想尝一尝，如想，可以马上叫厨房如法泡制搞个来吃，他们都是会做的。这样看来，林俊廷的出身是相当苦的，可是后来就变了。

我初次见林俊廷时，就把张其鏗致他的信交给他。他接信后，既不拆也不看，只往袋里一塞。我当时还不知道他不识字，心中颇以为怪。我见他不开信看，只好一再把张其鏗的话告诉他，说张其鏗是文人，来做省长一定不妨碍他，请他予以支持。当时林俊廷很沉静，对此未表示可否，只说：“啱来辛苦啦，住几日再倾。”（粤语，意思是：“刚来辛苦了，休息几天再谈。”林俊廷是广东防城县、即今广西东兴县人，讲粤语。）事后想来，我觉得林俊廷不完全是个粗人，而且还相当工于心计。

住下来之后，没有得到具体答复，心里颇为着急。我和陈太龙商量，请他设法催出结果，以便早日回去向张其鏗销差。大概陈太龙是知道他们必须一再商讨的，说急也没有用，且多住些时日再说。过了几天，陈太龙终于陪我去林俊廷的烟室找林了。初去几次，在烟室里的人很多，除应酬和闲谈之外，谈不到正经话。大约住了个把月，有一天晚上，已是十二点钟以后了，林俊廷才单独留住我，卧在烟床上和我谈，表示了他对张其鏗的态度。他说：“好啦，你可以回去啦，叫老张来吧！”在这句话上，我又觉得他颇为粗鲁，对张其鏗不称为“张省长”，而直呼为“老张”。我就很快赶回北京了。张其鏗得知疏通林俊廷成功，也就很快启程，到广西去就省长之职了。

## （二）再到广西试探林俊廷

我回北京住了一些时候，约在同年的九、十月间，几乎是同时接到张其鏗和林俊廷的两个电报，内容都是要求我立即到南宁去，那时我的家眷已在北京，手头不怎么宽裕，本来不大想走动了。适林俊廷的弟弟林毓麟（我们叫他做老晚）带了一个师爷

(即秘书)来在北京,力劝我去帮他哥哥的忙。林老晚来北京是领款的,结果没有领到,只好听我指点,改去领些印花票(当时贴用的印有图案花纹的税票)了事。印花票领了出来,他们因为等钱用,就在北京以二成的低价卖掉,所得只够他们来回的路费而已。我见林俊廷他们既有困难,而且张其鎔也有电邀,因而决定再往广西一行。

大概是这年十月间,我经由海防、河内、谅山、龙州再到南宁。想是林毓麟事先有电告知林俊廷,我一到南宁,即被接入林俊廷的“总部”居住。住定后,我先去见张其鎔,知他要我做政务厅长,当时我弄清情况,没有肯定的表示。回来后见林俊廷一面,作为向他报到,没有具体谈什么。后来向林俊廷旁边的要员了解,才知道林、张二人间发生了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打电报给我这个原疏通人,主要是要我再来疏通一下。他们说:“老K近来很苦闷,张省长靠到陆荣廷那边去了,陆荣廷的兵已开进南宁,大有迫走老K之势。”我见事情不妙,遂又去找张其鎔。

再见张其鎔,他也说出具体问题了。他说林俊廷没有什么实力,不能依靠等等。我见张其鎔对林俊廷变了态度,忘了初来时得到林俊廷支持之情,心中有所不满,认为这有损于道德,当时我没有说什么,只借词辞谢政务厅长之邀。从此我就不怎么去找张其鎔,而多去林俊廷处谈问题了。

有一晚,在深夜里和林俊廷在烟床单独深谈,他把当时的处境告诉了我,向我诉苦,并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见他走投无路,相当苦恼,当即给他分析当时的情况,说他的“督理”是坐不稳的(那时北京段祺瑞曾派林俊廷为广西军务督理),北京方面不可能有实力拿来支援广西,若要独立对付陆荣廷,实在有所不及。我告诉他广东现在有实行三大政策的新局面,可以到广东去投靠孙中山大元帅。我还告诉他,孙中山大元帅要讨伐陈炯明,如他能放弃南宁,把军队开入八属,为孙中山先生去打陈炯明的

部将邓本殷，是会受到欢迎的。林俊廷听了，颇为所动，但仍半信半疑，迟而不决。

经过几晚深夜密谈，我向林俊廷多方试探、打动，极力奉劝，他终于作出了归附孙中山先生的决定，但他最后还说：“我有心回广东去，只怕广东不接受，那就不好。”我说：“如果你有这种担心，那就由我去讲，作为我的意思去进行就是。但事关机要，务须保守秘密。”他就连说：“好，好。”我想接回孙中山先生的关系的时机也就到来了。至此我再到广西之行，到此宣告结束。此后，我就经由北海，转到香港去为林俊廷、也为我自己而活动了。

### （三）三到广西运动林俊廷

我这次三到广西，事情就不怎么顺利了。在三到广西之前，有一段相当曲折的过程，得先在这里说。

我到了香港，在老朋友黄棣甫（黄住广州，适有事来港。）处得知胡汉民正在香港，住在妙风台，遂同去拜访。我将林俊廷的情况和广西的局势详细报告，并提出使林俊廷出兵八属打邓本殷的意见，请胡汉民转告孙中山先生，作出决定，拨发饷银子弹援助林俊廷。胡汉民一再查询，终于表示此事可以全盘接受，但他因要事即须去上海，关于林俊廷的事要待他赴沪归来才能办理，嘱我在港静候。我因离开孙中山先生十年之久，关系未免疏远，这次虽可借林俊廷投靠事件接回关系，但我不想也不便单独去见孙中山先生，打算等候胡汉民回来，然后和他同上广州。于是，我就在香港住下来。

我在香港等候胡汉民时，查到林俊廷驻港代表王正卿（名道平）住在湾仔凤凰台，我曾前往访晤。王是林俊廷内定的参谋长，是钟子鸿介绍给林俊廷的。因钟子鸿荐王正卿时对林俊廷说得很重要，说非找王正卿帮忙不能成功，故林对王非常信任，交

有私章给王，使王正卿在香港以全权代表的姿态出现。我见王时，亦将这个投靠的秘密和他谈，他认为应该这样做，并说要写什么信，可由他用林俊廷的私章办理。

不知怎的，我为林俊廷来活动的秘密给广州方面古应芬知道了。古应芬立即派王鸿庞来港到旅舍找我，说古应芬要我马上到广州商谈。我因胡汉民一时尚未回来，又见有古应芬之召，去广州走走也无妨，遂与王鸿庞同至广州。见到古应芬后，他把我当作林俊廷的正式代表看待，向我要林俊廷的投靠信，说这样才好和大元帅接头。当时我觉得这样做不大妥当，既已与胡汉民在香港接洽商决，不等胡汉民回来而由古应芬先报给孙中山先生是不好的。当时我也有私心，觉得依靠胡汉民为我接回孙中山先生的关系总比古应芬强些，因而决意对古应芬采取敷衍态度。我回复古应芬说：“信是有的，但留在香港，没有带来。”对古应芬故意撒了个谎。这样，这个商谈，就由古应芬嘱我去香港取信而结束。

由于未到胡汉民返回香港的时间，我在广州多玩了两天，没有马上回香港。我的老朋友，当时广州市审计处长韦玉请去陈塘喝花酒，我也乐得奉陪。在这次酒局中，马超俊也在座，马对我很热情，散局后用小汽车送我回旅舍，十分殷勤。真想不到第二天我就被扣留了。事后得知，就是马超俊去告密，说我私自回广州有所活动，也许大元帅当时疑我是由北京来的北洋奸细，因而下令把我拘留起来。

记得我被扣进警察厅，住在侦缉队办公室，自己带铺盖，晚上铺开来睡，白天收起来。对我还优待，没有什么为难之处，只是有武装对我看守而已。

又是事后得知（释放后黄棣甫对我说的），我被扣的消息传出去后，黄棣甫即为我去见胡汉民的胞兄胡清瑞（大家叫他做四先生），把我在香港和胡汉民接洽林俊廷投靠事件叙其始末，请他设

法营救。胡清瑞即去找汪精卫，汪精卫得知后赶紧去找孙中山先生，说一个同志因接洽革命的事回来，竟因来穗手续不完备而被扣，以后搞革命就不好搞了。经这样一说，孙中山先生旋又下令将我释放。

林俊廷的驻港代表王正卿得知我在穗被扣，就即用林俊廷的私章写封派我为代表前来接洽投靠的信，派人送至大元帅府。据说，这对我的释放很有帮助。

我被扣约一星期，有一天，警察厅司法科科长陈鸿慈突然来侦缉队办公室找我。陈是熟人，我见他即说：“你来审我啦”！他说：“不，不，放你了。”他旋即和我离开侦缉队，到他的办公室，要我照例写个悔过书，并见见警察厅厅长吴铁城，就出来了。吴铁城也是熟人，没说什么，只是照例行事。出来后，陈鸿慈请我到馆子吃餐饭，并陪我去仰忠新街找黄棣甫。黄即要我搬到他那里住，以免再发生问题。

释放后第二天，我即被召去河南士敏土厂大元帅府见孙中山先生。一见面，孙先生仍对我谴责说：“雄飞，这十年来，你为什么这样颠倒呀？”经我耐心辨白，把事情说清楚，并着重谈拉林俊廷来打陈炯明的经过和今后的做法。孙先生听了，慢慢平息下来，说：“唔，有搞头。”他接着问我：“林俊廷有多少兵？”我说：“我不是搞军事的，不确知有多少，只知他愿意打八属，只要我们援助他，把名义给他，他是可以打邓本殷的。”孙中山先生表示认可，并说：“我现在专搞三民主义的演讲，对这事不能具体处理，究竟怎样做，你去找汉民商量。”

过了两天，胡汉民回来了，我即和黄棣甫去德宣街胡汉民的住家找到胡汉民，具体商决运动林俊廷的事，拟出一些条件。于是，我带着孙中山先生复林俊廷的信，也作为中山先生的代表，第三次到广西，正式运动林俊廷归附孙中山先生了。

民国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初，我由北海转到南宁时，林

俊廷迫于当时的局势，已作放弃南宁的准备，且已派前头部队进入八属，有的已到达钦廉。我到林的“总部”时，留下的人员已不多，只林俊廷和他左右的一些重要人员。大概由于已到水到渠成之势，见面略谈，问题即告解决。记得当时所谈各条款，大概如此：（1）由大元帅大本营任命林俊廷为广东钦廉高雷琼崖罗阳八属军务督办；（2）林俊廷出兵钦廉北海，通电讨伐邓本殷，并继续向高雷琼崖进兵；（3）大元帅大本营由广州拨发饷银和子弹并派军舰协助。林俊廷完全同意这些条款，并商定立即实行。

林俊廷本来已准备离开南宁了，但他为了避人耳目，要我比他先走一天，约定在北海等他，说他迟一天即来。我到了北海，照林的安排，到造币厂去住。北海造币厂当时的厂长是尹星楷，也是抽鸦片烟的，貌虽不扬，却很健谈。他对我招待得很好，与我谈天说地，使我住下不感寂寞。到了北海，那时算是离开了广西，我三到广西运动林俊廷的史话，也就到这里为止了。

#### （四）我也谈谈林俊廷的失败

林俊廷离开了南宁，连本来就是虚衔的广西自治军总司令的名义也没有了。虽然他通过我的接洽在大元帅大本营那里得到广东八属军务督办的称号，但在旧社会看来，这是走了下坡。至于归附孙中山先生是参加革命，有进步的意义，对于当时的林俊廷来说，他是没有这个见识的。

关于林俊廷的失败，在李家诩写的《林俊廷在廉州的失败》一文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因李家诩不是重要的内幕中人，还有不少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地方。为了补其不足，在我这篇史料的末了，也谈谈林俊廷的失败。

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从到北海的时候谈起。

我到北海住了几天，林俊廷才从廉州来，也住在造币厂。他又和我谈了几天，对要钱要子弹的事谈得多而具体，但对通电讨邓

本殷，则没有切实表示。他为了急于得到饷弹，要我即回广州代为催请，并写有复信给孙中山先生，又派参谋刘太山（李家詒的文章说是副官，我则记得他自己对我说是参谋。）随我同去。

我回到广州，即将林俊廷的复信送给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见这事有了成就，表示很满意。他确实忙于搞三民主义的演讲，这事仍囑交胡汉民办理。那时胡汉民是大元帅大本营的总参议，即秉承孙中山先生的意旨，全权处理林俊廷归附的事。我仍到仰忠新街黄棣甫处住，利用早上时间，就近和黄棣甫去德宣街胡家找胡汉民谈对林俊廷的具体措施。记得当时的决定有三点：①先给饷银二万元，子弹二万发；②军舰可派永丰舰去；③讨伐邓本殷的通电必不可免。有了这样具体的结果，我即交代刘太山回去回复林俊廷，并由我写信给他带去，请他把信念给林俊廷听，务必赶快发出讨伐邓本殷的通电。

事情常有出于意料的，据事后了解，刘太山回去，并没有照我交待的那样办理。大概他为了向林邀功，回去只说如何见到孙中山大元帅和胡汉民，如何无条件给饷拨弹并派永丰舰来助，使林俊廷乐得手舞足蹈。至于我给刘太山带回去的信，他并没有拿出来，也没有向林俊廷提出通电讨伐邓本殷的事。由于刘太山邀功，把“要通电”说成“无条件”，事情就这样给他搞坏了，当时林俊廷也许和我们一样还蒙在鼓里不知道。

及至我们在广州一再接到林俊廷催发饷弹的电，却不见林俊廷通电讨伐邓本殷，遂觉得不解其故。为了解决问题，我和许崇智的代表闵天培又奉派去北海找林俊廷。由于事情原来是我接洽的，到后即由我先去见林俊廷。一见面，林即急于问发饷拨弹的事，我那时还不知道刘太山未向他据实报告，我即说：“你还未通电讨伐邓本殷呀！”后我又把商量好、拟定得比较轻的电稿念给他听，请他迅即发出讨邓通电。大概那天林的情绪不好，听后即变脸发起脾气来，大嚷说：“原来说好无条件，现在又有起条

件来了，有这样的条件，我林俊廷才不稀罕你们这两万元和两万发子弹啦！”我见他发了脾气，又不讲理，我即不和他多说，带着气愤走了出来，以致不欢而散。这些，就是李家誥在文中所说的“温悻悻而出”的具体内容。

后来，我们见因此弄僵了不好，旋即由林毓麟陪同闵天培去见林俊廷，对他说：“通电事不可免，但先后仍可商量。能先通电后领饷弹固然好，待军舰运饷弹到时通电也行，不然，领了饷弹然后通电也可以。即使要增加饷弹，也未尝不可，总要大家有商量。”林俊廷的气渐渐平复，他为了利害关系，也不得不平心商谈。谈来谈去，终于谈定饷弹尽可能增加，待永丰舰把饷弹运到北海时，林立即发出讨邓通电。并进兵高雷。这样，我们又转回广州复命了。

我们回广州时，林俊廷又派刘太山随来。我们回去报告后，大元帅大本营即予兑现，饷银增为三万元，子弹增至十万发，即派永丰舰运去北海，并助林攻打邓本殷。当时原要我骑〔随〕船前往，我因生林的气不去。后要林的驻港代表王正卿去，王正卿不知怎么这样怕，不肯〔随〕船，宁可自己花钱乘商船赶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叫刘太山随船回去了。

王正卿走时，我们交有拟好的讨伐邓本殷通电稿给他带去，请他和林俊廷商量发出，并嘱他回去即就参谋长职，以便在内部贯彻讨伐邓本殷的事。不料王正卿去了又转回香港，而且情况相当不妙。那时我适去香港，王正卿一见到我就说：“坏了，坏了，事情又变了，老K领了饷弹，通电死不肯发！”我见他没有就参谋长职就跑了回来，知道事情确实难搞。王正卿又悔恨地说：“我识错人了。老K不讲信用，说话不算数，我真是无可奈何！”我说：“这事坏在刘太山手上，但是，要解决也不困难。”

那时颇有谣言，说在北海打起来啦，永丰舰被林俊廷扣留啦等等。我知道永丰舰在北海关系十分重要，就对王正卿说：广东

有句俗话，“疮痛银唔痛，疮唔痛银就痛。”意即“舍不得钱，疮就痛，舍得钱，疮就不痛。”反过来说，就是疮不痛时舍不得钱，疮痛时才舍得钱，对付林俊廷这样的人，就得用这样的道理。永丰舰在北海一天，邓本殷就不敢怎样林俊廷，林俊廷对邓本殷就仍有幻想，林俊廷的疮不痛就不肯通电讨伐邓本殷。如果把永丰舰调回来，邓本殷就必然会打林俊廷。到那时林俊廷的“疮痛”了，就肯听我们的话了，不要说通电，就是要他跪着喊爸也干了。王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他又怕搞过火了会把林俊廷搞垮，影响他的饭碗。所以他说：“唔好拧死马骝没戏睇呀！”（粤语意即不要搞死猴子没有戏看。）

时间又过了一个多月，林俊廷的讨邓通电仍未见发出，王正卿觉得太不象话了，也同意我的主张，要请大本营把永丰舰调回来了。于是，我们就一同回到广州，把这番道理和做法对胡汉民说，经胡周密考虑，觉得也只好这样办。由胡汉民代帅决定后，调永丰舰撤回广州的电报就发出去了。

永丰舰调回来不久，果然不出所料，邓本殷就向林俊廷开火进攻了。这时林的“疮痛”了，着急了，就先后派林毓麟和李家詵来广州求援，讨邓通电也就马上发出了。要求派永丰舰再去北海。可是当时永丰舰另有任务，不能马上开去，以致林俊廷就此失败了，真的“拧死马骝没戏睇”了。林俊廷由于没有政治认识，认不清方向而致彻底失败。

## 鄂东工农银行布告

说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苏区银行所发行的票币、公债，多印有文字，如信用券条例、布告、革命口号等。本文即抄录自鄂东工农银行1932年所发行的十串文票币背面所印之布告。

劳苦群众们：

工农银行，是为工农谋利益而设立的，发行票币，是防止现金流出，活泼苏区的金融，发展苏区生产事业，冲破敌人经济封锁的好办法。我们工农即是银行主人，应该拥护自己的银行，假若不信用银行票币，便是帮助了敌人的封锁，危害自己的利益。

现在为要统一票币起见，暂又发行十串一张的票币，以便早日将过去各分行票币收回。凡持有大冶、通山，武宁、瑞昌、金龙、福丰、龙燕、大凤、湖市、沿河各分行的票币者，统限于四月半以前送来兑换，过期即行作废。特此通告。

鄂东工农银行三月廿日

## 国事共济会资料

闻少华辑

**编者按：**武昌起义后，汪精卫被释放出狱，旋在袁世凯指使下与杨度共同发起“国事共济会”。“要求两方之停战，发起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但随着南北和议的进行，袁世凯对该会已无兴趣，故不久即宣告解散。该会为袁世凯搞的反革命活动，所以在该会成立时《民立报》即斥之为“无聊”。兹从《辛亥革命始末记》及《民立报》中辑录了该会的宣言、简章等文献以及《民立报》社论等，供研究辛亥革命史者参考。文中按语，系原刊报纸编者所加。

### 国事共济会宣言书附简章

中国自有立宪问题发生，国中遂分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两党。君主立宪党之言曰：中国之立国以满汉蒙回藏五种人集合而成，而蒙回藏人之能与汉人同处一国政府之下者，全恃满洲君主名义羁縻之耳。今世界各国对我政策，方主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而其所谓领土者，乃合二十二行省蒙古西藏回部等藩属而言；若汉人以二十二行省自立一国，变为民主政体，一时兵力必不能兼定蒙藏，而蒙藏又无独立一国之力，则满洲君主去位之时，即汉蒙回藏分离之时；蒙必归俄，藏必归英，东三省必归日俄；而各国领土保全之策以破，德法不能坐视英俄日之独有所得也，法必得云南等处，德必得山东等处，于是汉人土地亦不能完全矣。欲求领土之完全，满洲蒙回藏之统一，非留现今君主名义不可。以是理由，故惟主张君主立宪。

民主立宪党之言曰：各国革命可以至君主立宪而止，而中国

则不能。非谓君主之为满人，必欲以种族相仇之见排而去之也，乃以君民之种族不同，则人民之权利必为君主所吞与〔欵〕。即令一时被迫而尽与之，然使尚有保持君位之力，则亦仍有推翻宪政之力。故君主一日不除去，即宪政一日不确立。根本解决之法，惟有改君主为民主，满汉蒙回藏五种皆平等立于共和政府之下，始有完全之宪政。并非于政治革命之外，别有所谓种族革命也。以是理由，故惟主张民主立宪。

是二党者各持一说，各谋进行，其所争之点无他，君主民主之一问题而已。此外如确定宪政，发挥民权，则两党之所同也。满汉蒙回藏五种必使同立一政府之下，决不可使分离、以与各国保全领土主义冲突，又两党之同也。然则两党共同之目的安在乎？皆不过成立立宪国家以救危亡之祸而已。

近者革命军起，东南响应，北京政府与武昌军政府各以重兵相持，两不相下。设必欲恃兵力以决胜败，无论孰胜孰败，皆必民生涂炭，财力困穷。以保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君主立宪党所不忍出也；以去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民主立宪党所不忍出也。设更不幸而二十二行省中有南北分立之事，又不幸而汉人团为一国，蒙回藏遂以解纽，以内部离立之原因，成外部瓜分之结果，则亡国之责两党不能不分担之矣，岂救国之本意哉。

然而两党之政见应何去而何从，非两党所能自决也，必也诉之于国民之公意。用是两党之人联合发起，以成斯会，意在使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要求两方之停战，发起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无论所决如何，君主民主两党皆有服从之义务。不服从者即为国民公敌。法国拿破仑第一执政时，帝政或民政两问题不能决也，由全国人民投票公决之。南意大利诸小邦之属于罗马教皇或撒的尼亚两问题不能决也，由诸小邦投票公决之。国家大事决于国民会议，此先例之可援，而适

于今日中国时势者也。

至于实行本会宗旨之时，其对于北京政府之行动，由君主立宪党任之；其对武昌军政府之行动，由民主立宪党任之。总之两党之意不欲背其平日救国之怀，而以相争酿成危亡之祸。故于纷争之际，咸有惴惴之心，此则对于全国国民所共同求谅者也。

一、本会以保持全国领土（各省及各藩属）之统一为宗旨。

二、本会依前条之宗旨，要求两方停战，鼓吹组织临时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以免全国战争之祸。

三、本会会员平日主张君主立宪者，担任请愿北京政府赞成本会办法；平日主张民主立宪者，担任请愿武昌军政府赞成本会办法。

四、无论何人得本会会员二人介绍，均得为本会会员。

五、本会本部暂设天津，各省及各藩属地方随时得设支部。

六、本会设干事四人，两党各举二人。

七、各省及各藩属地方有赞成本会宗旨者，自行组织支部，一面通告本部。

发起人 君主立宪党杨 度等  
民主立宪党汪兆铭等

按：该会之发生，乃著名之政客某为政府所划之密策，袁内阁李议长大赞成之，而革党中如精卫等亦多有中其计者。兹由个中人探得某政客所议该会得力之点，公诸一般舆论，即可以得其真相矣。

（一）该会之召集非两月后不能开会，此两月中各省人心一懈，鄂晋等要省必可克复。

（二）即一旦开会，主张君主立宪者必占多数。

（三）即令主张共和之票占多数，亦必有许多反对之省

分，彼时国民与国民宣战，政府可不劳而致胜。

(四) 藉京城恐慌人人逃归之际，密遣议员托词避乱，赍重金回籍运动在籍之议员、军人，令其主张君主立宪，不从者刺之，则国民会开时，政府愈无失败之虞。

〈经纬报〉九月二十八日(1911年11月18日)

### 杨度呈请内阁代表书

国事共济会会员君主立宪党开缺学部副大臣杨度等，为请朝廷明降谕旨实行停战，速开临时国民会议，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救危亡而维大局，呈请代奏事：窃自武昌革命军起，全国响应，朝廷号令不出都城；未独立者仅直隶、河南二省耳。宗社之危系于一发，若欲仍恃兵力以勘内乱，非特生民涂炭，财力困穷，且沿江沿海遍竖白旗，亦复战不胜战。与其专为战守之计，何如别求解决之方。用是集合同志，创成此会，意在要求两方停战，速开临时国民会议，而以君主民主一问题决之国民公意。

议者以为会议必由多数取决，是否必为君主，殊无把握。不知此时欲言完全把握，虽伊吕复生，不敢自信。惟是会议既开之后，则外交内政，利害得失，彼此可以互陈，以期归于一是。比之目前状况，君主立宪之言仅能言于都下，而各省概置不理者，实犹彼善于此。即令决议改为民主，然朝廷既肯以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则尧舜至公之心，已为海内所共敬。人民对于皇室，其必优礼相加，而无丝毫危害之意，可以预决。而知和平解决之方，莫逾于此。

拟请明降谕旨，实行停战。一俟武昌革命军承诺停战之后，即将赴鄂军队撤回，以示永远停止战争，不以兵力解决之诚意。并召集临时国民会议，议决君主民主问题，若能将君主民主朝廷皆乐于观成之意，昭示天下，咸使周知，尤足以生人民之感情，为平和之保障。至于临时国民会议之组织、与其选举方法，应由

会中拟具草案，仍由两方【承】诺，然后据以召集。未便由谕旨遽定办法，致生窒碍，合并声明。所有呈请代奏原由，理合具奏，伏乞公鉴施行。须至呈者。宣统三年十月初三日。

〈国民公报〉十月初六日（1911年11月26日）

### 资政院第十一次会议纪略

九月三十日下午二点五十五分钟开议。……议长谓现议第五提议，陈请保存中国事建议案，请股员长报告。郑议员潢代为说明，谓：陈请书之主旨，即在两面停战。既已停战，乃有办法。又杨度等陈请设立国事共济会，其意以为战争不已，则生民涂炭，无有已时；于此求一和平解决之法，即两面停战，复召集国民会议，仍可表决君主、民主立宪问题。又江宁省陈请书言，江南官军惨杀，殊非人道，宜请旨停战，此事重大，略为报告，请众讨论。

范议员源濂登台发言，谓国事共济会其所希望即在国民会议。其应议问题即君主与民主之政体。或者谓提议民主非本院所宜，但革命党以此为旗帜，徒恃本院持君主立宪之说，未必足以破之。宜请明发上谕，许开国民会议，两面共同研究，主张君主立宪者，详说其真理，以维持君主立宪。盖国民会议在中国为例外，在各国为常举，且为各国办有成效之法；但求此法不壅于上闻，采择与否，听之朝廷而已。

刘议员述尧谓，国家既不以兵力平乱，惟有以此和平方法解决之。国事共济会者，即发表政见之地也。

李议员文熙谓，大局如此，本院对于存亡问题不能不设法研究。盖两面趋于极端，势必出于战，战则生民涂炭，不堪设想。至有谓该会合两党聚为一堂，恐易生冲突者，似无足虑。盖政府与革党及各省三面派人，为共同之讨论，自可和平解决。

牟议员琳登台发言谓，大乱起源即因政治不良所致。现信条

颁布，人民之要求极为圆满，故资政院对于政府，但能为君主立宪之请愿，如有国民会议可以发表意见，否则南方纷纷独立，但有民主之说，其势甚危险。又大局糜烂如此，革党已宣布为中华民国，未必肯自行取消。如能开会服从多数，亦未始非取消民主党之机会。即自中国历史地理观之，亦不利于民主。至谓资政院系主张君主立宪者，不能提及民主。但国事共济会非出自本院，但为之上达，亦不至有所违碍。

喻议员长霖、景议员安均谓，与信条有冲突，宜取消。兴〔籍〕议员忠寅谓，我辈既为资政院议员，自无主张民主者。但时势危急如此，不能拘牵法理，凡有可以救亡者，吾辈即当细心研究之。乃者乱事迭起，将及一月，其所以不能即平者，即君主民主两问题未决之故。自种种方面观察之，既无以兵力平乱之理，则惟有合全国人之意见，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本院对于此陈请书，但期以之上达，承认国民会议。将来国家前途乃有希望。不然因内忧而牵及外交，乃至危险之事也，可不惧哉。

时反对者颇持激烈之说，议场大譁，议员亦多退席者。议长宣告展会。时五点五分钟。

《经纬报》十月初二日（1911年11月22日）

### 无聊之共济会

近闻北京共和党人汪兆铭与立宪党人杨度组织共济会，欲各省派代表至京，议决君主民主两大问题。记者闻之而疑，以为或舆论猜测之词，不必见有实事。而今复见其布告书及草章，始知北京党人竟有此无聊之举动。其根本上见解已属荒谬无理。记者既有所见，安得不词而辟之。

嘻，今后之中国为君主，为民主，尚欲开议解决耶？以全国国民之同意，咸趋于共和民主，帝王一物已不容复现于新中国，而况彼爱亲〔新〕氏无知之孺子乎！且中国革命，本非欲汉族独立组织国

家，亦必合满、蒙、回、藏四大民族共立于共和光〔国〕中，同享自由之幸福。今天下光复过半，苟立宪党人能省大势之所归，同心协力，推倒满清皇室，则战祸自然消弭。而其消弭乃根本上之方法，亦无复逾于此者。又何必以五大民族之英秀人群终屈服于一二冥顽无识野蛮皇族之下哉。

即以满族而论，虽与汉族为世仇，亦其不肖酋长遗谋不彰之咎。今吾汉族既消除前嫌，开心剖肺示天下以至诚，则满族亦必企望共和之早成功，而不愿爱亲〔新〕氏一家高踞君主之位，以貽灭类之大祸。矧在吾同种之立宪党人休戚与共，又何必自相歧异，使国是不能早定，而为他人作保卫尊荣计乎。是亦惑之甚矣。盖今日君主之不祥物，断断不容于中国，已不待片言之讨论，又何必作此种无谓之举动，以惑世人之观听哉。

若夫共和党人，其宗旨目的手段既以共和为主体，则民主之建施，当无所稍存疑虑之念于其胸。而君主之不及民主，其理解亦复洞谳；则今日革命事业将告成功之际，为共和党人者，亟宜注全神于建设，而巩固中华民国万世不拔之基。奈何复随波逐流感于立宪党人一二之谬说，将待于君主民主之解决乎。

即如汪兆铭，亦鼓吹革命有年，乃党人之有学识者。前此在京暗杀未成，囚锢终身，今清政府施其谄诈笼络之手段，释汪出狱。彼非有爱于汪也，爱其爱亲〔新〕氏万世一系之皇基耳。而一世英物之汪兆铭，竟感虏廷不杀之恩，而为彼满皇说法乎。不然，既纯然主张共和，则不致而有所欲各省代表会议于君主民主为也。

总之，记者于此敢宣言曰：共济会之设，非吾全国共和党人之同意也。

夫共济会成立之意义，亦不过曰消弭南北之战祸而已。然所谓消弭战祸者，岂在君主民主两问题之解决哉。亦不过曰，共和目的达，则战祸弭；共和目的不达，则战祸一日不得弭而已。在京党人既恐战祸之延长，即当于各方面尽力使共和目的

早日得达，不当妄行要求停战，而作无聊之讨议〔论〕也。

记者最后之一言，甚望吾全国同胞不承认此种荒唐之共济会，而并力于共和之建设，使君主之不祥物，永远不存留于二十世纪之新中国。流无数热血而购得真正之自由，亦爱国男儿所乐为也。战祸云乎哉。

〈民立报〉十月初二日（1911年11月22日）社论

### 共济会大不济事

（北京快信）国事共济会发起人杨度所上资政院之陈请说帖，虽经陈请股提出会议，而钦选议员中多数表示反对。日前议场已因之大起冲突。兹闻资政院又因此事开一谈话会，两派仍有争执。闻其反对之理由，则以宪法信条系由资政院奏定，此时若提出君主问题与宪法信条自相枘凿。且资政院虽系立法机关亦无议决政体之权力。故两派争之甚激，大有决裂之势。并闻此问题发生之后，议员中又有少数之中立一派，对于此事不赞不〔一〕词，如关于此事开会即拟托故不到。观此现象则共济会亦不过徒有其名，毫无济于实事也。

〈民立报〉十月初十日（1911年11月30日）

〈共济会如此下场〉——杨度蛊惑之无效

### 国事共济会解散宣言书

自战事开始以来，两党之人皆知战事延长，于中国前途有无量之危险，故欲以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息将来之战祸。两党之人持此目的发起斯会。一面由度陈请资政院议决，呈请内阁代奏，舌敝唇焦（辛苦你！），以求（求字丑极）主张之通过；一面由兆铭电达上海军政分府转武昌军政府，请求承诺所主张。乃资政院不为议决，内阁不为代奏，而武昌军政府亦无回电，上海回电只承诺国民会议，于停战与否并未提及。今者武汉

血战，兵事方殷，平和解决之难，已为天下所共见。在君主立宪党之意，始终不愿以杀人流血解决君位问题，北军进攻实所反对。在民主立宪党之意，则以为若别无平和解决之法，惟有流血以护其宗旨。是共济会之所主张已归无效。用特宣告解释，惟天下伤心人共鉴之。发起人杨度、汪兆铭等同启。

〈民立报〉十月二十一日（1911年12月11日）

## 唐绍仪发电稿

(1919—1920)

**编者按：**唐绍仪，字少川。1919年南北议和时，由军政府任为南方总代表。这部分电稿是他在谈判期间发给各方的电报，分为明、密码两部分。原稿已毁，这是唐绍仪的机要秘书黄光甫先生保存的抄件。今删去重复、应酬部分，整理发表，供研究参考。

### 明 电

#### 1. 致朱总代表李督军电 1919年1月29日

南京朱总代表并转李督军鉴：西南议和代表章士钊、胡汉民、王伯群、李述膺、饶鸣鸾、彭允彝诸君准于今日夜车赴宁，面谒台端。谨电奉闻。唐绍仪。艳叩。印。

#### 2. 致朱总代表电 1919年2月1日

急。南京朱桂莘总代表鉴：顷得三原于总司令右任函称：“奉军全部加入战线，管金聚攻夺宝鸡，连日兴、武、盩、鄂等处迭有激战”等语。方今和议密迹，国人企望和平，乃许、张、陈、管各军群起破坏陕局，殊与所拟停战划界办法不符。应请执事迅飭许、张、陈、管各军实行停战，退回原防。事机迫切，伫盼教复。唐绍仪。东印。

### 3. 致朱总代表电<sup>①</sup> 1919年2月1日

南京朱桂莘总代表鉴：昨章、胡、彭、李、王、饶六代表赴宁，谅经接洽。西南方面主张会议地点应在上海，历经电北政府述明理由。此时似应定期开议，俾时局早日解决。应请尊处速商贵代表诸公决定电复为盼。至会议规则，俟面商并复。唐绍仪。东印。

### 4. 致朱桂莘电 1919年2月4日

南京朱桂莘先生鉴：得三原急报，自奉军管旅全体加入战线之后，战事日趋剧烈，战局日增扩大。夫陈树藩与靖国军尚为陕西省内部之争，奉军竟敢不遵停止进攻之命，擅自开衅破坏和局，似此所谓停战划界者何由实行？窃谓为解决陕局纷纭计，为除去议和将来障碍计，除将奉军撤回原妨，殊无办法。即请执事电告北京政府，明颁停战命令，飭凡于停战令下后入陕之北军，全数撤退，以免横生枝节，并惩许、管抗令挑衅之罪。至陈树藩嗾使奉军加入战争，尤为造乱之首，应即日撤离陕境，以遏乱源。且更有不得已于言者，当此议和将始，而奉军竟敢抗令挑衅，是即北政府威令完全不行之证，则将来双方所议纵有结果，北政府如何负责？若明知所议不能实行，则双方会议岂非多事？请将此意转告北政府，并即日答复为盼。唐绍仪。支印。

### 5. 致徐东海电<sup>②</sup> 1919年2月5日

万急。北京徐东海先生鉴：据路透电报称，日使对我警告，干涉我外交主权，谓政府当训令在巴黎之中国代表，凡所主张非经日本同意，不能提出和平会议；中日缔结之密约不能发表。

① 同日有致李纯电，内容略同。

② 此电与下载致朱启铃电，同时转电军政府各总裁。

中国政府如同意，则去年九月参战借款二千万元中未付之千七百万可以照付，否则将该借款取消契约，并索还已付之三百万元等语。此事果确，殊骇听闻。我国自有主权，岂能受此无理恫喝。四万万国民未死，亦岂能受此屈辱！公负莫大责任，全国具瞻。请即飭部据理答复，迅速筹偿该款，取消军事协约，中日一切秘密条约得由我国全权代表随时提出，诉之万国公论，公不能使之有所瞻顾以违反民意。至日使所指三百万元之款，如公不能筹偿，我全国国民自应力任。否则公无以自解于天下，国民亦将谋所以对公。一发千钧，宜立裁断，无任盼切。绍仪。微印。

#### 6. 致朱总代表电 1919年2月5日

万急。南京朱总代表鉴：昨日路透电报称：日使警告，干涉我外交主权，谓和平会议当唯日本马首是瞻，不容有所主张，否则参战借款契约须即取消，并索还前交之三百万元等语。当即电东海如下：(略)

按参战借款成立于欧战紧急危险之时，未经国会同意。今情势变更，该约本无继续承认之必要。日使持此以为要胁，殊属强横无理。我如俯首听命，何以立国。现惟有迅即筹偿该款，同时取消军事协约，庶免为高丽之续。四万万民意所在，万国公论所在，无所逃避。请尊处亦以此意急电东海，迅速裁夺，无任盼祷。唐绍仪。微印。

#### 7. 致南京朱总代表电 1919年2月7日

南京朱总代表鉴：顷准秀公鱼电称，所拟停战办法五条<sup>①</sup>，经北京政府电准照办，已同时电征军政府同意等因。准此，除由

<sup>①</sup> 江苏督军李纯提出实现全面停战的五项建议：一、停战区域包括陕、闽、鄂三省；二、北方“援陕”“援闽”军队均停止前进；三、双方议和总代表共同派员到陕西监视停战；四、陕、闽、鄂三省由双方将领划定停战区域；五、双方在划定区域内剿匪卫民。

此间电军府速催张君瑞玘剋日兼程赴陕外，应请尊处即电京，迅飭前方防线各军实行停止进兵，不得再施攻击，以昭诚意而维和局，无任企盼之至。绍仪叩。虞印。

**8.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2月7日

广州军政府总裁均鉴：顷准李督军鱼电称，所拟停战办法五条，经北京政府电准，已同时征钧府同意等因。准此，当于本日电朱总代表，请其电京迅飭前方防线各军实行停止进兵，不得再施攻击，以昭诚意而维和局云云。相应电达钧府，请一致应付，并速催张君瑞玘剋日兼程赴陕主持，无任企盼之至。绍仪叩。虞印。

**9. 致广州参议院张瑞玘电** 1919年2月7日

广州参议院转张瑞玘先生鉴：南北两方公推台从入陕监视停战划界事宜，谅已鉴悉。顷准李督军鱼电称，停战办法所拟五条经北京政府电准，已同时电征军府同意等因。准此，当于本日电致朱总代表及军政府一致进行外，务请台从剋日兼程入陕主持一切，无任企盼之至。绍仪叩。虞印。

**10. 致巴黎顾王二使电** 1919年2月8日

和会尊议极是，全国嘉许，希竭力进行。青岛为德租地，非属地可比。若京电意存畏葸，必出日本强迫。全权在握，诸君务勿瞻徇，自有全国国民为后盾也。绍仪、启钤。齐。

**11.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2月11日

万急。北京徐菊人先生：前以陕局纷纭，屡电请迅颁布明令，实行停战，撤回原防，并惩抗令挑衅之罪，迄今未蒙赐覆。而桂莘亦尚未莅沪，协议无由。顷接三原急函，陈、刘、许、张、管

等军全体联合加入战线，甘晋各军相继进攻，而蔡成勋亦由绥远移驻榆林，宋邦翰由郑州将入潼关，大宗军火运输不绝等语。当兹和议将开之际，似此日逼日紧，愈演愈烈，试问和议开后，纠纷曷免？进行何由？掬诚质问，敬祈迅覆。唐绍仪。真印。

### 12. 致广州政务会议电 1919年2月11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诸公均鉴：前准贵会议议决，以唐绍仪为南北议和全权总代表，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鸾、李述膺为代表。并派员资送总代表证书前来。兹各代表已先后抵沪，会议地点亦经南北协商决定在沪。仪遵于二月初一日正式就职，谨以奉闻。唐绍仪叩。真印。

### 13.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2月12日

万急。北京徐菊人先生鉴：兹当和议进行，中外瞩目，非先将目前最为障碍之事实立予解决，无以息纷。陕西问题迭经电告，自应迅速严令停战，惟非一派虚文所能了事，请按照李督军鱼电切实办理。否则一方言和，一方挑战，咎有所归，尤不能示信于方来。至北方既有言和诚意，无事更修战备，而借用军费，接收军火，犹惟日不足，殊堪诧异。屡请通告日本停止一切军火输送入口，其已运送来华者，应完全装还日本，以杜流弊。以上二事，关系重大，望即施行，并确实赐答。唐绍仪。侵印。

### 14. 致军府国会及西南护法各省电 1919年2月12日

广州国会林、吴、褚议长及议员诸公、军政府岑、伍总裁、林总裁兼督军莫、赵、谢各代总裁、李总长、李督办、瞿省长、李前省长、漳州陈省长诏安、吕总司令、方总指挥、武鸣陆总裁、桂林陈省长、云南刘代督军转行营唐总裁及各总司令、贵阳

刘督军、王军长、四川熊督军、杨省长并转各总司令、永州谭联军总司令谭组庵先生、程颂云总司令、赵师长及各总司令、施南柏总指挥转黎、石、唐、王各总司令、上海孙总裁、孙伯兰、章太炎先生均鉴：前准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以唐绍仪为议和全权总代表，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王伯群、刘光烈、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为议和代表，并经派员赍送总代表证书前来。兹各代表经已先后抵沪，开议地点亦经南北议定在沪。议定于二月初一日正式就职。迨者和议行且开始，虽补偏救弊，容有未周，而遗大投艰，义不获已。窃念民国成立以来，兵燹频仍，纪纲荡尽，以诡随为相容，以苟安为无事。盖政本不立则乱机靡穷，强权不锄则真理终晦。自非于合法之中求和平之鹄，于应变之外奠郅治之基，其何以收一劳永逸之功，进而与世界周旋，此不能不就教于公等者也。谨布愚诚，伫待后命，海天在望，无任主臣。绍仪叩。文印。

#### 15. 致南京朱总代表电 1919年2月13日

急。南京朱总代表鉴：会议规则早经双方议定，曾交汪代表有龄转送尊处，谅经接洽。中外舆论责望和议早开，南北所有纠纷各节，会议迟开一日多受一日之害。兹特嘱汪君兆铭、卢君信专诚来宁，欢迎执事及各代表诸公即日来沪，以便订期开会，共决大计，无任延企。绍仪叩。元印。

#### 16.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2月14日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顷得干臣元电，强词辩护，一若此间侵电言过其实者。查双方所商停战办法五项，首在执行实行（或严令）停战，屡经南方电促，即日颁布停战明令，乃至今未见实行。而奉军全体加入战线，在上月廿日前后。张锡元军队加入，亦在上月廿五日前后。其他若运输大宗军火入陕，管金聚进占宝鸡，甘

军侵犯陇县，蔡成勋由绥远移驻榆林等事发生，均在和议将开，停战办法双方协促实行之际。且日来陈、管、刘、许等军抗令挑衅，全陕几成战区，中外共见，岂北庭毫无闻知，非所谓一面言和一面挑战而何！至军费军火，则如十二月初间借自日本之二百万，其用途为何？正月二十一日由秦皇岛上岸之枪万四千及野炮山炮机关枪等系供给何方之用？凡此皆彰彰在人耳目，侵电所指并非一种讹传，和议正当进行，而此等事实乃欲一笑付之，岂以为儿戏耶？要之，对于侵电所举二事必有切实之办法，始能表示诚意，虚词相抵，甚为不取，愿公审之。绍仪叩。寒印。

### 17. 致三原于总司令电 1919年2月19日

三原救世堂于总司令鉴：准北京国务院电已于覃日公布五项停战办法，严令在陕北军一律实行停战，未识现时究竟如何，祈迅覆。绍仪。皓印。

### 18.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2月16日

急。北京徐菊人先生鉴：顷接三原于总司令急函，现西路战事尚未停止，而东路战事又复紧急，刘世琬、姜宏谋等攻我兴始、荆姚、关山等地，战事极剧。而陈树藩亦复于月之五日亲率卫队出省督战，已驻渭南向我交口对岸大施攻击，我军至为愤激等语。夫当兹和平会议将开，停战办法将行，北方所派人员已抵西安之际，陈树藩不思约束将士实行停战，静待解决，乃竟多方欺人，一意挑战，西不得逞，东复急进，似此以往，所谓停战画界办法何日实现？和平曙光何日获覩？请即电飭在陕北军各将领，即日一律实行停战，如仍有挑衅者，应即治以抗令之罪。并将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停战令下后入陕北军一律撤出陕境，以免横生枝节。时机迫切，希即施行。唐绍仪。铤印。

**19.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2月17日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路透电载北京国务院电陆专使，宣布各项铁路合同，又载国务院议决提用与日本所订参战借款余额千七百万元。查欧洲和平已久，参战无名，更无假托参战名义引受借款之理，此项借款，国民决不承认。且各种铁路合同无一经国会通过，不能以提出欧洲和平会议即作为有效。此意请飭外交部电陆使声明，无任盼祷。唐绍仪叩。篠印。

**20.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2月18日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干臣篠电奉悉。已电前敌查明实情，并飭严守原防，不得轻进矣。绍仪叩。巧印。

**21. 致北京陈籛电** 1919年2月18日

北京陈籛先生鉴：来电不详，现在各界怀疑正深，非将此次交涉及关于此事件之内容始末详细披露，无从据以解释。当局若以舆论为重，切宜注意。唐绍仪叩。巧印。

**22.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2月18日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诵干臣删电，对于此间侵电所提二事，只认为前此之举措，便当不复深求，实与鄙意刺谬。例如借款借械，既由参战而来，现在欧战已停，即无继续进行之理，故侵电要求停止一切。今不闻有相当之办法，但以非此时发起为解，何以服人？陕以奉甘各军加入攻击南军，系在北方宣布罢战言和以后，真、寒之电可以查考。今姑认为北方无和战并用之意，惟自元日宣布条例后，若许、陈等犹复违令挑战，则破坏和局之责当在北方，公亦恐不能逃天下之责备。和议进行在即，故敢掏诚相告，无所隐讳，敬祈留意。绍仪叩。巧印。

### 23.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2月19日

急。北京徐菊人先生鉴：见报载龚心湛近发行民国八年短期公债四千万元，以盐税余款作抵。查约法规定，凡关于国库有负担之契约，须经国会同意。此项公债既未交国会同意，当然不能认为有效，国民尤不能受非法之负担。且当今和议开始，诸事正待协商，有何特别需要，忽发此巨大之公债，望即将此项公债取消，以免国人疑惧。唐绍仪叩。皓印。

### 24. 致广州军政府各总裁及西南护法各省区通电<sup>①</sup>

1919年2月20日

广州军政府各总裁（余銜略）均鉴：绍仪不敏，承国会及军府以议和总代表相委，深以国难未已，民困待苏，不敢固辞，勉为肩任。迩来内外情势益加切迫，非速行开议何以解兹大纷。会北方代表齐集沪滨，迭与磋商，遂行决定。谨于今日午前九时，会同南北双方全体代表在上海德国总会举行平和会议开幕典礼，礼成。谨此电闻。绍仪。笱印。

### 25.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2月22日

万急。北京徐菊人先生鉴：本日路透电载：北京国务院通告日本使署，愿接受参战借款余额一千七百万元。查欧战已停，参战不成理由，前已有电抗议。况现时和议已开，若再提取外款，是否欲和议进行，抑欲横生障碍，请即核夺。唐绍仪叩。养印。

### 26. 致三原于总司令电 1919年2月24日

万急。三原于总司令鉴：张瑞玘君业于漾日首途。惟陕事于十三日停战令下后实情如何，有无战事发生，即希以密电详覆。

<sup>①</sup> 此电同时致广州参众两院。

绍仪。敬印。

27.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2月27日

万急。北京徐菊人先生鉴：昨电请停止接收参战借款，想已入览。今日我国民所最怀疑而亟思去之者为参战军，因其引入特殊之外力，破坏列强之均势，偏快个人之私图，危及全体之公安，对内对外俱无理由以存在。而此种军队实仰给于参战借款，为本清源计，正宜及早停止，以便收束。前此当事者以为彼方或迫我履行契约，不能无所瞻顾，实则欧战已停，何战可参？时效已过，而为种种曲解以文过，此中不可告人之私心，益为路人所共见。今则日本政府亦鉴于世界潮流之趋向，内外舆论之交迫，令日使来外部声明不复相强，则转圜自救，机会即在眼前。公自谓不忍国家危亡，故勉担大任，若复听此事之成行，不特言行相违，为个人盛德之累，且党恶以祸国，尤为公不取。和议正在进行，而对此破坏和平危及国家障碍物，故优容而庇护之，是岂以国家为已任者所忍出！更征之中外舆论，一致反对参战借款，已异口同声。公若以民意为重，谅必不致犯天下大不韪而不恤，且事非他人所强要，而我乃甘心卖送，情实既不可掩，清议尤不能逃。启乱召亡，事在旦夕，而尚以犹豫因循之态度将之，此诚所谓大惑不解者也。前电意有未尽，故申言之，所期当机立断，无任迫切待命之至。唐绍仪。沁印。

28. 致广州参众两院电 1919年2月27日

急。广州参议院林议长、众议院吴、褚议长及两院议员诸公均鉴：迭承来电，敬悉宪法为根本要图，制宪为议员天职，大本确立，枝节无自而生，年来变乱相寻，未尝不原于此。尊论以完成宪法为急务，远谋硕画，无任钦佩，仪当本尊旨代为转达。至聘请参赞事，迭承诸公函电交相责备，慚悚无似。仪对于此事本

无丝毫成见，亦非绝对主张，不过本尊重国会之心，冀收集思广益之效耳。诸公既认此举为不宜，仪自当服从公意。惟才识浅薄，陨越时虞，尚希常锡南针，藉匡不逮，无任盼祷。唐绍仪。沁印。

### 29.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3月1日

急。北京徐菊人先生鉴：日前屡次电公请停止参战借款及商废军事协约，欲公之自动弭患而救亡，凡所进言为国谋，亦为公计也。乃得干臣俭日来电，但作盛气凌人语，一切不顾不审，此电公曾寓目否？绍仪前电所言与钱电辩护之语，尽可宣示中外，任天下人断其是非，今亦不暇与为笔墨之讼，但恐当事者不能一味怙过，国民亦不能箝口结舌，坐视此等误国之行为耳。责有攸归，无可逃避，公其思之。唐绍仪。东印。

### 30. 致广州军政府电<sup>①</sup> 1919年3月2日

万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及参众两院公鉴：并转护法各省督军、省长、各军总司令、总指挥，各师、旅长、各督办、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各团体、各报馆均鉴：本日向中外宣言停止和议，其文曰：中华民国当世界大战争之际，不幸而自陷于内争者年余，军政府鉴于国民之公论及友邦之劝告，与北京政府开诚言和，特派全权代表，冀将国家一切根本问题彻底解决，以达永久和平之鹄，此物此志谅中外之所周知。不幸自二月二十日开会以来，会凡六次，乃有理宜先决之陕西停战与参战军停募之两大事件，横生梗阻，遂致所谓根本问题讨论未遑。盖所议者和也，和战不能并立，一面言和，一面主战，此非北京政府谋和之无诚意，即其威信之不能行，有一于此，和必无幸。

查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政府颁发停战命令，本应陕闽一律，乃藉词剿匪，乘机进取，致陕西人民受停战后之痛苦者三阅

<sup>①</sup> 此电同时致各省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各团体、各报馆。

月。延至二月十三日，始对于陕闽鄂西根据江苏李督军所拟五条办法颁发停战命令，北方代表始至会议席上声言关于十三日以后陕西停战事件当负完全责任。乃自十四日至二十一日，陕西前敌日有快邮报告，皆称北军大举来袭，西东各路失地有差，三原本部且见摇动。仪等要求与三原通电为停战之初步，至今不见一电来自三原。似此且战且和，仪等负有言和职责，果何以对陕民！何以对天下！遂于廿八日午前九时提出实行停战与撤换陕督陈树藩两条条件，限四十八小时答复。届时答复如难满意或竟无答复，则证明北京政府之无诚意，和议势不得不停。今限期以届，复文未至，和议自明日起即无法进行，北方代表已有总辞职之表示。仪等才短识闇，致中外想望之和平骤遭挫折，深用咎心。惟以军政府酷爱和平，甘居退让，及仪等委曲求全之苦衷，苟非万不得已，决不愿有此顿挫。

至参战军之应停募，理尤显然。盖和者不战之谓也，当此欧战之终，本会正谋大举裁兵之始，乃利用国防之名，行其增兵之实，苍头特起，其意何居。仪等要求宣布北京政府与日本所结军事协定之正附各件、参战借款之条约全文，今所交到仅协定正文，亦并未暇议及。

总之，和平以谋根本与去障碍二义相为表里，脱障碍之不能去，尚何根本之可谋。今举步未终，大波以起，凡中外之所蔽罪于仪等者，俱所乐受，惟于不绝如线之国本与水深火热之人民，公等有何良策足资挽救，俾仪等得所用力，以补时艰。仪等不才，窃愿承教。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鸾、李述膺叩。冬印。

### 31. 致南京李督军电<sup>①</sup> 1919年3月2日

万急。南京李督军鉴：仪等本日通电中外，宣言和议停顿。

<sup>①</sup> 此电同时致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及直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

其文曰（电文同上）等语，用特电达。我公酷爱和平，素持正谊，想必有鸿筹硕划，使国家转危为安者。临电神驰，伫候明教。唐绍仪叩。冬印。

### 32. 致各省各团体各报馆通电

1919年3月9日

各省各团体各报馆鉴：钱干臣麻电诸公想已寓目。该电着眼处谓此次会议缘起，乃因护法以启兵争，则议题所列，自惟以法律为重，即因护法问题牵及事实，亦必有一定之范围云云。干臣此电，揭明内争之原因，尊重护法之主张，不特词严义正，实获我心，且在干臣等方面，尤见迁善悔过，服从法律之真意。干臣果本此义以求和平，则和平自可拭目而至。年来战祸绵延，生民涂炭，诚如干臣所言，纯因护法而起，然亦因一部分人公然违法，故乃启护法之兵争。如护法问题迎刃而解，则所谓陕西问题、军事协约问题、参战借款问题、国防军问题，悉在法律制裁之中，仪于此等问题固不必争持，亦无所用其争持也。

电文中对于陕西战事、军事协约、参战借款、国防军诸项，强词自辩。然会议以求和平，不先去和平障碍，则和平会议何自而进行？全国趋向和平，何忍陕西一隅独遭兵祸。既曰注重裁兵，何以双方停战后，犹借外款以添兵，借名目以卖国？尤奇者，谓北方首倡和议，然军政府要求对等，和平会议之公电已于十月卅号发出，北京因迫于友邦之劝告，乃于十一月六日承认军政府之要求。凡此种种，事实具在，天下自有公论，非笔墨所能辩护。抑干臣既认定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则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即不斤斤致辩，国民且进而嘉勉其改过矣。要之干臣麻电主旨，实认定此次和平会议纯系解决法律问题。法律问题一解决，则他项问题尽为枝节。干臣可谓一语中的，能见其大。此后惟要求干臣言行相顾，速将北京政府一切法外之行动悉纳入于法律之中，我

军政府既贯澈护法之初衷，则一切问题悉听法律解决。国民希望合法之和平者久矣，仪知干臣见义勇为，必有以副国民之期望，则法律效力之回复正指顾问事，而仪今日所争持之陕西问题、军事协约、参战借款、国防军问题，一切亦将依法解决，无复犹豫矣。我国民拭目以俟之可也。唐绍仪叩。青印。

### 33.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3月9日

急。北京徐东海先生鉴：报载龚心湛决将八年公债发行，向银行抵押巨款，以二千万为各省军费，以一千万归参战军用，不胜骇异。此项公债须停止募集，前已有皓电声明。仪并于本〔二〕月廿四日在第三次和平会议提出抗议交付审查在案。此事自应静候会议解决，乃竟不恤中外舆论，蔑视会议公意，悍然为此毁约弃法黷武穷兵之举，似此居心殊不堪问。除通电中外，声明此项公债未经合法国会通过，复为和平会议反对，不能发生效力，国民决不承认外，用再电达左右。尚希顾念和议前途，尊重国民公意，将此等障碍和平之物毅然排除，毋令黷武派日事剥民脂膏，以肆其屠民政策，使中外舆论咸以无言和诚意责备我公也。孰利孰害，何去何从，愿公自审。唐绍仪叩。青印。

### 34. 致各省通电 1919年3月9日

急。各省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各团体、各报馆均鉴：龚心湛近发行八年短期公债四千万元，以盐税余款作抵，向银行抵押巨款，以二千万为各省军费，以一千万归参战军用。查民国约法：凡关于国库有负担契约，须经国会议决。此项公债未经依法组织之国会通过，国民决不能承认者，此其一。南北对峙，国家主权已析而为二，和平会议乃本两方公意组织而成，统一精神所寄托者仅有此物，则关于全国财政计划自应由此会统筹。乃以增加全体人民负担之案，遽由破碎不完之财部专擅发行，国民决不能承认

者，此其二。内外战争经已收束，和平会议方在进行，而复募集巨债以充军实，毁约弃法，黩武穷兵，破坏全国和平，违反人民心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此其三。兹本此三义，敬告全国：此项八年公债法律上绝不生效力，事实上尤不应发行，全国国民决不承认，邦人君子幸留意焉。唐绍仪叩。青印。

### 35. 致漳州陈总司令电 1919年3月11日

漳州粤军陈总司令鉴：虞电悉。已据此函告北方朱总代表，请其转电北京，飭遵办理。得覆再告。唐绍仪。真印。

### 36. 致漳州陈总司令电 1919年3月12日

漳州陈总司令鉴：虞电奉悉。当将尊拟办法七项，抄转朱总代表察核。一俟决定，再行电闻。绍仪叩。文印。

### 37. 致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电<sup>①</sup>

1919年3月16日

急。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均鉴：三月二日仪等曾向中外宣言谓：北京政府于去年十一月十六日颁发停战命令之后，独向陕西用兵，于本年二月十三日对于陕西颁发停战命令之后，而自十四日至廿一日陕境北军仍进攻不已，致北方代表负责辞职。仪等因提出罢免陈树藩之议，暂停会事，静待解决，此种苦衷，早邀鉴及。北京政府迫于公义，本月三日亦曾颁发第三次停战命令。乃仪等所得三原于总司令报告，自二月廿二日至三月八日，战无虚日，惨戮无虚日，盩厔一县焚村七百，渭北各县基督教徒至开全省祈祷大会以呼天，而五六七八日数日在北京政府江日三次明令停战之后，陈树藩发出歌电遵令停战之时，战事之烈较前尤甚。富平、泾阳、三原及附近各县即北京政府自始认为靖

<sup>①</sup> 同日致广州军政府及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吴佩孚、冯玉祥电，内容略同。

国军根据地，屡次声明决不攻击，留为划防地步者，亦俱在攻围中。陈树藩至今不许三原与仪等通电，朱总代表所致三原要电亦为陈树藩所扼。似此非前敌悍将之敢于抗令，北京政府无法惩办，即北京政府之阴战阳和。

且参战军收束，参战借款停止提用诸问题，不特会议中双方代表所一致主张，而皆为真正民意之所在及和议成否之机枢，北京政府一切不顾，成军日亟。该款虽经友邦政府忠告不必动用，亦仍陆续提支。甚至军事协约经于二月廿二、廿四两日开第二、三次和平会议，双方代表认为应即停止，乃时效协定书竟于三月一日签字。他如本会南北代表公同议决暂缓发行之八年公债，北京财政部仍进行不已。凡此诸点，皆中外之所周知，仪等不敢谓北京政府为无信义能力不负责任，并有意拂逆全国之公意以行，但议和期内不得有战事，为万国公例，而北方犯之，表面停战并不实行，于再三抗令之陈树藩袒庇而不肯惩办。参战军与一切祸国丧权妨害和平之计划，更著著进行，置双方代表之公意于不顾。似此情形，和议何从说起。方今大局未定，纷乱益增，将来发生何种可怖之变局举不可知。诸公想望和平，素所钦佩，有何良策，使和平会议不至从兹中辍，仪等不敏，窃愿闻知。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鸾、李述膺叩。钺印。

### 38. 致广州总商会电 1919年3月18日

广州总商会、广东自治研究社、九善堂、商团、公局、省会、教育会、广东粮食救济会总理陈廉伯、简照南先生鉴：真电敬悉，当即转电南京李督军、齐省长、苏省议会，请将日前核准采购之二十万石立予放行矣。此次吾粤米荒向所未有，南望乡邦，曷胜焦灼。此间粤侨商业联合会已筹集款项四十余万元，办运平糶，尚望公等合力进行，以惠灾黎，俾无绝粒之患，不胜祷切。唐

绍仪。巧印。

### 39. 致南京李督军齐省长省议会电

1919年3月18日

南京李督军、齐省长、省议会均鉴：粤省此次米荒为百年来所未有，饥黎遍野，人心惶骇。前由粤省长电商北京部处核准，在苏皖合购平糶米五十万石，内皖三十万石，苏二十万石。皖省经准照运，苏省因苏省会否决，致未放行。窃念苏省之坚持米禁，想因严防出洋，然苏粤同属国内，此次粤省请糶，系为拯救国内饥黎而设，与运米出洋者不可同日而语。如恐商人从中舞弊，偷运出洋，则加意防维，不患无法。何必以防弊之故，致令百粤饥黎遂不得沾苏省恤邻之赐，而因以绝粒，相率为沟中之饿莩。用特为粤省灾黎请命，敬希贵督军省长将此案再咨交苏省会复议，尤望贵议会立予议决，准即放行，百粤灾民同深感颂。再，现在上海粤侨商业联合会已筹集款项四十余万元，办运平糶，日间当来苏省会请愿，并以奉闻。唐绍仪。巧印。

### 40. 致广州众议院白议员等电 1919年3月19日

广州众议院白楚香先生及马、覃、戴、王、申、庄、董、王恩、阿、白、王、毕、陈、张、沈、郭、石、战、郑、张、金、巴、玛、岑、李、王、马、宋、张、刘、邹、丁、祝、赵、金、李、薛、王、陈、廖、李、禹、潘、王、谭、万、陈、程、刘诸公同鉴：手教诵悉。和议甫开，两院诸公多鼓荡热诚，远来匡助，仪本尊重国会之意，间有延揽，藉补不逮。乃事势所趋，络绎于途，则非始念所料。和议进行以两院开会为后盾，长此散漫，适贻北庭以口实，微见所及不约而同，尚望两院诸公自谋团聚，解决大计示我周行，斯大局厚幸也。特此谨覆。唐绍仪。皓印。

**41. 致三原于总司令电** 1919年3月19日

三原于总司令鉴：迭接来函，知北军进攻并未停止，经严电诘责，并于三月二日暂停会议以待解决。近据钱干臣复电，则称在陕北军确已遵令停战，陈树藩致朱总代表电亦称确已停攻，并将三原电线即行修复，往来电信不至隔阻等语。惟迄今仍未接尊处来电证明，焦灼无似。仪不敢坐视北方蔑弃信义，糜烂陕局，乃于月之十六日复为第二次宣言，明别是非，以听国内外人之公判。刻下和议先决问题厥为陕事，究竟北军进攻已否确停，请即将最近详情密电示，以决进止。无任伫盼之至。唐绍仪叩。皓印。

**42.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3月21日

广州军政府各总裁公鉴：顷接湖北省议会巧日快邮代电开：鄂省兵骚匪乱，满目疮痍。鄂西各属创痛尤巨，近虽和议开始，战端暂息，而驻军骚扰，盗匪猖獗，惨不忍言。恳即电军政府转饬南军将领对于鄂西各属驻军严整纪律，绥辑流亡，痛剿匪徒，收束军队，俾锋镝余民得以暂安故土等语。查军兴以来，凡属战争区域，人民往往蒙意外之惊扰，至堪惋惜。省会为代表一省民意之机关，已据前情自应转达，希为查照办理。绍仪叩。马印。

**43. 复湖北省议会电** 1919年3月21日

湖北省议会公鉴：巧日快邮代电奉悉，当将各情转电军政府查照办理矣。此复。绍仪叩。马印。

**44. 致漳州陈总司令电** 1919年3月25日

漳州粤军总司令陈兢存先生鉴：顷得朱总代表函称：接北京来电，以闽省划界办法经于养日电致闽督，催其会商。童副司令查照五条办法，与陈直接商洽。兹据复电云：“养电已悉。已电童

副司令、臧司令先行与陈直接磋商矣”等语。特此电达。能训迥等因相应函请查照转电陈总司令接洽商办，俾得早日划防，实所企盼云云。特此电闻，即希察照。绍仪。有印。

#### 45. 复南昌省议会电 1919年3月27日

南昌省议会公鉴：督、养、敬三电均悉，王揖唐等将九江铁矿密押外款，现已抄原电函知朱总代表请转北京政府，将该所领矿权根本撤消。如该等与外人密约业经成立，亦请北京政府负责速向外人取消矣。特复。唐绍仪。感印。

#### 46. 致南京李督军武昌王督军南昌陈督军

衡州吴师长电 1919年4月5日

南京李督军、武昌王督军、南昌陈督军、衡州吴师长均鉴：东电敬悉。窃以和战不能并立，前此陕西混战于和议进行之中，致和会骤遭停顿，辜负诸公提倡和议之初意，仪等深用疚心。今者陕事虽由张专员瑞玘屡次报告，而三原电仍未通，乾县战未全息，以后有无纷纠尚难逆覩。仪等内顾军府负托之重，外覩全国属望之殷，尤以诸公转圜大局之苦心及其办法，如尊电所谓辩明以前之是非，保障以后之冲突者为重如九鼎，已决定于本月七日继续开会，并与北方代表接洽，意见相同。尊电所示要旨，药石之言，同深韦佩。另派大员赴陕查办一节至关重要，和议之不至再为陕事停顿，实赖此举。人选如何，进行如何，尚祈随时见示。总之，和议之成，诸公本为嚆矢，良工心苦，无间初终，德音一宣，天下仰望。临电无任屏营之至。唐绍仪等。歌印。

#### 47. 复参众两院电 1919年4月7日

广州参众两院均鉴：冬电敬悉。北方伪国会急欲制宪，混乱观听。我两院联席议决，敦促议员返粤，俾便足数制宪，树国家

之根本，为和局之后盾。一举数善，曷胜企盼。议员在此担任职务者，不过数人，除将尊意一一转达外，谨此奉复。唐绍仪叩。阳印。

48. 复王廷桢电 1919年4月7日

浦口探投王巡阅副使鉴：歌电敬悉，崇论卓见，热心苦口，无任钦折。和议因陕事中梗，双方代表咸抱疚心。至今陕西战事据张专员电云实已停，而三原于总司令始终无一电告，其中情形本尚怀疑，惟各方面望和有如望岁，旷日持久，总属国家不利，故业于本日开谈话会，商定九日开正式会。承垂远厪，特复奉慰。绍仪。虞印。

49. 致广州军政府电<sup>①</sup> 1919年4月8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并即代转参众两院、护法各省督军省长、各军总司令、总指挥、各督办、各师、旅长均鉴：今日谈话会决定由青日起上下午开正式会，各项议题作一次提出，并闻。唐绍仪叩。庚印。

50.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4月9日

广州军政府总裁诸公均鉴：准朱总代表函称：“闽省划界事宜，军政府卅一戎电所开各节系李厚基支电以前之事。现在该省划界既由双方将领商定以鼓浪屿为会议地点，并准陈炯明复电照办，当可早日解决，毋庸推员监视”等语。除电询陈总司令是否属实并应否推员监视外，谨此电请察酌。唐绍仪叩。佳印。

51. 致漳州陈炯明总司令电 1919年4月9日

漳州陈总司令鉴：顷准朱总代表函称：“闽省划界事宜既由双

<sup>①</sup> 此电同时致唐继尧、陆荣廷。

方将领商定以鼓浪屿为会议地点并准尊处照办，当可早日解决，毋庸推员监视”等语。究意是否属实，应否推员监视，请速斟酌电复。唐绍仪。佳印。

### 52. 致西安张瑞玑电 1919年4月9日

西安张衡玉先生鉴：昨准朱总代表函称：“接北京电开：‘陕西曹匪据宜川后，四出劫掠，将闾城数十村概付一炬。人民迫不得已，始集团抵抗，益触其怒。杀毙人民及团丁数百人，又将城内老幼男女绑赴东山勒赎。望告唐总代表转电于右任，如系所部，即行撤回惩办，若非所部，可来电声明，勿任影射，特电盼覆，等由。相应函请迅电于右任、张衡玉两君，查明制止见复”等语。查前电所称各情是否属实，应得执事与于总司令一言为证，即希查明电复。如于君处电仍未通，即以快函见复为盼。唐绍仪。青印。

### 53. 致成都熊督军电 1919年4月9日

成都熊督军鉴：顷准朱总代表函转北京电：“据刘存厚电称：前于江日电熊，指定地点，派员协商，迄今尚未得复，实属无从办理”等语，究竟尊处有无与刘协商划界之事，内容如何，应付方法如何，均请详细电复。

再，该函又称：“准刘存厚电称：南仁广元方面熊军鸣枪挑战，先后毙伤兵士廿余名，且于安乐河、广平及曾家河一带增兵进逼，到达松林坪附近，时向我军防兵发射，实系挑战”等语，究竟刘电所称各节有无其事，希并电复为盼。唐绍仪。青印。

### 54. 致南京李督军电 1919年4月12日

南京李督军鉴：昨接三原于总司令电，乾县战仍未停。兹特派李君述膺及陕靖国驻沪代表今晚来宁，面陈一切，乞赐接洽为

盼。唐绍仪。文印。

### 55. 致长江三督军电 1919年4月16日

南京李督军、武昌王督军、南昌陈督军、衡州吴师长鉴：元电敬悉。前以陕战未停，和议顿止，诸公东电商请迅速继续开议，而对于陕西问题建议一面应另派大员查办陕事以昭大信，一面应责成陕西省切实约束以杜后患，和局陕事二者兼顾，无任韦佩。乃读诸公元电称，北京政府复称正拟派员赴陕宣慰，自当委其就近查办云云。夫陕西一省战事最久，兵数至杂，且剧烈战事多在停战令颁布之后，在在皆为责任问题，故须另行专派大员赴陕查办，而后关于以前之是非问题始有可收之希望。若委宣慰使兼而为之，则宣慰为主，查办为副，宾主倒置，轻重自易。况曰委曰就近查办云云，已完全为北京政府掩耳盗铃之证，既无专责，曷裨陕事。当兹和议重开，中外共仰，所有种种纷纠问题岂似毫无诚意而可以解决之者！尚祈诸公迅电北京，即日另行专派资望素著南北共信之大员赴陕查办，万勿致此不负责任之命令见诸事实，则非特陕局之幸，亦大局之幸也。至责成陕西省切实约束一节，前得于总司令电，乾县之围迄今未解，望迅速设法以杜后患，临电无任屏营之至。唐绍仪叩。铤印。

### 56.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4月17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今日东方通讯社广东来电称：南方代表报告军政府协议变更所提出之条件征求意见：（一）参战军拟改名而存置；（二）取消挑〔排〕斥段祺瑞事；（三）解散新国会。在南京开旧国会，制定宪法，依据旧选举法另行召集国会，选举总统；（四）内阁中加入南方派之总长三人；（五）确保滇黔方面重要人物之地位，补给军费若干。开列为五种。离奇怪诞，殊非事实。并云军政府于十四日开政务会议讨论此事。不审此种消息从何而来，请

切实查复。唐绍仪叩。篠印。

57. 致郴州程颂云并谭组庵电 1919年4月21日

湖南郴州程颂云总司令并谭组庵先生鉴：顷准朱总代表函开：北京转张敬尧电称：“白仓市河一带土匪猖獗，系周宝林党羽。并有匪首龙光秀，系程潜部下，聚匪二百余名，盘踞王家亭子勒捐。又驻芦洪司之桂军，迄未撤退，又在黄沙甸地方招募输卒”等语。究竟有无以上情事，希即电复，俾便转告为盼。唐绍仪。马印。

58. 致漳州陈总司令电<sup>①</sup> 1919年4月21日

漳州陈总司令鉴：准朱总代表函称：据厦门胡监督电称：“泉局法石分口，八日夜被匪掳去局员蔡家驹、邓俊南、沈子馨三人。掳至晋江界河市村南，军营长方国材勒助饷一万元、抬枪一百枝，否则处死，请为设法救援”等语前来。希即飭查办理，电复为盼。绍仪。马印。

59.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5月5日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顷据旅沪中国银行股东朱佩珍等函称：“中行恢复二年则例，必致滥垫军费，扰乱全国金融，于和局前途关系非细。刻下人心恐慌，银行业务已见阻滞，市面商业大受影响，倘再迁延时日，全国金融立将扰乱，危险万状，所不忍言。”又据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函称：“和议尚未告成，某派忽将中行则例提出修改，有蹈攫取金融机关捣乱国内和平之嫌，不独商股危险，全国金融恐生莫大风潮，此种举动商民万不能承认”等语。查中行现行则例纵未合法，亦不应于此时变更，蹈破坏和平之嫌，应请力予维持，是为切盼。唐绍仪叩。微印。

<sup>①</sup> 此电同时致军政府林葆懌总裁。

**60.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5月6日

急。北京徐菊人先生鉴：顷得京耗，学生为山东问题对于曹陆章诸人示威运动，章仲和受伤特重，政府将拟学生死刑，解散大学。果尔，恐中国大乱从此始矣。窃意学生纯本爱国热诚，胸无党见，手无寸铁，即有过举，亦可原情。况今兹所争问题，当局能否严惩学生了无愧怍。年来国事败坏，无论对内对外纯为三五人之所把持，此天下之所积怨蕴怒，譬之堤水必有大决之一日。自古刑赏失当则游侠之风起，故欲罪人民之以武犯禁，必先惩官吏之以文卖国。执事若不能以天下之心为心，分别泾渭，严行黜陟，更于学生示威之举措置有所失当，星星之火必且燎原，窃为此惧，不敢不告，幸熟裁之。唐绍仪叩。鱼印。

**61. 致巴黎和会专使电** 1919年5月6日

巴黎中国使馆陆专使及各专使均鉴：青岛本中国领土，租借德国，并非何国之属地。中国既对德国宣战，租借条约当然无效，青岛当然为中国所有，不能任听何国之处分。故吾人对于和会要求退还青岛实为至当不易之举。近闻和会有不能容纳中国主张之说，人心激昂，举国一致，北京及其他各地人民连日均有激烈之表示。不知和会情形究竟若何，倘和会承认他国之要求，不容纳中国之主张，我四万万之国民为公理正谊计，断无承认之理，应请勿予签字，以伸公道而保全国际之地位。谨代表国民公意特电奉闻，并盼复示。唐绍仪、朱启钤。五月六日。

**62. 致广州海军部林总裁电** 1919年5月9日

广州海军部林总裁鉴：子和兄转来冬电敬悉，已将尊意转电竞公矣。查吴忠信经已抵沪，龚振鹏经已离闽，合并奉闻。绍仪叩。青印。

### 63. 致湘西张学济电 1919年5月9日

万急。湖南湘西探转靖国联军湖南第二军张学济总司令鉴：前接贵军左翼司令方汉儒电称：“奉张总司令及卢总指挥命令，派兵赴永顺剿匪，因派职部第一支队长冯绍麟率队出发。詎料绥靖总兵宋祚永突然联合乾城军队围攻保靖，幸协力抵御，将宋军击退。该军尚有重来之势”云云。

顷复准朱总代表函开：“据报称：湘西保靖地方有靖国联军湖南第二军左翼司令方汉儒及其参谋长兼保靖县知事艾晖午等，以兵与绥靖镇总兵宋祚永之乾城兵互相攻击，地方糜烂已极。湘西南军时生内哄，将来必有一股东窜，万一侵及北军防线，自应正当制止，并非无故开衅，预为声明。应请迅电该处军队速行停战，以免糜烂地方”云云。

综以上情形观之，方汉儒实已与宋祚永内争。同揭护法旗帜，何得偶因误会遽起兵戈，贻害地方，见笑北京，莫此为甚。万一滋蔓难图，别生枝节，牵动和局，谁为厉阶，即希妥飭收拾见复为要。绍仪。青印。

### 64. 致广州军政府电<sup>①</sup> 1919年6月15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诸公鉴，并即代转参众两院及护法各省督军、省长、各军总司令，总指挥、各督办、各师、旅长均鉴：仪等猥以菲材，谬承军府负托之重，以议和责任相委。受事以来，数月于兹。当开议之初，所提陕西停战、参战军裁撤各案，原为先决问题，而北方竟悍然不顾，遂至停顿逾月。仪等曾将停顿理由一再通告中外，在理应俟停顿之原因尽行解除，乃有续议之余地，徒以輿情属望之殷，国际变迁之急，不惜委曲迁就，续行开议。一月以来，北方一面言和，一面对于乾县犹未停止攻击，且于四

<sup>①</sup> 此电同时致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

月初旬尚运大宗军火入陕，其是否有谋和诚意，至今仍未由证明。

迹者外交险恶，民意求和益急，仪等乃本诸全国人民之公意，参照会议经过之情形，斟酌双方所能办到之限度，遂于蒸日以书面提出八条：（一）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表示不承认。此其理由，系因外交问题，国家宜以一种或宣言、或明令、或公文的方式，向世界各国为坚决正当之表示。此时如无此等不承认之表示，以后即无办法。

（二）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立密约关系之人，以谢国民。此因一切密约丧权辱国，引入特殊势力，贻祸无穷。非取消密约，严惩订约有关系者不足以谢国民。

（三）立即裁撤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此因各军皆由中日军事协约发生，须即一律裁撤，所以免除由外引入之特殊势力害国残民。

（四）恶劣昭著不洽民情之督军省长即予撤换。盖此等害民长官，北方政府应不待和会呼吁，早行罢斥。

（五）由和会宣布黎总统六年六月十三日解散国会命令无效。此因约法无解散国会明文，不依据法律之命令为违法命令，当然无效。况黎之解散系被迫所致。当时黎已通电自承违法。至以步军统领代理总理副署命令之江朝宗，亦通电全国自认违法，违法命令当然取消。且年来中国外交失败，皆由国会解散而来。如民国二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而中日密约以成，二十一条款以定。六年黎元洪解散国会，而中日密约陆续缔结，可知恢复国会为救亡最急要之图。且今后所恃以取消一切不平等契约之一线希望，只有以未经正式国会通过为理由，则正式国会恢复匪为对内，即对外亦为必要。前此所以迟迟未讨论，盖因欧洲和会将次签字，万一国内和会以讨论此问题之故，两不相容，以致和议停顿，则欧洲和会将以我国不统一为口实，国家前途将蒙不利而已矣。外交失败无可讳言，推厥外交失败之由来，国会恢复愈不容缓。

(六) 设政务会议。由和会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议和条件之履行由其监督，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同意。此因国会尚未开会之前，正式内阁无由发生，设此为临时机关，至正式内阁成立时撤消。

(七) 其他议定及付审查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盖此乃结束各案当然之结果也。

以上七条北方如一一同意履行，南方本互让精神，为承认统一，表示订第八条，为由和平会议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为止。此因亟谋统一起见，乃有此最大牺牲。但须郑重声明，如第一至第七各条不能办到，则第八条无效。并表明此次提出八条，为南方最后之意思。

以上八条经于十三日开正式会议，向北方代表详细说明，而北方代表除对于第一条认为当讨论办法外，余均未表示同意。且对于第五条绝对不加容纳，声称此条若不易，其余均无庸置议；并提言将令西南五省补选议员加入新国会云云，无非示其极端相抗之意。

夫时局艰危至此，人望和平，我西南亦既委曲迁就，至再至三，宁不自知屈辱！即此次提出八条，最后为极大之让步，亦见我军政府及西南各省但愿真正和平之实现，绝无权利争夺之私，此意当为天下所共谅。乃北方自开议以来，参战借款急速使用，不容置喙，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并日进行，其倚借外力武力以压迫西南也如故，其纵容少数军阀以蹂躏人民也如故。至今北方代表犹对我所提政治之救济，护法之主张不肯容纳。似此情形，和议更何由进行？仪等智尽能索，忧愧交并，已知才力不胜，当于元日联同向军府辞职，请另简贤能续任。惟仪等辞职，纯系个人负责问题，与和会本身不相牵涉，此后应如何继续和议之处，一听军府主持。谨此奉闻，统希垂察。唐绍仪等同叩。删印。

**65. 致南京李督军武昌王督军南昌陈督军衡州****吴师长常德冯旅长电** 1919年5月15日

南京李督军、武昌王督军、南昌陈督军、衡州吴师长、常德冯旅长均鉴：本日致西南各省电，其文曰（原文同上）云云。仪等曩荷鼎言，继续开议，原期仰体公等息事宁人之心，不惜为委曲求全之计。乃声嘶力竭，成效毫无，一方已表示最大之让步，而他方竟俨然以战胜者自居。事势至此，本无议可言。然以全国属望和平之殷，又不敢轻易决裂以重违民望，惟有本个人责任之心，向军府辞职，以谢不敏。诸公本为和平嚆矢，想必有伟筹鸿算，宏济艰难，云天在望，不尽欲言。唐绍仪等同叩。删印。

**66.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7月1日

广州军政府各总裁均鉴：艳日汪子健、江汉珊两君来称，北方政府希望继续和会，先由彼两人与南方代表接洽，并询对于和会有何具体意见。仪答称：仪等所提条件既经北方代表否认，仪等负责辞职，虽经军府电留，已失发言地位。此时应由北方政府向军府直接交涉，如经军府同意，当然有第二次训令令仪等开议。当仪等提出条件时，并未声明一字不能动。既属对等会议，当然遇事和衷协商。仪等苦衷未能深得北方代表之体谅，深为遗恨。现南方代表全体留沪，无一人他往，如北方政府诚意谋和，朱总代表及代表诸公南下续开和议，仪等亦当电商军府，与诸公竭诚相商。时艰至此，全国厌乱，凡属国人，皆当尽瘁和局，况仪等躬负其责者乎！惟两君先事商询个人私见，恕不能有所表示等语。特电奉闻，伫望赐教。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王伯群、刘光烈、彭允彝、饶鸣鸾、李述膺同叩。东印。

### 67.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7月19日

万急。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莫督军、魏警察厅长公鉴：闻广东军警拘去国民大会学生等代表，并将加以刑罚，未审确否。窃思凡人爱乡出于天性，且以为托庇护法政府之下，谅得以自由发表人民公意，群集举动或逾常规，想无恶意。此辈青年只宜予以相当之开导，不可遽事摧残。当五月初间北京学界风潮，北京政府对于所捕学生亦随即释放，不复诛求。况广东为护法政府所在地，文明宽大更应过之，此为内外视线所集，不可不慎。敬请就于此事取宽和之态度，将所拘学生人等即予省释，无俾他人藉为口实，是所切盼。专电即祈示复。唐绍仪。皓印。

### 68.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7月24日

广州军政府鉴：据旅沪广东各团公函称：广州自翟省长去后，人民多次请愿，激成风潮，影响商务。同人等关怀桑梓，情形隔膜，公推吴铁城、许柄榛、唐宝锷、孔昭晟四君为代表，回粤查访真相，妥为调停，请电知当局接洽等语。相应据情代达。唐绍仪。敬印。

### 69. 致北京张岱杉电 1919年8月16日

北京探送张岱杉先生鉴，关于逮捕监税委员事，早经照转粤李运司查照矣。此复。仪。铄印。

### 70. 致广州军政府各总裁电<sup>①</sup> 1919年9月12日

广州军政府诸位总裁均鉴：顷接北京王揖唐来电，文曰：“上海唐总代表惠鉴：并请转上海孙中山先生及广州岑云阶先生、伍秩庸先生、林悦卿先生、及武鸣陆干卿先生及云南唐莫癸先生均

<sup>①</sup> 此电同时致陆荣廷、唐继尧。

鉴：和会中辍，四月于兹，举国望治，如渴于饥，如饥于食，电邮交促，靡日无之。我酷爱和平之元首，逮我热心和平之全体执政者，择之既慎且久，而乃以揖唐承乏总代表一席，并畀以全权。我国务总理且受元首之特命，亲赍全权证书临揖唐之私第而手授之，凡此盖将以谋真正永久之和平也。揖唐以良心上之责备，唯恐无以履国民之望，虽明知其重任而不得以一肩承之，行有日矣。揖唐用敢正告于我全国父老昆弟之前曰：揖唐何人，盖国民中爱国家爱法律爱真正永久和平之一人也。苟有不爱国家不爱法律唯私利之是争而为和平之梗者，虽属吾友，敌视之矣。苟爱国家爱法律一以诚意，谋真正永久之和平者，朝虽吾敌，夕可为吾至亲之好友也。今国内内争逾两稔，不和亦甚矣。揖唐窃以为不和实根于不平，古人不云乎，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有国家者诚能全国国民纳之轨物而使全国人才平流并进，以图其国之富强，亦何患不太平翕洽，永奠邦基。兹不幸以不平之故而召不和，内争无已，国贫且弱，亡无日矣。我最亲爱之国民脱非木石，应有最后最捷之觉悟也。夫揖唐之智之勇之才之辩举无一堪自信者，今肩兹重任，自恃以与全国人士相周旋者惟一诚字耳。亦愿我全国人士与揖唐相周旋者，其诚意举不让于揖唐，则国家法律上之真正永久和平，不难期之一旦矣。经训有言，上帝临汝，无二汝心。今揖唐敢矢至诚之心，以谋国家法律上之真正永久和平。谨掬诚自誓，有渝此者上帝鉴之。王揖唐。真”等语。特闻。南方代表办事处叩。文印。

### 71. 致南北各省通电 1920年6月3日

飞急。重庆联军总司令部转参议院林、王议长、众议院吴、褚议长及两院议员、西南各省、各军海军将领、北京徐菊人先生、段芝泉先生、萨鼎铭先生、各省省议会、督军、省长均鉴：自政务总裁不足法定人数而广州无政府，自参众两院同时他徙而

广州无国会，虽其残余之众滥用名义，呼啸俦侣，然岂能掩尽天下耳目，即使极其诈术与暴力所至，亦终不出于两广，而两广人民之心理初不因此而淹没。况云南、贵州、四川固随靖国联军总副司令为进止，闽南、湘南、湘西、鄂西、陕西各处护法区域亦守义而弗渝，以理以势皆明白如此，固知护法团体决不因一二人之搆乱而涣散也。

慨自政务会议成立以来，徒因地点在广州，遂为一二人所把持，论战则惟知拥兵通敌，论和则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济其私，以专擅逞其欲，遂有所谓五条办法者。护法宗旨久已为所牺牲，犹且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实，烟苗遍地，赌馆满街，吮人民之膏血以饱骄兵悍将之欲。军行所至，淫掠焚杀，乡里为墟，非惟国法所不容，直人类所不齿。文等辱与同列，委曲周旋，冀得一当而终于忍无可忍，夫岂得已。惟既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同心戮力，扫除危难，贯彻主张。兹已共同决议，移设军府。绍仪当受任议和总代表之始，以人心厌乱，外患孔殷，为永久和平计，对北方提出和议八条，尤以宣布密约及声明军事协定自始无效为要义。今继续任务，俟北方答复，相度进行。廷芳兼长外交财政，去粤之际，所余关款妥为管理，以充正当用途，其未收者亦当妥为交涉。文、继尧倡率将士，共济艰难，苟有利于国家，惟力是视。谨共同宣言，自今以后，西南护法各省区、各军仍属军政府之共同组织，对于北方继续言和，仍以上海为议和地点，由议和总代表准备开议。其广州现在假托名义之机关，已自外于军政府，其一切命令行动及与北方私行接洽之事并抵押借款概属无效。所有西南盐余及关余各款，均应交于本军政府。在军政府移设未完备以前，一切事宜委托议和总代表分别接洽办理。希北方接受此宣言后，瞭然于西南公意所在，赓续和议，庶几国难救平，大局早日解决，文等不胜厚望，惟我国人及友邦共鉴之。孙文、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江印。

## 72. 致云南唐总裁及西南护法各省电<sup>①</sup>

1920年6月10日

飞急。云南唐总裁鉴：并请即代转护法各省督军、省长、各军司令、师、旅长、总指挥、各省议会、各机关均鉴：顷接王总代表复函，其文曰：“敬复者，顷奉大函并孙唐伍四总裁宣言，备悉一切。南北和议停顿年余，揆之国人望治之心与友邦关切之意，无不期永久和平之实现。揖唐忝议和总代表之任，惟当体此内外心理，促进和局。贵总裁等本多数之公意，为正当之宣言。奉读之余，知企望和平之心彼此一致，故本其权责即行接受，并愿与贵总代表赓续年余以来停顿之和议，所有条件当虚衷商榷，期于妥协以纾国难而慰民望，是所厚幸。此复唐总代表。王揖唐。六月四日”等语。特此奉达。唐绍仪叩。蒸印。

## 73. 致云南唐总裁电 1920年6月26日

云南唐总裁鉴：顷由北总代表转到北京段芝泉来电，文曰：“上海哈同花园王总代表鉴：密译转孙中山、唐少川、伍秩庸、唐冀赓诸先生均鉴：惠电敬悉，时局艰危，同舟共济，统一早见，国之福也。祺瑞谢政久矣，苟利于国，始终以之。空谷足音，盎然以喜。民亦劳止，迄可小休。议席瞬开，无任殷盼。特电奉复，诸希鉴之。祺瑞。漾印”等语。特电奉达，敬希察照。绍仪。宥印。

## 74. 致重庆联军总司令部转护法各省电<sup>②</sup>

1920年7月28日

重庆联军总司令部转护法各省、各军总司令、总指挥、军长、

① 此电同时致参众两院。

② 此电同时致全国各省。

师、旅长均鉴：西南义师之起，原以护法救国为职志，故无论南北，苟与护法救国主义相容者友之，苟与护法救国主义相反者仇之，此文等所以有六月三日之宣言，冀国民与友邦了然于是非邪正之所在也。宣言书发表后，北方通电赞成者只有段祺瑞及其部曲等。而段祺瑞漾日答复宣言之电，悔祸之心溢于言表。文等本以护法救国为标的，故和议条件注重于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及宣布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非法命令之无效。在和议未废续前，须先宣布废止中日军事协定，以示决心，始有和之可言。于是北京边防处遂有决定废止中日军事协定之寒电，而对于中日二十一条之废止，亦有承认之表示。由是言之，彼方既有改变外交政策不计后此利害之决心，则和议当然有续开之期。乃北方内讧由是而起，合法和议为之顿挫。文等特本国民公意，用再宣言，无论北方内讧如何结束，无论当局者为何派何人，惟我西南护法救国主张必始终贯彻，北方果有希望统一诚意，必须首先废止中日军事协定，并有宣言废止中日二十一条之表示，然后和议乃可废续，而国本乃不至动摇。倘有违背护法救国主张，复假借名义以谋个人权利者，不问南北，不问派别，当与国民共讨之。特此宣言。孙文、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俭印。

### 75. 致云南参众两院议员 唐总裁贵阳刘总裁 及川滇黔各军长官电

1920年8月21日

飞急。云南参众两院议员、唐总裁、贵阳刘总裁、成都吕总司令、杨省长并转川军各官长、重庆王总司令、黄总司令、廖师长、简州川滇黔联军顾赵叶军长、袁胡总副指挥、田梯团长、杨邓项耿朱金胡旅长、四川护法救国军卢总指挥、杨纵队长、邓旅长、绥安颜师长均鉴：诸公养陷东梗皓鱼各电均悉。天祸民国，丧乱频仍。南中护法，于兹三载，不图奸人内熿，致兆离析，大法未

伸，嗟痛何似。乃者国会在滇宣言移渝重建中枢，复欣诸君克仗斧钺，肃奠巴蜀。昔殷少康以一旅重兴商祚，华盛顿率十三州建设美邦，前徽未远，敢自后人！文等谨当携迁随诸君后，共奠邦家以新国命。专此奉复，并希察照。孙文、唐绍仪、伍廷芳。马印。

### 76. 致各省通电 1920年10月23日

北京徐菊人先生、靳翼青先生、各省市议会、各报馆均鉴：粤军回粤两月以来，全省九十余县，为粤军收复及响应附义者计逾八十。就省会言，如□歪炮台中流砥柱等要塞，菁华所在之西关一带河南全岛及海防江防全数舰队隶粤军范围。莫荣新困守老城，负隅抗拒。岑陆计穷力蹙，惧失地盘，先后派遣代表星夜晋京，促签条件，卑鄙龌龊，摇尾乞怜。殆欲趁此在粤生机垂尽之时，求与北方订约，冀得现在或今后之援助。以事实论，岑陆匪特不能代表西南，广东一省已十九为粤军所有。以法理论，七总裁缺其四，广州已无军政府，岑陆私人鉴订之条件直等废纸，绝对不生效力。倘或北方不察，贸然与签，固不能拘束西南，亦且贻笑中外。文等护法救国，矢志靡他，酷爱和平，岂在人后。北方果诚意谋和，不仅图纸上空文之统一，则固不必与秘密勾结暮夜乞怜之辈订定条件，应将一切（法律实事）问题付之沪上和会公开解决，迭经文等郑重宣言，邦人君子其共鉴之。孙文、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漾印。

### 77. 致各省通电 1920年10月31日

北京徐菊人先生、靳翼青先生、各省市议会、督军、省长、各报馆鉴：窃文等尝以南北搆争数年，海内困苦，而友邦劝告亦望早息兵争。文等夙爱和平，因而与北方开诚相见，企外交法律一切问题得正当之解决。盖西南兴师所以护法救亡，非有个人权

利之见，故和会公开，将示天下无所私隐。中虽一度议无结果，然和会正式之机关并未废止。文等亦既于六月三日、七月廿八日、十月廿三日再三宣言通告中外，以为北方苟有诚意谋和，决无有舍正式公开之和会而与一二不负责人之人私相勾结认为得当之理。最近粤军回粤，岑莫败亡，乃于相率逃窜之余，辄为取消自主之说。其情可怜，其事可笑，初不意北方竟引为口实，遽闻有伪统一之宣布。似此举动过于滑稽儿戏，直无否认之价值。惟深察北方之用意，实思以伪统一之名义，希图借取外债以延长其非法政府之命脉。文等用不惮烦，更为正式宣告：须知岑春煊早丧失地位资格，而军政府依然存在，初不因岑等个人反复致生问题。此次北方宣言，文等绝不承认。内而国人，外而友邦，勿为所欺。北方既毫无诚意，而用此种狡狴无聊之手段，使大局更起纠纷，咎有所在，为此通告中外知之。孙文、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卅一印。

#### 78. 致北京靳翼青电 1920年11月5日

北京靳翼青先生鉴：奉卅一日尊电，藉悉一是。窃以西南兴师，服膺两义。护法救国，中外闻知。曩岁文等鉴于海内望和之殷，友邦劝告之切，亦尝披肝沥胆，与北方对等议和事，会纷歧停顿匝岁，每一念至，辄用疚心。近者岑莫逃窜，情急求和，北方不察，竟据以宣言统一，中外各报咸肆讥评，谓为滑稽，良非无故，执事自问当亦哑然。中国通病在一伪字，执事斧柯在手，正宜力矫积习，导人以诚。文等之愚，以为欲解南北纠纷，图全国事实上之统一，必自赓续和议，使军事协定乘时取消，各种密约完全废止，法律问题完满解决始。否则求统一而去统一愈远，言和平而破坏和平愈甚，天下其谓之何。辱承明问，敢布区区，言尽于斯，诸惟亮察。孙文、伍廷芳。歌印。

## 79. 致北京靳翼青电 1920年11月7日

北京靳翼青先生鉴：奉读东电，奖饰逾恒，感愧交集。并承殷殷以和平统一相诏，爱国之诚，溢于词表。仁言利溥，佩慰无量。仪虽无似，然爱国之念又岂落人后，第以为欲为人民策长久治安，当先为国家谋真正统一。自法统混乱而国事纠纷，外交昏谬而国权丧失，年来南北之分离，与时局之扰攘，其主要原因胥在于此。故欲收拾时局，而非先从解决外交与法律下手，徒觉治丝益棼矣。仪承西南公意，叠次宣言均以法律外交为和议条件之要素，而解决之法实舍和会无由。盖以事关国家根本人民幸福，实不能不藉共闻共见以表公是公非耳。乃屡所主张均未蒙采纳，近以久失资格与仅守偏隅之人，途穷势促，发为一种无责任之言，而北京当局反根据以为宣布统一之证。以此而希望统一，不特统一无望，适增纠纷耳。在彼辈日暮途远，倒行逆施，借此下台，原不足怪，乃执事竟坠术中，甘以个人信用，政府威信，国家大计为之殉，是则足为执事惜矣。仪于和平统一素所愿闻，惟夙昔主张则罔敢或渝。执事领袖群伦，主裁大计，观察所至，安危系之，知必能本谋国公忠抒为匡时伟略也。谨此奉复，并盼德音。唐绍仪。阳印。

## 密 电

## 1. 致朱总代表电 1919年2月7日

南京朱总代表鉴：和密。闻日使于巴黎会议声称，各国所有占领德属应分别办理，并谓青岛实德国属地等语。遁词既出，知其所穷。查青岛系德国向我租借，约章具在，可资考证。而日使强指为德国属地，盖意存欺朦。国际之信谊果安在者？夫属地与租

借地，其性质迥殊，断不容并为一谭。应请执事会街以此意电京。一面电致王、顾二使，一致主持，以折其锋。国土存亡，所系甚大。倘以为然，迅乞裁复，并请由尊处主稿，无任企盼。绍仪叩。虞印。

## 2. 致朱总代表电 1919年2月8日

南京朱总代表鉴：和密。庚电敬悉。当于本日电王、顾二使，坚持原议矣。其文曰：“巴黎。中国使馆转王正廷、顾维钧二君鉴：闻在和会力争主权，至理名言，举国嘉许。查青岛为德国租地，非属地可比。日使所称，显系遁辞。国土存亡，关系甚大。除电致东海，一致主张外，望勿稍瞻徇，以竟全功。四万万国民自能为君等后盾也。启钤、绍仪同叩。”相应电达，统希查照。绍仪叩。齐印。

## 3. 致西南六省督军电 1919年2月13日

由各代表译，用密码

武鸣陆巡阅使、云南唐督军、广州莫督军、南宁谭督军、永州谭督军、成都熊督军、贵阳刘督军钧鉴：□密。屡承电教，奖勉备至，公私感佩，莫可言喻。徒以头绪纷繁，端倪未获，致稽裁复，尚希鉴原。此次国内和议，动机于世界大势之变迁，与国内情势之危难。仪内观外察，义难漠视，毅然赞同，实缘夫此。至地位不能不争对等，地点不可不求适当，乱国之源不能不铲除，四民之困不能不筹补救，于合法之范围，期和平之永久。凡此诸端，均我公所主张，亦即仪所极端赞同者。兹地点问题，已确定上海，双方代表亦咸集沪江。仪于东日正式就职，专候朱总代表到沪，即行开议。将来南北主张固不无歧异，而相同之处亦在所不免。惟最切要之点，一为段氏与日本协同乱国之国防军裁撤问题，一为我国代表在欧洲和平会议争回青岛问题，均涉中日外交，而解

决得失，则系我国存亡。事势艰危，无逾于此。前者，则事关内乱根源，亡国导线，非贯彻撤废目的，不足以固国本而底和平。后者则事关主权，非达到我国代表立于平等地位自由发言，不足以挽主权而维国体。仪承护法诸公重托，对内对外，固当竭尽智能，随机应付，惟绠短汲深，时虞陨越。我公宏才卓识，仪所素佩，尚希鼎言主张，为仪后盾，并随时赐以机宜，匡仪不逮。海天万里，跂想为劳，寒煖不时，为国珍重。唐绍仪叩。元印。

#### 4.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2月13日

广州军政府鉴：总密。转参众两院诸公鉴：此次中日外交，关系绝大。闻欧洲和会关于中国问题，咸以对于日本二十一条之承认、系由武力之压迫。至上年九月二十四日非法政府所订顺济、高徐两路合同，及胶济铁路允许中日合办合同，似出于中国政府之愿意。部有档案，打销较难。查上项各合同，均未经国会同意，国民决无承认之理。若不打销，则吾国所拟废除各国势力范围之租借地，及铁路统一各问题，将俱成泡影。国际联盟吾国能否加入，亦以能否废除此等合同为断。此为吾国生死关头，国民应誓死力争，以为代表后盾。请诸公设法，即与决议，电致欧洲和平会议及吾国代表，声明上项合同未经合法国会同意，应作无效。并通电全国，唤起国民一致反对，以厚声援，无任翘盼。再者，迹来两院诸公联翩来沪，于开会人数不无影响。和议问题，将来有待于国会运用者甚多，倘会议中断，恐生困难，务请诸公注意。唐绍仪叩。元印。

#### 5. 致广州政务会议电 1919年2月13日

万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诸公鉴：总密。转西南各省督军同鉴：南方各代表先后到齐。会议地点，经与北方代表商定在沪，会议规则亦经双方订定。惟北方总代表等尚未来沪，故开议日期

尚未能定。北方虽日言和，依然增借军费，接收军火。计十二月初旬由日本交款三百万，月底交七十万，正月五十万；正月二十一由秦皇岛上岸军火一万四千，野炮、山炮、战炮各二门，机关枪二十二枝，子弹一千箱。盖日本趁此时期，力助段系成立国防军，以扩充其国防军军阀势力，同时使段系破坏和局。故北方对于陕西，陆续以许兰洲、张锡元等重兵加入，且开进国防军一部，共以六倍我义师之兵力拼命来攻。其意固欲占据地盘，且企和议因此决裂。仪屡以陕事电责东海，昨并致电，认为和议进行最大障碍，要其确实答复。惟段系完全受日本军阀指挥，此时恃有后援，并知和局于彼不利，走险困斗。此等行动能否制止，尚属疑问。即北方代表迟迟来沪，亦恐系有心推托。从来军事以有备无患，知我军府暨西南当局诸公，即在和议进行时期，亦有相当之准备。惟此间所知北方实情具如上述，尤须警备。万一彼方果以此时攻落陕西，应如何对付？和议万一破裂，应如何一致进行？尚望统筹全局，复电赐教。绍仪。元印。

#### 6. 致广州军政府暨参众两院电 1919年2月17日

广州军政府鉴：总密。并转参众两院均鉴：兹准北京外交部电称：“唐少川、朱桂莘二公鉴：准法京陆专使八日电称：‘国际联合关于世界安危，我国参与其间，关系尤切。自威总统主席以来，正在竭力进行，而我国内各界尚未于威总统之前有所表示。请速商参众两院，即用两院名义直接电达美国议院，表示中国四百兆人民对于国际联合会之组织，钦仰威总统为世界造福无涯，不胜祷祝云云。即请美议院将原电转呈威总统’等语。除商参众两院，即日照电外，窃以二公领袖群贤，中外钦仰，南北会议既为全国安危所攸系，亦为世界观听所同趋。如以会中名义电威总统，尤足唤起世界注意，于巴黎会议前途，裨益匪浅”等因。准此，查该电所称参众两院，系指北京非法国会而言。恐美人不

察，遽与接洽，似急应由参众两院以正式国会名义，迅电美议院，为同一之表示，以赴事机而一观听。无任企盼之至。绍仪叩。篠印。

### 7. 致广州军政府暨参众两院电 1919年2月18日

广州军政府鉴：总密。转参议院林议长、众议院吴议长暨两院同人均鉴：段氏于南北停战后，编练国防军，某国接济饷械，源源不绝。去冬，五国劝告南北从速讲和，某国亦在其列。乃一面劝和，一面济敌，殊与劝告之旨相反。即祈商请护法政府，质问五国何以有此矛盾之主张。望即切实进行，以达裁撤国防军之目的。旅沪议员温世霖、周震麟、李燮阳、谷思慎、郭人漳、方潜、唐宝锷、王试功、杨铭源、彭养光、陈荣广、陈九韶、牟琳、秦广礼、陈义、熊兆渭、彭汉遗、张书元、茅祖权、居正、张我华叩。巧印。

### 8. 致广州军政府各总裁永州谭督军郴州程总司令电

1919年2月18日

广州军政府各总裁、永州谭督军、郴州程总司令均鉴：新成密。钱能训篠电称：“据湘督真电称，‘据田使报，由武冈开来守备队两营，进抵百竹桥，图占滩头，显欲于宝庆右侧背方，先占要地，意实叵测。除令严加防范外，战端万不可自我而开。究应如何对待，乞电示遵。’”等语。又据删电称：‘顷接田使电称，陈光斗所部数百名，进击隆回两山铺；姚斌所部千余名，进据隆回鸟树下；周伟所部两营，占据桃花坪。其意旨有围攻滩头之势。查周伟守备队，其前进情形，前已电陈，兹又连合各部占据要地，究其用意何在？若因此重开战端，则系伊之有意挑衅也。’”等语。查和议日渐接近，南北自应一致静候解决。乃陈光斗等忽又违令增兵，节节进占，似此甘为戎首，实属有碍和平。即希飭电前方，

务令退回原防，和局幸甚。盼复”等语。究竟实情如何？盼详复，以资应付。和议方始，若部下果有乘机进取之意，万望严令阻止，免资北庭口实。绍仪叩。巧印。

### 9. 致广州军政府暨各总裁部长电

1919年2月21日

万急。广州军政府：总密。各总裁、各部长、各代表鉴：并代转参众两院、陆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师、旅长、各督办、指挥、各省议会、商会、团体、报界、联合会均鉴：本日开第二次会讨论陕西问题，两方代表全体列席。绍仪要求四事：一、撤消陈树藩。二、许兰州所统入陕奉军退回原驻地点。三、由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停战令下之后，至二月十三日五条办法宣布之前，所有北军占领地域一律退出。四、即日讨论一种切实解决办法，俾张君瑞玘到陕划界时易于办理。朱君桂莘对于第一条以为操切，未肯赞同，二、三两条只允由二月十三日五条办法宣布之日起负责，四条俟今日晤张君瑞玘后再行讨论。今日会议未有结果，明日二十二日开会继续讨论陕西问题，谨闻。唐绍仪叩。马印。

### 10.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2月22日

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总密。并转参众两院、陆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师、旅长、各督办、指挥、各省议会、商会、团体、报界、联合会均鉴：本日九时，第二次会议继续讨论陕西问题。据朱总代表报告，钱干臣电称：“停战划界，自本月十三日以后北京政府可负完全保证之责任。至三原、泾阳并未进兵”等语。现由双方议决，公同委托张君瑞玘于明日兼程赴陕，依据勘电五条办法，实行监视。至关于军事协约问题，本日颇有讨论，朱极表同情，已电京，请将此项密约宣布。又经绍仪以国防军与外交上所有各种关系详细报告，并略及收束军队、整理财

政之语，朱亦无异辞。再者，本日闻北京政府有接收参战借款余额一千七百万元之说，当由此间电致菊人严重质问矣。合并报告。绍仪叩。养印。

### 11.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2月24日

(由朱桂莘先生译，用密码)

急。北京徐菊人先生鉴：□密。顷据有吉领事奉其外务省命来告，谓已飭小幡日间到外部声明：中国如不用参战借款，尽可不再接收此项余款等语。此乃鉴于内外舆论大势，故态度一变。我乘此机会，易为收束，务望及速裁夺，即予停止，免为和议之障碍，大局幸甚！绍仪叩。敬印。

### 12. 致广州政务会议总裁诸公广东督军省长电

1919年2月25日

广州政务会议总裁诸公、广东督军、省长鉴：总密。闻粤省有人以全省电车、电话抵押借款某国，损失权利甚大，且有由某国派兵保护创办人之条件。当兹议和之时，我方阻止北庭借款及发行公债，今粤省亦有此等举动，何以责人？应请严速制止取消。事关大局，切盼裁复。绍仪。有印。

### 13.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2月25日

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总密。并转参众两院、陆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各督办、指挥、各省议会、商会、团体、报界联合会均鉴：敬日开第三次会议，关于军事协约，据钱能训来电，不认有附件，仅允抄寄海陆军协定各一件，及解释欧战终了换文一件。又以欧和会未签字为辞，不允裁撤参战军，以声明不作他用为辞，不允停止参战借款。朱允派专员赴京提取关于以上各项案卷及附件并来往公牍，由本会详细讨论议决。关于陕

事，朱允再电北庭，严令前方遵照五条办理。关于八年公债，朱亦认为不合法。讨论结果，公债条例及铁路借款合同，推定胡汉民、刘光烈、王克敏、吴鼎昌为审查员，附审查。关于救恤湘灾案，推定章士钊、彭允彝、方枢、徐佛苏为审查员，附审查。绍仪除坚持裁撤参战军，停止参战借款，陕事请朱完全负责外，对于军事协约附件，援用各种证据，证明其确有该项卖国之密约，全部务须宣布于国民，共图补救。绍仪。有印。

#### 14.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2月25日

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总密。并转参众两院、陆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师、旅长、各督办、指挥、各省议会、商会、团体、报界联合会均鉴：顷据有吉总领事奉其外务省命来告，谓已飭小幡公使日间到外部声明：中国如不用参战借款，尽可不再接收此项余款等语。又据东京二十三日来电，《朝日新闻》称：日政府近发一电与驻北京武官，令劝告段琪瑞云：“欧战已终，西伯利乱事不久将竣，中国南北会议行将开始，统一政府不日即可告成。取消中日军事协约及国防军各事，不独为中国计，并为远东安宁计”等语。可见日人鉴于内外舆论趋势，态度一变。除由绍仪及朱总代表分电徐菊人，乘此机势力谋废约止款外，务望诸公一致主张，俾早达目的，免为和议障碍。再，本日开第一次谈话会，绍仪提示于右任十六日来函称北军尚在猛攻事，当即声明：若和议从此破裂，责有专归。嗣以讨论结果复由朱总代表电请北庭严令前方军队切遵十三日令，速行停战，违者严重处分。并闻。绍仪。有印。

#### 15. 致广州军政府各总裁电 1919年2月26日

急。广州军政府各总裁均鉴：总密。南方代表办事处开办伊始，需款孔急。除由士钊手交付三千元作开办费及松年处允陆续支

应外，现仍不足。开办费约已用去六千元，每月办公用费，虽办事人员纯系义务，而一切必需之费亦约须六千元。即希按月提前照数汇到，以应急支，盼切祷切。土钊叩。宥印。

### 16.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2月26日

万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总密。并转参众两院、陆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师、旅长、各督办、指挥、各省议会均鉴：据于督军十七日自三原函称：覃日起陕西北军尚未停战，前方仍有攻击情事，而盩厔县靖国军于十六日退至郿县，则战斗剧烈可知。当于本日开议时向朱总代表提出质问，并要求撤换陈树藩。朱答以：“进兵一事系据一方面报告，其确实状况须待划界人员抵陕后实地调查，方能明瞭。又昨日已电北京，痛陈‘政府必须有强制陕西军事长官遵守命令之能力，如果未停战，应予严重处分’等语，俟复电再议办法。若此时持之过激，恐反生变动。”绍仪以为此种答复虽亦有相当理由，惟陕西现在尚未停战，则彼方固已默认。苟长此因循，恐于和议横生障碍。且钱于臣前电以覃日起实行停战，北京政府应负责任。经朱总代表一再声明，显与本日所讨论者前后抵触。似此日以虚辞相蒙，是信谊何存？诚意安在？兹特宣告，本日起暂行停议他事，至撤换陈树藩，实行停战后再议，否则惟有以和议决裂昭示中外。曲直之间，是非所托，谅国人与友邦必能为公允之判断也。绍仪叩。宥印。

### 17.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2月28日

万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并转参众两院议长、陆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师、旅长、各督办、指挥、各省议会均鉴：总密。本日开议，首由朱总代表报告中日军事协约已寄到，共只四件：一、中日协定之文书；二、海军共同防敌条文；三、陆军共同防敌条文；四、解释欧战终了文书。此四件外，并无附件。

当由绍仪建议，以此项协约，北京政府在本会议宣布者，除以上四件容再讨论外，既并无附件，应由本会议全体通电中外，声明以后倘发现关于中日军事协约之附件，无论用何种名义与何国政府或何国人民缔结，皆认为绝对不生效力。朱无甚异辞。

嗣讨论陕事，据于督军十九日来函报告，前方战事益以猛烈，所有从前进迫西路各北军，悉已集中改向东路施行攻击，相桥、交口、于都村、红崖头、兴市、关山等处均被包围，距三原仅数十里云。绍仪复提出质问，并要求于四十八小时内须确定办法，实行停战，否则双方代表应一致通告外交团，声明北京政府对于陕事违约进兵，毫无诚意，和议应立行停止。朱答谓关于陕事已迭电北京促其答复，而至今复电未到。惟私人方面尚有来电，现张瑞玘在京与政府商定办法后当可复电，再行讨论。绍仪以为此种文饰徒延时日，且北京政府与北方代表前已声明，自十三日起共负停战之责任，何以竟不能履行？遂重申四十八小时限期之议，并宣告云：如逾期仍无圆满解决方法，应停止和议。由南方代表通告外交团，以正北政府破坏和局之罪。以上所有会议情形，相应电达。绍仪叩。勘一印。

#### 18.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2月28日

万万急。广州军政府各总裁均鉴：总密。勘一电计达。和议虽近停顿，然尚未决裂之时，四十八小时后，北庭如无满意之答复，仅当从外交方面著手，迫北庭使负不停战之责任。现时中外盼望甚切，非至万不得已，不可使之破裂。广州各方必多激论，望于未经仪电告代表职责已尽，无可转圜之前，暂持镇静态度。惟暗中准备，仍不可懈，海军尤要。此电希转各督军。绍仪叩。勘二印。

#### 19. 致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电 1919年2月28日

广州军政府金秘书长鉴：总密。军府屡次来文，皆封皮破损，

致文中秘密不免由邮局泄漏。此不仅有妨大计，即军府体制亦甚不相宜。务请将公函封套改用洋纸，并将封口谨密糊好，始行发邮。至要。士钊。勘印。

## 20. 致北京徐菊人电 1919年2月28日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和密。比知中日军事协订文内“德奥敌国战争状态终了时”一语，经于二月五日由参战督办处派员与日本指定之陆军代表协定解释，谓指中日两国批准欧洲战争平和会议所订结之平和条约，中日两国军队由中国境外及驻在同地方协约各国军队同时撤退之时。此件经国务会议议决，并已由该处呈明备案。查欧洲平和会议开会，德奥敌国早已停战，且应允英美之要求，交出要塞及军舰、枪、炮等武器，先失其战斗之能力。所谓战争状态终了，实中外人所同见，无有疑义。军事协约当然以此时失其效力，何以参战督办处复于近日加造一重公案，故为曲解，延长时效？国务会议何以议决，呈公备案？何以认可？藉非有心自误，难索解人。惟现在日本一方已表示意思，谓军事协订由中国提议，自可废除，则亡羊补牢，惟我自择。请即将军事协订及一切基于军事协订所发生之附件飭部提出，与前途切商废止。我有充分之理由，人亦不复相强，此事定可办到，但虑不能勇断，而为一部分人所挟持耳。前失可鉴，不宜一误再误，幸速图之。唐绍仪叩。勘印。

## 21.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3月1日

万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总密。并转参众两院长、陆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师、旅长、各督办、指挥、各省议会均鉴：北方代表因陕西问题北廷尚未有解决办法，已于昨日下午四点，全体电京辞职。结果若何，容再电达。谨闻。唐绍仪叩。东印。

## 22.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3月1日

急。军政府政务会议各总裁、督军鉴：总密。遣送德侨为国际所注目，请从速发遣，务使协约国满意。如苦于经费，可先筹垫至沪，此间自有机关拨还。唐绍仪叩。东一印。

## 23.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3月1日

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总裁诸公鉴：总密。本日晤朱桂莘，言北政府有由伊处转复公等之电，所说离题愈远，彼此辩论，徒生枝节，似属无益云云。自南北会议既开，我方关于陕西停战问题及参战借款问题、军事协约、国防问题，皆向北代表严词责问，并欲其全权负责。对于北政府要求，使无诿卸之余地。粤东情形稍为隔阂，诚不必与辩论是非。如有意见，仍以电示，由本会代达，较无不接筭之弊也。唐绍仪。东二印。

## 24.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3月4日

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总密。前准电转漳州陈省长报告：“李厚逆对于闽省划界不允进行，请派林公悦卿与北方所派萨公镇冰会同办理。”等因。准此，除俟与朱总代表接洽外，希先徵取悦公同意，一面通知陈省长，实纫公谊。绍仪叩。支印。

## 25.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3月6日

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诸公鉴：总密。支电悉。江日北廷有飭陕停战命令，惟措词欠紧，对于二月十三以后违令挑战之将领并未诘责，北代表来言，撤陈树藩一节，目前碍难办到。绍仪等以“停战并无保障，且前此违令之责不能不问，撤陈为各方面之要求，断难取消”答之。张瑞玘来函，亦以停战未得确实办法，尚未启程。外交及舆论俱同情于我，闻英使已向北廷劝告矣。此

事我直彼曲，自当力持初议，静以待之。绍仪叩。鱼印。

26.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3月9日

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诸公均鉴：总密。顷据朱总代表函称：据闽省探称，广州方面对于闽省有增加军队消息，嘱为迅电军政府，严查制止，等因。除复朱总代表勿轻信探报外，现在和议停顿，正在相持，准备固不容稍疏，而衅端则万不可自我轻启。诸公成竹在胸，谅无烦鳃鳃过虑。所祈慎重防范，毋贻北廷口实，是所切禱，并盼示复。唐绍仪叩。青印。

27. 致漳州陈总司令电 1919年3月19日

漳州陈总司令鉴：新成密。据朱总代表函称：粤军旅长杜忠信于停战期内率军往惠安筹款，越境启衅。又函称我军攻陷顺昌仁寿县，驱逐县佐，夺去印信各节，是否属实，希查明见复。又函称所定划界七条办法已由钱能训交李厚基商办，惟须将南军驻地及将领姓名开送云云。希即查填电复，以便转交为盼。绍仪。皓印。

28.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3月23日

万急。广州军政府岑总裁鉴：总密，亲译。和议停顿，两旬於兹，而秦陇战云尚复弥漫，乃瞻西顾，无泪可挥。迹更外忧内患，交相迫逼，时局至此，愈趋险恶。仪既应付之俱穷，顾隐忧其未艾，言念及此，中心如焚。然一息尚存，仍罔或敢懈。侧闻公亦以时局混沌，颇形郁郁。仪窃以为过去人海政潮，本饶波叠，投艰遗大，实集怨劳。我辈忧患余生，久已饱尝个中滋味，正不必以一时痛苦，遽事萦怀。矧公以一身系时局安危，仪亦以一肩荷西南付托，居者行者，休戚均属相关，责任岂容旁贷！尚希本始终忧国之心，念相忍为国之义，和衷共济，坚忍不挠，以

期宏济艰难，共维大局。仪侵寻衰病，日渐告痊，远荷关怀，实深铭感！恃叨爱末，敢布腹心。唐绍仪叩。漾印。

### 29.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3月26日

急。广州军政府总裁诸公均鉴：总密。养电敬悉。提拨关税事，前奉寒电后，即致函英公使朱迹典君，请其力为斡旋，刻尚未得复。俟有端倪，再行奉闻。绍仪。宥一印。

### 30.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3月26日

急。广州军政府总裁诸公鉴：总密。简电奉悉。陕西划界专员张瑞玘系由双方代表商同派往，现北方虽已加委，军府似毋庸加委。绍仪。宥二印。

### 31. 致军政府电 1919年3月26日

急。广州政务会议鉴：并转莫督军均鉴：总密。广州电车、电话向某商订约抵借款项事，前接日公复电，嘱勿轻信谣言，鄙怀早已冰释。顷由朱总代表诘问，亦据日公支电所言答复。而近日各处同乡会复来电，纷纷反对此举，务乞坚持，以祛群惑。又此间盛传广州当轴有招商承办之说，此事如果确实，尤乞慎重将事。盖商人措资承办，每有出面者为华商，而间接则系外人资本，一经入彀，遗患无穷。诸公明察，决不为奸商所蒙。然谣逐朋兴，又何可不审慎几先，以杜口实。敢贡愚见，务希察纳，并盼赐复。唐绍仪。宥三印。

### 32.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3月27日

急。广州军政府总裁诸公均鉴：总密。据朱总代表函称：“闽省划界事，已得钱能训电称，经于养日电李厚基，催其会商童葆暄，查照五条办法与陈炯明直接商洽。李复电云，‘已电童葆暄、

臧致平先行与陈直接磋商’”等语，转知前来。除函朱速电北京，严饬李厚基遵照五条切实办理外，应请军府电知陈炯明省长，依照五条与童、臧二人切实商洽，从速划防，是为至盼。绍仪叩。感一印。

### 33. 致广州参众两院电 1919年3月27日

急。广州参议院林议长暨议员诸公、众议院议长暨议员诸公均鉴：总密。皓电敬悉。北京违法发行八年公债，前经电徐菊人速即停止，并昭告中外。嗣经和会议决，与朱启钤会衔电京，从缓履行。昨又经根据五种理由，函请朱启钤电京力为阻止。尊电以此项公债未经合法国会通过，法律上当然无效，自是不刊之论。惟北廷倒行逆施，悍然不顾，恐不成为事实不止。尚祈两院诸公坚决主张，到底不懈，以唤起国民之觉悟，为一致之反对，或足收效于万一耳。唯诸公图之。特此谨复。绍仪。感二印。

### 34. 致漳州陈总司令电 1919年3月27日

急。漳州陈总司令鉴：新成密。顷接朱总代表函称：“闽省划界事，已由钱能训养日电饬李厚基依照五条办法切实商洽。李复电称，‘已电童葆暄、臧致平先行与陈直接磋商’”等语。除函朱速电北京，严饬李厚基遵照五条切实办理，并电告军政府外，希即遵照五条办法，与童、臧从速划防，以免枝节为盼。

再，福州总商会、教育会来电称：“漳州陈军右翼迫近五百米达，左翼下天竺山，夜间放哨，请向前方设法阻止，消弭祸机。”又，福建省议会来电称：“漳州粤军左、右翼南进，夜间呐喊、射击，恳两方从速疏通。除商督军照五条办法办理外，粤军方面应请仍守原防，免生冲突”各等语。现因陝事梗议，不宜再生障碍，目下贵军所处，似当以镇静为主。尚希酌夺，见复是幸。绍仪。感印。

### 35. 复云南唐督军电 1919年3月29日

急。云南唐督军鉴：新成密。养电敬悉。西南兴师护法以来，各总裁暨各将帅志行本属纯洁，团体亦极坚固。乃因政客播弄，敌党离间，致道路流言，乱人心目，于和议前途亦不无绝大影响。载诵通电，大义昭然，仁言霭如，凡有血气，同深钦佩。况仪谬膺巨责，因兹浮光掠影之谈，倍加惨淡经营之苦，得此有力明证，不禁精神焕发矣。目下和议停顿，固因陕事纠纷，亦仪力薄能鲜，未克胜任愉快，加以徒凭口舌，绝少后盾，致北廷觑破机缄，貌合神离，谬欲以他种手段，败我危机一发之全局。我公共和保障，西南砥柱，统筹大计，夙抱决心。尚祈时赐教言，匡勗不逮，则一言重于九鼎，前方即为后盾，于一切问题，较易解决，即不幸宣告决裂，亦觉较有把握也。专此布臆，诸祈察酌。唐绍仪。艳印。

### 36. 致广州参众两院林吴两议长电 1919年3月29日

广州参议院林议长、众议院吴议长均鉴：笙密。前者陆、顾、王诸使在巴黎和会宣布各项密约，深得国内人民一致赞助，足见民志奋发，正足有为。近闻梁启超暗中与日人结托，主张凡关于东方事件，须先由中日两国委员协定，再提出该会云云，殊深骇异。此说果成为事实，何异屈伏于日本霸权之下，而事事仰其意旨。巴黎会议既为改造世界之重要机关，凡属国际之一员，自应为充分之自由意思参与其间，而绝不受他国掣肘。梁氏此说，实为丧权辱国，国人亟宜出而纠正，免成事实，贻祸无穷。

又李石曾君由法来电，谓英、法、美三国均欲助吾国废除一切不平等之条约，惟吾国国内舆论之力尚未足自助云云。似此情形，吾国人更宜挺身而出，团结一致，极力拥护陆、顾、王诸使，俾得悉心从事于人类和平、国际平等之大组织，而完成吾国

参加世界改造之伟业。公等为民意代表，深盼提挈群伦，努力进行，并望转商粤省议会，发起通电各省省议会一致电巴黎和会，拥护陆、顾、王诸使，并声明不承认梁启超前项主张，勿令卖国者得踌躇满志，而友邦有爱莫能助之歉也。幸甚，幸甚。再者，此电事关重要，绝对宜守秘密，万勿向外发表，即粤省议会通电亦不必以根据此电为词，庶免痕迹。外交机宜，言不尽隐，诸希鉴察为盼。唐绍仪。艳印。

### 37.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3月31日

特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总密。办事处经费前曾电请增加，未蒙允许，焦灼万分。查本处每月预算，临时、经常两项费用最少六千余元，另欧洲电费约二千元，已万分撙节，减无可减。钧处若不曲原，是直陷办事人于困难之地，万恳俯允增加，俾资办事。军府财政竭蹶，宁有不知。然事实至此，无可如何，务望力任其难，准赐照办。再者，刻届月底，各处账目例须支付，钧处款仍未至，焦急万状。切请迅赐电汇，以济眉急，再迟则束手绝地，不知所言，恳切陈词，希为察照。章士钊。卅一印。

### 38. 复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3月31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诸公均鉴：总密。感电敬悉。张敬尧擅将水口山矿地押借外债，实属包藏祸心，理应反对。除函请朱总代表电京勒令停止外，谨此奉复。绍仪。卅一印。

### 39. 致三原张瑞玘电 1919年4月1日

特急。三原张瑞玘先生鉴：瑞密。叠奉来电，不忍卒读。不图陝事败坏至此，西望秦陇，真欲哭无泪矣！鼠辈野性难驯，祇知势利，遑恤道义，本无足怪。第经年所擲之如许心思，与月来所费之无量口舌，竟为鼠辈根本推翻殆尽，为可悲耳。后此陝事

如何着手，此种苦况，有口难道。兄困心横虑，仪宁不相谅，油滑之说，适从何来？仪素质直，偶有不谅，即坦怀相向，至假借行为，则素所未习。尔后无论何事，当以直接为断，免生误会。右任君二十三日来函称，乾县战事尚烈，且有地雷轰城说，惟尊电未有叙及。到底现在已否停战？又种种困难既如来电所述，则划界事如何下手？会议上应持何种态度？陕局既变化至此，原有计划应否变更？一切详细未尽明瞭，稍不审慎，即首尾不能相应。尚望与右任兄熟商，迅赐详复，俾资考虑。陕事如此，知苦我兄，并苦右任。惟来日大难，仰仗方切，万望力任怨劳，救此残局。天下事但求心之所安，悠悠之口，固不必介也。寒燠不常，为国珍重。唐绍仪叩。东印。

#### 40.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4月1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诸公鉴：总密。本日接张瑞玘先生来电，其文曰：“来电颇有责言，弟不敢辩。弟到原，正与右任密商一切办法，并与陈督交涉各事，困难万状。刻下郭、樊投许，田、岳解体。弟自京至秦，无日不力为维持。前电所云划界一事，兄他日晤右任，便知一切。今右任部下仅一卢占魁，而卢既不承认为部下，于尤不肯认为己有。然则此界将如何划法耶？□任十分为难，诸公不知，而犹来电责我。刻正与陈督以强硬手段交涉，通电一事，日□右任□到□便知底蕴。兄试回□州一看，便知其惨状何如，且知土匪之不能为于用矣。弟与右任文章道谊，交情至深。弟自问非圆滑者流，少川先生谓我为圆滑，则不知人，亦不知事也。弟不偏南，不袒北，而不能用意气，不为老友右任计，当为陕西人民计也。弟已与右任约，事竣同归谁园读书矣。”瑞玘陷又一电，其文曰：“陕事内容，几不堪言，郭、樊既投许，反噬岳、田亦与陈携手；叶荃被郭坚逼逐，行至泾阳，又被田截击；张东生往来卢占魁处说项，卢已愿归陈。近□□宣

言，乾县及西北数股均其部下，此后当一律归许，与陈已交涉相争矣。刘月溪、卢占魁等皆声言脱离，不愿与匪为伍。此界将如何划法耶？此等事能以明电宣布耶？连日以来，为右任维持局面，诸□周□在原与右任、伯英密商一切，均太息痛恨此辈之不可共谋收束。刻正与□陈督交涉一切，并自由拍电各事。沪上诸公，凡审我与右任之苦，而龙门来电仍有责词，诸公等再派一人来陕查探，便知底细。且右任亦得通电，亦终须晤面，弟自问此心，可告无愧，知我罪我，听之诸公。稍有头绪，即归谁园矣。瑞玕叩陷”等语。相应转达，即希察照。承赐勘电，敬悉，已转致张瑞玕君矣。并闻。唐绍仪叩。东印。

#### 41. 复唐督军电 1919年4月1日

云南唐督军鉴：新成密。俭电计达。顷奉艳电，毅力卓见，并世无两。大局拜赐，不独私衷感佩已也。和会议决停战撤军，及禁止提款募债等事，北方绝不履行，反欲用他种离间手段，轻为尝试。道路传闻，迷离恍惚，遂使万目睽睽之和局顿呈一息奄奄之现象，固由北方毫无诚意，亦因内部分歧，意气销沉，无一致强毅之主张有以致之。我公志行坚决，态度光明，本护法之初衷，争最后之胜利，一电传来，无异雄师十万。仪谬膺艰钜，益当坚持到底，毅力进行，以副敦敦相勗之意于万一也。谨此奉复，时盼赐教。绍仪叩。东印。

#### 42. 致西安张瑞玕电 1919年4月2日

西安探投张瑞玕先生鉴：瑞密。两陷电已照转。顷接政务会议勘电，其文曰：“北方接济陕西军械，已经台端诘问，未据承认，惟闻确有此事。拟请电致张君瑞玕，在郑州观音堂等处切实调查，以明真相，再为交涉。政务会议。勘”等语。祈即查明赐复，以便交涉为盼。唐绍仪。冬印。

## 43. 致三原于总司令电 1919年4月3日

急。三原于总司令鉴：英密。迭接来函，备悉一切。衡玉电称：“三原密电已通。”请尊处将近日情形速由密电示知为感。唐绍仪。江印。

## 44. 致西安张衡玉电 1919年4月3日

急。西安张衡玉先生鉴：瑞密。东日发来二电备悉。此间极盼于右任由三原来电，俾得继续开议。或尊处能由三原来电，声明已实行停战，尤感。再，顷接叶荃函称，“孤军困陕，艰苦万状”等语。究竟如何情形，悬查明示复，并设法维持，切盼。唐绍仪。江印。

## 45.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4月4日

万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总密。前准函称，议和办事处经费额定三千元，由尊处按月照拨在案。惟此间机关，为期甚暂，需款甚殷，一切事件关系重要，而对外联络尤不能不稍求周密，虽万分撙节，每月经常费亦需七千元，欧洲电费三千元，各分代表每人每月公费四百元，共一万四千元。所有详细预算，经同人认真核实，军府无论如何困难，务请决定如数电汇，否则办事处实无法维持。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叩。支印。

46. 致广州军政府电<sup>①</sup> 1919年4月5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并即代转参众两院、各省督军、省长、师、旅长、各指挥、各督办均鉴：总密。据张君衡玉东日由西安来电称，“各军退离战线”。是陕战似有结束。仪内顺舆论之要

<sup>①</sup> 此电同时致唐继尧、陆荣廷。

求，外应世界之需要，已定于月之七日先开谈话会，讨论和议进行办法。谨先电闻。唐绍仪叩。歌印。

47. 致广州军政府电<sup>①</sup> 1919年4月7日

万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诸公鉴：总密。并即代转参众两院、护法各省督军、省长、各军总司令、总指挥、各督办、各师、旅长均鉴：今日谈话会认张瑞玘所来密电已足证明陕西实行停战。至参战借款、国防军、中日协约、八年公债等，从前祇表决大体，须开会讨论，方有办法。讨论结果，决定于本月九日继续开议，谨闻。唐绍仪叩。阳印。

48.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4月8日

广州军政府岑总裁鉴：总密。顷据中西人士纷纷来询省港电信不通原因，路透访员亦以此事致诘。究竟此事真相若何？经过若何？此刻已否解决？请急电复，俾有应付。唐绍仪叩。庚印。

49. 复法京伍梯云电 1919年4月8日

巴黎中国使署转伍梯云先生：枢密。两电均悉。第一问题已由彼发生，不必再提。余事望与陆、顾、王诸君极力主张，至盼。和会停顿颇久，刻以各方面转圜，订于本月九日重开赓续会议。知念并闻。绍仪。齐印。

50.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4月10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总密。青日开会议，提出续议案六条：一、取消中日军事协约。二、裁撤国防军机关及所属兵士。三、参战借款不得提用。四、和平会议未终了以前，双方不得借入外资及发行公债。五、陕西问题。六、湖南问题。又案十三

<sup>①</sup> 此电同时致陆荣廷、唐继尧。

条：一、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二、实行军民分治，确定地方制度。三、废督裁兵，划分军区，厘定军制，实行徵兵制，开通全国道路及修河道，以安插兵士。四、补充西南各省、各军及海军军费、军实。五、善后借款南北共同办理。六、输入外资，发展各种实业。七、军政府一切命令，认为有效。八、指定的款，实行强迫国民教育及鼓励社会教育。九、整理财政，免除厘金。十、贩卖人口、贩卖马啡、烟土、栽种鴉粟及一切赌博严行禁绝。十一、惩办祸首。十二、省治安善后问题。十三、整顿海军问题。

北方提出者，第一条，军事问题：(甲)拟留军队之编制问题。(乙)额外军队之收束问题：子、裁减标准与其方法；丑、安插方法；寅、裁减时期；卯、裁减费用。(丙)军需独立问题。第二条，政治问题：(甲)军民分治。(乙)厘定地方制度：子、省之改革；丑、道之改革；寅、裁汰中央各署冗员，增设地方佐治官吏；卯、扩充全国教育；辰、推行全国警察。(丙)地方自治：子、县自治；丑、省自治；寅、振兴自治事务办法。(丁)发展国民经济：子、兴筑国道；丑、改革币制；寅、废除恶税；卯、革除条约及习惯上之束缚。(戊)善后借款问题：子、借款额数；丑、借款用途。

仪对于北代表所提出议题，均认为有成立之必要。北代表对于仪所提出议题，第一条改为国会问题，第七条认为与各议题有连带关系，俟各议题讨论就绪后随同商决。仪以为亦未尝不可。惟彼方对于第十一条，认为对人问题非本会职权范围，反足引起各方恶感，阻碍和议进行，绝对不容成立，如不撤销，其他议题均不肯议。仪按会议规则第三条：议题须由双方总代表协定。既一方不同意，祇可作为一时未经协定，暂未成立，容俟后图。其余十二条，与悬案六条，均经彼方认为成立。结果，将双方协定之议题编为大纲六章：第一章，国会问题。第二章，军事问题。

第三章，政治问题。第四章，财政问题。第五章，善后问题。第六章，续议案。所有节目，均分别隶属此六章大纲内。谨闻。至此次议题，系声明各守秘密，未议决之前，对外暂不发表。应否分电护法各省，请由尊处酌定办理。唐绍仪叩。蒸印。

51.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4月11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诸公鉴：蒸日开审查会，讨论军事案，大致系厘定军费，改正军制。俟条文整理完竣，提出正式会讨论。谨闻。唐绍仪叩。真印。

52.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4月12日

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真日开会，讨论财政案，议决大体三条：一、改革币制，催促进行。二、免除厘金，赶速交涉，实行照约加税，并筹抵补办法。三、商改条约及惯例上之束缚。俟起草完竣，即提交正式会议决。谨闻。唐绍仪叩。文印。

53.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4月14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总密。刻已开始审查关于补充西南各省各军军费军实及地方善后问题。军府、国会款项若干，未据列来，无从臆测，请急电复。又如辰州田、张、胡、林、谢各总司令，溆浦周总司令，夔州黎联军总司令、唐总司令、柏总指挥，豫军王总司令，巫山王总司令，漳州陈省长，诏安方会办，黄岗吕督办，韶州李督办，广州李参谋长等，各军均未将详细数目及条件函知，是否并入各省汇报，无从悬揣。希即分别飞电催问，迅即迳复敝处，以凭核办。唐绍仪叩。寒印。

54. 致三原于总司令电 1919年4月14日

特急。三原于总司令鉴：英密。刻已开始审查关于补充西南

各省各军军费军实及地方善后问题。尊处未据函报，无从臆测。希将详细数目及条件由急电复，俾付审查，勿延为盼。唐绍仪叩。寒印。

### 55. 致夔州巫山施南辰州淑浦漳州诏安广州

韶州黄岗各总司令电 1919年4月14日

特急。夔州黎联军总司令、唐总司令、豫军王总司令、巫山王总司令、施南柏总指挥、辰州田、张、胡、林、谢各总司令、淑浦周总司令、漳州陈省长、诏安方总指挥、广州李参谋长、韶州李督办、黄岗吕总司令均鉴：新成密。刻已开始审查关于补充西南各省各军军费军实及地方善后问题。尊处未据函报，无从臆测。希将详细数目及条件由急电复，俾付审查，勿延为盼。唐绍仪。寒印。

### 56. 致广州军致府电 1919年4月16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总密。连日会议情形经已电告，计军事、财政、政治各案，彼此当无大出入，易取一致。惟法律案第一日提出，系国会完全行使自由职权问题，北方代表即抗议，改为国会问题。默察彼方情形，恐不能同意于我之主张，而此案为彼此争持之要点，内外注目，万一正式讨论及此，意见牴牾，强硬到底，恐使和议不能进行，而抛弃主张，则重违护法之本旨。究应如何对付，关系最大，请由军府确定方针，指示办法。专候速复，俾有执持，无任盼切。唐绍仪等叩。铄印。

### 57.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4月18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总密。军事草案已由审查会决定。兹将全文电达：军事案：军兴以来，南北扩张兵备，〔数逾百万。所需军饷几及全国岁入三分之二，以国家财力而论，实无力

担负如此巨额之军费。现在南北妥协，自应力谋收束整顿，以纾民困。兹定办法如左：（一）收束限度及时期：第一期，以民国六年六月全国之兵额为标准。第二期，全国之兵额以五十师为标准，警备队在內。第一期自裁兵实行之日起，限六个月内裁竣。第二期自第一期裁竣后限一年内裁竣。其裁减方法以同一之比例行之。（二）收束费用：第一期所需费用，合恩饷、欠饷等项计算，约计五千万元。第二期所需费用约计二千一百五十万元。第一期内按照现在实支军费不敷之数，约计三千五百万元。第二期内除第一期已裁之军队外，其余实支军费不敷之数，约计二千万元。统计裁减费及不敷之数共约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万元。（三）军事委员会：由和平会议双方总代表各推四人组织，自推定之日起，于若干日在北京成立。所有收束军队、厘定军制各事，均由该会筹办。至该会详密组织，由各委员自行商订，俟军队收束完竣即行撤消。（四）裁减军官、士兵。安插方法分为左列五项，统由军事委员会妥筹办理：甲、此次收束军队退职之军官之优待。乙、改编工程队，设立全国土木工程局，修筑国道。丙、浚疏河道。丁、屯垦。（五）前此由军事微调之各处军队自应退回原防，俟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妥筹收束，分别办理。（六）军队收束后，厘定军制关系重要，由军事委员会妥为筹画，期于必行。兹将要目列左：甲、实行徵兵制。乙、划分征兵区域。丙、厘定统一军制。凡军令及军事行政统归参谋部、陆军部主办，各师、旅长官仅有统率、训束之职权。丁、规划军队驻扎地点。戊、军需独立。（七）徵兵制实行后，另行规定全国之常备兵额，以财政案所定之军费为标准。

军事案收束费用说明书：第一期约计裁减七十师，约计官长三万员，每员给以三百元，合计九百万元；约计士兵七十万名，每名月饷平均八元，欠饷、恩饷各以三个月计算，每名共约五十元，合计三千五百万元；预备费六百万元。以上三项，共计五千

万元。第二期约计裁减三十师，约计官长一万三千员，每员平均给以三百元，合计三百九十万元；约计士兵三十万名，每名月饷平均八元，欠饷、恩饷各以三个月计算，每名共约五十元，合计一千五百万元；预备费二百六十万元。以上三项，共计二千一百五十万元。查最近预算，全国全年岁入共计三万七千万元，国债、政费二项共需二万五千万元，所余以充军费之数，仅一万二千万。现在全国实支军费约需二万六千万，比较不敷之数约计一万四千万。第一期约计裁减七十师，需时六个月，即于该期内分月递裁。其不敷军费，平均以三个月计算，尚须补充之费三千五百万元。至第二期，除第一期已裁之七十师外，所余军队八十师，限一年内裁减三十师，即于该期内分月递裁。其不敷军费平均以六个月计算，尚须补充之费二千万。

附：本案所列全国军额一百五十万人，系假定之数，俟军事委员会成立后，派员检查各军确数，或不足假定之数，亦未可定，一师之中人数不足，亦未可定。其有自报成军，有兵无械，甚至无兵者，均不能按照本案所定裁减之数发给。以上三端，应由军事委员会特别注意。本案所列收束军事费用内，发给裁减士兵欠饷、恩饷二项，系就全国军队平均约计。至各处军队入伍年月，各有等差，欠饷多寡亦有不同，应由军事委员会确切调查实数，分别发给。设本案所定收束经费不敷支付，亦应统计各军欠饷、恩饷平均支配。惟此案未付正式大会，双方绝对互守秘密，万勿对外发表。至应否电知护法各省，请尊处酌核办理。唐绍仪叩。巧印。

#### 58.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4月19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总密。善后借款草案，已由审查会决定。兹将全文电达：善后借款案：民国以还，时事多故，外债递增，识者痛之，军兴之后，兵费浩繁，各省因军事，损失亦

极重巨，自应力谋收束军队，兼筹安插善后之法。惟欲实行前项之计划，须先筹备经费。兵燹之余，疮痍满目，断难募集内债，拟照民国初年商借善后借款，分别用途，以资挹注。一面裁减军费，力求收支适合，庶几源流既清，财政可免破产之虞，国事自有转旋之望。兹拟借款条件如左：（一）总额：借款总额以实收本国银元二万万为基准。收束军队费约须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万元，建筑国道费约须四千六百二十六万余元，所余之二千七百二十三万余元，即拨充西南各省善后经费。再，前项总额，系实收银元之数，须先将外国货币折成本国银元，并将应扣之虚数除去，合成二万万实收之数。（二）用途：借款用途分为三种：甲、收束军队经费（附表）。乙、建筑国道经费（附表，另有计划书）。丙、补充西南各省善后经费（附表）。上列甲项系为裁减一百师之用。乙项建筑国道，于安插退伍兵士之中寓扩张交通实业之意。丙项系为用兵各省善办筹后之需。（三）利息及期限：借款利息年息四厘五。至期限一层，按照民国二年善后借款分偿期限，参酌办理。（四）担保品：借款以盐余作抵。查盐务余款，每年约有四千余万元，足敷担保之用，自毋庸再以他税作抵。（五）稽核权限：稽核办法亦分三种：甲种用途：当提用借款，须将领款凭单经军事委员会及会计员签字后，将发款命令随同支票送交银行代表核对，再行提款。将来各军裁遣时，并由军事委员会监察员前往监视，以昭核实。乙种用途：当提用借款时，须将领款凭单经土木工程局长官及工程师、会计员签字后，将发款命令随同支票送交银行代表核对，再行提款。丙种用途：当提用借款时，由各省将领款凭单经财政部签字后，将发款命令随同支票送交银行代表核对，再行提款。军事委员会之会计员、监察员，土木工程局之工程师、会计员等，依事务之分配，应聘用外人时，俟借款时商定。（六）本案所开借款额数，均经确定用途，不得挪作他用。所有近年来之各项垫款，如政府或银行团认为应即须借款偿

还者，皆须另列一单，不在本案所开总数之内。本案所开借款用途，皆系分期提用，为时甚长。将来借款时亦应妥筹分期募集之法，以免募集之款存而不用，虚耗利息。民国二年大借款，汇兑亏耗，为数至巨。此次商借之始，即应妥筹补救之法。军事早日收束，财政早日舒展。如借款手续繁多，一时未能成集，应照第一次善后借款办法，先与银行团筹办垫款，以期拟办各事早为结束。

收束军队经费表：第一期裁减七十师，各费计洋五千万元；第二期裁减三十师，各费计洋二千一百五十万元；第一期实支军费不敷之数，计洋三千五百万元；第二期实支军费不敷之数，计洋二千万。总计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万元。

建筑国道经费表未定草：第一年修路一万六千〇三十八里，需费九千二百五十三万三千四百八十元；第二年修路一万五千七百十五里，需费六千七百四十七万四千四百五十元；第三年修路一万五千二百二十里，需费六千五百三十八万〇六百元；第四年修路一万二千四百九十里，需费五千三百八十三万二千七百元；第五年修路一万二千六百六十里，需费五千四百五十五万一千八百元。统上五年共修路七万二千一百二十三里，需费三万三千三百七十七万三千〇三十元。路工规模，至为宏大，所需经费亦极浩繁，虽拟分期举办，绝非一蹴可几。查此次借款总额不过二万万元，所有收束军队及各省善后经费，亦皆取足于此。故建筑国道一项，只能就第一年内所需之款，预备半年路工经费四千六百二十六万余元。其余不敷之数，应俟路工兴筑之后，设法筹集，次第扩充，或募内债，或继续借款，届时再行酌定。惟各案经双方议定，绝对互守秘密，以后关于此等案，万勿对外发表。至应否电知护法各省，请尊处酌核办理。唐绍仪叩。皓印。

**59. 致西安张衡玉电** 1919年4月21日

西安张衡玉先生鉴：瑞密。顷接于总司令转来乾县守将王珏、郭英父十五日帛书称：“接战以来，并未与凤翔、盩厔等地有一字之往来。前日虽有奉军副官携方刚函来乾，该函中亦祇称渠因凤、乾之围甚急，故与许相约退让岐山，换解凤、乾之围云云。此外并未有何等表示。珏等死守乾城，牺牲一切，虽失败至无一人一卒，亦绝无反悔之理。现敌虽于十日稍为退却，然仅由城外战壕退至附近各堡，距城一二里。数日以来，又已暗袭数次，是战仍未停，界犹未解。请迅电唐总代表重行交涉，速解乾围，并声明乾县绝对为靖国军之占有地，珏等所部绝对为靖国军之军队，勿令敌人遂其奸计”云云。

查乾县靖国军旗一日未下，即应认为靖国军所辖。至於尊电所谓陈之争<sup>①</sup>是双方地盘问题，可以划界员之资格出而处理，许、陈之争是北方内部问题，不得以划界员之资格出而处理云云，又于支、歌、鱼诸电中主张以人归许，以地归陈。如此判断，恐非妥协。盖乾城血战数月，如欲受抚，想彼等自能表示。务祈我公主持公道，速解纷局，大局幸甚！唐绍仪。马印。

**60. 复林总裁电** 1919年4月23日

广州军政府林总裁鉴：总密。篠电奉悉。曾转达朱总代表，复函颇不谓然。已再函痛驳。此事系进行当然手续，似可各行其是，无须多与之辩也。如何？祈酌。绍仪。敬印。

**61. 致西安张衡玉电** 1919年4月26日

西安张衡玉先生鉴：瑞密。接三原于总司令、张副司令漾口急电称：“陈树藩以乾县守将王珏、郭英父不肯退出乾城，其致三

<sup>①</sup> 原文如此。

原函表明，乾县绝对为靖国军占有地。复于马日下令，以全力攻击。据许兰洲简电：‘今早闻乾县方面大炮声数十响。除电告张衡玉外，特此飞闻’云云。据此，是下令攻乾之已成事实，前既屡次暗袭，今则公然开战。祈向北代表严重诘责”等语。又称：“据同官县知事孙维栋巧日急函称：‘陈树藩营长田维勤于篠日派队攻我宜君，焚烧寨门，杀戮极惨。知事不知下落，县城失守’云云。查田部向驻洛川，近忽进犯，请速电张划界员与陈严重交涉，迅令退回原防，免致侵扰”等语。按乾县如确为靖国军占有地，守将王珏、郭英父血战数月，死守未失。其致函三原，表示不肯退出，乃其守城之责。陈树藩诘得假此为口实，复于北方停战令屡下后，划界员在陕之时，以全力大施攻击？果如来电所云，实属故意破坏和局，延长战祸。请执事即行查明报告和会，并严重交涉，即日停战解围。至田维勤进犯宜君，惨行焚杀，应即令陈树藩严重惩办，并饬即日退回原防。总之，和会前以陕事停顿殆数十日，现仍悬案未定。如陈树藩再以乾事破坏和局，非特陕局之忧，实亦大局之累。执事责在监视，务请主持公道，俾解纷纭，无任焦盼。唐绍仪。宥印。

## 62.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4月29日

急。广州军政府各总裁、云南唐总裁、成都熊督军、贵阳刘督军均鉴：新成密。如公巧电敬悉。查和议虽已续开，各案尚未能解决，将来能否成功，殊难预料。处此时期，全赖西南一致团结，共维大局，尤以滇、黔军驻川一事，最宜注重。西南团体能否团结，即于此徵其大概。无论为大局计，为西南计，为三省本身计，皆宜取联合主义，方足以促成和局。倘因内部之争，必召外来之侮，不特于各种关系多所障碍，即和局亦将大受影响矣。应请顾念国家前途，西南大局。川、黔唇齿相关，遇有困难，务希互相体谅。精神一固，魔障自消，当务之急，无逾于此。并望

坚持定见，即和局告成，国家统一以后，仍作永久之团结，方足以资维系也。敢布区区，即希亮察。唐绍仪叩。艳印。

63. 致广州军政府岑总裁电 1919年5月8日

广州军政府岑总裁鉴：总密。支电敬悉。马电经沪上各报于四月二十九日偏行揭载，乃至五月一日本处始行收到。除向电局诘问押缓原因外，特此奉复，以免误会。绍仪。齐印。

64.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5月8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诸公鉴：总密。前奉简电，比即函请朱总代表电京查明禁止。顷接朱复函称：“昨准台函，以接政务会议简电，谓张敬尧以长沙商埠抵借日债，进行甚力。属即电京飭令停止等因。当经转电飭查，兹接北京复电，内开：‘前接东电，当即电湘查复。兹准张督电称：长沙虽有开埠动议，苦无的款。值此时势，中央尚难借债，何论分省？其为谣诼，不辩自明等语。特此电闻，并希转达。能训。微’等因。相应函复，即祈查照”云云。相应据情电复，即祈察存为盼。绍仪叩。庚印。

65. 致湖南程总司令电 1919年5月11日

湖南郴州程总司令鉴：新成密。顷接朱总代表函称：“接北京电开：陈光斗所部在新化县属大桥边、半山市、仙姑岭等处暂驻，近忽向地方勒收烟税，种种扰民，渐及距新城十余里之官渡桥附近，而所部亦进驻距孟公桥、杨家边冈，与北军驻洋溪队伍距离甚近。迺来且加兵近至距北军三里内外破岭之间，冬日竟三路来攻洋溪，现战斗未已。湘督不欲大局破坏，电令杨司令缙绪退出洋溪，固守官渡桥，彼方竟率众袭击官渡桥。转请电商，迅飭该处军队退驻原防，毋得越界进兵，致滋冲突，而碍和局”前来。查此事究竟如何，未能远揣。惟和议正属吃紧之时，似未宜别生

枝节，致滋藉口而阻进行。即祈查明妥为办理，并速见复为盼。绍仪。真印。

**66. 致成都熊督军电** 1919年5月11日

成都熊督军鉴：新成密。顷准朱总代表函称：“接北京电开，据吴光新报告，川东竟以兵力督种烟土，勒捐虐民。转请电商，飭令划除，以免破坏烟禁”前来。查此事如果属实，希即妥伤禁阻，免为外人责难，并盼见复为荷。绍仪。真印。

**67.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5月11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诸公鉴：总密。并转林、吴、褚三议长鉴：蒸日开会，对于外交祸首法律等问题，要求北代表八项，大旨如下：（一）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宣告不承认。（二）中日一切密约，宣告无效，并严惩订约关系之人。（三）立即裁撤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四）恶迹昭著，不洽輿情之督军、省长，即予撤换。（五）由和会宣告前总统黎元洪六年六月十二日命令无效。（六）设政务会议，由平和会议组织之。议和条件之履行，由其监督，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同意。（七）议决各案，及已付审查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八）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至国会举出正式总统之日止。谨闻。唐绍仪叩。真印。

**68.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5月19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鉴：总密。铕电敬悉。探得北方代表全体辞职，经已照准。北政府对我所提八条，完全否认，有电致沪，按条斥驳。据可靠之消息，言北京政潮酝酿甚恶，证以对沪和会之态度，恐有急剧之变化，望筹所以对付。现在和议既未由进行，仪等去留更无甚关系，尚乞鉴谅一切。绍仪等叩。皓印。

**69. 致军政府岑总裁电** 1919年5月19日

广东军政府岑总裁鉴：总密。盐、铕两电敬悉。公谊私情两俱，纫感不尽。惟北政府对我八条完全否认，并准朱等辞职离沪，持此态度，必有原因，不可不预备对付。和议殆无由进行，军府职责乃弥重矣。骏民兄到，当与商榷一切。此时问题已不在仪等之去留，尚乞鉴察。绍仪。皓印。

**70.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5月21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诸公鉴：总密。昨与各代表复尊处铕电，述北代表辞职已准，政局变动，个人去留更无关系等情，想蒙鉴察。在仪个人，对于此次和议主旨，政治与法律并重，冀收永久和平之功效。然开议以后，种种经过，外交内患，又相逼而来。以现在北方政府之状态言之，无论法律问题为彼方所严拒，就令国会完全恢复，而政治状态苟无变更，即和议幸成，亦不过维持最短小时间之局面。仪内审个人志愿，外察大势所趋，自惟总代表一职，万不宜继续担任。和平会议虽自仪始之，断难自仪成之也。区区微忱，万乞鉴纳，切祷。唐绍仪叩。马印。

**71.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5月29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钧鉴：总密。前山东新编陆军第二旅旅长薄子明，被北廷控以抢劫罪名，在护军使署拘审。和平期间，竟以此等手段对付党人。仪以和会停顿，在辞职中，未便径电北廷质问。应请尊处加急电北京，与彼严重交涉。薄君命悬顷刻，万望速办，至祷。唐绍仪叩。艳印。

### 72. 致广州参众两院电<sup>①</sup> 1919年6月14日

广州参众两院林、吴、褚议长暨议员诸公均鉴：新成密。奉读陷电，挚谊高情，公私均感。仪对于和平会议，主旨在政治与法律并重。此次提出八条，北方竟严行拒绝，无磋商余地。默审现在北方之政治状态，即使法律问题已得解决，亦不过维持短少时间之局面，所谓永久和平，恐成幻想。仪才智薄弱，无补时艰，况大势如斯，个人去留，似更不成问题。尚望我西南各省坚忍固结，静待时机，则公理无不伸之日，即目的终有达到之时也。谨布区区，并表谢忱，希惟察照。唐绍仪叩。寒印。

### 73. 致巴黎王儒堂汪精卫电 1919年7月29日

巴黎中国使馆转王儒堂、汪精卫鉴：安福跋扈，徐无力，和议恐无办法。儒堂宜暂留法，致力外交。仪。印。

### 74. 致三原于右任电 1919年8月10日

万急。三原于右任先生鉴：英密。《大陆报》载陈树藩密借日债三百万元，以贵省棉花专卖权抵押日本，期限十年。此举足启贵省灭亡之渐，断全国纱厂生货之源，希公合力抗议，取消原约。敝会已电北京请命。详情并希探明见示为感。上海纱业联合会叩。仪代。蒸印。

### 75.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19年8月29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诸公鉴：总密。皓电敬悉。和议中辍，三月于兹，仪息影沪滨，于时事诸多隔阂。北庭当局固未尝有价使之往还，文电之来复，即军府诸公蒟蒺之询，亦久不逮焉。究竟两方接洽之经过若何？与磋商之程度若何？闇昧如仪，莫明真

<sup>①</sup> 此电同时致唐继尧。

相。仪对于和议主张，于所提八条，已为明瞭之表示，而八条中之第一、二、三条，纯为国家存亡问题，绝非局部权利条件。北廷倘以国家为重，当于八条中之一、二、三条先为容纳之表示，否则和议虽开而和平之愿将必愈趋愈远。其他各节，悉关内政，北廷苟有和平诚意，当不难迎刃解决。至北总代表何人，与应否接纳，公等权责所在，想必自有筹策至计，应付一切也。卓见如何？企候电复。再，如有要电，请由水线发下。绍仪叩。俭印。

#### 76. 致云南唐总裁电 1920年1月28日

云南唐总裁鉴：新成密。闻柏君烈武辞去鄂西第一军总司令兼职，已蒙俞允。当此和战未定，御侮需才，惟旧时同志，慨若晨星。烈武多年患难，与政系绝无瓜葛，正堪倚托，所有川鄂联军前敌总指挥原职，似宜仍旧借重，以资统率。我公知人善任，当早熟筹。区区之愚，幸希采纳，并候明教。绍仪叩。勘印。

#### 77. 致广州军政府电 1920年1月29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诸公钧鉴：总密。国内战争，绵亘二年，去岁迫于人民要求，重以外交危迫，乃有上海和平会议之设。原以弭战争之祸患，应世界之和平也。不料和会将开之二月五日，与和会已开之三月一日，北廷相继为军事协定延长期限之声明。其关于陆军延长期限之文曰：“对于德奥敌国战争状态终了之时云者，指中日两国批准欧洲战争和平会议所订结之平和条约，中日两国军队由中国境外及驻在同地方协约各国军队同时撤退之时而言。”其关于海军延长期限之文曰：“对于德奥敌国战争状态终了之时云者，指中日两国批准欧洲战争平和会议所订之平和条约，中日两国海军由俄境及驻在同地方之协约各国海军撤退之时而言。”夫军事协定之足以危害国家，凡属国民，靡不痛悉。乃竟于对德战争告终，和平会议开始，两次为协定之延长。疾首痛心，

欲哭无泪。

迺者欧战已完全告终矣，平和会议亦终了且施行矣，就事实言，凡尔赛之和约既签，则所指批准平和条约云者，已无复问题。即以所谓协约国军队同时撤退而言，靡论和约既签，彼此即言归于好，协约名词已无存在余地。且驻欧军队久已弛防，即驻俄之兵近亦同时撤退，终了之期已过，尚安用此协定为？就理论言，军事协定本为防敌而设，今敌已不存，防于何有？若必牵引附会，强指俄之广义派为敌，则与对德奥共同防敌之主旨殊属不符。况中俄向属友邦，边境相啣亘万余里，而此次俄国人民之政争又完全属于友邦内政，在我万无干涉之理。且循环因应，我今日之干涉俄内政者，又安知不启俄他日之干涉我内政乎？吾国夙爱和平，而必追侍强邻，巧借名目，故树一敌，无乃不智？事实如彼，理论如此，此种协定，实无丝毫存在理由。前者，北廷游移观望，或冀欧美对俄别有正确之主张，今则欧美各国已共同撤兵矣。情势明瞭，时机成熟，应请迅与北廷磋商，速为设法，将该约宣布无效，以维主权而杜隐患。

倘北廷果有觉悟，容认此项主张，则国家之大患既除，自余国内和议问题，南北本属一家，和平实现詎曰难事哉！今者，沪会久悬，废议无日。内之，则里巷呻吟，外之，则风云险恶，即使休养生息，协谋对外，尤惧不济，况以凋残破裂之国家，浮沉于潮流澎湃之世界，宁有倖理！徒以对人问题，南北争持不让，长此不战不和之局，双方政治又未易有刷新之希望，惟愈陷国家于危亡，坐生民于涂炭而已。夫国家与人民，视个人孰轻孰重？若以一人之故，甘牺牲国家、人民而不之恤，则视个人为重，而国家人民为轻矣。诸公均当代贤哲，热诚爱国，与北廷当局绝不能相提并论，毋亦以既持异议于前，斯无术以转圜于后耳。然燃箕煮豆，本是同根；急雨漏舟，应谋共济。苟委曲求全，以为国家，则所谋者公，于人格实不生关系。古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者，亟愿诸公深长思也。

迺者，章君行严等先后返沪，奉钧府意旨，与北方各代表接洽，促进和议，具徵钧府谋和主旨始终不渝。闻以发生困难，事遂中梗，近复拟修改会议规则，废弃总代表名目，而保留全权，并于会议时推举主席。此种办法，固属掩耳盗铃，然和议苟可藉此转圜，钧府似应即行电知各代表迅速开议，更不必藉口反对个人，任时局长此迁延黠昧，以重苦吾民。仅于总代表一席，业经叠辞不获，然久已徒拥虚名，迄复何所爱惜，个人关系尤其小焉者耳。钧府明知对人问题久无办法，与其相持累岁，国计民生交受其困，而结果仍不得不出于和，毋宁早决大计，以谋一致御侮之为愈，故为换汤不换药之转圜〔圜〕，为光明磊落之开议，知钧府踌躇审慎于此二者久矣。时机迫逼，外患洊臻，急切陈词，幸恕戇直，愿即裁夺。唐绍仪叩。艳印。

#### 78. 致云南唐督军电 1920年1月29日

云南唐督军鉴：新成密。本日致军府艳电，文曰：“（电文同上）”仅实怵于外交险恶，国势漂摇，非速谋妥协，无以御侮，用特不避嫌谤，率陈戇直。公素知我，区区苦衷，当蒙鉴谅。卓见如何？希迅电军府为盼。绍仪叩。艳印。

#### 79. 致武鸣陆巡阅使电 1920年1月28日

飞急。武鸣陆巡阅使鉴：新成密。由滇发来宥日密电祇悉一切。救国热诚，济时良策，钦佩无已。我公与莫督均为西南柱石，护法重心，既荷一致主持，则时局自易解决。仅即本尊旨进行，俟得确实答复，当即驰电奉告。先此复达，并布腹心。绍仪。勘印。

#### 80. 致广州岑云阶电 1920年2月6日

广州军政府岑云阶先生鉴：总密。顷彭君静仁出示粤电，对

于修改会议规则事，颇疑章君专擅。查章君志在促和谋早日开议，所云专擅，未免误会。至仪个人意见，已于艳电详言之矣。绍仪叩。鱼印。

### 81. 致广州军政府总务厅电 1920年2月14日

广州军政府总务厅鉴：总密。来电敬悉。代表公费与办事处经费，均系刻不容缓，乞汇万元与郭君松年。因钊日内即须来粤，办事处所欠经费，请如数迳汇信兄，切盼。士钊。寒印。

### 82. 致广州军政府总务厅伍厅长电 1920年2月15日

广州军政府总务厅伍厅长鉴：总密。寒电悉。行严昨电谅达。尊意以四三为比例，岁除已逼，但求济急，敢不赞同！惟行严昨夕已赴粤，无从商酌。且伊昨电亦请尊处将办事处所欠经费如数电汇，且认代表公费与办事处经费均刻不容缓。为此，电乞尊处照四三之数分配，即行汇下，切祷。信。删印。

### 83. 致广州林总裁电 1920年4月7日

广州林总裁鉴：总密。支电敬悉。粤局不幸发生内讧，闽省方面又变出意外，护法前途，痛心靡极。仪意欲求御侮之方，须先息鬩墙之衅。闻伍、林、吴诸公日内抵沪，晤时当即先筹内部调和，并谋护法结束。此时请本相忍为国之义，暂行息事宁人，盼甚祷甚。竟兄处已另电相劝矣。子和兄在沪，日来借助之处极多，仪拟挽其暂缓返粤，务希俯允为盼。绍仪。虞印。

### 84. 致云南唐督军电 1920年5月14日

云南唐督军鉴：新成密。真电计达。国事蝸蟻，外交险恶，民生疾苦，元气凋残，计数年于兹。和会设立，值欧洲和会开始之时，方冀风雨同舟，一致对外，不料北方总代表辞职，致和会

停顿。迄王揖唐派出，南方乃因对人问题，梗阻和议。至今则外患内忧，危险甚于往日，而回顾西南内部，则分崩离析，同室操戈，军府失其效用，对抗之形式无存，国会已陷流离，护法之前功尽弃。近且彼此已各走极端，势复不能相下，结果恐四分五裂，各败俱伤，徒使北方坐收渔人之利。瞻望前途，真欲哭无泪。鄙意收拾之方，祇有从速进行解决大局下手，而解决大局，目今又祇有归纳于上海和会一途。查沪会为向来代表西南与北方对抗机关，总、分代表又为军政府有效时一致公意所派遣，内之为国民心理所构成，外之为世界友邦所公认。西南今日处无政府状态中，外以对抗北庭，内以维持南局，则沪会一物，尤为独一无二之统一合法机关。倘使各省、各军对于沪会能群相推重，并一致促使开议，则大局纠纷不难立决，即内部困难，亦将随之迎刃而解，后此建国良谋，均可由此从容讨论。近闻王揖唐对于外交法律问题已有解决办法。和议本注重条件，对人似不成问题，我公明达，当早鉴及。祸机迫矣，救西南以救国家，舍此之外，更无良法。我公为群英领袖，南国贤豪，如荷以鄙见为然，尚希联合各省军，一致推重沪会，通电催促开议，以救危亡。西南幸甚！国家幸甚！王正廷叩。寒代印。

#### 85. 致广州岑总裁电 1920年6月5日

广州岑总裁鉴：总密。东电敬悉。蔼如之言，至足感佩。西南不幸发生内讧，近且各走极端，愈演愈烈，穷其所至，为祸有不忍言者。仪向主调和立国，苟可相忍，宁愿睽离？故踌躇审慎，以至于兹。第德信未孚，调和乏术，内感局部分离之痛苦，外审人民厌乱之心理，知救济之法，祇有促进和议，为收拾内部之方，急谋解决，以弭分裂之祸。昨已与王揖唐交涉，倘有解决办法，即愿赓续和议。焦头烂额，为时已晚，然息事宁人，祇此而已。区区苦衷，谅邀赞同，一切进行，希时赐教为幸。谨复。唐绍仪。

歌印。

**86. 致云南唐总裁电** 1920年7月22日

云南唐总裁鉴：新成密。鱼电敬悉。上海总裁会议，承示徐君元诰将应召赴滇，拟请王君伯群代表尊处出席，商洽一切，至所欢迎。嗣后凡遇会议，当遵照通知王君列席，请释厘系。特此奉复，敬希察照。孙文、伍廷芳、唐绍仪。祆印。

**87. 致成都吕总司令电** 1920年8月12日

成都吕总司令鉴：新成密。皓电奉悉。川局底定，欣慰无任。然绥抚镇摄，生聚教训，端赖贤硕。执事以斗山硕望，统摄军符，顾惜时艰，膺兹重任，行见扶翼正谊，收护法未竟之功，砥柱西南，奠国家久安之局。翘企远猷，敬伸贺悃。唐绍仪。文印。

**88. 致贵阳刘总裁电** 1920年9月2日

贵阳刘总裁鉴：新成密。接奉两院铣电，敬悉我公膺选总裁，莫名欢忭。时局艰险，国本飘摇，拨乱反正，端赖贤硕。我公以西南重望，领袖群英，众好所归，允符民意。尚望顾恤时危，任遗大投艰之责，行见阐扬民治，竟护法救国之功。远企新猷，驰伸贺悃。绍仪。冬印。

**89. 致石龙陈总司令电** 1920年10月31日

石龙陈总司令鉴：沪密。传来喜讯，知复五羊，义旗所挥，群奸鼠竄。非公奇谋义勇，曷能破竹走丸若是其易耶！敬佩！敬佩！各将士转战千里，备极劬劳，饮马策勋，望为慰勉。承嘱联翩南返，共策进行，文等救国救粤，义不容辞，首途有期，容当续告。闻温取销军府，陆、莫取销自主事等，滑稽不值一笑。第此举易淆视听，外人不察，尤恐坠其术中。北方因银团曾有宣言，

非俟中国统一，不能借款，故欲利用此举朦混外人，亦意中事。方今外交险恶，民力凋残，统一和平，文等素愿。但统一条件，须由上海和会公开解决，不容岑、温、陆、莫苟且私订。军府始终存在，亦不容其盗窃名义，妄与取消。请公以粤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各省，并照会驻粤各领事，至所盼祷。孙文、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卅一印。

90. 致云南唐总裁贵阳刘总裁电 1920年9月15日

云南唐总裁：南密。并转贵州刘总裁均鉴：两公宥日通电，词严义正，炳若日星。乃蒸日曹、张等以复两公原电通告各团体、报馆等。该电内容，对法律主新、旧国会两销，对外交主俟之统一政府。查此种主张，原系岑派一二益人秘密勾结之条件，曹、张等竟据以通电，适与两公和议公开之主张背道而驰。且我公方以军人柄政妨碍民治为忧，今曹、张等竟联合督军，欲举新旧两国会而解散之。夫旧国会为合法机关，曹、张等既知西南主张原为护法救国，则以督军而解散合法国会，然则民治以国会为根本之谓何？新国会固非法机关，然曹、张等向所承认拥护者也。既不肯解散于直皖战争之时，必与旧会相提并论，以为同等之牺牲。此种行动，较之六年督军团解散国会一役，为更进一筹。此风既长，则督军解散国会，俨然固有之职权，民国前途，宁有幸理？于此犹以赞成民治自诩，岂天下人皆可欺乎？

曹、张等电又谓根据旧法重召新会，则护法之义可达。新会产自非法，曹等已不能自讳，故有依旧法重召新会之说。然非法产出之总统，乃绝口不谈，则护法之义，何由而达？此不可解者一也。徐世昌违法受职之时，北方军人尚有电称为东海先生，且不愿其为中华民国北方之大总统。故姑舍法律而谈事实，西南数省并未投票选举，则徐世昌之大总统实不能为南北统一之大总统。曹、张等电以早成统一为言，然南北统一之国家而拥戴一南

北不统一之总统，此不可解者二也。取消军事协定，为吾辈年来之主张，且认为诚意义和与否之标准。今曹、张等电竞谓俟之统一以后。试问靳云鹏一手签定时，是否在南北纷争之时？以签定军事协定之人，而为北政府之国务总理，欲取消则竟取消矣，顾必曰“俟诸统一以后”，日攘一鸡，以待来年，此不可解者三也。

要之，吾辈希望和平之心，与国民同，然如曹、张通电所主张，不特护法救国之主张无从贯彻，而西南义师血战经年，不几成为多事？为此电达尊处，尚希两公以吾辈主张，再向曹、张等明白晓谕，并于曹、张等原电所不可解之处，一一指出，宣示国人，藉明是非，以伸大义，幸甚。孙文、伍廷芳、唐绍仪。删印。

### 91. 致石龙陈总司令广州魏厅长

李镇守使电 1920年10月31日

石龙陈总司令、广州魏厅长、李镇守使鉴：沪密。本日以四总裁名义，宣言如下：“北京徐菊人先生、靳翼青先生、各省省议会、督军、省长、各报馆均鉴：窃文等尝以南北搆争数年，海内困苦，而友邦劝告，亦望早息兵争。文等夙爱和平，因而与北方开诚相见，企外交、法律一切问题得正当之解决。盖西南兴师，所以护法救亡，非有个人权利之见，故和会公开，将示天下无所私隐。中虽一度议无结果，然和会正式之机关并未废止。文等亦既于六月三日、七月廿八日、十月廿三日再三宣言，通告中外，以为北方苟有诚意谋和，决无有舍正式公开之和会，而与一二不负责任之人私相勾结，认为得当之理。最近粤军回粤，岑、莫败亡，乃于相率逃竄之余，辄为取消自主之说，其情可怜，其事可笑。初不意北方竟引为口实，遽闻有伪统一之宣布，似此举动，过于滑稽儿戏，直无否认之价值。惟深察北方之用意，实思以伪统一之名义，希图借取外债，以延长其非法之命脉。文等用不惮烦，更为正式宣告：“须知岑春煊早丧失地位、资格，而军政府依

然存在，初不因岑等个人反复，致生问题，此次北方宣言，文等绝不承认，内而国民，外而友邦，勿为所欺。北方既毫无诚意，而用此种狡狴无聊之手段，使大局更起纠纷，咎有所在。为此通告中外知之。孙文、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卅一印”云云。北方毫无言和诚意，惟一面企图卖国借债，一面与桂贼勾结，祸害粤东。请将此电宣布中外，同时从严约束在粤所有军民人等，不得与北方私有勾结，违者以通敌论。至岑春煊、莫荣新、温宗尧、陈锦涛、杨永泰、李银源等为卖国卖粤之罪魁，应请尊处即下令通缉为要。孙文、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卅一印。

### 92. 致护法各省区通电 1920年10月31日

云南唐联军总司令、贵阳刘联军副司令、长沙谭督军、赵总指挥、夔州靖国联军豫军张总司令、黎总司令、施南蓝总司令、陕西三原于总司令、张副司令、胡景翼总指挥均鉴：新成密。本日以四总裁名义发出宣言，否认北方统一令，其文曰：（原文同上）等语。北方与岑、陆勾结，冀窃统一之名，希图借债。请尊处对内对外以文电一致反对，并请转知各军、各师、旅长为盼。孙文、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卅一印。

### 93. 致贵阳刘总裁电 1920年11月4日

飞急。贵阳刘总裁鉴：新成密。国会前在云南开两院联合会，选举执事为护法政府总裁，而执事迄今尚未就职。谦退之德，固属可钦，然国事未定，天下望公何止长城！公宜速出主持，以扶危定倾，振起大局。最近北廷发布伪令，谬言统一，自欺欺人，儿戏狡狴。我西南各省，以护法救亡为职志，尤望急起直追，努力杀贼，以固国本。拟请执事即日宣布就任总裁，并派代表列席会议，提挈一切。国家前途，实利赖之。临电无任迫切之至。孙文、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支印。

#### 94. 致护法各省军通电 1920年11月9日

(衔略)组庵东电否认岑、陆、林宣言及岑漾、敬两电，词严义正，钦佩莫名。自西南护法国会南迁，由各省、各军合组军府，原期同心协力，贯彻始终，不意劣马害群，莠草乱苗，岑、陆与政学系诸奸盘踞军府，扰乱国会，种种罪恶，罄竹难书。揭其大端：(一)对于湘军，则长、岳既复，即力阻其进行，专制自私，致并弃湘省以资敌。(二)对于北廷，则密使往还，日夕私议条件，以破坏上海之正式和议。(三)对于宪法，则地方制度将完二读，彼少数人即结合捣乱，屡次缺席，致功败垂成。(四)对于驻粤滇军，初则擅易师长，继则助逆抗命，终则威迫改编，致内讧不已，竟有分裂。(五)对于川事，则挑拨熊氏反对联军出师，并离间滇军之顾、赵，使川军与川军战，与滇黔军战，致联军失败，出师绝望。(六)对于粤军，则汀、漳方复，即断其后援，近复逞其假道灭虢之计，增兵进逼，欲消灭之而甘心。及粤军自卫反攻，桂军屡战皆北，岑、莫逃亡，乃通电取消军府及广东自主，滑稽儿戏，无聊亦复无耻。竟存来电，谓彼等仅能取消其窃据之名器及自身之人格，诚哉是言！夷午东电提议联省组织，尤具卓见。窃念我西南各省、各军以护法救国为职志，支撑数载，艰险备尝。现在人民自决，潮流所趋，吾人正宜本真正之民意，革故取新，推广平民教育，振兴农工实业，整理地方财政，发展道路交通，裁撤无用军队，实行地方自治。我护法各省联合一致，以树全国之模范。诸公艰难共济，久证心期，尚望共策进行，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孙文、唐绍仪、伍廷芳等。佳印。

#### 95. 致云南唐总裁电 1920年11月11日

云南唐总裁鉴：新成密。奉读歌电，词严义正，佩慰莫名。文等自北方发表统一伪令，当于三十一日通电否认，以岑春煊早

丧失地位、资格，而军政府依然存在，初不因岑等个人反复，致生问题，与尊电不谋而合。原电并经王代表代署尊衔，计邀洞鉴。现在时局，军府急待维持，文等一星期内当可联翩赴粤，积极进行。务请速倩代表列席政务会议。刘总裁处，并望催请派遣代表，共策进行，不胜盼祷。孙文、唐绍仪、伍廷芳。真印。

96. 致贵阳刘总裁电 1920年11月16日

贵阳刘总裁鉴：新成密。蒸电奉悉。护法热诚，始终如一，西南袍泽，忭舞靡涯。此间自见北方统一伪令，当于三十一日通电否认，时阅旬余，计邀察及。现在体察情势，军府亟待维持，文等准日内遄赴广州，重开政务会议，务请迅派代表列席，并就近电催莫赓总裁亦迅即指定代表，至祷至祷。孙文、唐绍仪、伍廷芳。谏印。

97. 致长沙谭总司令电 1920年11月23日

急。长沙谭总司令鉴：新成密。粤局底定，护法救国事业亟宜继续，使观厥成。仪现定于月之廿四日随孙、伍两总裁返粤。惟后此进行计划，待教尤多，所望周行时示，俾有率循。盼甚祷甚。再者，彭君静仁宗旨坚定，识见明瞭，年来共事海上，深资臂助，倘能赴粤协图大计，尤易收驾轻就熟之效。如何之处，出自卓裁。绍仪。梗印。

## 西原借款始末

孙书祥译 刘剑桥校

**编者按：**本文节译自（日）胜田龙夫《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一书第六、七两章，标题为编者所加。胜田主计为“西原借款”当事人之一，时任日本政府大藏大臣，西原龟三在华谈判借款等活动，多系遵照他的指示行事。该书作者为胜田主计之子，主要系根据《胜田家文书》等档案资料编著成书，其中记“西原借款”原委颇详，可与本刊总38号《西原借款回忆》，总45号《西原借款资料选译》等文相互补充。

### “西原借款”的范围

“西原借款”包括以下八宗，总额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的借款。

关于“西原借款”的范围，存在着不同的争论。持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之说的，有西原龟三《梦之七十余年》，冈部三郎《论西原借款》（昭和六年）、《日本兴业银行五十年史》等，战后研究西原借款的多数人也是采用这种主张。还有当时在大藏省理财局国库科工作、处理西原借款事务的大内兵工教授也持此说，认为“所谓西原借款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一九七〇）。再有，胜田也把除去全额归还的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五百万日元以外的一亿四千万日元当作“所谓西原借款的范围”（《关于对华借款》、《话当时》）。按大藏省资料：大正十二年（1923年）一月是将军械费借款三千二百零八余万日元加进去的一亿七千二百零八余万日元做为

“所谓西原借款”（理财局国库科《寺内内阁时代成立诸借款“所谓西原借款”关系书类》，《胜田家文书》第一〇八册三号所收）、但大正十三年（1924年）二月的理财局资料上，是把一亿四千万日元作为西原借款的范围。

上述关于“西原借款”的范围，到底包括不包括军械费借款三千二百零八余万日元的问题，虽成为一个争论点，但胜田也说过“关于日华军事协约……不愿在此深述”（《菊分根》），而且，从《胜田家文书》、胜田的日记以及手记到处也都找不到有关军械费借款甚至参战借款的资料，因此，本书所叙述的“西原借款”范围，也就考虑将这个问题排除在外了。

（一）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大正六年一月二十日契约）五百万日元

（二）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大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契约）二千万日元

（三）有线电信借款（大正七年四月三十日契约）二千万日元

（四）吉会铁路借款预支款（大正七年六月十八日契约）一千万日元

（五）黑吉林矿借款（大正七年八月二日契约）三千万日元

（六）满蒙四铁路借款预支款（大正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契约）二千万日元

（七）山东二铁路借款预支款（大正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契约）二千万日元

（八）参战借款（大正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契约）二千万日元

就这八宗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的资金来源看，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五百万日元是三个银行用自己资金通融的，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以及参战借款四千万日元是用大藏省存款部资金充当的，

其余的五宗一亿日元是用政府保证兴业发行债券一亿日元在国内筹措的借款资金。再者，在“西原借款”中，本利都全额收回的，只是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五百万日元，其余的一亿四千万日元，结果全未收回。这一部分的利息也只是开始时多少收回了一点，最后延迟连利息都未收回而了事。

在“西原借款”里，除前述的八宗外，原来还预定有炼铁厂借款一亿日元。关于这一部分借款，只是在西原和曹汝霖（中国财政总长）之间交换了一下秘密备忘录，而终于没有成立。如果把这部分借款跟“西原借款”八宗当中有先支付契约的三宗铁路借款，按原契约执行时的追加金额二亿二千七百万日元（吉会铁路五千万日元、满蒙四铁路一亿三千万日元、山东二铁路四千七百万日元）<sup>①</sup>都合算在一起的话，那西原借款按整体来说就是一个达到四亿七千二百万日元的庞大构想了。

下面准备一面叙述从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开始的“西原借款”的成立始末，同时，也想弄清楚，在当时国际和国内多种势力动向中，胜田、西原的“对华借款”构想到底是怎样的结局。

### 交通银行借款的成立

在寺内内阁成立后第十三天的大正五年十月二十日，西原给中国政府顾问坂西利八郎大佐寄了一封信，信中是这样叙述的：

救济交通银行实为当务之急，且本人与该行已有接触，绝非冒然行事，如您能从中斡旋，在对外保守秘密（正金、大仓两方面自不待说，即公使馆方面也绝不可泄露）的前提下，促使交通银行主动向朝鲜银行秘密提出借款要求，我们即可作为新问题立即考虑接受，并直接与该行磋商此等事情。（《梦之七十余年》）

交通银行是清朝邮电部在光绪三十二年（明治四十年）作为

<sup>①</sup> 出自小林丑三郎（寺内内阁时代驻北京财务官）的《对华借款问题》（《太阳》大正八年七月号）

为发展其所管铁路、轮船、邮政、电信四项事业的金融机关而设立起来的，设立的动机之一是要买回当时已全部归于外国人之手之中国交通机关的经营权。民国三年（大正三年）该银行曾获得了兑换纸币的发行和管理交通通信事业特别会计国库金的特权，但不久发生了袁世凯的帝政问题，作为袁的心腹、主谋帝政运动的该银行总理梁士诒，由于应政府的需要，滥用发行权，由该银行提取了大量款项作为政费，因此于同年五月十七日陷于停止兑换。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并列为中国最大的发行兑换纸币的银行，停止兑换，影响甚大。该银行立即于五月向大仓组要求给予二百万元借款。“由于大仓组无意于向中国的银行业投资，故向横滨正金银行交涉，由该行派人到北京进行商议”（胜田《关于对华借款》），日本方面认为“根据检查员调查报告结果，既已确认交通银行以中日两国之资本合办经营为宜，交通银行应尽快促使这一合办经营达成协定”（大正五年八月八日《外务省政务局长与井上正金总裁及大仓组门野总裁之间的协议契约案》《胜田家文书》第一一二册二三号所收），由于主张以中日合办经营交通银行作为借款目的，双方交涉因而拖长，在此期间，寺内内阁成立。

寺内内阁成立后，关于交通银行借款是看作政治借款还是看作经济借款呢？曾成为考虑的一个问题。结果认为：这次借款“如果是看作与币制改革无关，不过是作为平常的金融政策，北京政府为了维持中央银行的纸币价格，从外国借款为中央银行还清债务，那么也是可以解释为经济借款”（小林丑三郎《对华借款问题》）。既当作经济借款来处理，那么按前述的“对华借款方针”根据“经济借款以日本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为主承担处理”的规定，当然要由三银行来负责。前面所谈西原给坂西的信，其宗旨也就是要求把一直担任交涉的大仓组以及正金排除在外，秘密地进行交涉。

交通银行借款的交涉，就形成了一方以大仓、正金、外务省，另一方以西原、大藏省的两条路线之间的竞争情况下进行。当时在大仓组北京担任和中国方面进行交涉的河野久太郎曾有如下报告说：

“交通银行一事，曹汝霖经章宗祥公使介绍，与一自称日本兴业银行代表之某日本人接洽，该日人表示可按优越条件借予一千万日元，这将妨害我方所进行的工作。虽因林公使断然否认会有此类事情，指示继续努力进行。望设法与外务省洽商，使章宗祥速电曹汝霖取消此事，以扫除这一障碍。”（大正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河野久太郎致大仓组总店电报《日本外文文书》大正五年第二册所收）

河野电报中所说的“自称日本兴业银行代表之某日本人”，就是十二月十七日从东京出发、同月二十三日到达北京的西原龟三。西原当时出差到北京的理由，共有两个。一个理由是：确定“此时由中国特派一适当人前来日本表示敬意，并进一步磋商改善日中关系的具体办法”（《梦之七十余年》）。但曹汝霖（交通银行总理）来日事，由于中国内部的反对而中止。按西原的所说，中国内部之所以反对，是由于青木中将、龟井陆郎（外务省出资经营的《顺天时报》社社长）等人企图在中国政界制造混乱所煽动挑起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发生了下述事态，十一月十五日，美国的芝加哥银行为中国的国内改良事业以及作为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兑换准备资金，缔结了五百万美元的借款契约，特别是对中国与日本方面正进行交涉的交通银行借款问题，美国“表示如此时日本方面不接受，可依靠美国方面资金的意向”。日本当局在“对华借款方针”中主张中国“不要任意接近其他国家的财团，在这点上，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日本对最近成立的美华借款深感不悦”。因此，日本急忙地把西原派来中国。同时也把有关交通银行实行“日华合办”的条件予以撤消。

西原与林公使之间是完全对立的。最后，在十二月下旬，由于胜田作出决定：“本案历来曾有河野参与此事，并在（北京）当地进行商谈。此点可由阁下（林公使）公开申明之。”从而得到解放。大正六年（1917年）一月八日，“西原龟三在林公使监督下”与河野一同，与交通银行草签了借款契约。这个契约于一月二十日，由兴业银行二宫理事执行。

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的目的是使用于该银行的业务整顿，借款的条件如下：

借款银额	五百万日元
期限	三年（至大正九年一月十九日）
利润	年七分五厘、预付
佣金	无
抵押	陇海铁路债券130万元 中国政府国库债券400万元 中国政府对交通银行债务证书24万余元

借款所需资金五百万日元，以三银行自己资金担负。只是三银行为了在万一情况下，能获得政府的援助，向外务、大藏两大臣于一月二十五日提出如下申请，并得到裁可。

“此次三银行签订合同，对中国交通银行为整顿该行业务，贷与五百万日元。日后万一于本利不能按预期偿还时，关于对此项债务的催索，应采取最妥善之方法。同时在私方力所不及的情形下，仰乞给予特别援助。相应呈请签核，予以批准，实为至便。”

就这样，最初的“西原借款”成立了。正如胜田所说：“前后交付二千五百万日元，以充实交通银行之资金。以此为契机，使中国方面，在该行设置日本顾问，这样使交通银行与我实业界之联系，极为密切。”（《关于中日亲善与中日经济协作方案实施

概要》)在日本国内,成立三银行借款团,与此相对应。由于此借款,中国方面也逐步健全了接受借款的体制。关于胜田所说的“设置日本顾问”的条款,在一月八日,西原等草签契约时,在另一契约中规定:“交通银行于本借款期限内,聘请由三银行推荐之顾问一名。每年支给日币一万元报酬。”据此,同年九月二十九日,该银行推荐了前朝鲜总督府财政部理财课长藤原正文作为交通银行顾问。

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之后,于同年九月二十八日,通过了第二次二千万日元交通银行借款。第二次借款是以中国参战为交换条件,以西原和曹汝霖在同年三月间缔结的草约为基础而通过的。在这期间,中国方面于五月二十三日罢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随后发生了张勋复辟。到七月二日段内阁成立之前,政局多次发生变化。在日本方面,也顾虑借款会被中国政府挪用为政费。另外,“由于外务省方面反对,中国进步系、交通系之固执己见,一时使交涉陷于困境。最后由于胜田藏相极力促成,并对银行方面进行说服工作,结果是表面上用鲜银、台银、兴银名义,实际全部资金由大藏省存款部负担,此项借债始获成立。”<sup>①</sup>

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条件如下:

借款金额 二千万日元  
 期限 三年(至大正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利率 年七分五厘、预付  
 佣金 无  
 抵押 中华民国国库债券二千五百万元

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二千万日元的全部资金由大藏省储蓄部提供。三银行在十月四日向大藏大臣提出,由大藏省储蓄部贷与资金二千万日元的申请。大藏省于是月十一日调拨给三银行二千

<sup>①</sup> 大正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满州《日日新闻》刊载,林公使给本野外相电文,《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收。

万日元。储蓄部向三银行的放款条件是：

期限 三年（至大正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利润 年六分五厘、后付

抵押 中国民国国库债券二千五百万元

与三银行给交通银行的贷款之间的利率差一分，并把应预先支付给存款部的利息，定为后付。这样，三银行也有充分的剩余资金可资利用。

交通银行以此二千五百万元借款，由分行陆续恢复开始兑换。而且在民国七年（大正七年）以延期支付的庚子赔款做为资金，发行公债，交通、中国两银行也对所负债务进行了清理。所以，营业情况也逐渐正常化，民国九年（1920年），交通银行按期把五百万日元借款偿还日本。但是，民国九年直皖战争后，政府借款再一次猛增，甚至在翌年十一月因发生挤兑面临停止兑换的危机，曹汝霖总经理也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辞职，混乱现象接连不断，第二次交通银行二千万日元借款本金和利息均未能偿还。

### 中华汇业银行的设立

大正六年（1917年）二月二日，胜田藏相在官邸召集日本银行副总裁水町、总经理井上、正金，朝鲜银行理事木村、台湾银行理事山成、兴业银行总裁志立、大藏次官市来、银行局长森等七人开会协商。胜田提出：

前驻日公使陆宗輿预定于七、八日抵达东京。他来日目的，是从在经济方面加强日中亲善的观点出发，建立日中合办的银行。其方案是：资金一千万日元，日中两国各半，依照中国法律建立，中国人担任总裁，并持有纸币发行权。对陆的这个计划需要简单地加以说明：

（1）中国方面不想把该银行利用于政治方面，而是要成立

纯商业的金融机关，以利于日中合作。

(2) 段祺瑞(国务总理)、冯国璋(副总统)、徐世昌、张勋、曹汝霖等对此计划均表示赞成。

(3) 资金少是因为考虑到中国方面的投资能力，预定逐渐增加。拥有纸币发行权，并非具有参与计划币制改革的意图。

(4) 把交通银行变成日中合办是困难的，但新银行成立以后，伺机把交通和新银行合并起来，似不无可能。

(5) 大隈内阁时代未能实现的日华银行法案，是由日本制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法律，而强令中国同意，这在与各国的关系上是存在许多问题的。这次是中国方面主动向日本提出建议，这正是现内阁所期望之事。

为此，日本方面也决定积极地进行研究。

在此会议上，接受了胜田的提案。只是日本方面，由谁来出资，成了问题。市来次官提出：“如正金银行不担任条款上的股东代表，成立一个经济共同借款团，由三银行担任，以兴业银行为中心如何？”兴业银行总裁志立认为：“本行在日本内地应承担的任务很多，台湾银行如何？”对此，台湾银行理事山成则以“一下承担五百万日元的责任，又无保障，实为困难”为由而拒绝。为此，日本银行副总裁水町提出折衷方案：“三银行可以劝说其他银行参加，实在不得已时，可由三银行担当。”以后就此方案，又进行了反复的讨论。

陆宗輿突然来日的背景，以及进行了哪些活动，虽尚不清楚，但首先可以认为陆的来日，是前年十二月未能实现的曹汝霖作为特使到日本这一计划的继续。曹汝霖原预定是为磋商“改善日中关系具体办法”到日本来，但因国民党的反对等原因而辞去了特使一职，改为熊希龄充任。对此，日本方面以“熊希龄作为特使为日本国民舆论所不欢迎，希望中国方面重新考虑人选。”

(《梦之七十余年》)而加以拒绝。其后，为进行交通银行借款

谈判而来中国的西原，于大正六年（1917年）一月初，同中国方面交换了关于成立日中合办银行的备忘录。大隈内阁时代，有关交通银行借款的谈判开始时，日本方面也提出过日中合办计划。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中有大正五年十二月三日坂西大佐给田中义一副参谋长的电报，内容如下：

“（前略）昨夜陆（宗輿、交通银行董事长）特邀下官洽谈，约谓：许世英（交通总长）自己地位不稳，因而是否能听从徐（世昌）、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言，尚不明确。另一方面，从交通银行内部情况看，即使为了应付开始兑换之需，为权宜之计，借给一、二千万日元，但其根本整顿，亦非常困难。故救济交通银行之借款，不宜过急。为了日中两国经济的密切联系，不如迅速新建两国资本家合办之银行，而其股东本身可开始包括中国中央及地方之有力者，如徐世昌、张勋、曹锟等，相信会取得意外成绩云云。据说，此亦为此次曹汝霖日本之行中任务之一。”（《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二册所收）

这份电报的内容仍与上述六年（1917年）二月二日、胜田关于设立中华汇业银行的说明内容有联系，同时，与大正五年（1916年）十月二十一日西原给坂西的信也有关联。日本方面想适应于西这份电报所讲的形势，把建立中华汇业银行付诸实施。从坂西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寺内内阁最初所制定的《日中经济设施》方案，以及交通银行借款和建立中华汇业银行的谈判过程中，“中国通”坂西以及田中参谋次长也都参与计划并援助胜田和西原，这些都显示出了以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为首相的内阁的特点。

胜田曾说：“当时他（指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总是谈论时局，三天两头的……热心地到我处来打听财政经济情况。”<sup>①</sup>其后田中在有关中国发行金币券问题上，作为西原的后盾，而对胜田施加压力；又在寺内内阁即将下台的前夕，于大正七年（1918年）

<sup>①</sup> 昭和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胜田在东京广播局广播的“已故田中的追忆”原稿。

九月二十八日签订关于满蒙四铁路，山东二铁路、参战等总计六千万元各项借款问题上，对持强硬反对意见的后藤外相，非常卖力气地进行说服工作。这样连军部也卷入西原借款的外交路线，以至召来外务省方面的反对。

陆宗輿与日本方面协商拟定的关于设立中华汇业银行的方案，其后在大正六年（1917年）八月十日经中国政府财政部批准，于大正七年（1918年）一月十九日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二月一日开始营业。在所交纳的五百万日元资金中，日本方面除三银行外，市中银行也参加了。它们承担一半资金，剩下的一半资金由中国方面交通、中国两银行以及其他许多银行参加并承担。总经理由陆宗輿担任，日本方面由柿内常次郎（日本银行福岛分行行长）担任。总行设在北京，除在东京设立分行以外，在上海（大正七年九月）和天津（大正十三年三月）也设立了分行。自成立银行以来到大正十四年的八年间，获纯利一千一百七十万日元，生意兴旺。另外，西原借款中通过汇业银行作为在中国方面渠道，签订有线电信借款和黑吉林矿两笔借款，共五千万日元。

### “西原借款”的正式实施

大正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寺内、胜田、后藤三人聚集在总理大臣官邸，决定了下列“日华亲善与日华经济合作”具体化的方针：

- （一）提供黑吉林矿借款三千万日元，吉会铁道借款二千万日元；
- （二）作为铁自给方策，（向中国）提供设立官营制铁所的资金。作为其担保品，为改善烟酒公卖制度确保收入；
- （三）组织铁道资本国；
- （四）免除团匪赔偿金。

为了“将预定的对华政策最后付诸实施”，西原于五月二十

四日前往北京。出发的前一天，他这样写道：“此次出差北京，的确是确立日华经济合作，日华两国成为一体的自给策略的开端，鄙人担任这一任务乃一生之荣誉。”（《梦之七十余年》）至八月十一日西原回国，其间经过了两个半月时间，开始了以制铁所借款为核心的、对华经济援助总方策的工作。西原抵达北京后，立即于五月三十一日给胜田发了一份电报：

“按中国政府现在之计算，仍需继续其多年来之强硬作法。财政拮据已达极点，本年内如无七、八千万日元，则很难维持局面，即使在开支上精打细算，加上发行金币券、汇兑业务等，亦非要求全部借款不可。为了维持现政局之稳定，至少需七千万元借款。即以此借款之成立，作为显示现内阁基础巩固之证明。

烟酒公卖，在去年之收入预算中，为一千几百万元（其额数已忘，本日将送上详细书面报告）如仿效盐务行政聘请外国人以谋实行改善，则岁收可确保四、五千万日元，进而实行专卖，则可成为唯一财源。美国公使已直接照会曹氏，询问是否与日本谈判烟酒公卖借款。因此，如借款数额不大，恐内外将掀起反对风潮。另外，黑龙江省、吉林省之金矿森林等方面的借款，如金额少，亦必将陷于同样结果。基于曹氏如此说法，协商借款金额如下：

一、黑龙江、吉林林矿借款 三千万日元

二、吉会铁路建设预借款 一千万日元

铁路契约成为正式条约，非常麻烦，至少需时一月，先签订草合同，预付一千万日元。详如另纸所载。

三、逐步将烟酒公卖，改为实行烟酒专卖的方针。制铁所借款以预付形式，给予五千万日元，其中两千万日元于明年拨款。

四、制铁所事业资金三千万日元。

五、武器贷款基于满期后尚可延期一年之条约，预定于后年支付。

六、中国财政虽自民国五年以来，陷于紊乱，打算本年内谋

求国内统一，明年收支可能还多少有些不够，后年起采取措施确保收支平衡。

以上情况及借款金额分配，电请指示，仰乞鉴核。

（大藏大臣与在中国之西原龟三氏往返函及电信《胜田家文书》第111册3号）

西原电报的主旨是：为了填补中国的财政赤字，以维持段祺瑞内阁，想在本年内由日本至少贷款七千万元，故希望依次按黑龙江矿借款三千万元，吉会铁路借款一千万元，烟酒公卖借款三千万元，给予中国提供贷款。把烟酒公卖借款三千万元作为形式，看作制铁所借款的预先支付款。把烟草和酒由公卖改为专卖，以年度总收入作为担保，以确保制铁所借款的偿还。另外，中国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币券，如果能谋求在本年内取得国内的统一，那么估计明、后年将会出现中国的财政收支平衡。

西原计划如实反映出，计划中的这些借款，本来全是政治借款，为对付列强各国在名义上却给以经济借款的伪装。另外，以美国为中心的各国与日本的借款竞争，不如说是由谁控制抵押担保品的斗争。中国所残存下的担保品，只有作为美国芝加哥银行和中法银行等担保在内的一部分烟酒公卖收入。

对于西原在五月三十一日的电报中提议的七千万元的借款分配方案，胜田六月五日在杉大藏秘书官给西原的电报作了如下指示：“借款金额：吉会预付款一千万日元，金矿森林三千万日元，烟酒公卖五千万日元，其中二千万日元翌年交付，即本年依次交付七千万日元。”西原接受了这一指示，首先于六月十八日缔结吉会铁道借款草合同，与此同时，为黑龙江矿借款进行准备工作。

这样，每个借款的签订虽在顺利的进行，但胜田、西原此次借款谈判的中心问题，即以庚子赔款做为进行振兴棉花、羊毛产业，建设国立制铁所的“日中经济合作”计划的进展来说，妨碍

这一计划进行的活动逐渐显露出来了。

一方面，在人们密切地注视着世界大战结束的情况下，中国段祺瑞内阁搞的南北统一前景趋势暗淡，而且各国对日本的牵制也日渐加强，人们对以往那样一直谋求的日中“经济合作”和改革币制，发行金币券等作法越来越担心；另一方面，大仓组继续向汉冶萍公司投资，并以大仓组为中心的国内财阀等势力以及横滨正金银行，对制铁所借款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外务省也卷入这一反对运动。

### 原敬内阁与对中国政策的改变

原敬内阁执政后一个月，大正七年（1918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了《关于对华借款善后问题备忘录》，改变了以“西原借款”为中心的寺内内阁时代的对华政策的方向。

#### 关于对华借款善后备忘录（内阁会议决定）

在对华借款上，凡招致列国怀疑，进而从大局上不利于帝国对华之立场；或只援助中国政界一部分势力，而依其势力之消长，有直接使借款效力受极大影响之虞者，应一律加以避免。因此，（甲）不问借款性质如何，凡属目前助长南北争乱之借款及资金之交付，在相当期间，不问对中央政府 and 地方官宪，原则上都要加以控制，以资促进南北妥协；（乙）因此，凡带政治借款性质者，必须避免利用四国银行团规约作为掩护，假借实业借款的名义，应诚实地对待四国银行团的共同事业。再者，凡已完成签字手续之与本国人有关借款，其与上列方针相抵触，而尚有进行善后处理之余地者，希在各有关官厅之间，就其处理意见达成协商一致的決定。

根据内阁决定，原内阁于十二月三日声明，就对华借款以及财政援助采取严加管理的方针，其中，废止了寺内内阁时代的援段政策，凡有助长中国南北争乱之虞的借款及其他财政援助，一

律停止，给国内外以日本对华政策改变的印象。

原内阁改变政策的背景，是这时的形势与寺内内阁时代两年间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是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签定了停战协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的形势朝着媾和会议和由此而来的确立新的国际秩序这一方向发展。第二，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第三，是由于沙皇俄国的崩溃而引起的各国对华力量关系的变化。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形势，风云变幻，迟迟不能形成近代的中央集权国家。各国支持以武力为后盾的北洋军阀袁世凯，为了使袁世凯政权的稳定，并依靠他来形成中国的统一，曾于1913年（大正二年）给予了善后借款，但没有成功。非北洋军阀派系的军人们，以各自半封建的地方经济势力范围为基础，实行地方军阀割据，与北京的北洋军阀政权相对立。而且在北洋军阀内部每个人实行地方军阀统治的分裂倾向也没有停止。而在辛亥革命中失败的孙文等人，1914年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以广东为中心发展其势力。

1916年袁世凯帝政失败后病死。在黎元洪大总统之下，袁的部下北洋军阀的段祺瑞就任国务总理，掌握了中央政权。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是为了适应这样的形势而制定的。正如当时英国以及随后仿效英国的各国曾支持袁世凯政权，希望建立中国的统一政权一样，日本也同样希望段祺瑞的政权能够得到加强。可是，日本所推动的中国参战问题使反战的黎元洪与主战派段祺瑞的对立尖锐化，结果暂时以段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北京政府内部，属于北洋军阀的各省督军团出现分歧，冯国璋、曹錕、吴佩孚等直系与段祺瑞的皖系的对立日益加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状况是，袁世凯做为北洋军阀的强者，掌握着北京政府的实权，各国实行了共同援助袁世凯的体制。但段祺瑞政权不过是北洋军阀中的一个派系，只是在地方军阀势力平

衡的基础上维持政权而已。如果日本支持段祺瑞政权，英国、美国就接近对立派的黎元洪和直系。中国内部的争权夺势，反映了各国的对立，而愈演愈烈。

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中心和反段的议员及西南反段的军阀势力联合起来，在广东组织军政府（1917年9月），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段祺瑞等皖系推进武力统一政策，同集结到广东军政府的西南军阀发动了湖南战争。与此相反，冯国璋等直系提倡与南方政权和平统一，这种对立日趋加深。而且，把日本为谋求中央政权的稳定而向段祺瑞政权提供的“西原借款”等各种借款的一部分用于内战的战费和政费。另外，1918年（大正七年）3月缔结的秘密军事协定即日华共同防御条约被直系和南方军政府当做卖国政策加以痛斥，煽起了国内舆论的排日运动，使段祺瑞越来越孤立。

在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国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对日本来说不利的条件接踵而来。1917年11月的俄国发生革命。日本在1907年缔结第一次日俄协约以后，相互承认在日俄两国接壤的满蒙地方双方的特殊权益，共同与英美势力相对抗。作为盟约国的沙皇俄国不仅仅是垮台了，而且苏维埃政权宣布废止秘密外交，公开秘密条约，暴露了它的内容。在同美国矛盾的激化中，一直在加强合作的日俄同盟关系瓦解了。

段祺瑞的孤立，反映了日本在各国当中的孤立。因此，原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这时被迫做了很大的修改。而且在1918年9月的总统选举时，中立派的徐世昌当选为总统，段祺瑞陷入不得不辞去国务总理职务的窘境。这是原内阁成立后仅十多天的事情。

因此，与二年前的大隈内阁末期一样，必须再次考虑日本政府对中国的认识。在这一年（大正七年）11月11日召开的“对华借款问题会议”（后述）上，在会议讨论之前新任驻华公使小幡

西吉就日本改善对华外交方针，提出以下四点，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一、根除日中间现存之误解。为此，必须抛弃过去那种侵略主义，万事以公正态度对待中国。

第二、在华之外国人对日本有强烈反感。因此，必须尽量努力改变以往那种无视外国人权利，伤害其感情之政策和行动。

第三、由于帝国政府在过去对华外交上缺乏统一措施，因而招致许多不利，这是明显的事实。因此，今后有必要统一对华外交机构。

第四、在日本有支持中国南方派、北方派、宗社党的，有利权主义者、文化主义者等等，其对华见解都不一致，似此状态，极难贯彻帝国对华政策。因此，尽量希望国论之一致，至少希望在新闻论调上要对此加以指导，以统一帝国对华之态度。

内田外相大体上同意小幡公使的这个说明，并表示虽然做起来困难不少，但愿意努力。山本农商相等对小幡公使的意见也表示同意。

在中国，段祺瑞辞职后，国务总理暂时由段派的钱能训就任。11月，世界大战结束，战后处理的外交谈判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国内纷纷要求“一致对外”。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相反，以反段势力为靠山的徐世昌总统推进南北和平会议的召开，在南方与此相呼应的空气也高涨起来。原内阁向英、美、法、意各国提议，12月2日共同劝告中国实现南北两政府的和平统一。

### 原敬内阁的西原借款善后处理

大正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根据上述的十月二十九日的阁议决定，为具体商洽以“西原借款”为中心的对华借款处理办法，在

外相官邸召开了“对华借款问题会议”。根据会议记录(《胜田家文书》第一〇八册),出席会议的有内田外相、高桥藏相、山本农商相和新任驻华公使小幡,此外还有外务省有关人员九人。这次会议讨论内容摘要如下:

(一) 关于借款方针

1. 具有纯实业交易性质,不用于政治用途,不会引起外国误解的借款,今后仍继续进行。

2. 日中个人间或银行间的借贷今后仍继续进行,但考虑到南北对峙的紧迫形势,以中国政府当局为对象的借款要尽量控制。

(二) 西原借款有关事项的事后处理

1. 黑吉森林金矿借款

因和日俄密约的关系,俄国方面提出抗议,同时认为目前废止日俄协约并非适宜之举,此借款的谈判与技师的派遣均暂作罢。

2. 诸铁路借款

(1) 促进本契约的成立。

(2) 满蒙四铁路和吉会铁路的建设由满铁分担,山东二铁路由东亚兴业公司分担。

(3) 立即开始全线敷设有困难,但从哪条路线着手尚未决定。

(4) 能否使本契约的当事者变成建设的承担者,由外务和大藏两大臣决定。

(5) 因为把预付金转为建设费有困难,所以要和铁路借款分开,通过别的途径向三银行通融资金,其方法日后商议。

3. 炼铁厂借款案

(1) 因系属于尚未成立之事,应予停止。

(2) 努力使中国方面撤消其有关开采铁矿的排他性法规。

(3) 凤凰山及其他与个人有关的矿山同中国的谈判，因炼铁厂借款而受到影响者，恢复到炼铁厂借款问题发生前的状态，政府给予支持。

#### 4. 金币券条例问题

中国政府同四国银行团代表之间继续进行币制借款谈判，谋求以双方满意的形式修改金币券条例。

#### 5. 放弃团匪赔款问题

南北未统一以前暂停实行，待必要时期再研究。

#### 6. 铁路借款团的组织

停止进行。

### (三) 其他

#### 1. 对外借款的范围

限于中国和西伯利亚。

#### 2. 关于主管省

为了使对外借款政策统一，由外务省主管，大藏省参与商议。

同时，采纳高桥藏相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凡今后本国资本家对华及对西伯利亚方面借款之开始谈判之际，必须预先得到政府之承认”。此决定连同前面十月二十九日决定的宗旨，一并通知有关的公司和银行，并且在十二月三日政府声明中宣布了这一宗旨。

综上所述，原内阁决定把寺内内阁所进行这些借款谈判时，在国内国外引起矛盾的一切悬案都搁置起来，只对于铁路借款，决定积极缔结正式合同，努力促使其能着手建设。

### 新四国银行团与西原借款

如上所述，大正六年（1917年）日本劝美国再次参加四国银行团，作为大战前成立的六国银行团的继续，但美国没有响应。而且英国、法国、俄国等三大国因大战爆发，在中国投资很困

难，日本占据了四国银行团的活动中心。另外，日本根据四国银行团规约，利用规约中实业借款不属于四国银行团共同事业范围之内这一规定，以实业借款的名义进行了以“西原借款”为中心的巨额投资；加之，俄国退出四国银行团，又大大降低了四国银行团的机能。面对这些情况，美国于1917年提出了组织同英、法、日本三国共同进行对华投资的新四国银行团的设想。美国成立了本国的银行团之后，于7月10日通知有关三国。美国组织银行团是以组织新四国银行团的方向迈进为前提的。而且，10月8日，美国务卿向日本驻美大使提出，要日本资本团参加美国提议的新四国银行团，要求日政府给予援助和帮忙；同时，明确表示了新四国银行团的设想。美国的设想摘要如下：

（一）日本、英国、法国三国政府，仿效美国，在本国国内组织银行团。那时，不仅包括已经向中国借款的团体，而且包括将来准备向中国借款的团体，把所有的团体都网罗无遗。

（二）银行团各成员已持有的优先权乃至选择权的附带借款，要全部提供出来，使之成为银行团全体所共有。

（三）政府保证的所有对华借款不分政治借款、实业借款都作为借款团的共同事业。

美国的这一新提案，若对其内容加以研究，即可看出，它对日本是一个极为严峻的东西。以往协约中承认的政治借款和实业借款的区别被废止了，另外，就连“西原借款”已支付大量预支款，以图确保敷设权的铁路借款，由于还未缔结正式合同，铁路的敷设也没有正式进行，同样负有义务，要把这些既得利权提供给新银行团共同事业。刚一执政的原内阁，便收到了美国这一信件，且以后不断地受到美国的挑战。日本为使新四国银行团不致于在不利于日本的形式下成立起来，而多方奔走活动。围绕着中国形势，日、美两国所面临的是非常明显争夺利权的对立阶

段。前面已经提到的十一月十一日“对华借款问题会议”上所以决定尽快地把签订铁路诸借款正式合同，就是考虑想在美国的提案实现以前，把既得权利变成现实的东西。

根据这一方针，原内阁决定首先进行缔结吉会铁路借款正式合同的谈判。十二月十四日向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提出，要求就此借款与日本方面的有关人员进行协商。八年（1919年）二月，兴业银行岩佐理事和承担铁路建设的满铁方面的代表作为谈判委员，派往中国，开始了谈判。至十一月十八日，虽然进行了多次谈判，但终究未能达成协议。

1919年（大正八年）5月，有四国参加在巴黎召开的银行团会议上决定，承认美国提案的各项原则，确认四国银行团组成的原则，议定把规约草案向本国政府作书面请示后，再由银行团会议审议决定。

但八年六月日本银行团代表函告新四国银行团代表：

兹接日本团体本部训令，于日本有特殊利益之满蒙地方一切权力及选择权，必须从协定案中所定有关共同事业之规定中除外，特此达闻。（1919年6月18日小田切万寿之助致T·W·拉蒙德函）。

日本加入新四国银行团的宗旨，就是把明治以来被国际上承认的日本正在满蒙的特殊权益，不包括在新四国银行团的规约作为前提，围绕着这个问题，开始了日本同美、英、法三国的谈判。美国银行代表团立即回信说：

“满蒙乃中国之重要地域，试图从银行团的借款范围中将此除外之计划，决不能承认。如依拙见，则以为来函所示之“特殊利益”，与经济问题并无任何牵涉之处。”（六月二十三日拉蒙德致小田切函）

对日本的提案表示反对，并进而提出说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希望交由国家间谈判解决。

同时，八月英国政府也认为：

“满蒙乃中国之重要地域，如果将其从银行团范围中除外，则等于完全否定银行团之根本原则，那就必然导致诱发其他国家也会提出同样要求。因此，使银行团组织企图回避的困难将永久存在下去”。（八月十一日英国外交部致日本驻英大使馆备忘录）

英国与美国的步调一致，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可是，日本仍继续主张：

“日本虽确认在巴黎为组织对华借款团而召开的美、英、法、日各银行团代表会议的决议，但此一确认，不应解释为可以对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的特殊权利及利益带来任何不利的影响。”（九月一日日本驻英大使馆致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

为此，英国认为：承认日本要求在中国广大地区通商利益上的独立地位，这是与要把中国全部领土向国际财团的共同事业开放这一根本原则相抵触的，并要求取消“经由日本之手进行或正在进行的，有关铁路及其他企事业项目，把即使有敷设权，但尚未着手动工的铁路，提供给新四国银行团的共同事业”。

日本对有关特殊权益改变了作法。九年（1920年）三月提出：

“我们认为：对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的借款，这将对确保帝国的国防及国民经济生存的安全上带来重大的障碍，帝国政府为了保障其安全，保留采取必要措施之自由。”

（1920年3月16日日本驻英大使馆致英国外交部备忘录）

日本虽提出：由于“西原借款”已向中国预支，但尚未动工的满蒙四铁路、吉会铁路都不包括在新四国银行团的共同事业之内，但美英两国不承认日本的这一保留，并提出：“没有必要担心银行团会试图采取象影响日本的经济生存及国防安全之类的任何措

施。至于对上述有危及日本的利益的活动，四国银行团将拒绝给予支持，日本则应充分信赖有关各列强的诚意。对此，四国银行团将以书面给予保障”。对于满蒙四铁路中洮南——热河线和从洮南的某一地点至港口的二条铁路线则答复说：不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但日本应促使这一谈判取得协议。大正九年（1920年）五月，美国银行团和日本银行团之间，就四国银行团范围以外的日本在满蒙的既得权，确认了以下几点：

（一）南满铁路及其支线和作为其附带事业的矿山。

（二）已经竣工并开始通车的铁路（吉林——长春线、新民府——奉天线、四平街——郑家屯线）。

（三）利用“西原借款”垫付款尚未建成的铁路（吉林——会宁线、郑家屯——洮南线、长春——洮南线、开原——海龙——吉林线）。

但是，日本拿出满蒙四铁路中洮南——热河线和从洮热线的某一地点至港口的两条铁路的既得权益，做为新四国借款团的共同事业了。

再有，在此交涉以外，对于用“西原借款”垫付款拟修建的山东济顺、高徐两铁路，以巴黎和会为舞台也在进行着谈判。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领了山东，根据大正四年（1915年）日华条约（二十一条要求）使中国方面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济南——德顺线，徐州——高密线的山东二铁路，是作为德国敷设的胶济铁路的延长线，利用“西原借款”获得敷设权的铁路。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主张和会应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直接归还中国。而日本则主张山东的租借地可归还中国，但根据日华条约应暂时让与日本。两国的意见发生了对立。结果，虽然在和会上通过了日本的主张，缔结了和约，但是，在中国国内，对山东问题提出抗议，掀起了以北京学生为中心的五四运动，反对

在和约上签字的舆论急剧地高涨起来。中国代表拒绝在六月举行的凡尔赛对德和约上签字，日中两国围绕山东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深。在这种形势的背景下，日本不得不把山东二铁路的既得权提供给新四国银行团。

大正九年（1920年）十月，在新四国银行团的纽约会议上，日本银行团代表声明：把日本三银行对洮南——热河线及从洮热线的某一地点至港口的满蒙的两条铁路线和济南——顺德线、高密——徐州线的山东二铁路所拥有的既得权，提供给银行团。

还有，就山东二铁路同中国方面的谈判，由于中国不承认由日本继承德国权益，结果又拿到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去。经过在华盛顿会议日中两国代表会谈的结果，在关于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上以明确写上：日本既得权向国际财团的共同事业开放的字样而得到了解决。（大正十一年（1922年）二月签署的条约第二十三条）

经历上述的过程，新四国银行团虽然在大正九年（1920年）十月好容易才正式开始工作，但由于银行团内部各国之间的相互牵制和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混乱，结果银行团没能进行任何的实际活动。

### 华盛顿体制与胜田

如前所述，从大正七年（1918年）十月至十一月的原内阁修改对华借款政策，经过大正九年十月新四国银行团成立，直到大正十二年（1923年）的华盛顿会议结束，国际形势并非按照日本的意志而发展，原内阁最初所制定的政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有所后退。

在此期间，胜田就大正七年（1918年）十二月寺内内阁时代对华借款政策的意图和海外经济发展必要性的见解写成一个题为《菊分根——论日华经济设施（一）》的小册子，发给两院议员。

可是，“原内阁成立后，因为高桥是清先生说：‘《菊分报》小册子落到了外国手里，被美国翻译了，故而引起人们怀疑，日本对中国有什么野心似的’。我（胜田自称——译者）觉得竟会有这种岂有此理的事情，从此就停止了续篇的写作。以后，对这一问题始终是尽量保持沉默”。（《话当年》）因此，一直到胜田再度就任大藏大臣的大正十三年（1924年）四月又在《论对华借款》的小册子里，对寺内内阁时代借款政策进行解释。在此之前，胜田本人再也没有就有关借款政策这个问题发表任何意见。

但是，舆论对“西原借款”的评价并不好。责难之一是寺内内阁是一个违反大正时期民主主义希望建立政党政治潮流的非立宪的军阀内阁，而且它援助中国的军阀政权段祺瑞政府，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另一个责难是，只不过是一个浪人的西原龟三，居然充当日中两国政府中间人这样的角色，无视正式的外交途径。这双重的责难，加深了人们对借款政策本身的怀疑。在这样的责难的背后，存在着国内财阀和各国势力的故意干扰活动，这在前章已有叙述。

“西原借款”在议会里也成了问题，宪政会的望月小太郎追问道：“借款约一亿五千万日元总额的大部分，也或许是全部，完全作为北方援助经费使用了。因此，恐怕其中也包括有象讨伐南方的军费以及收买议员费之类的开支吧。有的甚至是进了督军的私囊。对于这类事情，现内阁难道不认为是不体面吗？”（大正八年（1919年）一月二十八日第四十一次议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着，若槻礼次郎就借款的利息支付以及借款的收回等提出质问道：“听说是把储蓄部的款借给了中国政府。我认为这是无论怎么说也无法辩解的。我认为这是最不适当的。”

在这种情况下，奉胜田之命任驻北京财务官，并于大正八年（1919年）四月解职回国的小林丑三郎在同年六月做了如下叙述，以表示对原内阁政策的不满。

“现内阁最初也并未决定取消已经正式签订合同那部分借款，而是从日中两国利益出发，对有关政治借款方面，决定在中国南北未达成妥协之前，要加以控制。但关于经济借款方面，既然是以民国全盘的利益为目的，其意图是要继续进行的（中略①）。”

“本年（1919）二月间，中国排日亲美的空气勃然兴起，……一见到这种形势的急转（注：巴黎和会的经过，五四运动、英美人士对于中国排日运动的支援），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遇事即加以辩解，越来越明显地趋向于退缩。

“先是抑止参战借款的提供，制铁借款的谈判也在暗中被葬送，援助中国组织国防军一事也被谢绝，其他政治的、经济的所有借款都停止了。同时，日华合办凤凰山铁矿问题未予批准，海兰铁路借款的申请也没有得到认可，满洲中央银行借款的申请也被驳回。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到处都陷入了任何借款、任何事业一律完全停止的状态。

“同时，被称为亲日派的中国的名流们一起垮了台，或是断送了政治生命，或是遭到迫害，以致陷入再没有人提倡日华合作的状态。

“与此相反，英美方面，这时候则已达到惊人的飞跃发展。”

从上述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从寺内内阁时代起一直与胜田一起推进对华借款政策的小林切齿扼腕的不满神态。另外，高桥藏相对此事是怎样考虑的呢？下面介绍一下，在大正八年（1919年）六月美国解除黄金出口禁令时，就日本没有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一事，高桥曾于昭和三年（1928年）对此有过一段谈话：

“原内阁时期曾把驻在中国各方面的军人们召集起来，了解中国的情况，为确立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作参考。当时，我国朝野上下的对华意见，在今天看来是相当积极而富于侵略性的。但是，我是反对武力侵略的。用武力侵略来的东西，一定要被武力

① 原文如此。

所夺回。所以我的意见是：对于在中国，发展我国的势力，无论如何也得使用经济的办法。虽然中国现在还是一片混乱，但是，国家形势稳定的时期总是会要到来的。到了那时，为了治国安民要铺设铁路，振兴实业，这些首先需要的是钱。我认为，中国这样向外国寻求巨额资金的事情已为期不远了。为了适应这一情况，日本必须做好立即能给予五、六亿资金的贷款准备。否则，从世界的现状来说，英国或美国必会独占这些借贷。与武力征服的情况不同，一旦英美在经济上征服了中国，要推翻它是不容易的。日本一定要走在各国的前面，即使是与各国一起组织借款团，如果不确立对该借款团的领导地位也是无济于事的。经过这样考虑，我认为，此时无论如何必须在国内准备好五、六亿资金。”（昭和三年（1928年）七月二十一日《大阪朝日新闻》）

一般认为寺内内阁时代的对华借款政策到了原内阁似乎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但是，意外的是，原内阁高桥藏相的意见在根本上同胜田的意见并没有什么多大距离，这是很有趣的事。

大正八年（1919年）九月九日原内阁作出了《关于对华财政援助文件》（外务省编《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件》上卷所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难以理解的阁议决定。其内容，简而言之，中国徐世昌总统下的当时内阁，由于财政贫困，连政费也难于开支，因向日本提出希望每月借款五、六百万美元。日本建议中国政府向“公认的唯一现存的借款团——四国银行团”即旧四国银行团申请，日本将尽量使各国方面能达成协议，并徐图此次借款之成立”。但是，这时候新四国银行团的组织已在进行中，英国既已支持并赞成美国的方针，要取得各国对此项借款的谅解与支持，是不可能的。

总之，与日本政府当权者的意图相反，客观形势是从新四国银行团的成立，并向华盛顿体制发展的。

对于这次华盛顿会议，胜田利用大正十一年（1922年）二月

在贵族院向高桥是清首相发表质询演说的机会，表示如下的不安：

“根据本席的见解，象这次召开的所谓华盛顿会议，从一开始就看出它是一个经济战。我一直就把它看成是一场大经济战的一个舞台。恢复和平已经四年，我帝国对于这一世界经济战的准备，即政策、经论（中略<sup>①</sup>）究竟如何呢？我仅愿在此处一表我心里的寂寥之感。”

“说政府已响应华府会议，这是当然的事情，本席等甚表欢迎。但是，关于这次华府会议的经过或者结果等等，则都是听凭诸位的言论，或者是根据政府的答辩等。如果依照极其简单的常识来判断一下的话，本席等有甚为不放心之点。当然我并无责备华府会议之意。这次会议无疑将会使世界走上和平的轨道。同时本席在这里也并不愿怀疑欧美列强对和平的所谓诚心诚意。我想这是它的精神所在。不过，一从其结果来考虑，特别是象敝人这样，把和平问题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观点出发来考虑，令人痛感这里边好象还是留下有不妥之处。”

“还有对中国的问题，一如所说已经确定了许多原则。但如果对此也稍加考虑，象中国的门户开放，或机会均等，或其它一些什么原则，其实这都是我国十几年来作为国策而在做着的事情，并非什么稀奇之事。我国历届政府或国民煞费苦心之处，不就在于如何适用这一原则吗？在手段方法上，历届政府有所不同，或为甲、为乙、为丙，不断有所变化而已。在这中间虽然也有遗憾之点，但总起来说就是如此。华府会议对于本席等考虑的所谓中国问题，或称之为中国问题的一些事情，再一次的把这些原则加以罗列，根本谈不到是什么解决。”

<sup>①</sup> 原文如此。

“作为这次华府会议的结果，他们（欧美）主要是要在国防上大大地加以削减，以谋民力的休养。在内部是求得生产贸易的发达，充实经济力量，要使所谓的工业能力完全达到成熟，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奋斗，而且是依靠他们的在天然资源、或资本、或知识等各个方面优越丰富的条件，而决心奋斗。（中略<sup>①</sup>）他们是以这样的决心追求经济力量的充实，用更露骨一些的语言来说，也就是在经济上国防上正不断地向前迈进。我国的现状又如何呢？当前的人超、或外汇储备的滥用，内阁总理也经常担忧国民奢侈淫佚之风，以及投机心理的增长，民心之恶化等，这样一些今天所反映出来的不良现象。这种状态如果发展下去，还能对抗这一经济战吗？这就是我真正为国担忧之处。”

### “西原借款”的清理

寺内内阁辞职后，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西原借款”所期望达到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很大的距离。在借款合同内容的履行和现实事业都没一点进展的情况下，时间流逝过去了。借款的利息，在最初的大正七年（1918年）、八年（1919年），还能靠借款的本金为财源进行了支付。但是，由于大正九年（1920年）以后，中国的财政濒于困窘，因此，尽管再三督促还是停止支付了。

因此，日本方面经与北京政府几次谈判的结果，当时决定对武器贷款、参战借款以外的，从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三银行调拨资金的各项借款，分别成立支付利息贷款，做权宜之计。至于根本的偿还方法，则成为悬案留待以后解决。

这种对中国借款停付利息的现象，不只限于“西原借款”，中国向其他国家的借款部分，也同样如此，其所负债务的清理，

<sup>①</sup> 原文如此。

已成为各国的一个课题。大正十二年（1923年）三月，市来藏相在四十六届国会上做了以下说明：近来，在有关各国间，关于中国外债清理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政府期待着通过中国的关税会议的成功来解除这些不变债权。所谓中国的关税会议，就是在华盛顿会议时缔结的中国关税条约批准后，三个月以内，召集关于讨论中国提高关税的各国会议。如果这一关税加征得以实现，就能实现以关税剩余做为抵押的债权清理。

大正十三年（1924年）一月清浦内阁一成立，胜田再次就任大藏大臣。大正十三年五月清浦内阁通过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四省协定，决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其中关于中国借款的政策条款有：

为了企求中国的政局安定，只要它尚未建立财政整理方案，采取暂不承担政治借款之方针。为此，对于我国资本家及四国财团要予以适当的指导。同时，为了使中国整理无担保或担保不确实的借款，要利用中国加征海关关税等有利机会。此外，如在整理此等借款时，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对中国所要求的行政费用，给予若干。

实业借款，从促进日中经济关系发展的立场出发，应采取奖励方针，但是仍要经常提醒我国资本家适当予以注意：切不可条件过酷，忽视了经济合作的本意。再则，实业借款，任其由资本家自由提供较为适宜，但关于交通通信机关的发表及重要产业的开发等，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上有密切关系的事业之借款，政府要在资金筹措上给予相当的援助。（外务省编《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件》下卷所收）

此外，“西原借款”的整理，还规定沿袭加藤友三郎内阁<sup>①</sup>的方针，利用召开关税会议的机会解决之。

再，在清浦内阁“对华政策纲领”制定过程中，从原方案

<sup>①</sup> 1922年6月至1923年8月加藤友三郎任内阁总理大臣。

“对华政策纲领（未定稿）——关于对华政策的有关部长会议制定案”（《胜田家文书》第一〇六册所收）来看，在上述引文原方案中的文字有“一方面对我资本家及四国财团给予适当的指导，同时另一方面要使中国对于寺内内阁时代的各种借款，其他担保不确实的借款进行整理。”而胜田用笔把“同时另一方面使中国”几个字划掉，加上一个“要”字，在“担保不确实的借款”的下面，写进了“先以之”三个字。从这些文字的改动当中，可以觉察到胜田当时想要通过关税会议整理寺内内阁时代的借款。另外，在正式决定案中，删掉了原方案里这样一段：“过去曾对中国几经让步，而目前，在对华方针上要告一段落。”这就更加明确地反映出这个决定尽管也承认华盛顿体制，但已有向采取积极措施方面转移的趋势。

总之，清浦内阁虽然确立了这一方针，但是大正十三年（1924年）六月，内阁发生了变动<sup>①</sup>，财政大权转移到护宪三派内阁的政宪会的滨口雄幸藏相的手里。这个“对华政策纲领”没见具体实施就结束了。人们所期待的关税特别会议于大正十四年（1925年）十月在北京举行，有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中国九国参加。在会上，以各国承认中国提高关税为条件，对增收关税的处理方法进行了讨论。各国提议把关税增收部分，充作各国对华债权的清理。但是，围绕着担保不确实的债权清理问题，经过反复争论，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由于中国的政局日益动荡不安，会议旋告中止。

就这样，一方面是在中国进行着借款的清理计划，同时提供借款的日本方面，在国内也进行着“西原借款”的清理。

最初，是随着大正十四年（1925年）的临时国库证券特别会计的清理一起进行的。所谓临时国库证券特别会计是由寺内内阁发行偿还期为五年的临时国库证券，是作为汇兑的流通资金和大

<sup>①</sup> 1924年6月宪政会的加藤高明任内阁总理大臣。

战中协约国财政援助资金这一目的而设置的。大战以后，把不能收回的俄国和中国的债权都包括到这里面来了。中国名下的债权，包括有大正七年（1918年），用这笔资金把北京政府用作武器贷款担保的（中国政府发行的）期票和国库证券收买下来。参战借款的原资金，最初是从大藏省存款部拨付的、经由三银行贷给中国。这两项借款的本金和过期利息，均由大正八年（1919年）会计年度转帐。在日本国内，必须继续承担临时国库证券的还本付息，由于这一特别会计连利息也难于支付，只得以本金充当了付息的资金。大正十三年经滨口藏相加以整理，于是年废止了这一特别会计，把债权债务都一律用一般会计继承下来。因此，武器贷款和参战借款的债权，成为一般会计所保有，其损失由国家财政来担负了。

随后，在大正十五年（1926），对当时由政府保证由兴业银行发行债券一亿元作为资金<sup>①</sup>的各项对华借款（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山东二铁路借款的垫款，有线电信借款，黑吉森林铁矿借款）进行了国内清理。这些借款，在大正九年以后（中国）停付利息。但对兴业发行的债券又必须付息，兴业等三银行一部分用自己的资金，另一部分靠存款部的通融，筹措了这笔付息资金。但是，每年利息递增，若放置不顾，有可能出现由于支付借款利息造成三银行破产。因此，日本政府根据《关于与日本兴业银行以外二银行有关的债务清理法律》（大正十五年法律第四十一号），对“西原借款”有关的三银行债务（包括兴业债券的付息部分）的相当数额，交付了年利五分的公债。于是，对华借款债权虽仍归三银行保有，但一旦这些借款可以还本付息时，即由政府收纳。同时规定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三银行就把债权让与政府。根据这些处理办法，与“西原借款”有关的三银行债

<sup>①</sup> 1918年日本政府为支持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对华借款，由兴业银行发行一亿日元债券，由政府提供支付本金的保证。

务，就都完全转成了国债。

在中国南方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广东政权，以国民党为中心，于1925年（大正十四年）7月成立国民政府，翌年开始北伐，1927年占领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政权。各国相继承认国民政府。在1928年（昭和三年）中国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上，确立了国内外债务清理的方针，各国以前的对华债权的清理开始以国民政府为对象。然而，国民政府坚持“对于贿选总统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债概不负责偿还”的国民党政策，从对日债务清理的谈判中把西原借款除外。日本政府认为：“北京政府是当时各国承认的中国的合法政府，所谓‘西原借款’不仅都是该合法政府与日本银行团之间正当缔结的借款，而且分析其实际的用途，借款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用于中国交通银行的清理和支付内、外债的利息，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用于包括参战准备在内的军费，其他百分之十以上充当了一般的政费，这与当时其他各国为援助北京政府而提供的外债及内债的用途没有任何差别。另北京政府的借款总额中，日本占百分之三十八，欧美各国占百分之四十一，中国国内占百分之二十一，所谓‘西原借款’与其他国家借款相比，受到不同的待遇，是没有任何道理的。”（1932年1月日本政府向李顿调查团提出的调查书）但是，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进行清理。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51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33-1

# 近代史資料

2630/01

**近代史资料**

总51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 印张 183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200册

统一书号：11190·115 定价：0.86元